

靜
開
雜
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靜間孝友錄

孝友

閔子騫事親孝後母子生二子衣之絮衣騫以蘆花父察之
出後母騫告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不出其母亦化
而慈

淡食老人

山堂四考齊孝子王虛之庭中楊梅樹隆冬三熟人謂孝感所
致

宋楊延慶奉母至孝母死葬畢廬於墓前母存日喜食栗乃種
二栗樹於墓前經年其樹連理三年合抱生栗盈枝人以爲老
感所致

孝子傳焦華西秦時人父病甚仲冬思瓜求之不得忽夢一人
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瓜以助子華拜受之及寤瓜在
手馨香非常父食而愈

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產曇恭歷訪而不
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瓜分一相遺舉家驚異

宋紀韓靈珍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與兄共種瓜半畝朝採暮
旋生由此舉葬

孝子傳漢劉平爲賊所劫叩頭曰老母饑少氣力恃平爲命
得還進食於母馳來就死涕泣發於肝膽賊卽遣去平乃
斗豆以謝賊

漢董永青州千乘人早喪母漢靈帝中平中黃巾起激

永奉父來徙孝感家貧永傭耕以養父歿不能葬貸錢

裴氏約身爲奴償之既葬如裴氏爲奴道逢一婦人

曰吾有其父而不能養無其父而又不能有其身吾應愧

何屈辱婦爲懇

諭之永謝不可得乃與俱往裴詫許一人

而益以二乎婦何能吾實不能荒飽若永曰婦解織裴難之曰

能爲我織絹三百緡免若僕婦遂索絲纒彌月事竣裴大驚異

放永歸中途謂永曰我天孫也無間人間世之理天帝感君純

孝而一熒然一身埋益裴富人富人實勤操作子何以償故不

愛予一人經緯取而代之其以明冲漢之無所負子也吾不獲

長有此又安能久稽報命言訖騰空去南宋以故名其地曰孝

昌永歿葬父墓側相傳董家湖舊有裴巷卽其處也永子仲見

逸事編

三國孟宗字恭武一字子恭江夏鄆人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
爲作厚褥大被或問故母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
庶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性
至孝母常病隆冬思笋宗入林哀歎而笋爲之出得以供母人
以爲至孝所致爲吳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
又屋漏夜雨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泣也稍遷
望江監池司馬手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魚官也
遺鮓其母能無嫌乎轉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宗每獲
必以寄母不忍先食嘉禾六年制長吏在官不俟代而
喪者坐死宗聞母喪不代而起已自拘於理以聽刑陸

素行爲之請吳大帝特減宗一等永安五年自光祿勳

史大夫寶鼎三年拜司空建衡三年卒

明吳伯璋字重器本姓萬其父隨大母適吳遂姓吳九歲
庠生時令甲諸生講習學宮旦夕不得出伯璋章甫離齋
慕父母有疾輒心動歸省景泰辛未一日心悸汗出請假不許
徑歸歸則母張病甚百計治之夜焚香禱北斗願以身代母稽
顙顙盡腫母竟死伯璋躄踊幾滅性旣葬結廬墓左植松百餘
株攀援哀號鄉人感之名其松曰孝松後以貢爲華亭縣丞陞
江西德化知縣子淵成化庚子舉人

明李惠孝感人早喪母與父同起處冬抱父足眠終身不懈家
貧儻舍質遷以具朝夕嘗粥豕償屨未納也貯之父所亡失父

大愠惠曰父奚愠哉兒將去以居某貨未請也父笑曰兒寬我耳審居貨可復驗乎惠貨他貨如數以釋父意父又病疽惠吮之得愈有司以孝聞

明陳霄考感人繼母悍妬霄盡其誠孝撻之不忍役之不辭一味之甘必懷以遺母母卒感悟及母歿哀毀廬墓鄉里稱之知縣盧繼茂清勁不折節邑大紳而獨折東致霄霄皇恐謝非孝爲鄉里所誣致此繼茂益爲嘉歎厚遇之

程學曾程稔之長子也少業農僅有小字以小字行肫肫有性寡言辭是時程氏已析箸歲饑隨父往貸米戚家主人甚之學曾忿曰古孝子求仁人之粟以養其父我乃弗力於耕使若輩財奴得以徵色於翁邪却之取藜藿以歸竭胼胝之勞以爲

養退而脯糠覈自得也繼母周奇嚴鞭撻怒罵無寧日學曾率愉色受之長跪自數責母或盛怒背之坐學曾膝行屢遷當母前俟怒霽得善言然後起稔常有唐氏誣逋弗出學曾身請於經年事白乃出稔及周皆曰此吾家曾參也乃名之學曾諸弟稍長就外傳學曾負蔬米以給之或赴試却鄂間風雪皆與俱萬曆甲寅歲大饑斗米千錢家故貧其婦有機上布學曾取之易米以餉諸弟以孝友聞於鄉鄉人皆化之學曾兄弟九七人其幼弟學古字太初繼母周所出也周素虐學曾時學古甚少恒辟人跪諫繼以泣周故爲學曾至孝所格又憐少子入其語後遂成慈母父之母卒斷葷三年不入室以恩選授四川夾江知縣陞寧國通判皆有善政兩地祠之名宦又入邑鄉賢祠

明楊侍字愛吾孝感人以諸生廩學宮繼母奇悍家人稍忤其意則震怒移於侍而去之侍恒跪烈日盛雪中引裾乞留母卒感悟族子數侵侍或請訟之侍曰三世而上何人哉其操刃同氣也初侍母生侍道旁母卒侍躬畚土爲望母臺高數仞在侯家廟後至今猶巍然也

明傅秉愬孝感人幼喪父事母陳極其誠敬陳晚歲病日秉愬朝夕扶抱偶他出室中火起秉愬冒火入室掖母以出卒無恙母年九十乃卒時秉愬年已六十矣孺子泣廬墓側終身不忍離署篆郡司馬王公禮以鄉飲題曰苦節純孝子貢生彬請之巡按聶公旌曰求忠之門

明施文星孝感人業農以孝名於里父母卒哀毀骨立鄰家失火勢將延及柩衆盡奔文星俯柩哭號不去輒風回火息柩竟得全出墓遇雨文星哭禱於天輒霽掘土成塋廬其側有青蛇日繞墓一匝邑人傳道以爲純孝所感推官馬榮國賜以巾即知縣余桂萼歲致粟帛天啟五年有旨旌表

明程完祐祁門人父觀爲東區糧長以夏稅誤申死國祐廬墓_法悲號毀瘠而斃子願德幼失母又見父因思祖哀毀傷生痛苦不堪乃爲堂若干楹顏曰永感刻父母像奉之一如事生朝夕涕泣聞者感動謂祐純孝之報復有是子

明許岳一名以泰祁門許村人明初父謙克糧長因誣議辟岳有第七人乃自奮身請代械繫在途於大通遇赦謙喜岳歸嘉其孝授以居前一池顏曰孝池其後嗣建祠以祀岳岳妻方氏

嘗因姑多子代乳幼叔氏亦舉子四人一曰江二曰玉三曰瑤
領鄉薦四曰大通適岳赦還時生故以其地名

明汪宗淮祁門人父客亳州買妾宋氏生淮淮生三年父亡隨
嫡母扶櫬歸母宋氏爲兄弟所留復出嫁陝商淮長猶能記憶
念母不置齋戒三年誓見母往亳踪跡知母已適鳳翔劉某乃
出潼關抵鳳翔間關萬里資囊盡形容憔悴一日值大風雨憇
道旁見一老嫗荷鋤田間偶問之漸詢前事卽淮母也相抱哭
奉以歸時嘉靖二十七年也郡邑督學聞而旌之嗟乎可以風
世之有母而不能事者

明洪應培祁門人母周氏病篤培年甫九歲日憂泣不輟剜左
脇膚襍糜間哺母母尋愈邑令廉其事代申請巡方旌之曰稚
齡純孝給衣巾復徭役

明汪邦謨祁門人天性至孝以色養甚得二人驩母病延醫調
治爲廢寢食月餘不効醫辭去謨泣曰柰何或告之曰吾聞人
未絕穀氣者無死法盍徵之謨乃嘗溷穢且告醫復投以藥又
不效謨惶懼計無所出引刀割股肉以進母甫入口忽謂此一
縷肉何與衆味殊再啖之兩頰生津病霍然愈父卒殯塋一如
禮爲廬居西岡不少離有以家貧子幼勸之歸者謨曰不忍遽
離吾父請俟三年後議歸未晚也兄年已艾未舉子謨代爲納
妾產一兒人高其義

國朝謝廷薦字用甫祁門人薦妻李氏兄廷陞皆素以孝行聞
一日母程氏負重病李泣語薦曰姑不起予生奚爲是夕默禱

割股以進家弗知也須臾薦以湯進袖有血尚未乾頃之陞以
美進視之皆肉糜也共相驚訝母食而愈里人聞而異之有司
旌其閭曰一門純孝

國朝鄭肇輅祁門人父時顯隨祖久客淮陰輅方就傳遂棄業
往依曰世豈有教人不孝書耶自是不離膝下父病沉疴輅朝
夕籲天冀以身代一日以羹進父食甘之漸愈輅卧旬日人皆
未識其故歲餘偶露臂瘕始知之後終年施藥施棺爲二人祁
年人以爲純孝云

國朝謝文昌祁門人少豪俠重義疎財敏決遇事能斷族有衆
堂名曰植德年久而圯昌獨力葺之嘗爲人排難解紛片言立
決終無所取有不辨反陰助之以息爭不責償鄉里推服性至
孝少失父事母唯謹初讀書爲塾師見館膳甘旨輒不食問之曰
母未嘗此請懷歸以奉母卒以爲常母病醫不效昌涕泣籲天請
以身代終不愈昌泣曰割股非孝也不敢毀傷聞之熟矣然此
母身也身不能代以身肉食母天或哀而憐之乎羹而進母竟
愈當時異之

國朝吳自肇字元基祁門人恬靜有器識補文學弟子家素封
父客江淮間久不歸肇負笈隨父讀書問寢視膳二十年如一
日後歸父病革籲天求代及沒哀毀過禮恐母憂思寢則沾淚
日則承歡處昆季怡然分產田則取其硯瘠室則受其敝朽推
梨讓棗以慰母心家人內外無間言有丈夫子九孫十三人振
振麟趾人以爲肇孝友得天昌後之報

國朝吳汝琨有昆弟曰汝瑁曰汝琿曰汝玘侄曰之義曰儀法
一堂之間敦孝弟重義俠好施予多有可稱琨太學生事母孝
母病不解衣三年居鄉立義渡便行人瑁父病痛不憚重趼千
里延醫族有自鬻其身者瑁贖歸爲之授室析田以養之客鳩
茲捐金錢成浮橋行旅稱便琿父寢疾藥弗効琿無計割股食
之父愈後盛暑不敢袒裼恐傷父心父歿事霜母撫幼弟人無
間言玘業儒母早喪事父父年踰八十孝養如一日曾詣縣見
草間有遺包發之印封銀二百緡告於官貯庫中未點婦攜子
哭於路一似重有憂者玘問其故言夫解餉江右道祗病劇卧
草中昇歸暴卒失金所在官責我償族鄰輿夫皆繫獄若不獲
子母休矣言訖慟欲絕玘告之故白官還其金義九歲父母亡
依王父母王父母春秋高義痛念祖無子視孫猶子也孫無父
視祖猶父也每進食必親卮匱跪請加餐又念孺子唯謹終不
能代死父養暗爲泣下儀法童時母多病思肉羹法潛割股以
膳塾師知迫而視之刀痕宛然君子曰嗚呼吳氏一門多義人
爲其敦孝弟有如此者重義俠有如此者好施予有如此者爲
之合傳可也

漢董黯字叔達其先句章人漢江都相仲舒裔孫也事母孝比
隣王寄母以黯能孝諷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寄^恨及母死
黯斬寄首以祭母自陳於官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
中不就後喬寓孝感今邑百三十里有黯墓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父貞陽嘗買妾馬氏貞陽客外妻賣馬氏

于東都李家已有身貞陽歸知妾賣聞子生恚甚伯父曰取而歸猶汝子也遽取歸名曰用私乳于鄰母妻知而悔抱自鞠尋亦生子並育之飲食衣服無異視用初不知其他出也一日同舍生告之故用大痛曰人皆有母賢我獨無告父曰兒不生于空桑無母兒何生吾母而不用吾情吾烏乎用其情終日不食寤寐中皆曰母母而已日為尋母計貞陽許之時東都人已死馬氏又他適不知流落何所用終年號泣道路會至海陽止黃畬農家有嫗攜兒貿貿然來將假宿用時已先在坐憂思見顏色嫗曰年少何苦用曰吾無母兒嫗曰死乎用曰非也吾尋吾母耳因問嫗何來一似重有憂者嫗咽嗚曰老婦命苦天乎至此極也吾少為祁城謝氏婦夫出人賣我東都某甲夫死焉再嫁外州人夫又死焉今無歸思一塊死地耳語未竟用前抱持曰然則吾母也用大哭母哭道路觀者皆哭聚哭逆旅間用遂奉母及所携兒歸白于父築室別居二母之間難為子用奉省益謹嫡感悟曰用善事我無懟心皆為母子如初有司上其事相夏言以聞詔建坊復其家用後充貢卒于京時用家居嘗降甘露冬發奇葩鄰人失火將延用室忽反風滅之人以為皆孝感所致

簪雲樓雜說閔茂元字震湖烏程南潯人父病亟矣而茂元呼天求代徧禱浮屠氏弗能效或曰若父之患非肝莫治也茂元大喜淬刀以出其肝急寘几上血滂然流忽悶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遠鄰曲來問疾見之驚嘆方知其剖胸也既而復蘇因雜

藥以進父服之少間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焉時順治壬寅歲
杪冬十七日也

見聞錄云語曰孝為百行先一念之誠衆邪遠之神靈衛之自
能轉禍為福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
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
問有能禮者娶妻錢氏女為媳婦寧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
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
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
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被譴不小
翁姑疾瘳而闔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即婦人一念之孝
便能轉禍為福凡為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晉王延事母甚孝母盛冬求生魚延緣汾水扣冰而哭忽有一
魚躍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
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為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
有延俱以繼母聞祥官至太保延官至尚書左丞

漢永建元年符縣令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過成瑞灘溺死子
賢求喪不得女終年二十五乘小船至父沒所自沉而死見夢
於賢曰二十一日當與父尸俱出至日果兩屍俱出郡縣以聞
遣上尚書為之立碑時人為之語曰符有先絡楚道張帛注帛
沈貞妻也貞溺死帛亦自沉

續搜神記東海孝婦名用青用青將死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
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

刑其血青黃矯然緣幡竹而上

吉玃年十五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罪當死玃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及廷尉詰實並非人教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以純孝舉玃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當此舉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力辭不受

唐玄宗甚友愛嘗爲長枕大被與諸王同寢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親爲煮藥風燃鬚左右驚救上曰使得飲藥而愈鬚何足惜

宋太祖嘗御正殿必令洞開重門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性仁孝晉王光義嘗病亟帝親往視自爲灼艾王覺痛卽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謂侍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

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後奉慈命特以天下傳晉王張孝基爲人友愛初舉孝廉父母卒二弟俱幼與分家產孝基欲成二弟之名乃田地居其肥者僮僕選其壯者二弟感其教訓毫不與爭鄉里咸以孝基爲假孝廉縣令聞之特薦二弟義讓可嘉奉旨徵聘及出仕數載令聞遐著孝基復勸二弟乞骸歸里共樂林泉方始遍邀親族歸還弟產并籍歷年所收餘息逐一交明二弟更感其德連辟不應奉兄以終

漢淳于意爲齊太倉令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見書憐之免其父罪并詔除肉刑

吳璋父卒時年止十餘歲其母陸氏選入內廷宣德間隨親王
分封廣東韶州尋改江西饒州越數年璋年已長棄家訪其母
至韶而陸已移饒州矣往來奔走足指俱裂不復能進卧野寺
廊間有道人焦姓者憐之出囊藥以傅隨傅隨愈過嶺草間有
黑蛇嚙其足卽昏曠倒地復遇前道人至以藥塗之卽於嚙處
抽出黑涎尺許而愈然足尚疼未能隨衆行一日徬徨風雪中
將憩於枯廟忽見焦道人冒雪而來撫其背曰爲母忘軀若是
乎真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天明尋路而行至饒州叩王
府訪問則母果在求見不允遂賃居於王府旁書思親二大字
於壁時時哀慟諸內使哀其志爲言於王因允其請入見於養
膳所母已病篤不知人矣璋退而焚香籲天割股作糜以進母
啜之而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抱頭而泣王聞召賜金幣遣扶母
出至旅舍三日而母卒璋負襯以歸璋字廷用人稱爲全孝翁
季子洪登進士官至尚書洪子山亦官至尚書其子孫簪纓弗
絕世以爲純孝所致云

常熟歸孝子鉞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婦婦有子孝_子失愛每父責
母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恐傷也家貧食不贍母輒罪孝子不
置父怒逐之困頓於外又言子不歸家必在外爲盜行耳父復
呼曰杖之父卒母獨與己子居孝子因販鹽市中而時私顧其
弟問母飲食正德庚子大饑母弟不能活孝子因往涕泣迎養
母始內慚從之孝子凡得食必先母與弟已甘受飢面黃而體
瘠人因呼之爲菜大人歸孝子云

鄭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學訓導賜名
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於高廟嘗奉使復命賜
宴不飲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
酒肉上曰尊長賜賤者少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一日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踈
朗殊愜人意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能明言叔則會知其情便推
讓與兄居之

建寧人陳榮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效忽聞舌舐可以愈疾
榮卽爲母日舐數十次將半載一朝豁然開朗又鄰火及廬榮
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幸得無恙後郡城水災人民漂
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潮波達岸卒遇其母適郡守官
舫過夜夢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郡守泊船待至日中果見兩
木浮況急令撈起則陳榮與母也郡守驚詰有何孝行遽得動
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一刻不敢忘母而已郡守一聞天啟中特
賜旌表

洪武時浦江鄭氏十世同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絲
毫皆有籍可核諸婦惟事女紅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家畜兩馬
一出則一不爲食其所感如此上素識其名後被人妄訐與權
臣通財時嚴黨羽之誅犯者不論真否必誅其尊長讓與從弟
湜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朕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爲叅
政因問讓治家所以得長久之道對曰謹守家法不聽婦人言

而已

洪武中山陰民徐允讓及妻潘氏因元末兵亂奉父安避山中
遇寇斫安流血讓抱安呼曰寧殺我毋害父寇捨安殺讓將辱
潘潘給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寇信之爲之聚
薪燃火火方熾卽投火死賊驚嘆而去安得免至是有司以聞
旌表其門曰節孝居

洪武戊寅閏五月乙酉太祖崩於西宮皇太孫建文被髮痛哭
哀動左右數日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簾當上不豫更深侍衛
呼無不應應無不起體素豐腴竟至骨立先是懿文太子病楚
痛叫號太孫年僅十四含淚撫摩日夜不離太祖嘆曰有孫純
孝至此朕復何憂

松陵文獻曰顧宗義字惟正一字貽善世居城西流虹橋與兄
宗仁相友愛終身不異爨後宗仁無子宗仁命長子言嗣之畀
以故廬而別與次子行耕於充溪相距數十里每遇蔬果薦新
之日必賫以奉兄度兄已先嘗然後敢食雖家人亦無敢先食
事無鉅細必稟命於兄數十年如一日也其裔孫允中字道原
號復菴割產授廬給孤貧子姓俾有成立克繼祖德佐成允中
之志者其室人嚴氏也世稱義門必首推顧氏云邑之高士周
安嘗賦充溪行以美之吳時森亦賦焉

孝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南昌人父文英爲鳳陽推官崇
禎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已及司李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孝子
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

索官何爲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脇之孝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孝子死賊以爲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

張孟仁妻鄭妙安弟仲義妻徐妙員敦義親睦徐富鄭貧不驕不譏或一歸寧則交乳其子女雖諸兒亦不知孰爲己母家嘗畜猫犬一日猫被竊犬卽乳猫子人咸謂和氣所感太平間因表其門曰二難

明世宗壬辰御史馮恩劾汪鋹方獻夫張孚敬三人姦邪不測乞斬之以應更新之象上怒逮訊鋹等恨之入骨朝審定讞論死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闕號哭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貫之因得減死改戍雷州

宋太子劬自立王僧綽被殺其弟僧虔咸勸之逃答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及見與耳若得同歸九原猶羽化而登仙也焉忍逃耶邵聞而怒并殺之

侯承恩齊河人父仲舉任陝西通渭縣典史值賊騎掠境劫財仲舉往勦之戰敗被擒承恩後至卽奮力擊賊救父逃走未幾賊騎復合圍承恩碎礫焉撫按交章奏卹立祠於神仙嶺山東督學鄒聞而嘉之置忠孝傳家四字匾其門

劉瑞齊河縣孫耿鎮人年十三羣盜劫其家兄劉盛父劉福來被擒毒加拷打端方熟睡聞痛楚悲號之聲驚寤赤身持木叉向前奮力排擊且詐作招呼衆人狀賊衆驚散一賊用鐵棍擊

端中額顱連及着心三日而殂時雍正五年三月間事也後獲賊擬罪立決三人流四人以孩童而能擊賊救親孝勇兼至而致殞其身傷哉

劉熙鹿邑人年十七當明末之亂父魁爲袁賊所擄熙自縛詣賊曰吾父年老恐不堪役熙年方幼願備前驅賊領之竟易其父以歸熙度其父已入堡乃罵賊曰吾良家子爲救父命而來今父獲生吾事畢矣豈從而輩作賊耶賊怒其給礮殺之極其慘毒鄉人哀之爲收其遺骸葬焉墓在邑西南二十里

韓介塘者鹿之窰人也世父煒順治十四年任廣西南寧府宣化縣丞父煨隨之明年歸道死於桂林而煒亦尋卒於官介塘聞之擗踊長號曰旅窳窳望鄉莫返吾必旦暮致二父於故

林惟苦窮困不能裹三日糧而煒家亦炊煙時絕人皆悲其志而哂其誕也介塘竟堅志垂空出門行乞五千里至桂林求父櫬而得之南寧又遠在千里外道次潯潯俸劉楨煒故友也見介塘憐而壯之復白其孝於南寧之在官者人皆有悲狐之情探橐相助越一年肩兩骸骨踏蹬歸里葬之嗚呼世教不興民德日漓有咫尺松楸而棄其親於數十年之久睨之若無物者塘乃重繭丐食犯洶波鳥道之險拚一死於荒徼返故邱而安雙魂可不謂難哉宜誌之以勵風俗

蕭廣濟孝子傳云周陳玄字子云陳侯世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後又讒之侯怒令

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陳志張文通字道亨性孝友弟雖異爨不分彼此嘗逋賦於邑代完之弟不知也數月見其不督乃知之親黨有當周者傾囊倒篋不顧也位在下察力所得爲無有弗竭素位而行人皆稱之

池北偶談冷孝子名昇益都顏神鎮人諸生父植元好遠遊崇禎己卯歲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發憤依肇慶道趙君韜退進笑往端州冀便咨訪一日有喬某者亦山東人往西粵孝子跪請訪求閱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遂辭去溯牂柯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經

遷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爲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蔡師譚姓者遇竟得父櫬於龍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叙其事烏龍州扶櫬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荒萬里之外視王紳滇南慟哭記尤難書之以風世云

香祖筆記明末靖海衛向化其父指揮某投海化年十六沿海岸哀號三日亦投於海次日天方晴霽忽西南有聲如天鼓雷雨大作化尸以頭戴父尸浮至海岸觀者如堵莫不驚異泣下其家乃祔葬焉

湖壩雜記沙皮巷路隘而居稠屢有火厄有霍姓老人與其子文舉及孫居此被回祿者至再矣康熙五年大火延焚復及其

地老人號泣以為命也吾其燼於此矣子掖之出勿聽孫掖之出勿聽聖坐墻下揮其子與孫出亦勿聽曰必欲死此亦俱死耳卒死於煙燄而頭勿焦額勿爛皆完人也有司哀異其事而表其廬天啟時有郭金科者甫總角居回回堂鄰人失火先於烈燄之中負出其八歲弟復入救母母已絕於地遂狗母以死於火奉旨旌揚葬孤山下萬曆時有諸生李氏昆弟名申華申楫者居草營巷遇火災以救父俱死火中余曾見郭之門表曰孝童李之門表曰雙孝今郭與李標識悉泯余恐其湮久失傳為之類及

曠園雜誌云吳秀才紹宗建昌新城縣梅溪里人父道隆病久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莫愈紹宗惶恐無所出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血書疏獨行三百里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察明晨升殿焚疏同寮邀遊着棋峯路經崖所越次前行歛然投崖下一時傳駭聚觀道士使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奔崖所呼曰誰云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及視之果然方紹宗之自投崖也立空中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三神人命之曰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記歸書紙食汝父因叩頭謝不覺在殿上時萬曆戊午正月八日也紹宗疾走歸父垂絕不能言如命治之室中皆聞香氣甫入口即言曰是何藥耶其疾若失後父年九十八在本朝無疾而終

江西志吳孝子名駒字彥驥南豐石油里人讀書通大義頗工詩父潮宗授政和令改海陽令宣德丁未傭里人孫某給力其家一日里胥彭文杰曰孫某吾籍甲也誘而縛之潮宗覺率諸子毆文杰致死法坐潮宗孝子自詣曰死文杰者彥驥也令難之孝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况殺人者實彥驥也令憫而代之孝子曰侍父獄中猶荷杖以立父出獄後二載會有詔讞疑獄行在所孝子行至淮安病卒年六十一矣

羅一峯集

豫章書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同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閬中往返者三其父遂以

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云云郭功甫詩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年孝子執鞭方言還云云張君自其父歸又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軒器資爲之記云

諸城志明王拓基字理疆山東諸城人性孝友少孤母病思鮮鯉時隆冬基踵求漁人遺以美釀約來日鑿冰取魚至旦河水盡舉舉網得魚咸謂孝能格天將公白邑令基急止之曰逢其適耳何異爲

漢趙孝沛國蘄人寓西華時天下亂人相食第禮爲賊所得孝

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疾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并放之
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
遂不害

靜聞孝友錄

朱謙之傳

淡食老人集

齊朱謙之字處光父昭之以學解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
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
小哀泣如持初喪年長不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
令申靈勉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琨司農左西掾張融牋
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
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旣申私情又明公法今殺之卽爲罪人宥
之卽爲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
言之世祖世祖嘉其義慮其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

幼方子憚果伺殺於津陽門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覲聞而嘆曰弟死於孝凡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論者曰火燎尸柩何至手刃生人以致迭相仇殺殊不可訓然亦足徵前代法細之寬而意在敦教化厚風俗也後世烏得及哉

馬純傳

馬純字叔良其先西域人元末父景華避亂居錢塘弱冠父歿每一號慟輒頓絕景華臨終囑純曰我葬後當十日一墓省純如期必往哭甚哀奉母飲食必躬調以進得一美味或出外見一新果必歸奉母承顏順色未嘗輕去左右或勸之仕曰吾忍一日離吾母乎母疾徬徨營救形為枯瘁母歿號泣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既葬構一菴傍墓以居與人交尚風義其師歿無子為營塋奉神於家塾

褚傾傳

褚傾字本中稍長喪母既壯喪父哀痛愁苦幾不能生母歿有嘉木二突生牆上葉類梓桐傾奇之移植所居旁閱數寒暑二木驟拱高出屋數尋父歿後一日有風起木末俄而怒號樹幾仆傾曰古人有欲養不能逮者取喻風木天其警我歟與二弟相向抱木哀號風乃止當事為篆風木軒揭其居

劉均美傳

劉均美名醫性孝友異母弟勝生三歲父病且亟顧均美指勝欲有所囑而不能言均美泣曰大人寬心他日當如大人意父

首肯始瞑均美爲教養娶妻至生子盡以父產讓勝而自構屋
北郭甘泉里以居洪武間以間右實京師居織錦坊仍以醫行
喜蓄善藥售不二價又喜施故四方市藥者曰無算而丐藥者
益無算均美旦起必先視丐者而後次第及市者曰罔俾丐者
自嫌不來鄉人許昉遊國學貧無以自給均美延之家昉死爲
殯殮歸其棺以葬暮年術益精活人益多壽九十卒所著有技
萃類方四十卷劉氏慶源錄三卷子用賓孝友世其家

張璟傳

張璟性孝友家累萬金悉讓其兄不留一錢自私父臨歿語之
曰爲汝埋黃金首飾白金三千餘兩土中他日可取爲用也後
兄蕩廢其業無以衣食璟特告其兄埋金處盡奉之一無所取
鄉里以爲難

金洪傳

金洪事母竭盡孝敬嘗剖胸肉愈母病及歿刻木像工以血塗
之洪曰奈何以猪血汚母刺胸取血周塗其像朝夕奉祀一如
生時忌日哀號悲慟隣里又體母意養貧女弟及其夫子割產
中分之未幾火燬其室獨像纖毫無損成化間有司以事奏聞
詔封承德郎洪家素封嘗輸萬金助邊孝宗欲官之洪固辭賜
御棍良馬遣歸四世同爨人稱孝義

郭金科傳

郭金科家世勲蔭父業賈嘉靖丙辰金科年十六夜隣火起沿
及其居金科身護幼弟文科從焰中出倉皇回顧不見父母遂

付弟與隣人復悉從焰中入衆挽不聽而父已焦頭爛額從焰中掖出火益熾一家十一口無脫者次早覓屍金科已死尚握母手及二弟共斃表其閭曰孝弟之門仍春秋歲祀

王葵傳

王葵字士忠右衛人少業章句不就乃學爲古詩歌又能推其大旨以自力於孝弟旦夕羞養必躬親出入必告詣膝下肅揖親嘗怡色則喜否則懼戒家人毋敢出聲伯兄歲行役京師葵請往父母曰爾代兄勞孰與遺親安也葵卽留留治家囊不容一私錢母憐之與五金營兒女費葵辭不受暨父母亡兄求析居業已均產葵顧妻取篋金七十五兩來仍兩分之兄愕問安所得金曰某年月日母與吾五金爲兒女費者也吾息之幾年得此義當與兄共其出納具有時日不爽云

嚴調御傳

嚴調御字印持有二弟武順敕皆太常卿大紀之子太常世籍禹航宦成乃卜居錢塘初艱舉子高夫人爲置二楊夫人生調御小字曰高李夫人生武順敕調御九歲而孤天性孝友諸母在堂若不知爲異母兄弟也鄉人爲之語曰閨門濟濟嚴高兄弟一門自相師友四方賢士大夫道武林無不願一接三嚴者與同里聞啟祥善啟祥歿時調御方六十却賀者曰我方哭寢門之外豈以犬馬齒忘我良友耶爲廢舉觴未踰月調御歿武順葺其家門酬和之

詩曰三嚴作朋集已較疾篤武順在禹航聞弟病遂一臥不起蓋自太常以來三世同居一門雍睦亦希有事也

傳齡發傳

傳齡發字長含弟齡熙字長穆並儀部嚴子嚴在金華城破不屈及將及熙時年十四以身蔽翼其父及著於頤而死發起救矢洞左腋而仆少頃復甦見父弟死慟曰吾一家可謂無負國恩矣遂以手抉其創創裂而卒時三屍皆枕深草中三日巖妻姜與其長子齡文始克斂荒山無人僅收其骨遂各以墨志其髀股匣之以歸後二十年始克塋於祖墓之旁發熙皆有文名發秀整熙雄健與其伯兄文號三俊俱狗父兄之旣節烈孝友出於一門

宋士份明

宋士份山東諸城人庠生母胡氏年八十三不能動移兄弟五人值壬午兵變謂其弟曰兵且至矣盍去諸吾爲長子不可以遠母無何兵入宅索驪馬曰無有索金銀曰無有遂鞭其母份以身護兵怒拖之出回顧曰母勿恐兒卽返道遇害

王斗維

國朝王斗維諸城賈悅鎮人性純孝父邦寧旣塋廬墓悲號值甲申土寇至或勸之避泣曰舍吾父焉遂遇害

范允燦

范允燦^字章之諸城明教隅人增生天性孝友慷慨有風節崇禎庚辰歲大禮出粟舖饑活者甚衆及甲申大亂負老母宋氏避

合河村寇猝至母驚怖而死燦號泣以頭觸兵遂遇害

姜豹

姜豹諸城人父名正守有子五人豹行三年二十三歲父於康熙十一年冬偶感奇病藥醫不效豹日憂思聞有子肉可醫父病之說因於割草時即以鎌割股肉歸以醫父父服之病痊怪問何藥其母應云何曾有藥豹兒腿上肉耳父心痛疾復作豹於是稽顙號泣曰藥不效子肉又不效吾父無望矣死而復甦夜夢一老人曰欲醫父病非虎肉不可豹以虎肉難得因念本身生平屬虎再割吾肉父命或可活也遂於十二月初一日赴城三官廟中焚香祈禱以所佩小刀割左右股肉二塊切碎向道士丐麵爲丸恐父知子肉不忍食又免道人代爲封記云薑三片葱三枝酒煮熟用其父服之是夜汗出病愈豹亦無恙

潘學經傳

潘學經字明六生而英異孩抱時便已崢嶸頭角不共常兒嬉戲七歲喪母十歲喪父哀毀哭泣若成人先是堂上得學經晚驚蟬蛉家業悉委之後螟蛉者攫所有去人謂學經盍訟之拒不納曰恐傷吾父母心自念失恃怙早不能盡人子一日職終天抱恨每一念及輒潛然淚下遇諱辰素服承祭竟日不言笑自少至老無改移年八十五卒

范元琰傳

范元琰字伯珪祖悅之爲太學博士朝廷辟不赴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性謙讓

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嘗自含吮與人言嘗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嚴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母問竊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言其名願不洩也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郡無復草竊

李奇

江西志宋李奇字子正宜春人任職方員外卽性慷慨不事產業悉以祖產分兄弟仍戒子孫不得追取旣卒族人以詩哭之有祖來產業分兄弟身後詩書遺子孫之句

過昱

江西志宋過昱字彥明南城人寶元進士性至孝母没刻木爲像事之父一日大慟昱驚問故徐曰無他念吾事爾祖自謂已盡禮今見兒事吾始覺猶未盡故感悔而悲耳及父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孺慕終身

侯義

宋侯義家貧無產傭田以事母卒塋不能壙畫則負土築墳夜則哭^於柩前踰年墓間木生連理野鴿馴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旣而知爲義物悉還之

漢歐寶永豐人性至孝父喪廬於墓里人格虎虎投廬中寶以衣覆之里人問寶寶曰虎可舍藏乎虎得免每月致鹿以助祭

靜閒孝友錄

孝友

淡食老人手錄

漢江草字次翁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
草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草
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
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
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漢薛包字孟嘗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
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
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既
服喪過哀

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由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晉王祥字休徵琅琊人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王裒字偉元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

晉西河人王延字延元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南齊庾黔婁字子真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遭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

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海虞令何子平南朝會稽人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

宋朱壽昌字康叔天長人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義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

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子緩服攸喪三年

晉咸寧中大疫庾亮二兄俱止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袞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癘疫之不能相染也

揚播字延慶北朝人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讓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嶂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豎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隋吏部尚書牛弘字里仁安定人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英公李勣字懋功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爱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崔孝芬北朝博陵人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皆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旣亡後孝芬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觀家事鉅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齎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漢繆彤字豫公汝南人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關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蘇瓊字珍之北朝人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

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着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宋思禮事繼母孝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

孟宗江夏人性至孝母卒冬節將至乃入林哀泣筍爲之生得以供祭

平安王子懋年七歲母病請僧譙禳有獻蓮供佛者懋祝曰若使阿姨獲佑蓮花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甕中微有根鬚母病尋愈人以爲孝之感

王阮亭云陽鄒生孝感傳云陽鄒諸生某事親孝母年八十餘病垂危忽暈幾不可救生具矮桌凳寘門後幽暗處列酒餚買佳紙爲錢焚於籬邊望空遙祝願少延母旦夕命已而母果甦語兒曰吾尚有數日住勿悲也子問故曰適鬼使見逮已將行

矣汝焚紙錢後鬼使大喜謂子曰今一批所逮共五人媪在逮數不可逃吾感汝子意既飲食我又畀我好錢我今先逮彼四人事竣過媪偕行媪與子尚可聚首數日慰彼孝思也越三日忽謂子曰可備後事鬼使來吾行矣遂卒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

子之門乎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斃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甚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緝并拜於塔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明劉天啟沈邱人父故母董氏守節啟甫十歲哀痛成禮奉母訓無所違比遊竭力奉事母病不解帶者數月誓以身代及歿

結廬墓旁朝夕哭奠負土成邱墓上三瓜並蒂白兔馴側宅內
枯桃三年復榮里中蝗不食禾人皆謂劉孝子所致復設義倉
贍族督學陳旌以扁額邑令羅贈詩曰劉生劉生何爲者日日
悲號伏荒野松楸樹老無顏蓋之猿哀嘯馴其下星霜三易歲
月深一庵常與一邱臨肩土意絕似昔賢負米心負
米爲生爾爲死一懷能徹九原否風水永結百年思嘖嘖人間
稱孝子

輝縣志秦十一河南輝縣資村南社人早失父養母劉氏元末
兵至母失明十一負母攜妻子避兵於山時子方三歲母得食
常哺之十一謀於妻曰今兵荒缺食母餐不飽莫若棄其兒幸
得母全兒不足惜妻從之遂棄兒養母採食供之事定迺歸

明牛龍韜陳州武舉父斗垣州庠生也年七十餘病不能行崇
禎辛巳流寇突至韜負以行賊逼前將刃垣韜曰父辱子死何
以生爲持鎗衝賊韜二子憤激各持棒翼之賊退閤家免難

國朝雷顯宗字鳳羽遠祖敬明建文朝官南京總制燕兵入寇
力戰死之曾祖恒辰州司馬崇祀鄉賢祖惟謹父弘俱賓鄉飲
弘子二顯宗其仲也補博^士弟子肄業國雍大司成孫岳頌目爲
國士孫書法精妙顯宗遊其門亦以能書名期滿考授縣丞絕
意仕進性篤孝父嘗病癱手足並廢顯宗思體通於氣乃長跪
榻前撫摩手心熱其四肢歷二十七晝夜病遂以瘳闢別墅課
子姪吟誦暇則談忠孝事俾少^者講貫且演說以博堂上歡父病
劇焚香籲天請代及歿哀毀骨立母喪廬墓五年哀感路人

故饒腴田善產多推讓其兄族子麟少孤無依撫育之迄於成
康熙己丑陳大飢捐粟濟貧代償逋賦千餘金全活甚衆助完
婚葬者三百餘家李榮以貧不能供母鬻子女爲解橐贖歸歲
時給米以成其孝立義塾教里中子弟季子方曉善承父志工
詩文重氣誼張乾名家子窶甚委曲攜提不使落魄汪晰有九
喪贈二百金使營葬顯宗喜曰此吾家堯夫也他如市藥濟人
歷五十餘年施義地墓無歸者倡輸粟米如社倉例調里中貧
乏率以爲常雍正癸丑奉 旨建坊旌門閭一時王公大人詞
宗學士爭咏其事丙辰詔舉賢方正郡邑以方運方曉應固辭
勿獲卒舉方運顯宗偉軀豐頤修眉長髯音洪若鐘年登髦鬢
衣冠肅坐對客講學終日無倦稱爲梅隱先生及卒鄰里哭奠
者幾千人祀忠孝祠子方運砥行礪學饒有父風薦舉之明年
遇疾卒士林惜之

淮寧

又勞有成邑廩生篤學勵行姪弘仁幼喪父母寄姓沈邱王氏
有成聞之親至沈邱言於王王亦有子與之歸撫養成立給以
田宅居隣聶魁綱子婦方妊而子死婦改適于張約遺腹生男
仍歸聶未幾魁綱病篤田宅盡付有成囑以子歸宗之事言未
竟而歿有成出已財殯殮之聶生男有成言於張張弗許鳴於
官乃得歸名曰品撫養成立盡以田宅付之子四人皆有名庠
序諸孫入庠食餼者七皆謂厚德天報云

又許昇淮寧人候選州丞里中自搬甬口至賀家溝爲南北通
衢當水之冲多淖行者病之昇捐金培其道儼若長堤計丈七

百有奇不數載爲水所決昇復修之工垂竣而水驟漲又壞時
乾隆四年六月也昇曰爲善不終與不爲等復鳩工築土較前
益固先後所費益千金有奇云

又宋輔淮寧縣民貧而廉妻郭氏以紡績勤其家晨出耕作有
汲縣柴姓母子變產逃荒衣囊僅銀十六兩錢千餘遺道旁輔
拾之囑其妻曰富貴在天彼當來覓斷不可昧已而柴母子號
哭至郭氏止諸家遣人告輔還驗悉與之夫婦勤儉耕織之餘
教子讀書後子卿雲補邑庠輔享壽七十五說者以是爲報焉
南北朝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
北中郎謚議參軍蘭三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進
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
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及丁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
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
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兗州
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爲兼散
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旣慮不得還感氣而
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
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夜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
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又謝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
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

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嵩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啟固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疊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答卽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

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
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
小未聞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
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南史孝
義傳

明魏玘號述野弟璠號仰野父年老玘璠俱在垂髫資產爲長
兄所漁家道落絕不較也事父母孝養備至及歿哀毀骨立兄
弟同爨七十內外大小無間言玘子祚泰郡庠生博極羣書
善草隸璠子祚永領庚午鄉薦兄弟閉戶讀書沉默自守輕財
樂義賈有孫翁者寧家寄錕蚨各半百十五年不至至則封識
宛然貫索已朽邑令梁以樟表其閭曰孝友里

國朝耿氏三兄弟長增生光字黎照次歲貢燿字太照次孝廉
炳字祿照世業農多隱德至三人始以文學著父應科好善樂
施同居七世內外幾百口歿時子女尙幼光身任之事繼母李
孝教諸弟嚴諸弟亦奉教惟謹置圓几二可容十餘人外內以
次共食尺帛斗粟不入私祖萬耄年在堂十餘年坐卧一榻光
晨昏扶持如嬰兒赴試大梁旅店拾遺金數百俟其主歸之嘗
曰行事當以聖賢爲法始無悔事立心求鬼神可鑒始無愧心
燿炳光異母弟少從兄學事之如父師諮而後行光友愛嘗與
之財燿曰家有長兄我無用此爲也壬午逆闖陷太康燿率弟
肩輿昇母避河朔質布供甘旨母歿哀毀力疾扶柩渡河時許
定國襲殺高傑興平兵攻之道踣梗塞燿挽車於烽燧戈鋌中
晚述家訓置祭田修家譜著絃柎草詩文數帙炳性溫和志存

濟物定興耿權及弟極以孝友稱炳與燿慕其人訂爲兄弟分
宅居之贈以田義券有云性地成宗心源爲譜念翔集之初定
思卜築之及時今奉小庄一區薄田四頃聊臥南陽之雲用展
北溟之翮光子於彛有學行父喪未葬值闖賊屠太康居民逃
竄於彛獨抱父柩號泣不去賊大至迫之曰汝獨不畏死耶推
墮城下傷腰脊不死越三日賊退踉蹌歸家以土掩柩而後去
時歲大祲人相食邑令贈穀四十斛悉推其餘以賑貧人督家
人廣種菜子明春菜發任人刈取全活無筭年八十二卒飄然
若仙耿氏以孝友名世子孫守其家法中州稱禮讓者以耿氏
爲首

又劉杓生員湛子數歲時村居突聞寇警舉家奔竄杓卽扶母
行去家未遠見羣賊入室痛父未出叫號回而不知其父早已
逃脫矣遂發憤大罵被賊慘殺

又魏衷字丹宸庠生處士觀顯季子魏氏世敦孝友處士爲諸
生遊學滇南陷吳逆中十年音書阻隔舉家憂懼衷佯嬉笑慰
母背輒飲泣迨處士貞志歸家母復捐舍哀毀骨立日中服勞
奉養盡夜悲痛處士患痰鬱臥牀篋兩月丹宸衣不解帶亦兩
月辭夜籲天願以身代父患初平而衷已勞瘁委頓_矣畢命之日
猶握二兄手曰弟不孝不能終事親今死矣願兩兄善視老父
言罷大慟有聲無淚衷素行醇謹尤精製子業旣歿邑人哀之
述其行于令爲旌獎入志

國朝張桐叟由恩貢任偃師教諭却饋遺訓士子有聲性孝友

好施予四世同居雍睦無間言輝縣張韜之延津左坦皆與其父交張以窮來歸左亦奉其母至又洧川生員張勉老無子桐叟皆養之終身歿殯葬之康熙四十八年歲不登出穀豆五百餘石擇貧乏者授之雍正十三年靈雨人有飢色售地得銀百餘金分其族地十頃歲息爲佃人虧侵悉捐與焉晚精岐黃就醫者皆與善藥不受謝遠者置宅以處愈而後返其他錢布棺粟之施甚衆年八十二卒

南北朝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耶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侯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

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跡皆爲流涕卽江陵權殯與王褒
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哀之太建七年
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
還養疾後主卽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
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
弟不佞

又殷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
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
糲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踣隔絕久不得奔赴
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常爲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
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
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
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
宣帝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
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
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
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死宣帝雅重不佞特赦
之免其官而已及卽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
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
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
部郎南史孝義傳

明朱天賜事母至孝家雖裕必躬春磨而後進偶他出家人仍

聞磨聲視之則磨自旋轉不關人力也年三十喪妻以有子遂不再娶亦無媵妾

國朝趙華本睢州人康熙間奉其父母徙於華賃耕王立德家勗力奉養以糠粃自咽而竭力甘饑鄉人士異而憐之遺以錢粟不受間有不能却則施茶飲啜爲親祈壽親歿卜地主人不受值必竭力致之乃葬蓋非其力不以孝其親者也葬日雨雪寒甚掩坎後以一蓆自蔽臥墓側其女泣挽之歸鄉人勸之皆不可乃窖地結草廬處其中三年朝夕哭奠畚土增墓妻早亡不再娶女二長適牛氏念父廬墓日夜憂泣而卒鄉人鄧祥仁田錫齡立石表之墓去古丁蘭墓三里東西相望云

又何新書西華人世居沙水北岸張李堤與妻楊皆能孝其親乾隆己未沙水夜泛村當其衝時母死猶在殯村人聞水決皆倉皇棄廬走新書夫婦獨抱棺泣弗去見棺浮動乃共持棺大哭少選寂然人以爲死矣旦擦舟往見其屋巋然獨存有大柳亘其前擁沙成堤左右村舍悉盪激爲溝瀆異之呼其夫婦猶憑棺困寐若不知在洪波巨浸間者噫孝之所感亦異矣哉

又王步月年七歲父母繼歿長于從祖常以不逮養親爲憾事從祖盡孝從祖歿報以三年喪月祖母當流寇破陳時自縊蓋烈婦也祇聞扉瘞亂後無知其處者月乃焚香告天以意啟之果得闔扉宛然人咸驚嘆

又李大耀字念育母早逝繼搯家政嚴肅綜核不遺纖碎少不當則弗懌耀曲承意旨恒孩笑母側以娛解之或逢怒則長跪

引責未命不起仍孩笑嬉戲務悅其志母以此益憐愛之弟文
耀早亡撫從子甚於所生孝友之性老而彌篤賑恤族姍行義
甚著歲災貸六百金日坐門閭見流移者輒量口授金噢咻道
之終不告以姓承父志捐學田建名宦鄉賢祠事載學校候選
鴻臚寺主簿乾隆三年舉鄉飲大賓

又李良景字樂辰簡默敦孝義父喪哀毀幾滅性事母婉順意
旨母恒憂外家乏栖止所未嘗語人景微窺其意卽舉市宅一
區值數百金贈之以悅母志親歿與仲弟同居二十餘年友愛
倍篤無私蓄間言邵星田旅病於陳景邂逅遇之傾褚延醫既痊
復厚贈歸之親族鄰里待舉火者恒數十家以子長發贈文林郎
長發廬江知縣稱循吏念不忘親以疾辭百姓遮道扳留答曰
覩諸父老尤念吾親今吾不忍與父老別更何忍與老親離也
聞者無不涕泣歸至家朝夕承歡如嬰兒父卒遂不復仕曰祿
以養親耳父在尚不忍言祿矧父歿乎孫多慶亦個儻以孝義
世其家

明劉嘉亂商水庠生河間別駕芳之子也天性篤孝芳疾衣不
解帶湯藥必親嘗芳卒事母益謹辛巳十月之變城將陷家相
率請亂逃難亂曰吾母八旬倚我而生我去母將安賴及城破
賊皆哀而釋之最後遇一賊殺其母劫亂使從亂大罵曰賊奴
無君更使我無君更使我無親乎吾將從母遊地下耳賊并殺
之至死罵不絕口

國朝王傑商水庠生闖逆破城闔家遇害僅以身免叔父承統

死於賊僂冒矢石覓屍葬之負其二齡子寬同叔母避難永寧寨或恐子爲累勸使棄去僂仰天大痛曰吾叔祇此一綫寧俱死忍絕叔嗣乎遂携之行卒得保全後歸鄉里成巨族僂亦享耄耋舉鄉大賓

又陳王前商邑歲貢生幼失怙恃年十二繼母常令掃除牛下懼然應命衣食不給無怨言遇闖逆亂負繼母匿蓬蒿中備極艱辛夜靜身自碓磴以供母膳不使賊覺賊去母大感動融洩無復

又高用式商邑庠生幼遭闖寇陷城迫其父思忠入隊思忠故廩監生忠孝性成不屑與賊伍賊怒殺死北郭外式聞委身認屍屍未及掩賊復來刀劈式項血流幾死時將夜半覺有白衣人食以野瓜方甦後每遇忌辰輒悲泣不止知縣王夔龍旌門

又李蘭禧字森若商邑國學生年十七遭闖逆焚掠父病痿禧負以行遇賊欲兵其父却使相從禧涕泣哀求願從父死賊有感泣者因相戒勿殺孝子遂得免後五子皆成名封奉直大夫又陳方至王前子附監生天性純孝年十二父歿哀毀骨立殯葬盡禮每忌辰輒流涕彌日常服布素曰先人不幸罹禍亂今日太平徒抱風木之悲敢以安樂忘父患難乎因泣數行下事祖母李盡色養輕財好施所周全者率數十家年愈古稀子孫成名咸以爲孝義之報

又趙全信六世同居祖父皆業農以淳樸正直爲家法全信從兄弟十人子侄十八人孫十三人曾孫五人弟全敬爲縣學生餘或業儒或業農或貿易各隨其所入悉歸全信司出入無私

蓄無私用內外計及百口而和氣滿堂鄉里榮之

彰善錄

明黃養正父宗禮病風正奉藥食忘寢冰疾篤嘗穢曰父生矣味苦甚已而果起迨冬復疾正再嘗穢痛泣曰味甜藥遂不效猶誓天身代父卒哭絕復甦縣以事聞給冠帶粟帛旌其居正項城縣人

又韓光祖項城人父美娶王天福妻鄔氏爲妾甫有孕爲繼室盛氏妬逐之越五月生一子美以盛妬未敢認爲子天福弟天祐冒認爲姪美歿時語光祖奉治命往認之天祐不從訟之官以銀幣贖歸改名光宗本縣申報院司道扁其門孝友可風

國朝王大來項邑庠生性純孝父允惠繼娶沈士玉錫女適獲嘉氏失妻有私謀魚肉者遣丐誣控惠繼娶爲拐窩數載益寃屈抑萬狀產蕩如洗大來晝夜哀號沿途求食上控臬憲事白負父歸乃偕諸弟讀書榻前以慰親心未幾諸同懷次第成名惠亦於乾隆元年授八品農官一門具慶知縣錢國寶獎其閭

又張玉彩性勤儉能作家尤精於農事善相土宜耕耨糞種皆有程式故所樹植恒視他人倍獲焉兄弟四人彩居長少時卽自刻苦以撫育諸弟諸弟成立後將析居祖遺地一頃五十畝彩恐諸弟產少不給因將地分作三股盡讓與弟而已以自置地數十畝耕作經運弟旣得充裕而彩業日益豐其待隣里頗厚有向彩告糴者每減時價十之一二與之乾隆六年其子張際盛以選拔入貢人以爲積善之慶

彰善錄

又帥廷柯家極貧縫人楊暗者寄食其家病劇甚暗執廷柯手

指其篋格格若有言廷柯曰汝非欲以篋中物歸汝家乎我雖貧不昧也暗領之遂歿發其篋金三兩錢八千廷柯親訪其家而歸之彰善錄

又黃紹勳家貧早孤事母雷以孝聞紹勳衣粗食糲必奉鮮美以悅母兄紹喜前母李所出雷厚遇之紹勳事兄惟謹兄中年無嗣紹勳惠之鬻己田十畝以母命為兄納姬遂有後彰善錄

又閻聖言項邑中建普濟堂聖言捐地十畝屋三十間聞於朝議補州司馬以年老不仕願經理堂事凡寒暑衣服疾病醫藥體恤曲至曰此什伯無告我殫力經營差有濟若當官涖一方惠養窮黎俾各得所豈易事耶乾隆五年行寄倉令聖言曰入己兩利良法也首貯穀百石於官以為倡彰善錄

又王氏項城吳廷銘母明大義銘生匝月夫故氏有孟母風幼即教子以仁讓及長族人與之爭產氏令銘讓之母子手闢已地數十畝隣人艷而爭亦讓之族人宏訓孤苦無依奇於家嘗曰以孤撫孤當加之意比授室猶同居焉銘率母教遂為善士又馬連項邑武生慷慨好施予乾隆六年春連居隣欠官設一百餘石催比不能完連與弟監生馬湄謀曰余桑梓貧乏不能周濟忍使受敲朴乎遂相率代完撫軍雅給匾旌之

國朝程文則字簡脩有文章行誼孝友尤篤歲授徒得修儀五六十金聽兄費弗問也祖產腴田五頃瘠地六頃兄子五人弟子二人則止一子念兄子多即以腴產歸兄則與弟各取瘠地三頃猶慮其薄謂兄曰吾一子孤願取侄為伴兄以一子一女

界焉則於本族年高而分卑族叔翰九少則十歲翼九翔九遞少
五歲皆從則學頗能師其意翰祖宅樓房俱備新宅草舍亦全
翰以祖宅與翔以新宅與翼獨取空基一段翼翔感兄德各出
資助其創立乾隆元年郡縣舉孝廉邑人欲舉則則拒之曰窮
達命也命果亨當不困於科甲今借人力爲階梯吾耻之事遂
不行竟以歲貢終子隱靄雍正乙卯拔貢

靜閒孝友錄

孝友

淡食老人集

雲南志陳大韶字彊舉嵩明人父死京邸韶扶柩歸中途負擔
自給既葬哀慕勿衰事母亦以篤孝聞弘治間題表後任嘉善
訓導

又明唐佐字朝相晉寧人弘治壬子舉人入太學聞父訃哀號
走萬里淚盡出血水漿不入口數日卒

又明唐文炳唐文蔚祿豐人正德間父母相繼歿時文炳年十
四文蔚十一兄弟廬墓三年刺血和泥塑親像祀之文蔚事兄
如事父焉

又明宋應時昆明人父死刺血雜土塑父像以祀廬於墓應時妻死其子文學負土成墳亦廬於墓遇野燒將及拜風而火息又值羣賊剽掠感其孝餽以豚米不納子孫化之世以孝稱又明孟富號漁溪昆明人以孝聞嘉靖間母亡父老遂不應制舉承顏之暇專力於學父歿廬墓著有漁溪集楊慎爲之點定又明周良卿右衛人性孝友兄爲千戶早歿二弟欲均養父母卿泣曰兄亡姪孤二弟涼薄孝養之責我當任之遂竭力奉養甘旨不衰感動鄉人

又明杜惟喬字汝遷昆陽人貢生居父母喪哀毀盡禮廬墓三年墓前麥生九穗瓜結如斗人謂誠孝所致

又明安如盤字克堅昆陽人事親以孝聞貢入太學聞父病徒步抵家比_本哀毀盡禮服闋不仕歲時奉祀如生

又楊思選安寧人_本曆間任成都衛經歷幼有至性每得葷菜必先以養親父病醫藥罔效每夜拜北辰求以身代疾甚封股以進夢神告曰汝父疾已不可起以汝誠孝爲延一紀父疾果瘳卒如其夢

又明陳履厚昆明人天啓間從父官京師父卒哀毀骨立扶柩歸至龍里遇安酋之變賊擁至焚其柩厚兩手抱棺哀號賊以戈擊之死於柩前

又明李淳昆陽人兆旂子天性純孝年十五侍父任廬江訓導流寇圍城父攜之守北門城陷父罵賊死淳伏屍哭亦罵賊而死

又明李玉衡昆陽人廩生流寇至舉家避滇池寇掠船母蘇氏先投水衡卽隨之抱母屍死妻子婢僕共九人俱投水死

又明胡郁然昆陽人廩生品行方正孝事霜母流寇屠城之前一日母死人告至且宜去郁然曰母生我而我棄之何以生爲不如與母俱死守母屍不避賊至見殺

又明張潔晉寧人天性孝友母歿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後喪父益哀毀里人呼爲張孝子

又明周宗德昆明人生員黔國公以國士待之授副將職以醫術濟人事父紹軒母王氏以孝著教育諸弟姪成人凡衣食生產咸周給焉

又明周宗仁昆明人廩生事王氏能養志凡罹難變產贖之生平多陰德巡按旌之

本朝周養元昆明人生員天性純孝流寇入滇父賓士將被害養元哀求願以身代賊感動父子俱獲生母李氏早卒事繼母趙氏備極孝養趙年九十五卒元已七十有六哀慕如生母一堂五世人謂孝子之報

又李澄昆陽人貢生父兆旂殉廬江之變澄聞難奔赴負骨歸葬疏寇遁滇奉母避山谷母卒暮夜舁葬負土成墳廬於側康

熙初奉委分勸田畝公正寬平又置義塚當道立坊表之

又楊衍慶昆明人性至孝流寇潰兵肆掠慶負母隨父避之父被掠慶迫救并遭拷縛杖索俱斷賊驚而釋之

又胡士悅字季凱昆明人廩生四歲失恃哀痛不食九歲父病

親嘗湯藥祈天願以身代獲愈及父歿哀毀骨立葬如禮事凡
撫姪兼盡其道宗族交稱

又施逢泰昆明人事親至孝傭工以養康熙辛酉 大師入滇
吳逆潰兵肆掠泰隨父避之方山父被執泰躍出罵賊賊擊擊
殺之賊隨悔而 ~~其~~ 其父

又謝璉昆明人貢生性誠孝吳逆之變奉親避兵香水莊親適
遭疾踵冒刃赴府覓藥晝夜往還三百里足踵流血親疾得愈
後以子履忠履厚貴贈如其官

又萬必貴昆明人天性篤孝奉父母避兵山中遇大蛇祝曰吾
固當死柰二親何蛇竟去亂定歸貧無立錫傭工以養不缺甘
旨父歿事母愈謹遇疾衣不解帶跪進湯藥母年八十卒負土
土成墳知縣朱若功欲旌以匾固辭不受

又周佩養元子吳逆之變奉親避兵於澂江之撒拉村糧絕負
米於二百里外冒險晝夜兼行兩足流血母楊氏寢疾二十餘
年珮朝夕扶持滌滌浣裳久而不倦友愛昆弟樂善好施世有
隱德鄉里推重

又楊杞高明人生員母久病杞侍湯藥晝夜不倦母卒廬於墓
鄉人請歸不從感有白犬守墓諸異

又許瓚易門人竭力養父母有魯奎野賊夜入室執其父瓚挺
身捍父力鬪羣賊刺刃陷胸而死

又張棟安寧少孤而貧竭力事母甘旨必供母疾剗股以進友
愛二弟嘗傾囊助屢空自甘

又吳寬昆明人父歿暮宿塚旁曉歸養母踰年母亦歿前後廬墓四載兄亡迎嫂姪同居撫姪就傅衣食膏火俱取給焉

又明李驥曲靖衛百戶少失母與弟驥三世同居怡怡相愛當事旌表其門

又明郭藩南寧人生員事親盡力得其歡心凡田廬推讓弟兄人稱孝友

又明徐可繼南寧人秉性孝友父病日以舌舐之愈母尋病目亦舐愈之及父母卒前後廬墓皆盡其哀

又明張浩南寧人家貧事親盡禮親卒鬻子治棺三年不茹葷酒每言父母輒泣下院道給寇帶旌之

又明謝表南寧人生員性孝友弟詔早卒撫姪得申如己子姪

與子俱患痘危篤表抱姪泣告於天曰寧死吾子存吾姪不忍弟之無後也其子果死課姪成進士又置義田義塚有司旌之又明馬欽尋甸人生員安銓之變賊射其母以身蔽之賊感動釋之而去遂得奉母以天年終

又明馮世傑尋甸人生員有氣節安銓之叛傑奉母及弟匿橋下爲賊所獲母投水死傑謂弟曰母死不能救豈可苟全性命亦投水而死

又明 **趙** **五** 寧人丁亥流賊斷其右臂家貧甚力作養親繼母病割股以救郡縣皆給匾旌之

又元張友直通海人好讀書早喪父事 母 杜氏寢食不離左右鄉里稱其孝至正間聞於朝旌爲孝之門 慈

又元董茂春字長卿通海人文彥子以廩任本縣教諭當父死於賊時哀號幾絕事母孝飲食寒煖未嘗一日離母疾顛天願以身代當時有一門忠孝之稱

又明吳孝先曾我人洪武間年十二歲隨父出遊父爲虎所攫孝先取父佩刀斫虎虎死父得生人稱孝童

又明張覺寧州人幼失父事母至孝偶得異疾夢神救之曰有趙某者孝子第一汝居第二疾遂瘳後禮部旌表孝子

又明楊慶臨安^衛人兄春永樂間從征交趾陣亡慶代兄子行訛言慶亦亡母痛喪明踰年慶歸遍求名醫罔效乃齋沐禱於北辰爲母舐目久之復明

又明董紹舒曾我人嘉靖間應歲貢入京至道中目眩心驚乃曰

母思我遂歸絕意仕進比母終哀號幾絕操行高潔足不入公

明紀元字調甫建水人萬曆間貢生父良卒於軍母李氏^孀居有廢疾三年艱於動履元與妻郝氏晝夜敬事不怠母病癰危

甚元爲跪吮而愈人稱誠孝所感

又明許綱通海人家貧負薪養母僅有一子一日夫婦往田母瞽目攜^其子忽墜井中及歸竟不哭子惟寬慰其母孝養有加

又明趙文宿阿迷人性純孝菽水承歡終身不怠勅賜天下孝子

又明姚思敬建水人父母病衣不解帶躬視湯藥田宅財貨推讓其弟卒之日其妻洪氏不食踰旬而死

又明萬容石屏人都指揮中長子性孝友事父及繼母能先意

第一

承志篤愛二弟推賢不取尤好文學儒者重之

又明馮敬字允恭建水人幼失怙恃事兄政克盡恭謹食必同席兄有疾湯藥必親致之

又明趙大臨涪城人生員明末野賊劫掠負母逃賊欲殺其母臨大哀求願以身代賊憐之獲免其子善慶亦以孝聞

本朝許邦相石屏人生員事父母色養並至親歿喪一遵家禮廬

墓三年墓下忽湧清泉范學使題其泉曰孝感泉以詩云青山數行淚古水一溪煙萬歲千秋後人思孝感泉

又元段文瑞澂江府河陽人父早歿事母盡孝母歿哀毀骨立以手履地行一里外負土營葬凡百五十日始成事聞旌表曰孝義之門授本路學正歷臨安路總管

又明王珪字朝玉新興人事親盡孝父歿哀毀廬墓日啜一粥不進鹽菜者三年靈芝產於墓上正統間有司上其事

又明孫信河陽人隆慶庚午舉人少失父事母至孝母疾親除溲溺母思飲甘露信夜禱天甘露忽降於盃中奉母獲愈人謂孝感所致

本朝陶正發路南人幼失父祖衰老正發力作奉養問寢視膳無少怠或傭工於外數日必負錢米還省之勤勞備至闔學公舉旌表

又胡景武江川人家貧充里催一日詣縣悉完所應催賦時方七月縣令怪其速景武曰母老病欲旦夕待湯藥不得離又恐誤公故稱貸以完及母卒未殮盛暑血流於地武撫膺大慟匍

匍匐之既殮而葬號泣不絕哀慟感人縣令察異之名給米一石俾祭其母

又郭上詒字超羣新興人天性孝友父患瘡詒吮之得愈姨母蔣氏寡而無子詒體母志迎養於家喪葬如禮昆弟六人終身同居友愛甚篤尤樂善多義舉施棺掩骨貧有鬻身者爲贖還之以子偉貴封如其官

又郭偉字靖園上詒子登康熙丙戌進士知鎮平縣歷吏部稽勲司員外生平仁孝和厚父患噎思石榴值冬月偉躬親遍訪竟得之樹上疾尋愈母病目幾盲偉禱於天時以舌舐其目遂復明友愛二弟慘憺疾病躬自扶持賞代人償債以全骨肉解衣以救凍死者人有醉罌於門不較丁艱歸廬墓終喪以哀

又陳此丹武定府和曲人生員家貧好施事親以孝聞己亥遇潰兵奉母避山中偶相失丹號泣追尋薄暮有婦丐隨行丹曰吾尋母方急豈能汝顧况男女有別雖患難寧遂苟乎卻之竟夜不獲母渴甚將所負米囊置路旁覓水澗中比返母坐囊上問母何以至此曰黑夜行荆棘力竭息此實不知爲己囊人以爲誠孝所致

又明郭尚賢廣西府人事親孝父母卒哀毀廬墓足不入室口不茹葷遇虎不傷鄉人有急輒周之有鬻身於人者尚賢知其有母在爲贖歸焉

又明李在恭師宗人本府通判游大勲孫因父流寓師宗在恭自歛縣來尋父遂入籍改姓李中雲南副榜丁亥土賊叛執其

父在恭罄家得百金贖父因墮奸人手匿不予賊賊欲殺之在
恭求以身代弗許遂以頭撞賊父子俱遇害

又明呂應乾彌勒人生員年十四其母爲流寇所掠應乾涕泣
尋至賊巢賊感其孝與金帛遣之

本朝邢太古廣西府人幼失母父之楚太古爲人收豕備諸艱苦
時思慕哭泣及父歸喜甚承顏順志三十年如一日父年八十
五歲自言不覺鰥居之苦以有太古爲之慰也闔郡公舉旌表
又李其紀元江府人家貧竭力養親母歿事繼母如生母康熙
乙巳值土酋之變紀負繼母逃行一日夜不休得免父歿廬墓
三年有虎伏兔馴之應

又蔣應堂本姓雷元江協兵充副將毛來鳳廐卒鳳一日見其
判草甚艱血流手腕訊其故左右具道其孝養判股事鳳異之
免其役後親歿哀慕之甚刻木爲像祀之如生署知府李成才
旌其門曰繼美丁蘭

又郭羽宸河西人生員家貧寄居新平窩泥寨舌耕養母素以
孝聞雍正十年八月遭猥逆之變事起倉猝時母病垂危不及
走避母驚死宸痛不欲生日夜哀號相繼而殞

又漢隗叔通葉榆人性至孝母好飲江督水通日入江取水維
艱江中忽出平石汲取甚便人謂之孝子石

又明張孝子太和人失名性至孝傭工養母母歿哀慕如狂旣
殯猶晝夜號於路數年不輟而死

又明洪鈞太和人生員性孝友母歿廬墓三年廬側有澗水盈

涸不常釣居三年水竟不涸人以為誠孝所致

又明王守陽太和人家貧事親勉具甘旨四十不娶恐分親之養也終父喪後以母命始娶婦婦不得於姑守陽謂曰為吾婦不善事吾母任汝所適婦亦苦其貧遂去守陽以相地自給得錢卽養母每夜嘗四五起視寒溫母身輾轉必捧之以助其力凡母所嗜多方致之

又明呂健大理衛人家貧養親每食必躬進之偶不擇則深自咎責悅而後已病則嘗藥死則廬墓以誠孝稱

又明楊起雷太和人父久疾凡起臥雷必親扶持四十年不倦事兄起雲亦以愛稱

又明趙重華太和人年七歲父廷瑞棄諸生業遊方外後十五年母歿妹嫁遂請途引於郡守覓其父行至武當太子崖上隱隱有字跡後識其父名氏而所書月日與重華出滇月日同覽之慟哭亦附書姓名其後歷走江南無所遇禱於三茅峯夢神語曰汝父猶未死覺而輿然過毘陵被盜僅存途引道遇老僧言其父寓無錫南禪寺使一道人導之至寺則其父果在相抱而慟見者慘^然遂奉父以歸鹿門茅坤為作趙氏客遊述

又明楊準太和人父士雲祀鄉賢準性純孝不忍一日離父雅好學不就功名父卒廬墓盡哀人稱為楊孝子

本朝杜桂印字仙阿趙州人生員父欲弘為諸生己亥為雲南潰卒所執欲殺之桂印年方少號泣馬下願以身代兵怒殺之父

獲全康熙壬寅撫院袁懋功具題旌表

又鄒應運字名世趙州人少孤性孝友己亥與母兄避兵相失
叩天嘿禱卽獲母處又千里尋兄歸事之盡禮母歿蔬食三年
祭必哀慟貧而好施見無衣食者解衣輟食周之

又李偉雲南縣人少失怙恃奉繼母楊氏值寇警躬負入山母
疾親侍湯藥未嘗暫離力耕色養五十年如一日撫臣具題
旌表

又龔敏趙州人少孤性篤孝母柏氏命就學必拜母而後去歸
復四拜以爲常地震覆垣傷母敏號哭以手掘土十指淋血曰
母血也啖之將葬會賊兵至敏夫抱棺大慟賊感動遂去逆藩
重其名檄之任堅辭閉門著書博綜古學郡志多出其手守道
畢忠吉贈以節孝錄

又元楊惠楚雄府威楚路人少孤事母盡孝母疾篤禱神求以
身代母夜夢神告曰爾壽當終以爾子誠孝故得延明日果愈
壽八十餘及卒惠負土成墳廬於墓哀痛失明有司上聞詔旌
表其閭

又明王大勳廣通人早失母傭工事父每晨必視父食畢然後
出遇主人授食必先投竹器中持歸奉父監司命有司存恤之
旌表其門

又明潘浩楚雄縣人家貧母老而善養志中成化癸卯舉人任
大理訓導母疾迫禱神得愈遂棄官歸養母歿哀慕廬於墓側
又明朱高雄楚雄縣人貢生五歲喪母事繼母徐盡孝父歿家貧
竭力營葬三年蔬食飲水不近房帷後喪繼母亦如之弘治間

任合江訓導分俸於兄及族黨貧乏者鄉人稱之

又明李邦相楚雄縣人家貧甚父歿賣身以葬留妻養母越二年母又歿妻亦願賣身葬姑妻父怒訟於郡守守嘉其事上於道院以聞萬曆間建坊旌表

又明翁弘慶廣通人天啓間父早卒事母盡孝家極貧每食必以酒肉母不忍食則跪進之偶缺蔬食必竭誠以奉負母避兵得免於難好義不以貧困易心

本朝楊三奇南安人順治間有賊十餘人圍劫其家父被執奇年十四奮身抱賊賊持刃向父奇曰寧傷我勿傷我父遂受刃而死父得全

又元趙和姚州白鹽井人天順間父亡和甫五歲其母王氏改適楚雄倉官後以罪戍邊母偕行與和別去和年十四晝夜思母不置泣涕顛天尋至遼東見其母與俱歸中途遇虎母子俱無恙

又明高梓潼賜姚州土州同五歲喪父其母譚氏撫育成就賜性孝母病痿痺晨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遂愈後病目幾喪明賜時舐之尋亦愈後復病癰吮之又愈成化間具奏旌表

又明金鯉姚州人廩生素敦孝友母楊氏病篤多方求救不愈日夜默禱忽夢神授一方治之果驗及親卒廬於墓側一夕忽有獾賊劫掠憫其孝舍之兒鯉舉家遭疫親里斂跡鯉同寢處供湯藥俱得保全萬曆間御史以聞建坊旌表

又明李秀白大姚人廩生性謙抑與物無忤早喪父孤貧力學

事母張氏至孝及母邁疾將革治療無功焚香祝天願以身代
母幾絕復甦後一載無疾而逝哀毀廬墓御史陳學夔以篤孝
表其門

又明靳時芳姚安所人侍父從儀赴京父在途疾不能乘馬芳
背負而行母病癯芳晨夕抱扶歷二十二年如一日家貧訓蒙
自給言必準聖賢跬步有繩尺遊其塾者皆有規程卽販夫女
子皆知其爲靳先生居城外環堵蕭然姪仕清九歲喪父芳撫
育成立部使者皆表其門鄉飲三次年八十三卒

又明徐訥字敏行永昌府保山人年十三父邁疾幾殆訥每夕
稽顙籲天願以身代父疾果愈後父歿廬墓哀慟有青蛇遶墓
之異詔旌其門

又明胡亢字希賢保山人父歿時亢年甫十二不食三日旣葬
結廬墓側每哭泣輒有鳥雀集樹悲鳴哭止乃散

又明林興祖字宗嗣騰衝人少孤母性嚴事之得其歡心或微
愠必曲求慰解母疾檢方書云須虎睛調藥乃愈興祖竭誠籲
天適城北得一虎往購其睛合藥母病果瘳

又明鍾應奇永平人生員天順間姚營叛兵入其家值母病在
牀欲兵其母應奇號泣求以身代兵感悟遂獲全

又明傭作人永平人姓名失傳萬曆庚寅爲人傭作以逾期不
至見逐於主人哀求不納哭而去曰母老無食奈何行未幾倦
臥道旁夢一人撫其背曰無傷也某山有竹搯之可得米覺而
憶其山舊遊也如言以往果得米似稻而粒長煮粥不稠味甚

香美

又明曹汝珍保山人生員性純孝家貧貿易夜則讀書事雙親備極艱苦父患疽親爲吮血卽愈當道旌之曰篤孝格天

又明徐一中保山人生員事親至孝母死停柩遇火災一中抱柩哭禱火頓息

又明陳世培騰越人世襲指揮明末孫可望據滇其黨楊武至騰迫脅紳士培父夢^熊不屈武怒將杖之世培懇以身代竟斃杖下繼而父亦死於賊時人哀之

又明楊敘年鶴慶府人正德壬午隨父斌之京行至天津爲賊所獲欲殺之敘年號哭哀求願以身代賊感其孝並釋之又恐爲衆所害仍以號箭護之出

又明高科鶴慶府人生員事親以孝聞又殮葬喪之無依者與弟同居始終無間知府周贊以孝友表其門

又明段忠劍川人性篤孝家貧父宣久病忠備身以養遇食忍飢奉父至老不變

又明楊全劍川人父繼宗爲土官海真所殺全方在襁褓及長知父冤死多方圖報不果乃潛入麗江爲土官奏事於京因藉以發事^其後海真死於獄全曰吾父~~得~~得報死無恨矣

又蔣懋官鶴慶府人生員父以旅亡扶櫬歸屍血流出號泣而舐之旣葬廬墓盡哀詔立坊旌之

又明周演鶴慶府人父於仁以貢入京演步從道遇賊抱~~號~~號泣賊刃其臂不去賊感而釋之及父以景東訓導歸年八十餘

演承歡備至及歿哀毀逾禮部使監司各旌表優

又明趙恩鶴慶府人廩生父德宏以孝行祀鄉賢恩克繼父孝喪葬如禮家貧事繼母竭力致養婉容愉色巡按吳翰表其宅里曰世敦孝行

本朝梁健植鶴慶府人生員己亥潰兵入境健植侍其父避兵山中父被執健植向賊叩頭出血願代父死賊遂健植而釋其父

又唐士弘鶴慶府人早孤事^母至孝母病士弘^天願以身代及母歿哀慕動人有姪三月而孤士弘撫之成立分產與之郡守旌其

門

又孫如龍鶴慶府^人性孝友業儒家貧竭力事親父士基有疾如龍每夜告天乞以身代父疾尋愈人謂誠孝所感

又段尚龍劍川人傭工養親親歿賣身以葬遇兵投河救嫂撫養孤^姪本州旌之

又明周重謨順寧府雲州人性至孝童年割股以療母疾有司旌之

又明薛志廣蒙化衛人有孝行居喪盡禮廬墓芝草生於墓側

又明范運吉字用修蒙化府人嘉靖己酉舉人父好爲方外遊吉病且少不克從及長好學力行補弟子員以詠白菊詩受知

於巡撫應大猷許妻以兄女及登賢書應促其完娶吉誓不見父不肯娶遂書尋父狀負背^於遍歷天下跋涉五載辛苦萬狀至

楚襄陽行哭於市有知其父者云在武當榔梅園至則已歿吉刺血認屍扶櫬歸廬墓三年方赴京完娶事聞詔旌其門吉慟

父歿於外遂終身不仕

又明彭萬昌蒙化府人生員事母孝沙賊之叛奉母避於南山賊追及欲射其母昌以身翼之賊感釋遂負而逃得免於難

本朝范悅蒙化府人事親純孝歷艱苦親歿廬墓白烏羣集隱居教授吳三桂反脅以官不就鄉人祀之

又楊浩潞江府河陽人幼失父母事伯父母如所生伯父早世無子迎伯母張氏於其家養之張得疾卧牀六載浩奉養不怠張卒哀毀備至閭里上其事於官旌之

明馮天祥妻毛氏廣通人孝事翁姑翁失明氏朝夕顛天誠動鬼神雙眸復明後夫染疫痛割股療之而愈

明朱正學妻張氏永昌府人姑病篤醫藥無效自分必死氏拭

穢而嘗之以慰姑曰醫言無害也姑聞之喜遂愈

山東諸城縣志明宋士份諸城人庠生母胡氏年八十三不能動移兄弟五人倫壬午兵變謂其弟曰兵且至矣盍去諸吾爲長子不可以遠母無何兵入宅索驕馬曰無有索金銀曰無有遂鞭其母份以身護兵怒拖之出回顧曰母勿恐兒卽返遂遇害

國朝王斗維諸城賈悅鎮人性純孝父邦寧歿旣葬廬墓悲號值

甲申土寇至或勸之避泣曰舍吾父焉往遂遇害

又范允燦字章之諸城明教隅人增生天性孝友慷慨有風節崇禎庚辰歲大禋出粟舖饑活者甚衆及甲申大亂負老母宋氏避合河村寇狃至母驚佈而死燦號泣以頭觸兵遂遇害

又姜豹諸城人父名正守有子五人豹行三年二十三歲父於

康熙十一年冬偶染奇病藥醫不效豹日憂思聞有子肉可醫
父病之說因於割草時卽以鎌割股肉歸以醫父父服之病痊
怪問何藥其母應云何曾有藥豹兒腿上肉耳父心痛疾復作
豹於是稽顙號泣曰藥不效子肉又不效吾父無望矣死而復
甦夜夢一老人曰欲醫父病非虎肉不可豹以虎肉難得因念
本身生平屬虎再割吾肉父命或可活也遂於十二月初一日
赴城三官廟中焚香祈禱以所佩小刀割左右股肉二塊切
碎向道士丐麩爲丸恐父知子肉不忍食又喚道人代爲封記
云薑三片葱三枝酒煮熟用其父服之是夜汗出而病愈豹亦
無恙

雲南流寓志明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戍雲南兄又以督運死
京師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在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
向西南遙拜年十四瞿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
哉治裝尋父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
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上嫡長男
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兄子亦尚孱不得代又復
歸悉鬻家資以往蓋三往返雲南始得歸其父焉

明王紳字仲縉義烏人贈學士禮之子也宋濂一見奇之曰華
川有子矣蜀王聘之教授蜀郡紳痛父奉使難遺骸未返邱隴
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奠酒於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
稱王孝子建文卽位召爲國子博士修太祖實錄因上言父死
節狀贈禮官賜諡文節後改諡文明文臣有諡自禱始

明唐循仲浙江淳安人長於詩洪武中父宗魯戍滇未行卒兄
凱仲例當代成循仲憫兄無倚願與偕行居數載兄以疾終循
仲竟哀痛而致人皆悲之



靜
聞
雜
錄



靜閒忠義錄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辭聞忠義錄

忠義

魏以鍾會鄧艾統兵趨漢中衛將軍諸葛瞻與戰於綿竹敗績
及其子尚皆死之師至成都太史譙周勸帝出降北地王譙怒
曰若果勢窮力盡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奈何降乎帝不
聽出降譙乃哭於昭烈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唐定州總管李通玄爲劉黑闥所執有故吏餽以酒謂曰吾能
舞劍願假我刀乃太息曰大丈夫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處
世間乎竟自刎死

唐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合兵攻朱滔武俊從之軍於南

淡食老人手錄

宮抱真自臨沼引兵會之兩軍尚疑抱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叙國家禍難朝廷播遷持武俊痛哭涕泗縱橫武俊不禁悲亦不勝左右莫敢仰視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因連營而進大破滔於貝州

晉王濬克江陵吳丞相張悌逆戰大敗諸葛靚迎與遁去悌曰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敢遁耶靚流涕去悌死之

晉東海王越奉帝征顓微嵇紹詣行在秦準問有佳馬乎紹曰臣子扈從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及顓拒戰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皆散獨紹朝服登車以身衛帝石超軍至殺紹血濺帝衣還宮左右請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溫嶠起兵討蘇峻邀陶侃同赴國難陶以不與顧命爲恨嶠激厲之始戎服登舟却鑿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同趨建康嶠與峻軍持久不決食盡貸於侃侃怒欲歸嶠曰今日事勢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今若獨返沮衆喪事義旗將西指於公矣侃乃分米餉嶠與庾亮攻峻殺之司徒王導等同入石頭城

宣城內史桓彝赴難或阻之彝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迫義無晏安乃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縱曰吾受桓侯厚恩誓以死報桓侯不負國吾安肯負桓侯哉遂力戰而死

李若水從帝如青城其僕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莫得一歸

覲若水叱曰吾不顧家矣遂死之金人曰遼亡死義者甚衆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而已

金陷京師欲以學士劉韜爲相韜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遂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遍題窟壁以識其處

洪皓充金通問使金執之逼使事劉豫皓不屈將殺之旁一吏校曰此忠臣也爲之跪請乃得流涕嶺南

金兵入建康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遂大罵而死

元圍襄陽統制張順張貴救之不克順貴俱死猶植立不仆怒氣勃勃如生乃立雙義廟以祀之

元人狗池州通趙昂發知事不濟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與妻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

汪立信在高郵聞似道師潰嘆息曰吾今日猶得死於漢土乃揮拳撫膺者三遂仰天扼吭而卒後伯顏入建康聞立信二策曰宋果用之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文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跡不履地王積翁薦之對曰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未幾入對願乞死乃詔有司斬於燕之柴市臨刑語吏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引頸就刑時有張毅甫者負其骸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舁天祥母柩同至人咸以爲忠孝所感

安祿山宴羣臣於凝池碧盛奏衆樂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於地西向痛哭祿山怒支解之至死罵不絕口

唐李懷光與朱泚謀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洩懷光責之荅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大怒使左右鬻食之皆曰義士也

元張弘範龍襄執文天祥於五坡嶺命爲書招張世傑不肯再三強之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憐其忠義笑而置之

王敦反帝使敦弟彬勞敦會敦殺周顛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爲氣阻

王敦親任溫嶠嶠謬爲恭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僞辭敦不許嶠恐旣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攀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嶠臨別顧爲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三敦愈信之後鳳果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昨太真小醉少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業盡以逆謀告帝與亮畫計以討之

晉王將佐咸勸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又得魏州僧獻傳國璽寶王從衆議張承業苦諫王曰此非余願奈羣下意何承業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悞老奴矣遂悒悒成疾而卒

元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時進士尹穀寓城中乃爲二子寇招鄉人行冠禮衆曰此何時乃行此迂腐事穀曰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卽與家人自焚死

文天祥如元議和被執元陵都說曰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拒之及見伯顏爭辨不屈顏怒遂強留焉後自鎮江亡入溫州與張世傑等奉益王昀卽位

南唐孫晟使於周周問唐虛實晟終不言曹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再拜曰晟謹以死報國

明左僉都御史景清僞儻有大節革命日方孝孺練子寧諸人皆死而清獨委蛇侍朝入咸怪之先是司天文曲星犯帝座一日蚤朝清緋衣而入上心疑命搜之得所帶劔詰之荅曰我恐不死者爲此今事不成天也毒罵不止抉其齒拔其舌血噴御衣上大怒命以鐵筭刷其肉肉盡罵已是後精英迭見時入殿廷爲厲

劉璟文成公子也襲封誠意伯太祖嘗召見喜曰是真伯溫兒及文皇革命稱疾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命親王繫逮之親戚饒別戒曰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我死生之分決矣至京入見猶稱殿下且云百世後却逃不得一箇字上怒下之獄尚冀其悟竟自經死上甚惜之

明丞相胡惟庸謀逆誑云所居井湧灑泉邀太祖往觀乘輿將出

內史雲竒知其謀走衝蹕道勒馬言狀氣方勃舌蹇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捶撻亂下竒垂斃右臂將折猶指賊第弗爲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見甲兵伏屏帷間數匝亟反遣兵圍其宅乃召竒已死矣上深悼賜葬焉

明建文遁去燕王卽帝位方孝孺衰絰號哭闕下聲徹殿陛上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之子固在上曰國賴長君方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乃語塞乃曰此吾家事與先生何與奚用自若乃爾復逼其草詔上降榻親授筆札且勞之曰欲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制不可草上大怒曰汝不怕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何妨哭罵益厲遂命磔於市宗黨坐死者凡八百七十三人朋友與孝孺一面者悉皆誅戮

黃陂張國勛字伯明崇禎丙子歲爲應城司訓本年十月流寇圍應城國勛率民兵死守三月城中食盡遂陷國勛城頭具衣冠北向拜還守類宮賊闖入將焚類宮國勛厲聲罵賊抱先師木主哭之慟忽反風滅火廟上設殷若雷聲賊執國勛斷其左臂罵益烈賊支解國勛舉合室投巨燄中

明靖難兵下山東叅政鐵鉉盡心防禦燕王命決水灌城鉉給以出降開門延入乃令武士設伏城壘候入用板闌下之幾中其策王大怒復以巨礮飛擊鉉書高皇帝神主牌懸城上師不敢攻燕王憤甚計無所出迨革命日命斬於市剝其皮懸之城外後上過之皮若犯駕者三上益怒命燬之灰

唐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戰死斬其首去德宗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爲身而葬之

明建文末靖難兵薄金川門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延入城門卒龔詡慟哭而去左都督徐增壽謀降御史魏冕率同僚卽殿前殿之幾死大理寺丞鄒瑾當陞大呼請速加誅上大恨手刃增壽於左順門

宋太祖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筠乃取周太祖畫像懸之於壁置酒延使涕泣不已遂與北漢王劉鈞起兵拒命太祖自將討之山路險峻不堪行走上先下馬負石將士爭趨項刻爲大道因與石守信等會於澤州筠敗赴火死

四川宣撫使吳曦反王翼諫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不聽遂稱蜀王召安丙爲相丙稱疾不出楊巨源謀討曦丙知之致書延之臥內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乃共草密詔率其徒入曦僞宮斬之晉靈公不君趙宣子看驟諫公惡之使鉏麇賊殺之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楚伍員與申包胥友善員父奢爲平王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語之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員旣至吳遂道吳伐楚自將入郢大破楚師起平王尸鞭之三百包胥如秦乞師秦館之

外舍因無意起兵依廷牆而哭七日夜不絕秦王憐之出師敗
吳昭王復國

興化軍陷知府陳文龍被執欲降之乃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
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食死

李師道使養客於蚤朝暗中賊殺武元衡又擊傷裴度首度怒
甚因淮西反言於上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賊輩俱生將行
復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時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流涕送之
司馬昭廢曹芳范粲素服拜哀動左右遂疾佯狂不仕寢所乘
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卒於車上

明姑蘇徐九一諱沂號勿齋家貧幼孤少負氣節年未二十聞
同郡周忠介公順昌以忤姦魏忠賢被逮贊蒼蕭然因懇於內

家得二十金密詣舟泣贈嗣是名譽日隆崇禎戊辰成進士官

翰林仕至宮詹崇禎殉國時適封王歸甫抵家聞變卽欲死因
念諸王尚在江左須爲稍留以作後圖及弘光立馬士英當國

知時不可爲遂不赴京預令家人避跡遠鄉迨乙酉六月十三
日大兵破蘇卽出城登舟泊虎邱後河止一老僕徐慶相從是

夜月明如晝令慶具酒歡飲時漏二鼓四野人靜乃整冠帶謂
慶曰吾將見先帝於地下汝勿撓我遂作札付二子并別宗族

北向載拜赴水而死慶知死志已決亦不復救及明始撈置岸
側時下江南主帥李公延齡都院王公國寶聞之駭疑偕往驗

視嗟嘆起敬命具棺成服至康熙乙丑夏五月巡撫湯公潛菴
斌深嘉其從容就義與他人靖難不同勅建廟於虎邱竹亭之

旁尊祠致祭

李賊陷京師簡討汪偉大書古語云國不可背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夫人耿氏置酒飲畢向北再拜又交拜話別設兩繯於中堂偉以便就右耿就左既繫耿復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妻位序不可紊亂因復下互相換正怡然共縊

弘光遁出百官星散百川橋下一乞兒題詩於橋柱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遂擲筆躍入秦淮河死 又一鄉民賣柴入城知安撫使至將柴悉投諸水棄船跳入文城壩南龍游河死

天啟中張振德蘇州人由貢選縣尹遠任巴蜀一家相隨啖蔬茹菜安貧守義三署邑篆歷有尸祝當藍寇之變甫出棘闈急趨還邑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痛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池及女淑安淑慶北面羅拜盡投烈焰童僕嚴英顧美等長幼男女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節止長子張純以應秋試歸鄉僅存一息撫按以闔家死難上聞有旨贈光祿正卿蔭其子爲錦衣衛千戶

甲申之變戶部尚書倪元璐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爲別遂縊死越三日賊入見顏色如生驚避去一門殉節者共十有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縊

副都施邦曜聞變題詩於几曰愧無牛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

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叱曰若知大義何久留我更飲藥死
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生平所著述冠
帶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父曰盡忠正以全孝能死庶
不辱父乃奮身絕吭而卒

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子進士
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往從之
王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
盡遣其家人出視妻縊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
妻左囑婢曰我死亦置扉上遂整緋袍自經

左諭德馬世奇字君常是日方早膳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
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不死以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
朱氏李氏盛服而前世奇曰若將辭我去耶二妾曰不然主人
盡節我兩人亦欲盡節敬來相別耳並入室自縊世奇撫而熟
視笑曰若少年女流竟能有志死耶遂亦引頸自死家人救之
復甦告曰聞駕已南幸可爲從亾計世奇不應復將冠帶焚於
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捧勅北面再拜又南向拜母卒自殺

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詩於壁酌酒自盡其妻萬氏與妾李氏
及子孝廉某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
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奉令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
皆下拜涕泣而去

左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赴哭幾絕歸寓遺書
訣父母曰男幸不辱此身以貽兩大人羞復作詩一首有碧血

九重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再拜自縊二妾從死

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爲縗於梁欲自繫妾時氏方娠語妾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血食勉之妾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遇賊受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投入縗良謨大服其言卽別作一縗與之同縊

兵部郎中成德聞賊急致書同年馬世竒約同死難及上崩以鷄酒哭奠梓宮前賊露刃脇之了不爲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兒起我知之矣入室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金鉉因賊攻城急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與乎倘事急廡下井是吾葬所毋以我爲念鉉痛哭復辭母視事丁未歸於御河橋間城陷望寓再拜不復到家卽投河中從人極救挽之不放乃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水淺乃俛首泥潭死之報至章氏卽投井妾王氏亦隨之死其弟諸生鯨曰母死卽應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市棺殮其母旣葬三日復投井死

洪皓留金十五年以和議成而還入對卽求歸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及見秦檜語曰張相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宮室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人以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成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後以

論事相忤出知饒州

贛州知州文天祥欲以身殉國使忠臣義士聞風而起乃舉兵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

蘇武使胡為單于所留官之不屈乃使牧羊於野外每至絕食噉雪吞糞如是者十九年出入必持漢節旌旄盡落匈奴詭言武死妻子俱他適後寄書於雁足武帝射獵上林獲雁得書使人索之遂得歸漢

金園太原帝欲遣將救耿南仲曰非李綱不可及以爲宣撫使拜辭不許或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假此以

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白起自創處二字以遺綱綱不

得已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及入對上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忠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甚感動

宋馬廷鸞乞罷陞辭度宗曰丞相何不勉爲留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闈不知陛下與大臣惟懷永圖則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聞者憐之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元張弘範以舟師南北並進宋兵大潰陸秀夫負帝昺同溺太
后亦赴海死張世傑走至平章山下遇大風作仰天嘆曰我爲
趙氏亦已至矣若天欲絕宋則風覆我舟頃之果覆世傑溺死
元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字羅謂之曰德祐幼君非爾主耶棄
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對曰德祐失國是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
王之立所以爲宗廟計也字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答曰國家
不幸喪亡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母有疾雖至不可爲安有不下藥之理哉今天
祥至此有死而已字羅怒囚之獄

謝枋得信州戰敗棄家變姓名而逃宋亡乃寓茶版賣卜元魏
天祐執之北去枋得將行士友餞詩盈几乃云此去好憑三寸
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及至燕天祐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
安仁之敗云何不死對曰程嬰公孫杵臼存孤盡節一死於前
一死於後皆不失爲忠臣韓退之云蓋棺論始定天祐曰強詞
枋得曰昔張儀與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
政之時枋得復何言遂不食死

天啟中蘇人吏部周順昌以忤魏忠賢被逮官旂甫至長洲知
縣陳文瑞係公門下士夜半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知詔使必
至此特意中事毋效楚囚泣妻子繞哭公神色自若怡然不顧
曰無事亂人懷也意出就執及民變或勸之曰公不幸遭禍忠
良無得全矧今亂因公起此行恐徒自苦何不蚤爲計公嘆曰
以我一人遺禍於桑梓死且不瞑目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

臣也豈敢效高公不辱之義今赴都必死死則訢高皇帝連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君他日爲我作忠臣傳可耳聞者扼腕公乃間道赴都下鎮撫司獄卒致之死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姦貪違法十大罪繫獄拷訊編管爲民兵部員外楊繼盛復疏嵩父子顯權悞國十大罪命廷杖一百血肉岔起復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坐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未幾會讞京獄大辟囚詔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嵩因以繼盛名竄入遂同處斬繼盛詣朝審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炤

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繼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爲嵩沮抑不得上達憤恨自刎死

西卷子龍呵旣歸朝至關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丞相拯朝廷忠臣某旣歸漢乞賜姓包神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齊河趙胤振號綿曇字聖苞性倜儻尚氣節九歲能文人咸以神童稱之及長博極羣書順治乙酉薦於鄉登丙戌進士授阜城令邑頗衝瘠號稱難治公勸墾以復農業課藝以作士風大有惠政未期年調繁衡山時湖南兵燹未定邑城廢頽公抵任卽招集流亡脩城堞謀戰守屢破土寇大有奇功俄而逆闖餘黨陷湘潭隣境望風瓦解或有勸公棄城走者公不許乃灑泣

誓守城陷遂以身殉焉雖卹典尚缺而大節凜然真可謂與日月爭光者矣

孫爾振字瑞麟號宜之齊河人生而穎異七歲識句解對時有奇語十七補郡庠食餼隆冬盛暑不釋卷父恐過瘁慰之答曰兒優爲不知勞也父母不憚振亦不食不敢安寢執親喪未禫不飲酒不聽歌咏以明經司教濮陽復轉萊陽訓課懇篤壬午榜萊登七人皆捷南宮悉振所育士也倡脩聖廟備極弘厥崇禎癸未萊遇兵變語所服役鄒松宋明高曰我爲臣子死分也所痛一城生靈耳披甲持刀者至罵不絕口遂遇害妻劉氏聞難披髮趨赴抱屍痛哭亦殞於賊當道採實具題准公祀萊名宦旌劉爲節婦馳驛歸葬一時官紳士民以及戰帥走卒慟哭

哀奠輓詠甚多

又云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志氣豪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莫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著而更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資賑護無吝秩滿還都是時楊國忠方專國權勢赫炎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爲國怪祥耳更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虐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守巡下車以法誅之餘黨悉赦莫不感激改行爲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張通晤陷曹宋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廟遂起兵討賊從者

千餘人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祇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卽令盧諶所殺賁引軍至進雍卽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卽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卽賁趨門爲衆躪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祇府祇乃舉兗以東委經略潮以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關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請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圖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衞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竿通衢爲百世笑柰何潮赧去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衞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

之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奔走十餘里賊漸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徹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千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柰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狗餘繫送祇所圍凡百日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因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踞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才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何吝賞與資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奇將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白秀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輒還曰吾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

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奇敗獲車馬牛羊悉分
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閭吏部郎中
巡即欲乘勝擊陳留子奇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
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聞者感
泣乃椎牛大嚮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
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
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奇
所斬將拔旗賊有大帥被甲引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縋勇士
數十人隍中持駒陌刀疆弩約曰聞鼓聲而奮賊恃衆不爲備
城上譟伏發擒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
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奇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
喜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
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餉濮陽濟陰遠固
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齧木皮鬻紙
而食纔千餘人皆癯劣不能設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
巡出鈎干才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鈎車木馬進巡輒破
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饑死者皆瘠
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不少衰吾恨不割肌
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
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弩以食賊將李懷忠
過城下巡問君事燕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巡曰
君世受官食天子粟柰何從賊關弓與我角懷忠曰不然我昔

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族滅一日事
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泣去俄率其黨數十人
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
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
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闞叔冀
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兵三十冒圍出城賊萬衆遮
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旣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
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
下也房瑄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
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兵意又愛霽雲壯
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壯士不粒食已彌
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
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我中丞也因拔佩刀
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執
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
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
多死所至纔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啟門
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
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
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
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國死爲厲鬼殺賊城遂陷與俱
執巡衆見之起且泣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

奇謂巡曰聞公督戰陣目眦裂血被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執不屈耳子奇怒以刀決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忠義死耳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奇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烏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藁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奇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燕入務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以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

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
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
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
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
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
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
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邱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
大將軍遠子致娶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
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
爲上又贈姚闈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他子去疾
遠子現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疋是迄僖宗求忠臣後無不
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於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雙
廟云

閻夔夔字儕益號雲章萬曆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授山西
孝義縣知縣清介自持入簾得胡遇春等五人公仁厚撫民考
治行第一授禮部精膳司主事再歷部郎遷大名僉憲旋調陝
西肅州叅議又調洮岷副使撫綏遐荒方畧丕著崆峒嘉峪之
間至今謳思焉封朝儀大夫陞山西雁平道副使進叅政朔方
危地多爲巧宦者脫卸公慨然身膺盤錯脩備訓練力控神京
右臂者多年甲申正月李賊將抵關門勢如破竹有勸以避去
者夔不應繼有迫以降者夔亦不應嚙血矢志惟曰城亡與亡
耳力屈被執賊欲留大用夔曰聖朝臣子豈肯從賊以苟活性

命耶賊苦以桁楊加以挺刃窘逼數罵至百毒俱嘗猶罵不輟口而死閣臣王鐸等奏請贈太僕寺卿賜祭墓順治四年山西代州士民追思殉難祀名宦七年秋本邑祀鄉賢所著有中陽事紀春曹題稿中隱園草天雄政畧酒泉初政岷山政畧雁門政畧藏於家

陳志金玉浩剛介有執持政尚宜民嘗自誦曰爲臣以忠君爲本爲政以愛民爲先時元兵攻縣奸民錢大亨納款於元遣所知勸浩降浩罵曰豈有忠臣肯降賊乎同主劉坦典史宋乙死之暴屍於道歷春夏面色如生百姓追思之立祠

陳志王廷華以輝邑學博擢知扶溝時流寇起河北廷華增築城垣浚隍爲備正德七年春寇且至當道有睚之者懼彈丸不可守檄入行省治兵以他佐攝縣事廷華曰吾受命是邑職當死事却懾者勿來一意爲城守計甫三堞未完賊薄城下攻圍三日夜百方捍禦曲盡方畧用孤城抗數萬衆卒得保全以勞勩卒百姓如喪考妣

池北偶談云段公復興克州陽穀人明末爲秦中監司有威惠崇禎癸未冬季自成入關西安陷諸郡瓦解賊檄至慶陽公怒裂之斬其使誓以死守十一月十六日賊陷慶陽公巷戰力竭死之母夫人妻楊氏妾劉氏宗氏張氏子瑞女成暨婢僕七人皆自焚死秦人立祠春秋饗祀有禱輒應以比唐段太尉關中人稱二段云

又云黃先生端伯江西人精禪理少時見其瑤光閣集一卷皆

宗門語乙酉以給事^中殉節金陵將授命有報恩寺僧一輪趨過黃呼令代書一絕云對面絕思量獨露金剛王若問安身處刀

兵是道場書畢從容就義死此詩載甲乙事案^{王阮亭}

明中丞朱忠莊公諱之馮本名之裔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金

忠潔公鉉其妹之夫也二公平日以理學相砥礪後皆死甲申

之變公子丁未進士敦厚示公殉節時遺疏及家書各一通敬

錄之疏云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困窮一至於

此此臣之所為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南望九叩一

死以報我皇上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

曆數無疆中興可待唯以收人培節義二者為先務而已收人

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此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

也我朝士氣原振自逆璫摧折遂致廉耻風微從來仗節死義

之士多在敢言極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云遺書

云吾弟吾兒讀書須讀經世書佔俾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

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慊然朝聞夕死原無二也

勿以為念公死時有宣府諸生姚時中同日自經於學宮

現果隨錄云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毘陵人素為名宿六十餘

成進士初任長興令累遷至粵西司臬申酉間因經國變遁至

周山輒自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窓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

十倘一旦病歿不幾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

知己時公在周山城^內寓文廟中先聚薪為龕中設高座聞城陷

即抱聖牌登龕座命僕縱火頃刻而盡未幾降虜於毘陵張澹

如家言焚身後神明上升為玉霄宮青衣使者作詩數首存世
有八十焚軀總為君念及至今猶涕淚之句余丙午八月與公
季子及同寓虔州東溪寺見紀實刻本

諸城志時茂先金人日照縣沙溝酒監徙居諸城

賊方郭

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
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
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剄之至死罵不絕口詔贈武將軍同
知沂州防禦使

諸城志丁義諸城張村社人筋力絕人勇敢素著正德六年流
賊剽掠東土悉為動搖義率兄弟族姪追至利津縣薛家崖為賊
所襲而死巡按御史王青州兵備牛皆遣官祭之

忠義錄

淡食老人集

劉沉晉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世為北州名族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
為掾領本邑大中正後以待中假節討李流河間王顥請留為
軍司領雍州刺史及顥遣張方逼京師沉奉詔馳檄四境合衆
萬餘與顥督護虞夔戰敗之顥大懼急呼張方方後至襲沉軍
大潰沉為陳倉令所執謂顥曰知己之願輕在三之節重投袂
之日期之必死姐醢之戮甘之如齋辭義慷慨遂遇害

盧楚隋

盧楚范陽人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為公卿所憚及

帝幸江都官寮多不奉法楚糾舉無所避越王侗稱尊號封涿郡公與元文都同心夾輔及王世充作亂皇甫無逸呼楚同去楚曰吾與元公約社稷有難誓與俱死今捨去不義遂爲所害

蔡廷玉唐

蔡廷玉昌平人與朱泚同里少相狎泚爲幽州節度奏署幕府時幽州兵強不知上下禮法廷玉諷泚出金幣禮士歸賦天子且勸泚入朝諸校縛廷玉辱之無撓詞泚不忍殺囚歲餘曰省過否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待如初德宗以泚爲涇陽節度詔廷玉爲司馬泚弟滔傲肆廷玉屢挫之滔表請殺廷玉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貶廷玉柳州司戶以慰滔滔曰廷玉得東出洛我自縛致支解之至藍田驛左巡使鄭詹迫使趨潼關廷玉告其子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州十一城欲裂其壤而敗於將成今更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至靈寶自投於河帝憫其忠厚賻之

王思同 五代後唐

王思同幽州人明宗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二年潞王從珂反馳檄諸鎮思同執其使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討從珂軍潰爲從珂所執從珂曰罪可逃乎思同對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愧其言竟殺之

劉德基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初特賜進士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
事積薪其旁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陷家人不忍縱火遂
被執脅之降德基不屈或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
基曰為人當如此耳吾豈狂耶夏人囚之已而召問德基曰吾
豈苟生者耶遂遇害贈朝列大夫

王毅金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領民
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同執者前跪將降
毅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遂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儲福明

儲福燕山衛軍年二十頗好義靖難兵入挈母妻逃去成祖卽
位詔購戍卒入伍福在錄中調曲靖衛仰天哭曰我雖一介賤
卒義不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死

吳瑾明

吳瑾嗣父爵烏恭順侯天順初石亨恃功驕橫上頗疑之一日
登翔鳳樓望見亨宅第壯麗以問諸臣衆不敢語瑾獨對曰此
必王府也他豈僭擬若此英宗愈疑瑾知曹欽謀不軌詣長安
門告變內廷縛吉祥且爲備瑾同諸將分道擊賊戰於東華門
爲欽所害贈梁國公謚忠壯

孫祖壽明

孫祖壽字必之昌平人舉萬曆武會試歷官署都督僉事薊鎮
總兵崇禎時都城被兵祖壽已罷官家居乃散家財招舊部曲

數百人赴援歿於陣帝親爲文祭之祖壽初爲把總時遭危疾妻張氏割臂以療絕飲食者七日祖壽生而妻旋~~死~~遂終身不近婦人及爲大帥部將有以金遺其子者却弗受也他日來省祖壽賜之酒曰却金一事善體吾心否則將盡法於汝其節槩如此

劉廷訓明

劉廷訓字式伯通州人性謹厚好學爲諸生以久次貢除吳橋縣訓導崇禎十一年我

本朝大兵南下吳橋令約廷訓出走廷訓不可率衆守城攻益急令卒亡去廷訓以幼孫囑浮屠陸貴已介而趨南門謂守者曰廷訓腐儒惟舍身報國二三子盍自便焉廷訓哭守者~~皆~~哭曰公死我等敢求活守三日夜砲盡城陷廷訓矢貫髑髏猶疾呼力鬪連被六矢乃死

周騰蛟明

周騰蛟香河人崇禎十三年以舉人除汜水知縣時河南流寇方熾歲數饑人相食或勸騰蛟稱疾毋往騰蛟曰君命也可避乎之任未幾賊至騰蛟竭力拒守頗有殺傷力竭城陷繫印於臂投黃河死賊去百姓求得其屍葬之

張人龍明

張人龍遵化人爲寶豐知縣崇禎十~~四~~年流賊攻汝州連陷寶豐人龍抗節死妻年少匿空~~室~~得免家奴四人欲亂之妻曰主亡我所恃惟若等耳飲以醇酒四人喜皆醉妻密遣婢告丞尉

勅兵捕殺之而扶櫬歸里

吳從義明

吳從義本山陰人占籍大興初字裕強夢老人撫其背曰歲寒松柏其在斯乎余字爾歲香因更焉崇禎庚辰進士授長安知縣任二年舉卓異未行而督師孫傳庭陣沒從義請巡撫策戰守以死誓衆分汛南門賊攻城西門先陷衆扶之下神色不變或勸出走從義曰城亡與亡吾將焉往乃入關壯繆廟脫甲易冠服望闕叩頭赴井死後贈按察司僉事

阮漢聞明

阮漢聞字太冲順天人讀書喜大節尤習兵家言著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篇萬曆朝出師援朝鮮敗於碧蹄館漢聞方弱冠

徒步走遼東望黃龍鴨綠訪問形勢慨然有澄清事避

汴梁王孫西亭一見卽延致卽中日飲以醇酒而出所藏秘書

俾盡讀之以此漢聞學益進西亭故好客四方知名士畢集門

下西亭等視之獨於漢聞有加禮呼爲先生而諸名士亦俱心

折漢聞羣以阮先生稱之於是阮先生之名重河南北西亭死

漢聞鬱鬱不自得乃徙居尉氏聚徒教授崇禎初詔舉隱逸巡

按御史李日宣上其名不報流寇大起援勦諸將皆驕蹇不肯

辦賊漢聞憤恨曰諸君皆婦人也婦人猶有自奮殺敵者乃取

古來婦女以武勇見者集爲女雲臺書及賊攻尉氏漢聞已臥

病猶據床畫地爲守禦方畧賊聞其名下令必生致之城陷被

擒大罵不屈而死時年七十

朱之馮明

朱之馮字樂三宛平人天啟進士授戶主事推稅河西務有羨金之馮留公帑無所私歷青州叅議禽治土豪權貴爲請不聽遷河東副使大猾朱全宇潛通流寇之馮禽殺之尋擢僉都御史撫宣鎮李自成破大同宣人洶洶之馮集文武紳士於城樓設高皇帝位誓衆死守檢臥內衣被盡以犒兵惟留朱衣一襲授中軍官曰有不幸卽以~~衣~~裹我中官杜勳歎語諷之馮同降之馮厲聲叱之俄而賊大至勳竟開門納賊入之馮命轉砲內擊砲孔皆牢下鐵釘不可拔左右環泣擁之馮行之馮曰離此一步無死所矣易朝服南向北叩懷中出遺奏授提塘范繼稷縋堞下卽解帶自縊死福王時贈兵部尚書謚忠毅方之馮官山東以進表入都家屬留濟南已而濟南破妻馮匿姑及子於他所而已從容投井死姑李聞之亦絕粒死之馮扶柩還廬墓側晨昏伏泣者三年或勸更娶之馮曰宗祔之祀有人矣且吾妻之死如何者而負之懼無以見吾母也遂終其身不復近人

張國光明

張國光大興人中崇禎癸酉鄉試除知商邱縣闖賊犯境遣僞官至縣光斬以狗後聞京師陷嘆曰今日之難受君祿者猶活身食肉與犬豕何別國光雖小臣請從先帝於地下遂自經死

成德明

成德字元升懷柔人舉崇禎四年進士知滋陽縣清操絕俗疾惡若仇以抗直忤知府知府溫體仁客也遂誣德貪虐得旨逮

問德於道中具疏極論溫體仁罪不報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司掠治杖午門下戍邊坐贓六千有奇德居戍所七年用御史詹兆恒薦起知如臯尋擢兵部主事德以母老三疏力辭不允抵都甫三月城陷聞帝崩慟哭持鷄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未嫁德謂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縊繼室霍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環縊死先是懷柔城破德父文桂遇害家屬盡沒妻劉在京以徵德賊急憂悸死至是又闔門死難唯幼子寄友人家獲存福王時贈光祿卿謚忠毅

金鉉明

金鉉字伯玉本武進人占籍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除揚州教授日進諸生聞濂洛正學雖燕居言動不苟諸生嚴憚之再遷工部主事中官張夔憲綜戶工二部檄諸曹以屬員禮見鉉疏爭之夔憲乃撤火器不中程落鉉職鉉杜門謝客環堵蕭然學日益邃或詢以宗旨正色曰日用躬行未之有得何宗旨爲甲申二月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流寇之變鉉慟哭趨入朝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死母章妾王弟並同日死福王時贈太僕卿謚忠

于騰雲明

于騰雲順天人爲光祿寺署丞賊至語其妻曰我朝臣汝亦命婦可污賊耶夫婦並服命服從容投環死

任之華明

任禕華字仲華大興人御史心源子登武科除昌平守禦歸未幾都城陷謂家人曰予世受國恩義在當死遂自縊弟之葑解之涕泣不語以間踰墻縊於鄰之空舍

張應遜明

張應遜字賓虞順天人從事內閣給衛經歷俸李自成連陷宣大知勢已去指屋梁謂友人曰國恩難忘此吾死所也京師破同妻妾子女俱縊死

劉文炳明

劉文炳字淇筠孝純皇太后姪也世家京師祖應元贈瀛國公祖母徐氏生太后崇禎初年已六十餘封瀛國太夫人父效祖封新樂伯卒文炳嗣爵尋晉爲侯弟文燿文炤皆官都督初太后生莊烈帝甫四齡以先光廟意遽薨逝及帝卽位悲哀甚以遺像未肖命畫工就太夫人第口授摹之旣成具法駕迎像奉先殿然終以不得親養太后爲恨故待劉氏始終有加禮文炳母杜氏賢識事理每戒文炳等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恩至重而等被輕暖臍肥甘不圖報効毫末非人也文炳等叩頭曰謹受訓上嘗使文炳視陵鳳陽密諭路有所聞輒報奏文炳歸奏外臣唯史可法張國維二人忠正可任以辦賊文炳性謹厚不妄交惟與太學申湛然布衣黃尼巖駙馬鞏永固相友

善甲申三月瀛國壽八十時李白成已陷宣大上雖處倥傯猶命司禮監賜金幣進文炳兄弟官階俄而賊圍京師甚急帝手詔召文炳文炳入告母曰上召兒兒不得侍母矣砲若止城必不守母之生死兒不敢言哭拜不能起母拊文炳背曰兒以死報國我與而妻而妹死且得瞑目指文炳曰汝年幼可無死奉太夫人延劉氏後兄弟相泣拜而去十九日砲聲忽止杜氏急登樓女及子婦隨之先後皆縊死家人鄭平乃縱火焚樓文炳別母後卽入見帝曰事急矣苟有不諱陛下當盡焚三宮文炳亦焚第一家爲忠鬼從陛下領之

朱長生 南北朝魏

朱長生廣昌人孝文時爲散騎常侍與副使于提同使高車高車王欲降之脇之以兵長生與提厲聲曰我生爲魏臣死爲魏鬼烈士寧畏死耶舍之拘三年乃放還孝文嘉其節拜河內太守與提並賜男爵

邵續

畿輔志晉邵續字嗣祖安陽人元帝中興棄石勒歸晉拜左將軍冀州刺史後爲石虎所執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勿以二心其部曲推其子緝爲王

段匹磾

畿輔志晉段匹磾鮮卑人永嘉中領幽州刺史爲石勒所敗朝服持節見石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及

見勒亦不爲禮卒遇害

元孚 南北朝

畿輔志元孚魏臨淮王譚曾孫孝昌中拜冀州刺史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後爲葛榮所執與兄祐爭死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皆免之榮平還除冀州刺史

李元通

畿輔志唐李元通藍田人高祖時拜定州總管烏劉黑闥所破愛其材欲以爲將元通曰吾當守節報主烏能降志從賊耶賊囚之元通給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者與之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耶乃潰腹死

康保裔

畿輔志宋康保裔真宗時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保裔率精銳赴之爲契丹所圍或勸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此吾効死日也大呼決戰而死保裔洛陽人

陳遘

畿輔志宋陳遘字亨伯江寧人登進士第欽宗立拜河北都轉運使歷知中山河間府金人再至詔康王領大元帥遘弟光祿卿適臨城諭旨遘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遘將括兵出戰步將沙振衷刃入府害遘於堂并及其子錫妾定奴僕婢十七人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粹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遘屍

曰南朝忠臣也歛而葬諸鐵柱寺

劉塢

畿輔志宋劉塢靖康初爲正定府路都鈐轄金人來攻塢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人初攻北壁徙攻東城宣撫使李遼趣塢東應金兵還薄北城城遂陷遼就執塢巷戰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敵戮乎潰圍欲出諸門已爲敵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自縊

李遼

畿輔志宋李遼字彥思臨江人拜河北制置使守正定遼至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度無以禦敵乃諭民出財死守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新集之兵無鬪志被圍四十日城破遼見執拘於燕山府遼乃削髮爲僧金人怒遂遇害臨死顏色不變事聞高宗諡曰忠壯

李政

畿輔志李政建炎初授河北將官駐冀州金兵來攻守禦有法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重賞忽死士十數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過大呼力戰金人敗走未幾政死城陷權知單某者不屈亦死之

耶律忒末

畿輔志元耶律忒末契丹人正定路安撫使武仙犯正定忒末與其家孥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其子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當活汝父母不爾烹之忒末密令攬兒語天祐曰忠孝

難兩全汝能固守我視刀鋸甘如蜜矣天祐慟哭受命以賊書示史天澤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輝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

丁好禮

畿輔志丁好禮正定人元末命好禮與郭庸留守京師明兵入城或勉其謁大將好禮叱曰我以小吏致位極品今老矣惟一死耳後數日明將召之昇至齊化門不屈而死

郭庸

畿輔志元郭庸中書省叅政與丁好禮同爲留守城破明將召至衆叱之拜庸曰各爲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遂遇害

鄭國昌

畿輔志明鄭國昌號天符邠州人進士崇禎元年任永平兵備道軍興旁午供應不缺明年城破有勸出亡者國昌厲叱之公服西向再拜曰臣力竭臣罪不可贖矣先令妻子繼死乃從容自盡事聞追贈太僕寺卿從祀表忠祠

畿輔志朱之馮字樂山宛平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末巡撫宣鎮流寇已破寧武之馮率衆登陴設太祖位誓衆死守檢朱衣一龍授從官曰有不幸以此裹我賊入城左右擁之行之馮曰離此一步無死所矣乃易朱服南向叩首自縊死

明

畿輔志明徐標號霍洲臨清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末巡撫保定建言修練儲備四事詔頒示所在舉行十七年闖賊逼郡遣人持僞牌至標大怒碎之斬其使部將謝福暗與賊通刻標

西迎標大罵不從至城西門交刃而死

金毓峒

畿輔志明金毓峒字寤冲完縣人崇禎甲戌進士以御史奉命監軍扼畿南要害乃馳至保定倡義誓衆爲固守計甲申三月城陷投古井死

朱廷煥

畿輔志明朱廷煥字中白山東單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大名兵備道有政蹟甲申三月寇急爲書報父誓必死僞將軍劉宗敏傳牌諭降廷煥碎牌斬使集紳民固守發大砲擊賊多死傷城破被執不屈死

何復

畿輔志何復字見元平度州人崇禎初進士官工部郎有直聲以忤內官出知保定甲申三月流寇北犯道路阻塞復單騎入境時郡丞邵宗元守城戒嚴聞新守至急以印授復念臨敵不更將之義不受願同死守集諸生於郡廟講見危授命章不三日城陷復奮起燃西洋炮擊賊不中死之

邵宗元字景康碭山貢生任保定同知甲申三月流賊破固關宗元方攝府篆集紳士嚴城守督師李津泰諷之降宗元慷慨責之與新守何復協心死守城陷罵賊遇害手猶持印不解賊斷其指抉之去何邵忠烈人比之張許云

李獻明

畿輔志李獻明保定推官以查閱兵餉抵遵化北兵猝至或以

遵化非治屬宜亟返獻明叱曰莫非王土安有舍此他適者城陷借餉司何天球知縣徐澤同死之

高守約

畿輔志金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時累官觀州刺史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獻已歸順從至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城破被執死之謚忠敬

顏廕紹

畿輔志顏廕紹曲阜人復聖裔明崇禎中進士知河間府時寇盜充斥流離載道紹悉心撫字勤恤瘡痍任甫一月敵至援絕度不能支乃預集老穉環聚室中積薪圍之身登陴策戰守無何城陷廕紹歸署舉火火發蕭衣冠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今以死報國遂入火死之

張必科

張必科益州貢生順治四年知慶雲縣受事兩月宿弊盡革時有寇警登陴射賊矢無虛發忽弦斷手傷擲其弓曰命矣當尋一死所也挺戈下城賊環圍之亦不敢逼舉火自焚死

風沙釐

畿輔志風沙釐鼓人仕於鼓子晉中行穆子既克鼓以鼓子戴鞮歸令鼓人各復所其非察勿從風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定爾爵祿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

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項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整相之

顏杲卿

畿輔志唐顏杲卿臨沂人天寶中守常山安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正定令賈深內邱令張通幽等定計討賊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鉅鹿廣平河間諸郡皆集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使史思明等攻常山杲卿糧竭矢盡而陷與履謙同被執賊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為太守何所負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唐臣恨不斬汝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憤節解之罵不絕口死

劉韜

畿輔志宋劉韜崇安人靖康初知正定府河北盜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歛聚眾剽掠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死韜單騎招之宏服罪韜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韜謀得實急以聞陰治城守以待之金兵抵城下知有備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攻擊韜發弩射之乃退後使金營不屈死謚曰忠

陳三捷

畿輔志明陳三捷任正定撫標火攻營遊擊崇禎甲申二月巡撫徐標為中軍遊擊賊黨謝嘉福所殺三捷歸署整冠裳望北

叩頭授筆書於堂曰平生志氣有天知豈料今朝事已非一死
酬君千古烈世人莫笑我為癡書畢投繯而死

黃友

畿輔志宋黃友字龍友温州人徽宗時判澶州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

勝軍叛燕士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之戰躬冒矢石士卒奔潰
敵執友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
傳家四字旌之

劉亢溼

畿輔志晉劉亢溼中山人仕慕容垂為廣寧太守魏主珪命王
建將兵攻燕上谷太守慕容驥棄城走亢溼曰不死封疆豈得
為人臣耶率兵禦之力戰死

谷春

畿輔志明谷春京兆人都知監與指揮使孫剛同守永寧正統
十四年敵陷獨石馬營剛力戰死春方率所部來援聞之奮曰
人孰無死死沙場乃為忠義鬼吾從剛地下矣遂自縊死事聞
贈祭如剛例剛宣府鎮前衛人

郭都

畿輔志明郭都遼陽人以都指揮克副總兵協守宣府嘉靖癸
丑蒙古由張家口入攻保安都率兵二千餘相值敵四面圍之
勢不支都厲聲曰第直前不死即回無生理也與千戶王國身
先士卒血戰士卒半以死傷都與國畧無憚色各中矢被刃死
事聞褒贈如例國宣府人

關山

畿輔志明關山大同人以都指揮克葛峪叅將嘉靖六年敵六萬騎入葛峪山所部不滿千人直前突戰敵合圍數十重矢發如雨會風霾大作天地冥晦兩軍混戰一晝夜援兵不至山身被數鎗而死然所殺傷敵亦過當事聞贈廕

李光啟

畿輔志明李光啟爲葛峪叅將值敵數十騎突入光啟率所部兵疾馳禦之未及爲陣敵大至部兵多戰歿力竭被執給敵曰我爲帥引我亭障下當有贖者敵信之遂執光啟至光啟大呼曰我非不能死恐國人疑我降負辱國罪爾等其目擊我死敵怒支解之事聞贈廕立祠光啟陝西人

段彖

畿輔志明段彖澤州人正德辛未由給事中出知棗強縣城脩池濬時畿內盜起城且圯無戍卒彖乃築葺樓櫓施措甫定賊涉河薄城下彖親執桴鼓賊兵三進三却殺三百餘人賊怒攻圍益急城陷彖身中箭鎗瞋目攘臂連呼殺賊赴水死三日典膳姚杞收其屍事聞贈太僕卿蔭子錦衣百戶

崔楷

畿輔志魏崔楷安平人孝昌初爲設州刺史性嚴峻不爲進退計時葛榮反逼城楷遣一幼子及一女夜出以避之旣而悔曰人必謂我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賊至將士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莫不悉力拒戰及城陷楷闔門死之

高叡

畿輔志唐高叡萬年人爲通義令歷趙州刺史嗣聖十五年敵入寇叡擣城拒守賊攻益急有爲叡計者曰敵騎鋒銳所向無完城不如且下之叡曰吾爲刺史不戰而降罪莫大焉旣而城陷叡自經不及死而被執脇使諭降諸縣不從遂遇害武后聞而嘉歎賜諡曰節

康日知唐

康日知靈州人少事李惟岳累擢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擗血共盟誓不從賊惟岳怒遣先鋒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屬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未可卒下又給爲使者齎詔諭武俊武俊悟斬惟岳以獻德

宗美其功

平安

畿輔志明平安洪武末帥守定州築城池脩器械練將士屹然稱雄鎮靖難兵起安督兵禦之白溝河大戰數十陣成祖親至安戰益力馬蹶被執欲用之安曰有死而已成祖曰我家養士止得三人若平安者其一也金陵破飲藥死

靜
間
雜
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靜聞忠義錄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靜闇忠義錄

淡食老人集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
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
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入或曰可以去
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
忍爲也乃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
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
過而臣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聖人之
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讎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若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王孫賈事齊湣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

宋史忠節傳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建炎二年丁父憂起知淮寧府金人犯界子韶率諸弟城守論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赴行在子

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環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朝請卽子弟等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諡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宋史本傳陳亨祖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爲武翼大夫知淮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立廟光州賜額忠憫

宋汪淵字澄甫祁門人少師鄱陽沈毅齋問學該洽姿英敏尚氣節登理宗端平甲午第一人歷任國子學正力詆和議執政卿之遂棄官歸隱梓溪號逸菴雖不欲出而忠愛徃徃發於詩歌其寄左史呂午句云懷都自是孤臣志多此類也元兵下臨安淵聞憤不食改號南隱示無北仕意元行臺訪求遺逸有淵名淵力稱疾不赴繡使盧疎齋屢造廬勸之終未能強每談勝國事輒悲鳴隕涕年踰百歲卒著有三樂堂南隱集二稿

明康正諫字泰木祁門人授和州學正乙亥流寇圍和州急或曰君散吏也可去拒弗聽分守東城力不支爲詩云我讀聖賢書世明春秋旨爲臣報君恩寧肯惜一歿與妻汪氏投頰官池水歿家媳張氏孀婦也亦赴井歿一家殉難鳳督朱大典以聞

贈國子監監丞廕子奉祀祀和州名宦邑祀鄉賢

明馬嘉字六禮祁門人讀書一目十行家貧不自給姑氏適樸
野士洪日竄竄奇其才館穀之嘉得息心向學不窺園者三年登
賢書名噪江南家貧猶故弗問也居常論當世得失及用兵勝
敗輒起舞悲歌泣數行下無何闖逆難作甲申破京城嘉謀起
兵窺圖恢復不果及大兵南下嘉遂不言天下事北面再拜爲
命詞曰來得明去得明遂投繯死繼配方氏嘉死時年方廿餘
撫孤茹荼三十餘年

國朝張行健字天行浙江海鹽人康熙十年祁門縣大洪嶺良
未司巡檢以亂調居城甲寅逆藩耿精忠遣僞將張名揚連結
浮寇陳良佐等擁衆十萬來逼祁城自丑至己力不支城陷都
司戚世龍戰死健被執脅以及令降健拒之賊怒遂遇害督撫
上其事

孝感志載明程道壽字應止以明經授滁州之來安縣旋解綬
歸崇禎癸未賊陷江北諸郡邑道壽鄉勇抗賊殺其掌旅後被
執問誰殺掌旅者道壽曰老夫賊杖之不死繫之獄令爲書招

降白雲寨道壽罵曰吾恨不能助白雲滅汝朝食何招也因殺
之於郡城之東門臨死罵不絕口事聞贈太僕寺寺丞廕其

孫

又鄧讓字少于生之夜父有喬夢于忠肅朝服至其家因爲之
名字崇禎戊辰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乙亥補兵部職方司以邊
功叙錄賜白鏹丁丑自員外郎除山東叅議督理糧儲加副使
己卯正月二日城潰帥所領血戰城上手殺數人遂與其季父

有植同被害一時族戚僉侍死者四十六人事聞贈光祿寺卿
廕其子天申入監讀書賜祭葬仍勅禮部議謚祠遭亂未覆
又能祚延字祈公自幼莊重寡言笑弱冠補博士弟子下帷攻
苦尪羸骨立長者皆服其精進嘗曰予賦質魯鈍何敢希敏悟
求捷獲惟有人一己百人十已千而已又曰聖門惟顏子好學
不幸早卒大聖道之傳者曾子也曾子踐履篤實其學者百世
之師乎於是裒集曾氏生平言行編爲一帙曰希曾錄朝夕展
玩亦步亦趨未嘗少違對屋漏如大廷待妻孥如賓客孝事父
母色養兼至母病篤顙天請代處友則然諾重于金石其急人
之急憂人之憂見義勇爲雖貴不能過也四方學者造門請
益則謂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
者求仁誠非弘毅不爲功彼二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正坐不
弘不毅爾於是著弘毅解以示諸生仍揭諸齋壁以自警學者
翕然宗之祚延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
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實用之書靡不洞悉原委而尤究心於
當世之務默坐澄觀籌度曾不奕毫髮其時流寇大起蔓延秦
蜀楚豫四方日益多事崇禎甲戌祚延角巾儒服詣當事上勦
撫二策大約謂秦蜀利用勦楚豫利用撫媿媿數千言而當事
莫能用祚延因嘆曰時_事委不可爲矣遂挈家避難于邑東之白
雲山山之巔有雙峯高可百丈澗水噴薄如瀑布祚延枕流濯
纓其間謂家人曰予將老子此誓不出谷口一步矣而鄉里諸
父老則匍匐詣祚延所涕泣相告曰賊旦夕且至吾儕將無噍

類矣公有宗族墳墓在卽奈何棄而不顧耶祚延曰賊衆我寡
勢不敵也父老曰公邦人領袖信義素爲所服若義旗一舉四
方響應相與戮力保障以待官軍賊宜可辦也惟公其熟計之
祚延爲衆所激不得已同衆出山糾集義旅頃刻至萬餘人爲
之布列步伍申明約束設立營寨整理器械旬日之間軍事畧
備隱然一大重鎮賊聞之竟遁去鄉人安堵鷄犬不驚幾幾乎
生聚教訓如承平時矣越庚辰歲錫山高公世泰以僉憲督楚
學政遴通省紳士興起濂溪書院修明正學將按試德安祚延
蹶然起曰吾聞高公爲忠憲公從子得東林嫡傳不可當吾世
而失之始攜弟祚永同出應試高公閱卷亟加歎賞拔冠一軍
待以殊禮遂入室而考道焉歸而集衆衛里如故無何里左有
某某者素行不法不爲鄉黨所齒而祚延之父起運故饒於貲
尤數被侵奪多所凌辱至是乘世亂益大爲惡縱羣僕投入賊
黨恣行剽掠而身爲之囊橐聞祚延倡義知勢不兩立乃陽附
祚延實陰通賊一日忽勾引賊衆大至爲亂因以逞私忿於祚
延祚延聞變知爲所賣乃嘆曰事急矣奈何予本儒生不自揣
量出身爲鄉里捍患方一意急公辦賊寧知中奸人之計顧我
死易爾如父老子弟何尙當挺身躍馬與賊一決雌雄不濟則
以身殉之耳於是復號召故所糾合義旅若干人刻期與賊交
鋒會大風霾晝晦咫尺不見人士卒相失祚延僅從十餘騎遇
賊大隊于水稻田中田淤馬足陷竟被執因仰天歎曰予老縫掖
不知兵且平昔服膺曾氏教臨深履薄兢兢惟隕越是懼曾何

敢率意妄行自速愆戾循省生平有乖全歸之義誠無面目見先賢于地下矣既乃又曰成仁取義孔孟之訓也我心如皎日更復何愧言已罵賊不絕口遂遇害甲申春有司將上其事于朝而逆闖已破京師矣其事遂寢

又劉申錫字爾受號青岑天啟甲子舉人崇禎末賊亂申錫因二郎畝故宅立砦糾集鄉勇自保旋爲賊困砦破被執磔於鄧州之南門罵賊而死事聞贈知州廕其子淦

孝感志朱英瓌號復禮明楚東安王四世孫也初授宗正說禮敦詩孝友著聞崇禎癸未賊張獻忠破武昌城瓌率子華榭縋城渡江削髮一瓢一笠避止孝感諸趙鄉李家庵甲申聞闖賊之難瓌悲切家國振衣盥手北面再拜東向禪榻自縊死里人

程良騏出衣衾棺歛殯於庵右康熙甲戌其次孫紀南自江南歸扶襯遷葬于靈泉山

後梁王彥章字子明壽張人少負其母避亂居孝感九峻山母卒仕梁爲行營先鋒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鎗各百斤所向無前時謂之王鐵鎗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遣李嗣源襲取鄆州梁後主聞之大懼五月以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段凝副之召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笑時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既對出兩日馳出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楫揚村夜會飲方洽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坼襲德勝燒鎖斷之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也是時梁要人趙張葦弄威福亂政彥

章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而銜之段凝故疾彥章能而諂附張趙乃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朝由是徵還大梁而以段凝代爲將八月使將禁兵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爲李嗣源所敗退保中都城無守備潰圍出遂被擒莊宗才彥章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人乎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我所不爲也遂與二子同遇害葬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贈太師

諸城志于大本密州人由教諭累官信州總管賊犯信州大本被執僞王釋之異僞印一紐欲官之大本投印於地大罵遂遇

害元

又云陳都督福字東海陝西定邊堡人積功至右都督駐夔州予壬子使蜀見之真儒將也與予登夔府東城觀八陣圖謁白帝城昭烈廟奏軍中之樂行酒極歡酒酣送予江岸執手殷勤而別此後予廬居聞陳遷寧夏總兵官尋滇黔告變陳百口尚在夔門時蜀中已陷賊以左將軍印誘之招致百端陳皆執其使以聞朱龍輩叛亂據花馬池等城討平之進圍固原朝論方倚爲長城謂必辦賊一日賊忽以五百人僞降陳坦然不疑置之左右陳部下有九營而自居中號令嚴肅日晡諸營不得相往來夜二鼓降人發難中軍驚擾時大風雪諸營無敢趣救者遂刃陳取其元去此乙卯冬事也 上震悼特贈爲公謚忠愍

擢其弟參將奇爲

總兵

天津官壽爲光祿寺少卿今爲右通政

又云無錫馬文肅公世奇以崇禎辛未登進士報至日其父涵
虛公夢人告曰忠臣不事二君又少時夢自吟從今別却江南
日化作啼鶻帶血歸之句後果殉甲申之難其答成忠毅公德
二東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國家大
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予我以成仁取義固無憾也勉之
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又云讀教所謂是母是子義之敬之成
忠毅公德東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爲其難乎抑
爲其易乎又東云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
止之以從容慷慨二義爲告弟志在爲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
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文肅自跋云玄升忠毅一門四
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妻朱氏李氏士夫多有削髮爲
僧者雖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
苦心彼念上猶在南也與兒書略云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
之一姐先死朱氏玉潤後死李氏女流得之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
玉潤父母可善視之又云吾少時於夢中曾吟詩二句云云此
文文山語也曾向汝母言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六十
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或謂必無是以中年填起金星爲恩星
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爲我添此光彩何必非恩
乎特與識之公孫翀字雲翎康熙壬子舉人年少有志節工詩
文不愧家學與予善惜早卒未見其止耳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寧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
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

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氅騎一驢詣軍營
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但搖
首云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
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云

又云金忠節公鉉素精易理讀邵康節先生集手書於後曰甲
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勿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
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畢吾世至甲申三月以兵部主
事巡視皇城盡節玉河時有中官呂胖子同死二公骨不可辨
其家人同葬玉河之岸焉公少好誦鄒汝愚先生詩龍泉山下
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人何用苦相驚
後果一十八歲領順天解忤瑞削籍大節視汝愚無愧云
王阮亭

明丁雲字霞光陳州廩生景瑞之次子也性剛直勇力非常崇
禎辛巳五月闖寇方熾雲奉睢陳道命至沈邱探賊隻身入營
殺賊數十人並戮其首領賊追至白善集苦戰自辰至夕身_受矢
傷百餘處罵賊而死睢陳道感其忠烈移尸教場中率伍營等
官致祭焉

又闕永傑字人孟鞏昌衛人世官百戶永傑好讀書每遇忠義
事輒書之壁狀貌奇偉類世人所繪壯繆侯像崇禎四年會試
入都與儕輩遊壯繆祠有道士前曰昨夢神告吾後人當有登
第者後且繼我忠義可語之永傑愕然頗自喜己果登第授開
封推官強植不阿民畏愛之憂歸起官紹興遷兵部主事督師
楊嗣昌薦其才請用之軍前乃擢睢陳兵備僉事駐陳州陳故

賊衝歲被蹂躪永傑日夜爲做備十五年三月初九日闖寇李自成數十萬衆來攻永傑率官民登陴固守炮矢所加殺流賊無數越二日賊繫告示于城頭若開城降者免其屠戮永傑碎其示誓於衆曰吾讀聖賢書寧死戰場不死法場天未厭予耶寇如何天果沒予耶天之所棄誰能違之舉頭三尺厥有神明衆咋舌而退以金帛賞死士背城戰殺賊千餘賊恨攻圍愈急四晝夜永傑目睫不交百姓感憤守益堅不意城頭炮藥失火賊乘烟登城指揮劉淳傅鴻勳王丕顯孫廷祚守備馬愛擁永傑戰城上擊傷甚多衆寡不敵咸被傷永傑遂爲賊所執大罵不屈假以覓印墜城死之賊斷其首以鞭指論天方晴忽雷聲大震賊衆驚悸棄其首於路旁陳民仍收斂之墓南甕城後郡人

李世培何潤遷柩於絃歌臺西隅順治六年公子始歸櫬於鞏

昌永傑既沒河南直指蘇京上事立祠陳橋贈光祿卿

又侯君擢字際明成安縣舉人崇禎十四年知陳州潔已愛民政治有聲城圍時君擢守北門身先士卒運木石擊賊壕中尸滿城陷君擢正色危坐賊執令跪不屈縛至李自成前罵愈甚賊衆擁出剝面砍膝始戕其生

又胡守祚世襲指揮先世祖抱忠洪武時有功封於陳予世襲忠卒太祖憫其忠勇撰文勒石命知州鄭奠馬十三傳至守祚智勇過人有祖風闖賊攻陳祚守西門有賊將執旗號馳馬近城祚挽弓射之中賊膊賊仰視見又搭箭撥馬疾退城陷賊着意索射己人守祚方巷戰良久被執賊以好言撫之曰雖射我

吾不汝忌若肯從我立功願同享富貴招降甚切祚不稍屈厲聲叱賊罵不絕口乃見殺

又守備陳尚嗣字秀峯胞弟都司尚家字柱峯世襲陳州衛指揮千戶祖朴甲戌進士備兵湖廣以平水賊功陞光祿少卿父王謨丁酉副榜尚嗣兄弟生而雄偉勇畧過人闖逆攻陳分守西門賊不近敢無何炮藥局災烟霧大起晝晦如夜賊乘隙登城尚家衝鋒巷戰連刺數十人賊來愈衆見勢不支自刎而死尚嗣率衆截殺左右衝突力竭被執賊愛其勇欲降而生之尚嗣曰從吾至家降汝未晚賊縱之歸至則端坐中堂大罵曰我祖父累代忠義爲國世臣恨不能盡滅醜類以報朝廷先所以不卽死欲正命以遂其志耳此吾死所也仍罵不絕口遂伸頸飲

刃而卒尚嗣妻宋氏姪婦魏氏皆同日死

又楊廷恩世襲百戶素行慷慨有古俠士風崇禎壬午逆賊破陳廷恩被執罵曰吾乃朝廷世爵爾逆賊焉敢辱吾賊刃之罵聲不絕賊斷其舌猶以手畫地而罵至死不屈

又于鶴齡光祿署丞父之大進士駁歷中二千石多善政鶴齡克紹先業事繼母以孝聞喜賓客重然諾崇禎庚辰歲大荒疫斗粟千錢餓殍枕籍施豆穀數千石戚族貧分資贍養見道旁遺孤收育之代贖負差鬻子女者闔寇圍陳監司郡牧率衆堅守鶴齡捐金濟軍需能傷一賊給花幣城陷賊入猶率三子喬春喬芳喬祥家丁胡強等奮臂大呼巷戰久之力竭俱死僅存幼子喬蕙負屍而葬父子主僕間凜凜猶有生氣後喬蕙入鄆

又增生齊自濬萬曆舉人高密知縣國佐長子也英奇磊落忠
孝自矢闖寇至濬同陳人登城守禦多建奇策城破獲濬賊曰
降則生否則死濬鬚髮倒豎曰天下有降賊之齊自濬乎咬指
辱罵血流滿面賊殺之時繼妻牛氏妾張氏姚氏王氏扶濬老
母並張氏所生一幼子逃竄他避賊去後尋濬屍皆慟不欲生
累日始得時牛氏年二十一張姚王各二十有奇俱矢志靡他
孝事孀姑撫養稚子卒至齊氏蕃衍人皆以爲節烈之報
穆進京號畿輔陳州回民清真寺掌教師也性耿直篤忠義闖
寇圍城睢陳兵備僉事率合城官紳士民登陴固守攻圍愈急
進京聚回民三百餘號清真營唾血爲誓曰君父之仇不共戴
天從吾者以死相爭人各執挺以一當百傷逆渠千餘賊勢少
減越日兵備僉事言於指揮等官曰退賊非清真營不可爰遣
官以禮請且稱其忠勇使之作前隊進京率回民與賊拒四晝
夜傷賊衆大半賊聞名胆裂幾欲逃竄奈天不祚陳城頭炮藥
失火賊乘潰而入官紳遭劫回民被殺更慘京猶大呼巷戰罵
不絕聲卒赴水而死

明魏令望字于野武鄉人舉進士授高邱知縣辛巳調太康寬
仁慈愛不忍擾民值闖寇猖獗人情洵懼與士民誓同生死嘗
夜宿城頭涕泗交流形神俱瘁壬午三月十八日賊自南如蜂
擁至殺氣蔽空天日頓暗守城者皆膽落欲散諭以協力堅守
可冀一生逃與降自送死也乃燃炮擊賊賊攻急次日東南角
樓失火衆潰勢不能支懷印持刀亦賊闔門自焚

又張維世字海澄萬曆丙辰進士歷平陽知府捕治絳州奸猾數十人遷副使累官右僉都御史代陳新甲巡撫宣府視事甫旬日坐失防削籍遣戍己而釋還崇禎十五年三月十二日逆闖屠陳州人情洶懼有議棄城者急告知縣魏聚衆誓神諭以大義又陰察人心已變乃私鑄古硯小兒拍手笑呵呵李闖死在太康坡暗投井中浚井得硯人乃定十八日賊薄南門挾偽示諭投降免殺守城者相顧不敢動維世曰給我也守亦死降亦死與其降而死不如堅守可冀一生卽死亦不失爲忠義鬼乃燃炮擊賊殺數人賊怒豎雲梯環攻矢石如蝟賊善鑿城穿穴數十丈置火藥其中名曰放甕每擊城輒壞兩日一夜不絕聲維世立矢石間悉力以禦賊人敵樓中擊以順城砲燃萬人敵燒之投石中賊死如山積我兵死者亦相枕籍人無生色十九日東南角樓失火烈焰冲天衆潰城遂陷賊突上執維世去自成責其不降維世曰我朝廷大臣義當守不濟則當死自成又言汝在陝西做官好能輸銀十萬可免死曰好官焉得銀自成怒劓之恭人李氏積薪室中與子生員正誼先縱火後縊死焉正誼妾汪氏亦投井死兄弟子姪二十餘人皆被害

又馮貞吉字湛元生而醇謹好讀書時人目之爲書車登崇禎甲戌進士授富平知縣半載歸家誦課外無他嗜教子昌辰入邑庠成名士晚歲衣食或艱窘泊如也逆闖圍太康貞吉謂孺人任氏曰吾讀書成進士受官爵義無生理汝爲婦人生死之際宜自審處孺人許之次日城破夫婦同投廡下井而死昌辰

從焉

又魏祚永字媚棠崇禎庚午亞魁沈靜寡言清介醇謹居城邑如在山林逆闖圍城分守南門及東南角陷歸與兄祚泰及家人訣拜先祠坐室中賊至曰汝魏舉人耶從吾當活汝祚永曰兄病吾不忍舍兄而從賊賊怒殺之祚泰病在床見賊殺弟大哭且罵賊並殺之祚泰字崑棠邑庠生善書能詩意氣傾一時崇禎十三年大荒人相食出粟賑饑全活甚衆

元潘炎字光大由黃州錄事轉襄城尹汝穎兵亂退居於家賊攻城將陷素聞炎名使人說之啖以偽學士炎罵曰我名進士豈從賊耶自吟云人有百端能害已地無一段可藏身觸柱而

明劉恩澤爲諸生時素負氣節比膺鄉薦益慷慨任事流寇起決策守城邑侯蘇特倚重焉嗣後盜賊蜂起攻城屠邑所在見告崇禎辛巳冬十月二十一日夜賊劉槌子襲破扶城恩澤罵賊墜樓而死先一日恩澤見時事孔棘因議兵餉朱令不之省從座中躍起痛哭聲辭激烈以死自誓歸卽升樓題壁曰梯雲豈得已止水可棲真千古綱常事男兒肯讓人居恒所著三友草輓先代殉諸君子有國士一身輕豫讓睢陽千古重張巡之句以自況卒踐其言

明李景山西廣靈人由舉人知西華縣慷慨有氣節正德時劉六劉七趙風子等流毒縣境率衆守禦城陷被執賊欲屈之大罵曰天朝命官豈屈膝鼠輩耶賊以刃決其口殺之贈大理寺丞廕一子入監讀書立忠義祠春秋祭之

又孔環博學能文有氣節以歲貢授滁州來安知縣忤劉瑾改
西華教諭時流寇經過之處迎迓屈節則免侵掠環與知縣李
景鄙之曰苟如是生何爲願死守之景拔劍斫案曰有言迎賊者
如之城陷被執賊曰服者免死環曰我恨不斬汝萬段安肯向
汝求活耶賊怒殺之贈國子監助教廕一子入監讀書祀忠義
又楊紹龍西華典史國士也流賊攻城與知縣李景謀曰賊甚
鴟張孤城奈何景曰有死而已龍曰當與君共之因相誓以守
城陷同罵賊死贈陳州判官祀忠義祠

又劉伯驥字遇伯直隸河間人由貢生官西華知縣性剛正練
達政體每所臆反人輒頌其神明受事五載流土交訐殆與賊
相終始設計擒殺亦復無筭然闖賊入中原大河而南無完土
張空拳以當豺虎能乎賊信急遣妻奉母歸及城被困有勸出
降者立斬之登陴死守賊驅其下爲十覆迭攻之城遂陷懷印
投井死士民義葬之旣而其子福清來迎喪邑人不許曰侯視
民如子吾民與侯寧異若之於侯也何迎爲後福清筮仕鹿邑
往省墓士大夫多從之西華父老相與建祠一時詩人相與感
賦其事云

又理邇和字卿雲別號寒石本姓李耻與闖賊同易以理少孤
力學苦讀書遲鈍乃習靜閉關旬餘忽通慧過目不忘師事胡
湄園師故豪放而寒石亦縱達不羈親愛若父子縱飲狂歌嘯
傲睥睨人皆以爲狂而夷曠自若講學在白沙姚江之間所爲
詩古文詞奇情異致海湧山立縱橫排募自成一家以故名徹

宸聽壬午鄉試未解名癸未欽命補雋蓋異數也及賊有西安
赴選之檄偽令迫之百方卒堅臥不動竟得免孫徵君竒逢稱
爲魯仲後一人甲申國變奉母避難金陵撫臣薦使監紀蘇州
凡告諭皆殊書理毫和曰綴以辭人叛見竒之爲政五月吏畏
民悅有神君之稱兼贊畫浙右兵務尋監楚豫軍和戢兵民戎
陳肅然弘光出亡追扈南遷失道遇唐藩遂如虔以職方主事
奉命檄虔兵甫至大兵下閩越乃墜城死之其友韓程愈莖之
虔東外子習奉祖母以歸平生著述甚夥殉難後鮮有傳者孫
徵君致書本令左君收其遺書今有沙水需言天經虞華集行
於世

又張質商水進士任臨汾知縣以內艱歸里賊圍城闕西北一
隅人皆遁質不行曰我朝廷臣子在官在鄉有死無二及城破
賊多晉人感其舊德擁入營質曰我惟願速死以報朝廷必不肯
從爾輩作賊何不速殺我以成吾志賊不得已以刀斷其喉而
去後五日方殮顏色如生事贈禮部主事廕一子祀忠義祠
又姚文衡直隸貢士崇禎十三年代王化行知商水盜賊蜂起
民不聊生衡政尚寬和佐以嚴明良民飢寒者多方極濟盜賊
則寘於法無赦民賴以少安暇日與諸生課文藝嘗口占一律
以見志明年十月初四夜闖賊項城來黎明薄城下文衡率百
姓固守賊盡銳攻之三晝夜城將陷文衡大書於廳壁曰吾惟
一死上以謝朝廷下以謝百姓遂攜印赴井死二子皆殉之其

見志詩云

又張坦商水庠生天性純孝父早沒與妻金氏事母克盡子職
辛巳十月之變夫婦俱被賊執坦義氣凜凜挺然不服賊怒而
殺之至死罵不絕口金氏見殺其夫亦罵曰賊奴與爾何仇殺
我丈夫情願同死賊又殺之

又王承統商水庠生賊初圍城關西北隅令曰賊亦知網開一
面乎承統曰非也民果去城孰與守賊益欲弱吾勢也顧其子
僕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千古大義也邑主旣誓死矣吾儕苟
免求活耶越三日而城破父子皆死之

又明總督傅宗龍全項紀畧云崇禎十四年九月大星隕總制
傅宗龍剿賊至項之火燒店不克死之先是宗龍以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啟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當是之時李
自成有衆五十萬自鴈河洛犯開封羅汝才復自南陽趨鄧淅
與合兵帝命宗龍專辦自成議盡括關中兵餉以出然屬郡早
蝗已不能應九月四日以川陝兵二萬出關次新蔡與保督楊
文岳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兵共結浮橋東
渡汝合兵趨項城五日兩軍畢渡走龍口自成汝才亦結浮橋
於上流將趨汝寧胡兩督兵至盡伏精銳於林中陽驅諸賊自
浮橋西渡人龍使後騎覘賊還報曰賊向汝矣結浮橋將渡矣
宗龍文岳夜會諸將於龍口詰朝將戰六日兩軍竝進中道一
騎馳而告曰賊畢渡矣復進一騎馳而告曰賊半渡矣三分渡
其二矣宗龍文岳曰驅之走三十里至於孟家莊日卓午人龍
大威曰馬力乏矣詰朝而戰止兵爲營諸軍弛馬甲楯戈鏢散

行墟落求芻收賊覘之塵起於林中伏甲竝出搏我兵人龍有馬千騎不戰國奇以麾下兵迎擊之不勝秦兵保兵俱潰人龍大威奔沈邱國奇從之三帥師潰宗龍文岳合兵屯火燒店賊以步兵攻其營諸軍鳴大礮震死賊百餘日暮賊引去宗龍軍西北文岳軍東南畫塹而守保兵宵潰保督副將挾文岳騎而馳夜奔於項城宗龍復分秦兵立營於東南諸將分壁當賊壘九日檄人龍國還兵救二帥不應宗龍曰彼避死宜不來吾豈避死哉語其麾下曰宗龍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軍決一死戰不能效他人捲甲走也召裨校李本實卽文岳壁穿塹築壘以拒賊賊亦穿塹二重以圍之十一日秦師食盡宗龍殺馬騾以享軍明日營中馬騾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十八日營中火藥鉛子矢竝盡宗龍簡士卒夷傷死喪之餘有衆六千夜半潛勦諸軍突賊營殺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走步率諸軍且戰且走十九日日卓午未至項城八里賊追及之執宗龍呼於門曰秦督圍隨官丁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賊唾宗龍宗龍罵賊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爲賊賺城以緩死哉賊抽刀擊宗龍中其腦而仆斲其耳鼻死城下事聞復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諡忠壯廢子錦衣世百戶予祭葬餘兵抵城下遇賊至輒揮淚奮擊無不以一當十者項賴以全是役也宗龍絕少分甘能得人之死力軍雖陷其推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賊聞其死相慶曰傳營且破他無慮矣由商城而西所至無堅城後賊破汝寧保督

楊文岳被執亦罵賊而死

又田闢字茅公項城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內閣中書闢逆作亂闢承命勞師闢中及至城已陷闢悽然曰吾承天子命來勞師未受兵符何以擒賊然親見賊之屠城池掠百姓而袖手不力誅臣子之心終有所難安遂招集闢中殘兵數千與賊死戰賊勢甚衆闢倡大義激勵士卒無不一以當十相持數月糧盡兵疲內外無援力戰而死

元察罕帖木兒李姓沈邱人至正壬辰劉福通等起汝潁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致討卒無成功察罕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丁酉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遣其將李武崔德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行臺治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思齊倍道往援遇賊轉戰殺獲無數餘黨潰散論功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四川左丞比劉福通破汴梁以韓林兒居之察罕乃大發秦晉兵諸路並進會汴梁城下首奪其外城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以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計窮食盡察罕乃督諸將攻之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門而入劉福通以其主走安豐捷聞詔以爲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屯兵大行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於賊乃大會諸將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自率鉄騎渡孟津踰鞏懷而東復兗州

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搗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所服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濟南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循濟陽章邱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下之山東俱平獨都^益不下移兵圍之大治攻具田豐乃復與王士誠誘察罕至豐營刺殺察罕叛入城先是有白氣如索起尾宿貫太微垣帝曰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馳詔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事元主喟然嘆曰察罕死天下無人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又擴廓帖木兒沈邱人本姓王小字保保察罕帖木兒甥也養爲子察罕既死順帝卽軍中拜擴廓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如察罕官帥兵圍益都穴地而入克之執豐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東取莒州山東地悉定至正二十二年也初察罕定晉冀李羅帖木兒在大同以兵爭其地數相攻朝廷下詔和解不聽擴廓既平齊地引軍還太原與李羅構難如故會朝臣老的沙秃堅獲罪於太子出奔李羅匿之詔削官解其兵柄李羅遂舉兵反犯京師殺丞相搠思監自爲左丞相老的沙爲平章秃堅知樞密院太子求援於擴廓擴廓遣其將白鎖住以萬騎入衛戰不利奉太子奔太原踰年擴廓以太子令舉兵討李羅入大同進薄大都順帝乃襲殺李羅於朝擴廓從太子入覲以爲太傅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出治兵南平江淮詔許之封河南王俾總天下兵代皇太子出征時太祖已滅陳友諒盡有江

楚地張士誠據淮浙擴廓知南軍強未輕進乃駐軍河南檄關
中四將軍會師大舉四將軍者李思齊張思道孔興脫列伯也
思齊得檄大怒曰吾與若父交若髮未燥敢檄我耶令其下一
甲不得出武關思道等亦皆不聽調擴廓歎曰吾奉詔總天下
兵而鎮將不受節制何討賊爲乃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屯濟南
防遏南軍而自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等會兵長安併力
拒擴廓相持經年順帝使使諭令罷兵專事江淮擴廓欲遂定
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乃遣其驍將貊高趨河中欲出不意擣鳳
翔覆思齊巢穴貊高所將多孛羅部曲行至衛輝軍變脅貊高
襲衛輝彰德據之罪狀擴廓於朝初太子奔太原欲自立擴廓
不可及還京師皇后諭指令以重兵擁太子脅順帝禪位擴廓
未至京三十里留其軍以數騎入朝由是太子銜之而順帝亦
心忌擴廓廷臣譁言擴廓受命平江淮乃西攻關中令罷兵不
奉詔乃削擴廓太傅中書左丞相令以河南王就食邑汝南分
其軍隸諸將而以貊高總河北軍太子開撫軍院於京師總制
天下兵馬專備擴廓擴廓既授詔退軍澤州其部將關保亦歸
於朝朝廷知擴廓勢孤乃詔李思齊等與貊高合攻擴廓而令
關保以兵戍太原擴廓憤甚引軍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
於是下詔盡削擴廓官爵令諸軍四面討之時明兵已下山東
攻大梁旣迫潼關思齊等倉皇解兵西歸而貊高關保皆爲擴
廓所擒殺順帝大恐下詔歸罪於太子罷撫軍院悉復擴廓官
令與思齊等分道南討詔下一月明兵已逼大都順帝北走擴

入援不及明兵已定元都將軍湯和等自澤州狗山西擴廓遣將禦之戰於韓明師大敗會順帝自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北出雁門將由保安徑居庸以攻北平徐達常遇春乘虛擣太原擴廓還救部將豁鼻馬潛約降明兵夜劫營擴廓倉卒以十八騎北走明兵遂西入關元臣皆入於明唯擴廓擁兵塞上西北邊苦之洪武三年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總大兵出西安擣定西擴廓方圍蘭州趨赴之戰於沈兒峪大敗盡亡其衆獨與妻子數人北走至黃河得流水以渡遂奔和林時順帝崩太子嗣立復任以國事踰年太祖復遣大將軍徐達等將兵十五萬衆分道出塞取擴廓大將軍至嶺北與擴廓遇大敗死者數萬人劉基嘗言於太祖曰擴廓未可輕也至是帝思其言明年擴廓復攻雁門命諸將嚴爲之備自是明兵希出塞矣後擴廓從其主徙金山卒於哈刺那海之衙庭妻毛氏亦自縊死蓋洪武八年也初擴廓視師河南太祖遣使通好凡七致書皆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諭亦不應最後使李思齊往始至待以禮尋使使騎士送歸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公留一物爲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齊知不免遂斷與之還未幾死太祖以是心敬擴廓一日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曰常遇春將不過萬人橫行無敵真奇男子太祖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得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竟冊其妹爲秦王妃明史本傳

明李孕嘉字元會至性過人事嫡母以孝聞由拔貢任潛山知

縣甫三月流賊張獻忠突騎犯潛率家丁鄉勇血戰殺賊數十人援兵不至力竭被執至賊老營桐城魯洪山多方禮遇溫語誘降孕嘉裂皆謂獻忠曰我天朝臣子殺便殺肯降賊乎經三旬送至左光斗園內脅以刀鋸怒罵不絕口遂遇害時有家僕高才助公罵賊同死從死者十一人事聞贈太僕寺卿賜祭塋又王繼東字懷西性端方寡言笑好施予遇人緩急不問親踈輒令持去事親篤孝母汪常寢疾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飲泣呼天願以身代母病良已闖賊入兩河繼東慷慨賈勇集里族諭之曰與其見刃於賊父母妻子為賊所迫脅孰與自捍其地博萬死於一生乎於是椎牛擊酒與之約誓以死守邨落得全無何賊愈猖獗卒以衆寡不敵為賊所乘繼東猶奮臂爭先身冒矢石賊衆驚懼并力以攻遂遇害

輝縣志吉永祚字紹鎮由儒學增廣生員例貢於崇禎五年任陝西漢中鳳縣主簿次年請准致仕流寇突至城下印官逃走公倡義督士民守城城陷公北面再拜曰臣為鳳縣官不敢以致仕逃局外當與城同存亡遂坐罵逆寇死難長子士樞三子士模同公死難總制洪承疇疏請詔贈漢中衛經歷仍勅建忠節坊名宦鄉賢兩處崇祀

諸城志孫晟密州人少好學有文詞初事唐莊宗為著作佐郎後為安重誨所惡乃奔唐官至司空周世宗征淮李景遣王崇質副晟奉表世宗留之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世宗待晟甚厚召問江南事終不對世宗怒下獄會南

唐蠟書斥周過惡乃殺晟臨刑時神色怡然南望拜曰臣惟以死報國南唐主哀之贈魯國公

延平志唐李肅字行中陳州人以功封田王建中中天子幸奉

天闕叛將牛氏乘中原多事閉關竊據及朱泚平天子賜肅弓

矢命之曰閩粵弗庭汝實征之肅率精銳數萬至臨汀浮流卒

與賊遇兵不繼肅力戰而死屍浮水上彌月不變鄉民詹糾憫

肅忠勇殲而祀之凡有所禱輒應貞元十五年有司以聞勅封

孚佑廣烈王妃陳配享今有廟在永安縣曰唐田王廟

偶談宋壯節王公復守徐州闔門死節宋史僅附書趙立傳亦不

詳何許人一日讀劉昌詩興伯蘆浦筆記乃知公爲吾鄉人傳

載世系官階始末甚悉筆記十卷乃萬曆中綏安謝北由之所

鈔丹陽賀氏藏本流傳甚少因全錄之傳云公諱復字景仁淄

州淄川縣人也曾祖昊國子博士祖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

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

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捐

軀殉節當如顏公矣以門廡補官試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

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豪遇郊歲各輸銀絹十萬以

助賞賚郡國效之久之除京東蠶運遷京東轉判官運按部過淄

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川苦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

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

以爲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

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

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
轉運使朱勳以花石奉艮岳多取漕艦以載直達綱公曰今寇

起倉卒飛輓繫困而後幸之徒猶實範圍感上心固執不與勳
諧於上公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擢龍圖閣直學

士以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宋史止稱此官移知成都興利

去害民繪像立祠刻石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史云以龍圖閣待

官階俱不書粘罕以衆數萬薄徐徐城孤勢危公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

金人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敵勢益張

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戰竟日度不可禦乃返州治

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得死所矣謂

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亡與焉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

姓一段其帥凜然歎異曰使南朝皆如公我豈得至此今汴京

已陷二帝北去公尚爲誰守乎公罵不絕口帥復說之曰必欲

全活生靈請立降當爲易官封就知此州公罵曰汝勿誘我我

誓有死耳帥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搯其口流血公含血嘆之子

倚在旁不勝憤突出見粘罕顧手無挺刃得布囊盛輒擲之中

其旁千戶長斃粘罕怒執倚劊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速降

公不顧爲帥獻死關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

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尸拜伏痛哭裹以裊褥藁葬於黃樓之

側累甃以誌之敵退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特贈資政殿學士

謚壯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帛各二百疋初公未遇害筮而遇

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公曰死生定數也苟獲死所

敢逃乎卒時年五十二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號雙廟勅賜名

曰忠烈史云立廟楚州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郎

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王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

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不食三日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

長子侂從高宗過維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公義

不他屬願從侂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侂為之

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議成奏乞訪先臣遺骸優詔許之行至

泗州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

割地界貽書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幙屬王之翰往焉故跡

漫沒莫得其處忽有老媪指謂之曰君非求王待制瘞所乎其

在此間即所指求焉有冢巋然蓋以獸瓦啓視見大龜覆其上

回視老媪化為虎撒鬣取骸聯絡不絕如鎖子骨獨一手闕之

翰炷香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觀者莫不歎駭之翰易棺斂

於京師資聖院後子孫徙葬於兗州萊蕪縣先塋云紹興十

年承宣使田諤扈從顯仁太后回鑾侂子達雷淄川一詩送諤

云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顧我

空存魏關心日下旣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親

庭在為雲山處處尋詩至而侂卒已一歲矣藍公佐使還一日

侍上語次上曰王侂有兒女否奏曰侂五子流落中原居江南

所生兒女尚幼弱上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十

餘年賜金帛遣嫁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按史附公於趙立

傳已非體又剪截太畧若非與伯筆記公之始末無從考鏡

矣碑史可無作乎

香祖筆記宋太祖自陳橋擁兵回長祗候班喬陸二卒長率衆拒於南門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殺成義不臣宋自縊太祖親至直舍歎曰忠義孩兒賜廟曰忠義易班曰孩兒終宋之世孩兒班帽後垂粉青頭髮爲周世宗持服直舍正門以黃羅護之旁穿小門出入用以旌忠南渡景定間又命謨二侯加封碑文惜二侯之名無考碑文見隨隱漫錄据此則宋歷朝之褒忠可謂至矣五代史乃不爲韓通立傳何所忌諱耶王子融作唐餘錄載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以宋初褒贈之典有見哉

諸城志宋密佑密州人徙廬累官江西路副總管咸淳中爲江西都統元伯顏兵東下至隆興佑率衆逆戰大兵圍數重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兵敗被執竟不屈而死

忠義錄

忠烈雲南志

明李葆昆明人洪武間以軍功授前衛守禦千戶永樂間黔國公進征安南有戰功復征交趾與賊鏖戰於大安海口矢石俱盡挺戈刺賊大呼報國遂陷陣死

淡食老人集

明程世勳昆明人後衛百戶嘉靖間官兵討鳳繼祖世勳護餉至金沙江因令督偏師出哨至波羅結堡值賊衆力戰死

明朱朝冠肅明人嘉靖壬子舉人歷漢中通判督兵征甸勉屢戰皆捷賊火焚營朝冠往救焚死

徐朝綱晉寧人萬曆庚子舉人歷安順推官會水西賊攻城誓衆

堅守城陷被執不屈闔門被害

程坤昆明人武進士天啟間官四川總兵中軍會西路為賊梗
率兵赴援至畢節城陷被執不屈死

劉惟馨昆明人天啟丁卯舉人任陝西鄜州知州值流寇圍城
率眾拒守城陷為亂刺而死

司慎昆明人沐天波參隨定洲反先假稟辭襲天波直入府第
慎叱之定洲解衣露甲抽佩刀率眾排闥入慎力拒被刃斷胸
而死

向六馬三俱昆明人沙賊反陰約敢死士十人書報國字為號
共圖賊不克俱被殺

劉撫昆明人任戶部主事為闖賊所執三木橫加折一足未死
歸至滇流寇使人招之授以督學撫曰京師未死已無面目見
先皇豈復為賊官耶大罵而死

李兆旂昆陽人崇正間貢生任廬江訓導流寇圍城兆旂守北
門城陷被執不屈罵死

羅銘鼎三泊人崇正庚午舉人歷官四川威茂兵備道攝按察
使篆值流寇張獻忠犯川拒賊守城及城陷被執不屈罵賊而
死妻段氏攜三子_子兆鶴兆桂兆昌俱投水死

楊永言昆明人崇正癸未進士知崑山縣嚴明有政聲流寇破
城巷戰而死

沐天澤黔國公天波第任都司明末沙賊叛率兵巷戰被執不
屈死之

徐高遷沐天波裨將沙賊陷城遷將糾衆援剿而人無鬪志知事不可爲闔家閉門自焚死

黃恩右衛人百戶沙賊陷城率家丁數人巷戰連殺數賊以衆寡不敵爲賊所殺

陳爰謀昆明人萬曆壬子舉人原任知府致仕家居沙賊破城逼欲用之不屈而死

李開芳富民人貢生沙賊破城潛出^乞援知事不濟同生員王朝賀縊死於松華壩

劉昌應右衛人武進士明末爲參將流寇入滇倡義起兵屢與賊戰被執不屈死之

向琪向宸俱左衛人百戶聞流寇至琪一家十六口皆縊死宸亦闔門自焚

王來儀字仲威昆明人萬曆庚子舉人任吳縣教諭歷官應州知州性耿介與上官不合歸甲申聞變門人王錫宸督師赴難儀涕泣相對勉以忠孝丁亥流寇入滇罵賊而死

蔣薦前衛人百戶聞流寇至一家七口俱自縊死僅存一子施于京昆明人生員流賊破城闔門自焚

譚三謨昆陽人貢生任臨安府教授歸流寇破城闔家自縊張如良昆陽人貢生持已清慎流寇之亂良與子景輝景耀及妻媳一門俱殉節死

莫貴德直良人子可及靖州知州流寇屠城謂妻麻氏曰子受國恩身蒙寵錫當以身殉同赴井死

朱荃安寧人孝行純篤隨父化孚官江南不忍歸娶後歸值丁酉王自竒之亂荃寓趙州不屈而死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與子之翰俱有才名戊戌雲南潰兵肆掠舉家至城北龍泉觀慷慨賦詩妻女皆誓同死以金授僕令往僕哭曰主死奴輩寧忍獨生相率赴龍潭死數日屍浮水面七人牽聚一處

單武襄昆明人貢生戊戌遇潰兵闔家舉火自焚書於門曰一門完節

本朝楊思義昆明人流寇入滇聞田主嚴賓闔家殉節與妻陳氏投井死

本朝楊樹烈昆明人任四川南川令致任歸流寇潰兵屠掠舉家倉皇奔避烈獨置香案著衣冠北面再拜自縊死逾月家人還視面色如生

明趙俸曲靖府馬龍所千戶嘉靖間安銓之亂力戰死

明趙愷彝甸人性行誠樸爲鄉里所重安銓叛攻城愷率衆拒之城陷舉家登樓自焚死知府劉槐卽其居址爲祠祀之

明諸藩裕彝甸守禦所指揮萬曆間大理保作亂藩裕與千戶戚貴卿陳萬國土舍資有能皆赴敵死之

明李仲武鳳梧所軍萬曆間從指揮諸藩裕征東川已擒土酋賊復劫營仲武遂力戰死有司勒碑表之

明李加培平彝衛指揮天啟間從叅將尹啟易討霑益諸夷死於陣

明曹三捷平彞衛指揮僉事天啟間平彞諸蠻亂陷城官吏士民皆逃竄獨三捷與賊戰死

邵元齡陸涼人世襲指揮有能名明末沙定洲作亂其黨趙應元攻陸涼城陷罵賊不屈而死

尹大任陸涼人崇正末任定番州學正孫可望入冠城陷謂家人曰明倫堂我之西山也冠帶謝祖考徐步出拜北關遂自縊

明王綸臨安衛人求樂間擊黎賊有功陞正千戶鎮守蒙自後復征黎賊陷伏中死之

明葉晟臨安衛後所百戶正統間從征上江奮勇殺賊於陣

明孫華臨安衛前所百戶成化間撒甸夷亂從征勇赴關歿於軍

明邵謙臨安衛左所百戶正統間征上江有功後攻馬鞍山戰歿

明王保建水人多勇力殺土賊勦叛兵屢立戰功後禦賊戰死土人祀之

明劉大經石屏人充寶秀義勇兵嘉靖間調征武定鳳賊遇伏力戰被執賊支解之

明周尚懷石屏人野賊肆行劫殺尚懷奮勇悍城戰於老衛寨被刺而死

明范印華建水人天啟間以征安効良授遊擊崇正間土酋普名聲叛守城力戰屢破賊兵加叅將後復領兵誘賊機洩被執不屈死之

明楊國彥阿迷人生員普名聲叛國彥以義勵鄉民禦之爲賊

所害

明史觀宸石屏人崇正癸舉人知南充縣多惠政值土賊姚黃亂率衆拒之多所斬獲以功擢知順慶府賊復張獻忠入攻順慶力禦被執罵賊而死

明楊一忠河西人貢生崇正間任巴縣教諭流寇攻城分門拒守城陷罵賊被害子名嗣伏屍哭亦被殺

明耿廷蘇河西人天啟甲子舉人任至四川巡撫以討流賊爲史可法所重丁艱歸流賊陷河西死之

三國漢李球潞江府俞元人李恢姪也任羽林右都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綿竹

明楊忠惠武定府和曲人生員嘉靖間鳳繼祖叛軍門議招降賊營以散其黨無敢前者惠奮義請行賊執之不屈罵賊而死

明金守仁武定守王應爵魏守恭梅應時黃桂俱子金榮高鎮

楊應祖陳宰董漢英員以上諸人俱死萬曆丁未阿克之

難御史鄧漢疏稱其或効死封疆或捐軀行陣或延頸待刃或闔門被屠抱恨黃泉血濺菑弘之碧銜冤五夜聲哀望帝之魂例當廕敘以慰忠貞

本朝徐升曜元謀人副將奉遣往蜀招撫王屏藩欲降之不屈被害贈左都督

明楊廷瑚廣西府彌勒人貢生慷慨好義嘉靖間率鄉兵助知府郭集禮討夷賊阿旦奮勇致敵死之

明楊令聞彌勒人廩生普名聲之亂罵賊而死

本朝康天錫元江府人任本營把總雍正十年探賊叛禦於他
即奮勇先登死之

張文秀新平人任新營營把總分防揚武壩探賊叛率兵堵禦
力屈被殺

明董寶大理府人南詔清平官董成之後洪武間任順寧土經
歷清慎勤敏部民安之後以功遷大理土經歷麓川之役多著
功能以死事諭祭

明尹夢鰲太和人萬曆乙卯舉人崇正間官潁州知州流賊破
城死之

趙興基太和人貢生崇正間任廬州府通判流賊陷城基肅衣
冠縊於城樓

尹夢符尹夢旗馮大成俱太和人丙戌沙賊亂同舉義討賊爲
所執俱罵賊死夢符支解尤慘

高拱極太和人孝友持躬風節範俗沙賊破城投池而死

楊士俊太和人沙賊破城同母及妻妹俱自焚死

楊憲太和人廩生居家孝友持己端方沙賊攻城憲倡義拒守
城破積薪樓下率妻女等七人次第縊死令舉火焚樓弟婦及
女並婚李孔昭亦移火別室自焚學使謝于道旌曰禦寇則百
口登陣殉難則一門全節宜載志乘以薦馨香

張景仲太和人生員沙賊破城死於學宮妻女三口皆投井死
楊毓華太和人沙賊破城死於學宮弟時華振華母妻一家焚
死

李嗣淳太和人生平負氣沙賊破城投五印菴池水死
楊獅太和人貢生沙賊之難作絕命歌罵賊而死

李褒太和人生員賦性剛方沙賊破城被執不食七日死

宋應奎馬斯龍張相業皆太和人生員沙賊破城著冠服死於
學宮

王寧太和人增生沙賊破城正冠服坐中庭罵賊而死同時諸
生陳捷尹亮工蘇昇楊大鴻胡康尹弘載李元鳳張書紳楊先
麟等殉難者又數十人

陳正大理應襲指揮年十八沙賊圍城屢率衆出殺賊城破猶
巷戰手刃數賊力屈死之

陳誨大理衛守備謀勇兼擅武藝絕倫沙賊攻城分守東門城
城陷奮力格殺賊數十人而死

關維翰大理千戶沙賊攻城分守西北隅城陷力戰殺數賊而
而死刀猶在手子大忠死其側

楊昌印王象乾皆大理衛千戶沙賊破城闔室焚死

鮑洪大理衛世襲指揮千戶沙賊破城洪率妻女家人閉戶自
焚死

楊淇雲南縣土官沙賊叛被執噉指血書凡曰吾寧死不從賊
繫至省城不屈死之

明王用之楚雄府鎮南人監生宣德間任交趾慈廉州知州遇交
人叛用之執節不屈被殺後同何忠等贈恤

吳繼勳楚雄衛指揮使勇智絕倫萬曆間督軍征緬屢戰屢捷

緬人恨之孤軍深入陷歿事聞賜祭

陳士性楚雄縣人選貢崇正間仕冀州州同流寇陷城死之

丁師義楚雄縣人選貢崇正間知霸州羽書交集竭力戰守城陷被執慷慨殉難贈布政司參議

謝瑄楚雄縣人崇正癸酉舉人任四川遵義府推官以廉幹稱擢遵義兵巡道適流寇攻城瑄戰敗被執不屈賊下令屠城瑄曰苟止殺吾當從汝賊許之遵人獲免賊迫與偕行至貴陽自縊於學宮

包洪策廣通人崇正己卯舉人知新都縣至任甫四月流寇至力守孤城食盡城陷不屈死之

杜天正字端先楚雄縣人崇正己卯舉人必負忠義沙賊攻楚雄同副使楊畏知協守後畏知往禦流寇於獅子口敗績城中瓦解天正書城樓壁曰滿城鼠竄恨滇南無一赤心男子千秋電火求後世免一青史罪名至城西樓正衣冠自縊

王承憲楚雄衛世襲指揮中武舉授遊擊爲楊畏知前鋒沙賊攻楚守具皆其幹理賊去而復至承憲將中軍往禦土司那崙等翼之賊陰通土司故黨及戰左右翼不至憲知中計大呼手殺數十人身中流矢與弟承頊俱戰死

張朝綱廣通人貢生崇正間任沅州州同致仕家居明末流寇至廣通綱誦妻馮氏曰曾受國恩何顏對賊因同妻序左右而縊子廩生張耀慟絕復甦葬親後亦自縊死

王家祥楚雄縣人廩生流寇入城闔家二十九口皆赴水死

明高棟姚安府姚州人土舍弘治癸亥普安賊叛棟偕大理指揮唐永擊之奮勇殺賊十餘人追至板橋驛遇伏隻身還戰中十數鎗死巡撫嘉其義勇以禮歸葬之

高鵠姚州人土舍多謀幹善騎射嘗分捕諸夷俱斂跡不敢爲盜嘉靖辛亥元江那鑑之變布政使徐樾遇害鵠奮身赴救死之事聞優卹其後

李師泌姚州人武生士逆吾必奎叛楊畏知任楚雄監軍道委師泌協守楚城後必奎破城師泌被執不屈賊置鏹於前以脅之師泌罵曰大丈夫肯降賊耶以頭就鏹賊怒先斮其足斷而爲三士民哀之爲立祠

席上珍姚州人流寇入滇上珍與知州何思固守姚安城孫可望命張虎領兵攻之城破上珍被執不屈賊剝其皮至頸罵聲不絕

明張化樞永昌府永平人天啟甲子舉人知無爲州流賊攻城極力守禦城陷不屈罵賊而死事聞詔祀忠烈祠

李君植瀾滄衛指揮因公務領軍百餘人入大理值沙賊圍城植四面應敵城陷力戰而死其下百餘人俱死之

石聲和保山人生員崇正間刑部郎中王國治舉應孝廉丁亥流寇入城聲和與子生員吉皆死之

馬生保山人生員失名丁亥流寇至惡爭焚香迎之生獨閉門縱火舉家自焚死

張登元字文蔚保山人生員丁亥兵至與妻潘氏謀自焚乃誘二

子出遂舉火男婦共死者七人

劉德本保山人素行忠正丁亥兵至積薪樓下夫妻子女五口俱死

祝維霍保山人生員文行兼優爲塾師賢士多出其門丁亥流寇之亂偕妻子三人投井而死

陳正猷保山人生員丁亥兵變偕妻避於東山兵至妻先投水正猷自縊

王景昌保山人貢生丁亥兵至同妻赴東河死

明李繼兒鶴慶前所百戶正統辛酉從征麓川力戰死子轅痛父死奮入賊營亦死事聞遣官諭祭贈繼兒武略將軍副千戶轅忠顯校尉管軍千戶鎮撫仍錄其子孫優卹賞賚

尹良輔順寧府人萬曆間領兵攻定善寨取勇當先歿於陣

黎雍熙黃文達俱雲州人明末順寧枯柯土蔣朝臣叛攻州城雍熙固守拒賊出戰陣亡文達亦同時戰死

明左重蒙化府人萬曆甲午舉人丰標卓偉尚名節天啟間知灌縣慈廉明斷會奢崇明反圍成都城數匝城中堅守望援重聞變榜示所部謂灌去省咫尺且北控吐蕃首尾受敵不若鼓行入省兩全而有功邑人聽之遂肅隊薄城賊釋圍接戰重死關力竭馬蹶罵賊而死事聞贈光卿建祠崇祀子應衛千戶陳于宸字葵若蒙化府人萬曆丁未進士知巴縣致任家居沙賊陷城死之

周二南字汝爲蒙化府人貢生天啟間任長沙府通判陞知岳州府以士民遮雷改陞本府知府聞賊犯瀏陽二南率兵禦之

慶戰竟日後軍不繼遂死於陣事聞贈太僕寺卿廕子入監

左廷臯字對揚蒙化府人崇正庚進士沙賊破城死之

陳懷瑾字輯瑞蒙化府人生員沙賊攻城登陣守禦城陷不屈死之

傅宗龍號括蒼昆明人萬曆庚戌進士知巴縣行取浙江巡鹽御史巡按貴州征安酋有功晉太僕寺卿陞薊遼總督兵部侍郎轉戶部以諫忤旨罷職崇正戊寅復起四川巡撫尋加兵部尚書又以言事下獄壬午總督陝西征流寇李自成屢破賊兵後軍潰被執守義不屈死之諡忠壯

王錫袞祿豐人天啟壬戌進士累官詹事府正詹吏部左侍郎枚卜二次後予告歸里沙酋之亂起義討賊被執不屈死之

趙讓昆明人天啟丁卯舉人性端方有勇力知龍泉縣有白教蓮倡亂盜賊蜂起苗蠻乘間作亂讓率勇士剿平之撫順苗蠻又於上元夜設劇張燈誘賊入城密調勇士執銅錘擊殺之以卓異擢御史崇正甲申闖賊陷京師脅讓不屈罵賊而死

馬乾號洛水昆明人崇正癸酉舉人任茂州知州陞知龍安府舉邊才卓異署夔州府時張獻忠圍夔城凡二十餘日乾誓以死守申明大義感激人心親冒矢石隨機致勝督師閣部楊嗣昌援至賊敗遁庚辰擢川東道僉事陞四川巡撫甲申率師禦寇於內江孤軍援絕死之事聞贈兵部尚書

段高選字讓字劍川人萬曆己未進士知巴縣有循聲天啟辛酉奢酋集兵渝州一切治辦俱選經理比從上官點閱見酋有

叛心陰令吏歸印於署與父汝元訣及奢酋猖獗衆官駭散選
獨踰踊大呼不去曾知選廉明戒勿殺選罵賊不絕口遂死於
遂死於亂斧中變聞父母子女俱相繼死於署僕段黑子挺身
赴演武場索還屍亦死之崇正初賜祭葬謚恭節勅建昭忠祠
祀之



靜閒嘉言錄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靜閒嘉言錄

淡食老人集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
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長者其次
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
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
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
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
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愛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
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

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峻者絕之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進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

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瀾南海照鄰投穎水竇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必與禍相隨女子不敢復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竇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布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

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溫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蠶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程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專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姐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

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入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而不爲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戒之 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

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惜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 其三勝己者厭之倭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馨褻裾徒在廝養何殊 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

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果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 其略曰 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競造次必於是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皆可記 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 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汪汪淡如水 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遽篠與戚施 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 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 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氷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踪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螫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善良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入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事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盡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呂氏童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

不動得人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

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道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無堂下卑卽上手
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
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
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
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
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
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
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
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
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
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息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
思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
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皆當以敬爲主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
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
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遠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
之前輩尊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

舊任按察官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文正公爲叅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蚤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田宅云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董仲舒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不失一段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命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仲由喜聞過命名無

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心要在腔子裏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
情纒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人於外物奉身
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
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
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
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
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
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
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敵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也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當氣象者

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夭壽之所由定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

夜且自點簡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簡他人耶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 恩讎分明此四字

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成之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

必措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

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

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

警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

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

此等嘗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墜嘗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

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

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

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巨身在外別無調度

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

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陰險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媒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竝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脩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徠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身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矧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遠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

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鷓鴣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得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

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決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順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末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人姓名不敢他用也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神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朱子小學題辭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

曰秉彜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悌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騰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諸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

也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母惡之父母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命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者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愆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隘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此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其親敢不敬乎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禮記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葬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喪^年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之始也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頽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寢門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士大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主人不問客不舉^先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君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

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且不可以弗爭於君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支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會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旣耆艾雖

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歟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曲禮曰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母求勝分母求多疑事母質直而勿有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

冠義曰凡入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樂備以正君臣親父子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樂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嘉言錄

嘉言

淡食老人手錄

王通累徵不起弟子問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卒謚爲文中子

宋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其言命書於屏几

李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狹爲太祝奉^禮舍則已寬矣

元耶律楚材爲相每以身殉天下嘗言爲官長者興一利不若去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世以爲名言

樂羊子出遊學期年而返妻問故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截杼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至尺至丈以迨成疋今若斷其機則前功盡捐矣羊子悟七年不歸卒業始還

謝天瑞曰余嘗論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福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官職可以無姦佞儉於嬪媵可以保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以知儉之一字乃爲萬化之根本仲尼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有以也夫。張晉侯曰余嘗推而廣之謂居家處世宜悉本於儉儉於交可以寡怨儉於口可以免禍儉於服飾可以惜福儉於飲食可以養胃儉於嗜慾可以延生儉於日用可以免空乏儉於應酬可以減馳逐儉於奔走可以節勞碌儉之爲用大矣哉

張簡懿公鵬爲理漕都御史作自警銘書於淮陰行臺云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必培爾爾忍欺天天必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於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王昶戒子訓曰吾以沉默渾淡爲汝名者欲若曹顧名而思義也凡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人或有毀己者宜退而求諸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已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當則無害於身語云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信哉漢太傅疏廣謂子少傅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父子俱歷要

官恐爲世所忌如此不去懼有憂也卽日俱乞骸骨歸上特賜厚賚俾以原官致仕公卿故人設祖帳餞於東都門外道旁觀者僉曰賢哉二大夫

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懇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我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

漢馬援弟少遊嘗云士生世間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騎款段馬使鄉里稱爲善人斯不愧矣若欲致求贏餘徒自苦耳

陳眉公云隱不得談仕者事老不可幹少者事窮不宜隨富者事愚不必問慧者事乃吾人終身受用不盡處

馮瀛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節訓子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者事要在隨境而行之不可以一律論

王叅政伯大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因自號爲留耕道人

漢疏廣告歸將朝廷所賜賣金買酒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或勸爲子孫立產答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增其過而斂怨況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饗之以盡我餘日不亦可乎

張晉侯曰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蹉跎歲月將何事報答

君親讀此二語每不禁爽然若失及見唐子畏言善亦懶爲何
况惡無心求富豈憂貧又不覺廢然自返矣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人何可不循分自守哉

扶溝劉司寇澤深嘗署座右曰以天地之心爲心乃能盡得自
己以天下之事爲事便可做得一人事又曰有一德焉而自是
之是爲無德有功於人而自言之不如無功

醒語云有一言傷天地之和切宜檢點有一事損終身之福務
應防閑隨你官情濃歸時帶不來恁你生趣重死時將不去反
不若隨緣以安分恬澹以居心倒是一生受用弗盡處

夏正夫云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
此身一敗三可惜古云白日莫閒過青春不再來又云少壯不
努力老大徒悲傷洵爲名言

法照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
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氣藹然足啟友于之愛雖人有五
倫君臣遇合朋友訂交久暫固不可必卽父子夫婦早者以二
十年爲率豈若兄弟二三年相繼自竹馬戲遊以至台背雀髮
相與周旋最久若思^意歎洽猜間不生其樂真莫有涯際
多少箴云少飲酒多啜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
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爭名多忍辱多行
善少干祿

陳眉公云得意之事勿再爲得意之地勿再往得意之人莫輕
交得意之語莫輕發執此道也以往可以息業養神可以全身

遠害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此咏錢詩也夫錢爲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構怨公卿士夫以之敗名義夫烈婦以之失節勞商遠賈以之損命市井交易以之鬪毆乍去乍來忽散忽聚貧富倏更籠絡一世大抵福人少而禍人多所以錢字之形金旁有兩戈蓋寓金能殺人之意而人莫之悟也

鳴騶呵殿猶如傀儡之登場揭地掀天無異弄影於燈下以是知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卽是黃梁公案二八佳人翠蛾蟬髮消魂也無非白骨生涯審此足令名心頓淡淫念輒灰明太祖嘗與侍臣論善惡之報多有爽者上曰爲善或免於禍

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必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非天道之不明特時有未至耳

漢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墻垣人問何意曰後人賢師我儉不賢毋致爲勢家所奪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價止七百金將售矣翁往閱之反以千金成券子弟尤之曰此房業已有議何故驟增三百翁笑曰非爾所知也我儕小民彼違衆而售我不稍異何以塞衆口且欲未厭爭端不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產我望旣盈彼心亦足而他並無所利於此屋歌斯哭斯永爲錢氏業矣已而他居悉以價虧或贖或貼每每成訟惟錢氏貼然

富時不儉貧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後失言醒時悔健不保養病時悔有時不省無時悔好時不慎壞時悔閒時不做忙時悔暇時不算急時悔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霜天曉角詞云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蚤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詭譎終何益凡事付之一笑前程暗勝如漆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爲鎮江守人問其所行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以至於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因指坐間踏子云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是若渴子之盃水並未嘗有所費然皆利人事也惟在隨事以利之上自公卿下至平民以及乞丐皆可行要在乎常久勿間斷而已

上元人姚三老者貧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有亭假山皆太湖怪石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周折粧點如畫四圍又有老樹壽藤葱蒨情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有狂客王大癡來遊姚留之酌酒半酣大癡曰樂哉茲豈價值幾何三老曰約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父曾觴咏於此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已久初時

原索貴價俟其子孫須用甚急至無可奈何時只得賤售大癡
曰翁當效石平泉垂戒子孫後日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始
聞之勃然怒少焉愀然不樂既而踴躍而起引觴浮白謝之曰
是真達者之言老憊空爲作牛馬矣 張晉侯曰莫造園莫造

屋何用經營興土木造屋人在堂拆屋人在腹不知造時榮
但見拆時辱休占田休占地占多田地增家計東西南北恣
兼并誰知戶役隨田至生前將爲子孫謀身後反爲子孫累
覺隱有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產後人收後人收得
休歡喜又有收人在後頭觀此真堪醒悟

楊尚書玠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縣訴其事
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
上舍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悟俱不復有言

楊宗喬尹新鄉峭直不下人監臨惡其不遜同列從而交構勢
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喬告以故山曰譬如對奕
且饒一看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喬惕然謝教告改教
職其禍遂解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所爭嘗於几案間大書忍字於緯幌
之屬則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名非時召對曰卿名守和已知
不爭好書忍字已知用心奏云臣聞堅則易斷剛則必折萬事
忍爲最上和爲最樂上甚善之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
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破財孰若不積財

而無患人以爲名言

臨川聶大年東軒著座右銘云短不可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莫與爭智搗謙則莫與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藏妄動有悔何如何若靜而勿動太剛則折曷若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斯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儕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若傷豈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王澹雲曰老也希得沒也戀名垂盡也還顧妻孥田宅此委順之反也畢竟了此一着便爾滿局全贏吾將爲達人鼓掌吾更爲才士解頤

謝天瑞曰有客問予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均無難也順境者人心縱逸之時也縱之不已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災生逆境者動輒悔吝之時也悔之痛切天必佑之故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而知懼處逆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明鄭子元由翰林外補十年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譫語病已無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鍼灸能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冤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爲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爲見前妄想或期望日後

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成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
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爲未來
妄想三者忽生忽滅乍去乍來禪家謂之幻心能昭見其妄斬
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
虛煩惱從何處着脚又曰貴恙又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
而作色荒爲外感之欲夜深枕席貪歡或成宵寐之變爲内生
之欲二者之始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節則腎水滋生
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義忘其寢食謂之理障經綸職業
不告劬勤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慾亦損性靈若能驅遣則心
火不致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椽根無所偶反流全
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一切有爲應作是觀子

元深服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斷絕百擾靜坐月餘心疾
遂愈

天之將明必倏然而暗火之垂滅必倏然而明花果樹木將死
先一年必花繁而實盛其氣始脫人病垂沒亦必稍稍健旺故
曰老健春寒秋後熱夜半殘燈天曉月皆至不長久最不足恃
之事人能覺悟斯理則倏暗之時非所憂倏明之頃不足喜衰
之至者盛之機也盛之極者衰之兆也凡事退一步却勝過進
幾步雖云人實天道也

佛言一切世間皆從因生而因始生緣種好因則成好緣種惡
因則成惡緣吾未聞瓜因而豈生豈因而反生瓜故曰種瓜得
瓜種豈得豈又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

作者是因緣者即因果之說也是以如來教諸健兒慎勿作因
良有以也吁可不警哉

池北偶談云德平葛端肅公家訓有云予在仕途三十年今得
優游林下於世味淡然相忘似皆得簡靜力士大夫但有爲名
使人喜之心做官就要矯激以自炫以息人知煦煦行惠至違
道以要虛譽居鄉必不能修己遠利表正風俗即知自好亦多
甘爲鄉愿之行俟命君子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蓋以立身行己
自有法度對不自失而言耳顧居鄉無難只要在家讀書靜坐
不管閒事敦倫理屏嗜慾勿干請有司禁絕假託用勢者耳若
做官要做人事事念念爲義爲公成敗利鈍皆無足計須先知
內外檢點卓然自立不依阿淟附人持法公平宅心忠恕勿
恃一守而輕儕慢民勿爲宦成而肆志傲物兢兢翼翼作事謀
始凡自我行務上有益於朝廷下有利於生民而無求赫赫之
名其庶矣大凡人能清約即能秉正事無不可爲夫出處一機
爾輩自今即學廉靜無欲與日居官自當得力使人稱爲清白
吏子孫可矣

王阮亭

王忠勤公家訓云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
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
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汝友也遠
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書之言勿汝言也諾之

而已矣今刻石忠勤祠中

王阮亭

王阮亭云先祖方伯公年九十餘讀書排纂不輟雖盛夏衣冠

危坐未嘗見其科跣嘗揭一聯於廳事云紹祖宗一脉真傳克
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齋中一聯云容人所不能
容忍人所不可忍癸巳歲作自祭文有云不敢喪心不求滿意
能甘澹泊能忍閑氣九十年來於心無愧可借衆而同遊可含
笑而長逝蓋實錄云

王阮亭

池北偶談云湯陰王東臯伯勉官文選郎中清介有執持爲

本朝吏部第一嘗語同官尹瀾柱曰宋岳忠武王吾湯陰人也王
之言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無愧
耳又曰作吏部無才能只須守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

徐莊裕公問讀書續記云漢儒爲學能見得靜字惟孔明一人
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等語亦得規模領要

王阮亭

又云刑書桐城姚端恪公文然真實經濟人也其好生之念尤
出天性嘗拈句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命諸子
各錄一紙粘於壁

又云蔚州魏環溪尚書象樞順治中以光祿丞養親家居服闋
以臨朐馮相國易齋溥薦起爲御史不五載至尚書所著有庸
齋閑話與薛文清讀書錄同旨偶錄數則於此 有不可知之
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 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 居大臣
而德不純學不粹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
士爲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
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
以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

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濃其為用也可以污潔者而
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致搏激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

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貧賤立品富
貴立身方是天地間真男子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為仙為佛論死後地位為聖為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
之別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
婦孤兒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
而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二君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諭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
訕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偽一家習

慣骨肉手足講張為幻人而異情犬豕之豢

又云魏環溪尚書聖人家門喻略載於左 聖人門觀者自下

子上門闢正路三條中行中路左路右路門闔內外二界喻義闔

喻利闔外門內戒規三節老在得戒終壯在闔戒少在色始門內畏

箴三則畏天命一畏大人二畏聖人言三門內賞罰二格懷德

賞懷刑罰門內才品四種第一毅種第二木種第三訥種第四門內

課士三等行已有耻不辱君命一等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二等言必

信行必果三等門內黜士三等患得患失之鄙夫下等無忌憚之小

人又下德之賊最下等此段自上而下達意 門內取士四科德行科言

語科政事科文學科叩門三法反三隅力叩悱法叩憤法叩入

門一步致知格物 聖人家自下而前孝基第址門戶堂室聖人

室君子堂善人戶有恒門護家四壁信四壁忠三壁行二壁文一壁向上
三階樂之上好之層中知之層下自外達內四程權四程立三程適道二程
共學程一自內達外四程禮動程四莊蒞程仁守程二知及程一傳家四
法游藝外家依仁內家據德內志道內成家四事樂忘憂憤忘食誨
不倦學不厭

又云廬陵張學士幹臣作聖門戒律八條一名穿窬之類多方

覬覦一名患得患失鄙夫夤緣以獵一名妾婦阿附取一名壘

斷賤丈夫指為奇一名墻間乞人謁者是一名無忌憚小人侮

作奸擅一名德之賊游移不可一名不遠禽獸橫逆不悛淫

又云忠莊朱公著在疚記一卷語多精詣略載數條於左 深

山靜坐十年使習與性離塵世順應十年使外與內合為學之

事或幾化矣 人自晝至夜當知何所事知者則性命生死俱

了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即是任止久速 古之人修身見於

世非誠不能誠則貫微顯通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

紀綱之壞存乎風化氣節之壞存乎培養人心之壞補偏救

弊存乎執中約言之存乎朝廷 聖人之死還之太虛賢人即

不能無物而况眾人乎 實變氣質方是修身 士憎茲多口

則何以故曰持介行者不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眾志小人相

仇同類相忌一人扇謗百人吠聲予嘗身試其苦者數矣故君

子觀人眾惡必察自修惟正己而不求於人 待小人尤宜寬

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 中者不落一物庸者

不遺一物 隨事無私皆可盡性至命而忠孝其大者 平日

操持非實試之當境決難自信 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惡
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其讒謗者
小人也 赴大機者速斷成大功者善藏 同是中庸而有君
子小人之別微矣哉

居易錄張藐姑太宰慎言寄子履旋家書云刻下父母俱存大
小無恙光景已佳但日中則昃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目
下只當求一安身立命之處勢燄時如此淒涼時亦只如此任
四時寒燠溫涼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爾父子當思吾言此書
字字藥石可與伏波富不可使復貧貴不可使復賤之語參看

又云賀醫閻先生集一條先生聞巡按御史考試丁憂生員數
曰壞人倫壞風俗莫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命三年不

過其門以教孝也忍心害理君子肯爲之乎近日風俗日下方
面大僚郡縣有司凡地方富饒者無不營謀奪情督撫公然題
畱吏部公然覆准不知一郡一縣何以必不可少此一官而上
下以賄成至於蒙面喪心如此使醫閻而在不知如何扼腕矣

醫閻集又一條云内外文武罕不出於宦官宮妾之門安望
天下之治予謂宋仁宗謀相於王素而欲得宦官宮妾不知名
者此一事便卓絕千古

又云張篔簹山講學貞生以言事謫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筍
峯水琴澗虎子巖諸勝皆伐木開道手自創闢篔簹山住此二年
復應 詔出歿於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山時茅屋
隨劄一卷想見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略錄數則於此 王

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 絕頂惟高而孤雖天清氣朗無晝不風風聲四起衆山動搖人立其上脚根不穩風欲挾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震撼處放步然而危矣 王山笋類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爲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嘗耶 王文成訪地藏洞一異人值其睡方醒問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兩箇好秀才語畢復睡張子坐卧巖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自幼識字及壯奔奔波老忽將至鷄鳴而起便秀才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 巖栖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贊揚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 天地終始要其立言非有

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門戶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後憫我童蒙茫茫涯涘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顧言人視人指而今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尚勉爲士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耻 宿雲霧座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毫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 客來山中者輒贈以竹杖強之登臨或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或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予曰不然天下惟看破生死底入方不爲生死所奪可爲忠臣可爲孝子可以樂天可以立命

香祖筆記釋氏言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古言云羚羊無些子氣
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此是前言注脚不
獨喻詩亦可爲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

說鈴載言鯖云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至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強畫覺之所
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柳子曰
悠悠人世越不過六十年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
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白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
斜時今之昏老猶汲汲於名位財利而不知休者曷自三省
此言

心賞編淑身懿訓云王陽明曰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歸身
後福報若市道然使無報應善可不爲耶 或問希夷求持身
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君子
有三言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無身不善而怨人三曰無患
至而後呼天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
日方不虛生 俗情濃醞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
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學問得力處 非分之
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釣餌卽人世之機阱切須猛省 爲惡
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
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 形骸非親何況形骸外之
長物大地亦幻何況大地內之微塵右持身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能調六氣

斃智遺妄念如伐樹非一斧可倒求名理如啖飯非一口可飽

餘書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收拾身心

漸令向裏處世酬物自然安穩義所宜爲力所能爲心所欲

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於一切境順違無

不空勿失無礙法於一切時忙閒無不可勿失無念法忙處

不亂性須閒處心神養得清死時不動心須生時事物看得破

若富貴榮華由我力取則造化爲無權若毀譽嗔喜隨人脚

跟則讒夫愈得志薛文清曰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寧鳩子曰危崖之石先傾掉枝之葉先落萬物惟平可以長久

賈太傅曰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

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大慧云自念此身到

睡時已無主宰况四大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

汝妄想絕時自到寤寐怕一處後忽參悟寐時便是寤時的寤

時便是寐時的炎涼之態富貴更甚于貧賤妬忌之心骨肉

更甚于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

中矣受人之恩雖深不報怨則淺亦報之聞人之惡雖隱不

疑善則顯亦疑之此刻薄之尤者也

右立心

徐偉長曰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夫形體固自朽散消

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顏淵

時亦有百歲老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不學之謂貧無成之

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

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

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

真寂莫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

如無事時鎮靜又云事未至先一看事既至後一看 大事難

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

見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興留不盡之意則趣多若業必

求滿功必求盈不生內變必召外憂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

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

嗤樂莫大焉林和靖 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凡舉事毋為親厚者

所痛毋為見讎者所快 士人處世寧使人訝其不來毋使人

厭其不去 士大夫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杜倖端不

可崖岸太高要使人易見以敦舊好 日費千金為一瞬之樂

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人處耿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一席之

地此言極喚癡夢要知天生賢才原為利濟天下士君子實存

心利濟使海內他少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右制行

昔之隱居者放言今之隱居者宜孫言出于口落于筆皆言也

慎于口而不慎于筆謂之孫言可乎陳眉公 好談閨門及好談

亂者必為神鬼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右謹言

夫人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于自是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則此

身為義理再生之身可以造命右遷善

劉勰曰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

諫之言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必

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

與之履醉酒穿屐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含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斲于血獸之愚若此人靈于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猩之于履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猩猩之寧死含血乎

右警戒

張襄憲公遠慮傳少保峒峽張公論襄憲四川銅梁人官浙時一同年與公同官浙相得甚驩偶談及清明上河圖數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覩同年公有臨本甚佳蓋世所傳第二本也隨餉公公力却之同年公必欲公受公不得已受而厚酬之願琬惜及歸田慮後人以此賈譽因手書垂戒此圖頗爲世鑒賞以後凡官吾土及達官貴人有求者卽與之勿吝公歿後某公官蜀一日具百金移檄銅梁令索此圖且云價廉不抵圖值倘多索縣中暫借當續償也檄至邑時已近暮縣令親攜檄詣公宅公之第三子思選公號蔡蒙者念襄憲遺囑亟向諸姪覓之無有也諸姪中有微聞在某房者借詣索之譬以禍福再三始獲令一見抱寘懷中索酒飲三巨觥始命几展卷每閱一段卽大呼妙絕飲一巨觥比閱竟東方白矣以金付蔡蒙公力却不受令無暇入署就公宅印鈐並原金馳使報命某公一見卷大喜亟加幣若干並原金往蔡蒙公堅不受令不得已置盛筵迨公之子若孫羣聚盡醉而罷世皆歎襄公遠慮而又服蔡蒙公之純孝爲不可及予聞之襄憲公孫現峒大金吾云王生曰襄憲公勤勞著宗社利澤決函夏威望震聳真熱烈勒旂常乃區區

一卷猶勤遠慮予於是歎公之精神如宇內元氣周流布護無幾
微之不貫也世人耽於所好不難驅身名以殉之甚切遺殃奕世
萬曆初山西某鄉紳寶一古琴及歿縣公向其子索之弗得逮以微
纒泥首公庭時其子已食餼於庠稱佳士矣迺戮辱若此夫非琴之
爲祟耶若上河園初本至傾其家禍及數官又其甚者已嗟嗟一身
之外總屬長物夜光彈鵲何輕重倒置乃爾耶迺知人能澹然寡營豈
惟保身完名抑亦^遠官貽謀之要也噫尤物移人懷璧爲罪從古識之
矣襄憲公之戒視平泉之戒寧直庭之於逕已乎

諸城縣志王恢基字弘圖相州鎮人生而穎異積學有聲以明
季政權在私門絕意制舉第旦夕課訓羣子曰天下將亂先業
不可廢也強爲善所以避兵勉讀書所以長世吾兒勉之

心賞編涉世善術云世人多言處世難非世果難處無所以處
之之方耳如我好勝誰甘處其敗我好富誰甘處其貧我好自
是誰甘處其非我好安逸誰甘處其勞碌推之一切莫不皆然
常將自己心向別人一忖量則損人利己之事必不敢做間閱
載籍見昔賢言語有裨酬應者間命管城用當書紳雖不欲無
加未易幾及而取譬強恕其則不遠熟謂世果難處也王蓋臣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之所享者是須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
福祉吾身之所貽者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孝於親則子孫孝
欽於人則衆人欽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衆人作
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內睦
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

鄙嗇而借名爲儉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東坡一

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

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淡而有味者詩云不戢不難

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住京師宜用此策 東坡與蒲傳正書云千乘姪屢言大舅全

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今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_味麓

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

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

不啻如糞土書而榜之壁間爲山居第一戒

右治家

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陳眉公

東坡

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

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

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

意求之勿生餘念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若學成八面受敵

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

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窻聲皆聲之至清者

也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

可勝言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

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

一日之益

右訓後

程伯子曰立朝大槩前面踏放寬些若窄時異時合自家無轉
側處 士大夫當實有憂國之心莫徒有憂國之語當爲天下

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 忠孝不脩雖有他善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爲珪璋判絲滿筐不可織爲文

綺右立
朝

蒞官之法事來莫故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事上之道與其徇之以法不若奉之以體臨下之法與其徇人之情不若平我之情 救荒不患無奇策患無真心真心卽奇策也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挂冠顧翠綉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偃僕入公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唾謂

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

塵白居
易

蘓東坡曰賀下不賀上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

外無官謗中無所愧心釋眉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去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躁進者之戒

右居
官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

禮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見人學好多方贊
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
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
自壞其心術耳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
不滲漏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
禍 覺人之詐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意味
無窮受用 劉向曰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 耳不聞人之
非目不見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君子 凡稠人中不可
議人短長必有親厚者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_中勿答人簡 君
子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
肖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
可從 劉邵曰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聞之大訟小人
不能忍小忿故終有赫赫之敗辱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
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遇沉沉不語
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_{右處} 結怨於人
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嚴於公門寬於百姓嚴於奸惡寬於良善政之體也然公門防
閑又當詳於大而畧於細若事事苛求恐人不樂為用奸惡懲
治又當去其甚而警其餘若人人計較或生他變是以持法者
切忌任意而過_{右臨下}

六字經 曰忍曰方便曰依本分
九字經 勿欺心勿妄想守廉耻

長生飲 靜坐一味或止觀或納息隨便行之東坡云無事此

靜坐一日似兩日若過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人世何物能有此

効此方人人收得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事林廣記

富貴湯 無事以當貴 早寢以當富 安步以當車 晚食

以當肉 和勻隨意飲啖暢快無比鶴林玉露

快活散 除煩惱 斷妄想 洒掃靜室窓櫺虛朗前列小檻

栽花種竹貯水養魚室中設几榻蒲團跏趺調息將前藥用清

靜湯調服至三炷香任意逍遙倦則啜茗就枕偃息自覺神

氣爽泰不知人間有煩惱不見我心有妄想幽事

和氣湯 治一切客氣怒氣怨氣抑鬱不平之氣 先下一忍

字繼下一忘字 用不語唾送下更飲醇酒數杯使醺然半酣

尤效幽事

六味明目散 治勞過度目暗不明 損讀書 減思慮 專

內視 簡外緣 旦晚起 夜早眠 六味熬以神火下以氣

窅然後納諸方寸閉目養神去翳習靜修之一時近能數其捷

遠視尺椹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兼可延年

白拂 齋記

無比逍遙散治倫理難醫之症真要藥也 寧耐 糊塗 聾

盲各一 正經三分 痴呆七分 和勻用感化湯下如未愈

再加逍遙一味服之呂新吾云心不必太分曉陳眉公云留三

分正經以度生七分痴呆以防死

四妙誠實湯 治遇事輕易言語粗率 熟思 審處 守口

防意 凡遇難事大事將四味用不語津細細咀嚼徐徐嚥下
至胸膈中又要溫養多時方可出而應事久行不已自然事事
妥帖時時安穩語云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又曰不
曰如之何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曰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從古
聖賢都用這箇方得妙難盡述

右數方無勞遠索不費錢買日用尋常最簡最易苟能常服不
息豈惟免一朝之患兼可無終身之虞明哲君子宜深味之

分甘餘話吾家度公誠子書云或身經三公寂爾無聞布衣寒
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
耳汝年入立境方當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
耶余每感其言人生聰明智慧殊不再來尤難得者上有祖父

之教中無世事之擾下無室家之累於斯時也正當努力下帷
畢志書史聰明智慧乃不誤用所謂王郎時詎可多得一旦老
大悔無及矣尼父有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凡吾子姓當深維此訓庶幾青
箱家學不墜於地勉旃勉旃

香祖筆記郭文答溫忠武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傷人予佩
此語終身故在世塗官中外者四十五年而與世澹忘如海鷗
鳥晚歲乃爲風馬牛不相及之事爲宵人媒蝸中傷似郭文之
言有時而不驗然適遂其魚鳥之性雖不敢矯情德之亦未嘗
以爲怨也觀音經云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
著於本人坡翁改之實獲我心耳

香祖筆記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書數萬卷謂子弟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於人右數語可作家訓故錄之以示子孫

居易錄二程遺書一條云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為醋瓶畫匣者鮮矣若擄蒲六博之好往往破家覆產又不止畫匣而已

居易錄顏氏家訓云借人典籍皆當護惜先有殘缺就為補綴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此真厚德之言或謂還書一癡小人之言反是

居易錄隋韋世康與子弟書云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與老氏知止知^足之言伏波可貧可賤之訓可以互觀居易錄陸文定公樹聲長水日抄云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凌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吾鄉前輩格言惜未詳其生平本末當考之

居易錄莊子漁父^一所謂四^二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謂之叨專知善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三善謂之矜右數語王安石贊也予以為更勝老泉辨姦論

居易錄秦襄毅公自言平生居官事神務極誠潔行事惟任理不任情治民惟用絜矩二字御史惟用易大畜豮豕之牙一爻刑罰一以欽恤為主注疏褚氏曰豬除也除其牙也爾雅云豬大防則豬是隄防之義豬其牙謂防其牙又秦襄毅公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公弟南太僕卿崇寄書云聞兩廣事繁自都指揮以下得專生殺權重如此在兄處之必有其道公答書曰事繁當以無事處之權重當以無權處之如是而已

上命內閣學士戴通賚御書賜大學士李天馥母翟曰貞松堂上方有壘曰康熙御筆之寶又賜天馥御書一卷曰儒者當學探本原行迪醇茂循序進德守寂冲虛一言一動固有不謹嘉謨嘉猷必以入告斯廣譽翕聞而為周行之士也凡四

十七字末書癸酉傲松雪道人筆意卷首亦用康熙御筆之寶江西志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孔孟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為知言舟在虔時馬祖說法於龔公山舟聽其說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李肇國史補

15408

欽定遺書四十七卷四十七冊

清康熙刻本

1. 經書六書六卷

2. 漢書雜抄四卷

3. 新開羅錄十二卷

4. 老開劫碑錄二卷

5. 老僧補刊六卷

6. 外方士集八卷續集二卷

7. 殊方錄二卷

8. 隨終日錄二卷

9. 青岡錄一卷

10. 紅袖集一卷

11. 多寶集一卷

靜閒懿行錄卷五



靜閑懿行錄

淡食老人集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



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呂榮公夫人張氏待制諱盪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慷慨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庫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霍光出入禁闈二十年^餘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

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汲黯漢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卽位召爲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韙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然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

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卽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卽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尊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事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

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何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弟子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數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小學載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

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訢訢如也唯

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賞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糞廁驗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族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

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壘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

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雍睦矣

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踈遠必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續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者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唐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數

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弟子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泚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漢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惠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建武初爲左_門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_宜盡禮何

謂輕哉

第容與等輩避兩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

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

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搗搏之且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擣

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

孔戡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旣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文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歎洽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廡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寬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

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擇出俸金爲資裝嫁之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
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

漢管寧字幼安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
膝處皆穿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
言遠色無害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紛
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
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
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
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
亦不移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
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怒厲
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
邪心卒謚節孝先生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飯夕食齧葡萄而已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白季德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且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齋不殺方長不折衛輒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間使者至門啓而出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

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
信節不爲冥冥情行遠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
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蘇士俊趙州人祖時譽前明世職叅將沙酋叛力戰死士俊挈
家自昆明避兵趙之彌渡遂家焉性好義樂施鳩衆爲崇義會
以周窮乏疾病死亡一日值孀婦入市將媿無所歸士俊導至
家令婦服侍產逾月乃遣歸曾拾遺金訪主還之年九十二兩
舉鄉飲大賓一堂五世鄉人號爲蘇老佛子萬民兆民俱以孝
友稱

明迺久定遠人貢生以母老不仕敬養終身鳳賊之變有人以
三百金倉卒寄託賊平後不見來取跡其人還之封識如故

王藻潼州人爲府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因遣婢餽猪
蹄十鬻及歸給云送十三具藻怒婢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妻
曰君日持錢歸我疑爲鍛鍊所得姑以婢事君夫刑罰之下何
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必招罪咎藻瞿然大悟
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持刀
筆放下歸來遊翠林卽施散所有棄家學道後傳仙去

沈嘉謨吳江人同邑有顧氏子甫十齡失怙而家頗富時值倭
寇邑令集諸大姓議軍餉大姓共謂無如顧子嘉謨獨惻然曰
顧子孤兒寧堪此役衆謂彼僕豈少曰正慮彼強僕挾重役以
欺幼主則家立破耳必欲役顧子吾願代之卽自註己名軍興
幾年不累顧子合邑誦義生二子長檢討位次贈公俸三孫皆

進士

陳仁錫曰松陵沈氏科第鼎盛何福臻此及觀其積德乃知天道無親嘗與善人信也軍興重役通邑視富室孤兒爲奇貨公獨慮其難任卽慈父之憐幼子亦不過是其第嘉猷嘗一日焚二千石之券時稱爲二難直其麟趾繩繩科名冠一邑歟

林承美福建人幼喪父母撫之及娶常涕泣思親無從報答遇一禪師云孝子思親痛泣無益惟放生戒殺篤行陰騭可以報親子在親還在子亡親自休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承美有悟誓戒殺放生行善事壽九十有六子孫登第至今科第甲閩

中

徐晞常州人出身吏胥謙有容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晞絕裾而走爲具文移脫免凡事類此後由佐貳起家至兵部卽中時同官一主事每見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動及主事沒晞爲棺殮送歸宣德中晞巡撫甘肅至兵部尚書

張慶沐人爲右軍巡院吏司獄矜慎自持日躬掃滌暑月尤勤飲食湯藥卧具必精潔每戒其徒曰人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加恤則罪人何所赴訴耶嘗爲好言教因果有罪當自招無誣良善以重已過故不拷訊而疑獄常決妻夜夢神語曰汝夫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後慶年八十有二無病而卒六子皆顯

楊自懲鄞縣人初爲縣吏存心仁厚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滿前而怒猶不息自懲跪爲之解曰渠越法悖理不容不怒自懲叩首曰如得其情哀釋勿喜喜且不可而怒乎宰爲霽顏家甚貧遇囚之食多方以濟一日有新囚數人待舖家又缺米謀諸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饑色可掬因出簪珥糴米作糜食之後生二子守陳守阯爲南北吏侍郎長孫茂元爲刑部侍郎次孫茂仁四川廉使俱名臣

秦檜酷虐杖人多至死者後命以流血爲度有隸數藏猪血於杖內人得寬責如是九年一日檜見其神采頗異問曰汝何備至此隸無對固問之隸前曰小人賣罪應死但憐罪人受苦每藏血板內已九年矣餘無他懼亦感動刑火

雲南志載明傅澄字景深昆明人成化丁酉舉人任中江教諭歲饑捐俸爲粥以濟貧窶人皆德之初無嗣至是遂舉一子乃決意歸田以子給事中良弼貴贈如其官祀蜀名宦

又載明王璟字明仲建水人幼聰敏爲諸生時粵人張某謫戍臨安比放歸鸞妻爲資相別慟甚璟遇之爲贖其妻與同歸後登弘治庚戌進士知懷寧縣興學治水以最聞正德初徵爲御史時逆瑾擅權抗疏力詆朝中以真御史目之後巡按四川清戎伍之籍改瞿塘之路以邵武知府致仕歸居鄉禮讓人樂之親又載明趙禧字景福河陽正統丁卯舉人知永從縣有廉惠聲丁艱歸服闋嘆曰祿爲養也而親不逮仕復何爲遂不仕清脩苦節三十年絕跡公庭

又載明李占春字載陽廣西府人幼孤事兄伯春如父撫姪無異已出居鄉以仁厚稱由歲貢任香山訓導納一妾年幼春曰此吾女輩不可犯也贈金遣之遷仁化教諭建尊經閣疏泮池以德化諸生又時濟其貧乏者崇正間奉旨入仁化

又載明紀經綸字肫夫建水人純樸不妄言鄉里稱爲篤行君子嘗市一婢貌頗異問之曰父爲百戶曾立功以貧迫至此遂養爲己女厚嫁之弟有痼疾愛護甚至中嘉靖甲午舉人知新和縣編縣馬以濟驛困再補上蔡縣開金梁渠以興民利計擒劇賊黑龍黑虎黑象等歷陞鄖陽府通判襄藩長史志操無愧前哲

又載戴仁太和人成化甲午舉人累官鎮遠知府舊例有羨稅四千餘金爲交際需前守以入私橐日增稅額商賈患之仁至編稅爲三百六十兩以足一年經費餘悉裁罷亦不白於當道或勸之曰彰已之長形人之短非吾心也陞松茂兵備道歸里不治第館賓於門設榻於屏自號無懷先生卒之日家無餘財郡守吳晟涕泣而殮葬之

又載明張鳳羽字拱宸太和人弘治戊午舉人任鄆都教諭士貧不能婚葬者隨力助之歲饑作粥賑濟遷知資陽縣明於斷獄知潼川州值歲茂張遊擊死吐蕃之難捧檄往勸排浮議而白其忠里中稱爲玉山先生

又載明劉鈞姚安所人成化癸卯舉人孝友純慤未第時甚貧元夜翫燈拾金鈿不以語人明夕至其處候之不至又明夕復

候之果一婦人來涕泣曰失此物爲翁姑所迫幾死矣鈞持與之是年卽登鄉薦知長壽縣分祿以及士之貧者歸里四十餘年不輕入市一日遇鄉飲惡其簡禮竟不赴

雲南志明楊邦器字德周鶴慶府人貢生任眉州學正識學淵博佃僮好義賑乏周急鄉人有爭片言以解在眉以文行飭諸生攝彭山縣以廉著人或嘲之器曰吾豈以官小隳節耶當路聞而重之

雲南志明彭懋賢原籍江西寓騰越萬曆間知府余懋學重其經行修延爲賓師遂居順寧余屢爲置田宅不受子高運生員好經術篤於孝友皆年九十餘世稱長者

雲南志明劉思善永北府北勝州人生員天啟初客舍失火拾遺金三百兩次日呼還之客分謝堅不受州牧旌之

雲南志明張義字恆齋性孝友樂善好施精醫學有奇效而不責報遇貧者置銀藥中令病者自檢以暢其鬱人稱長者

漢直不疑爲郎官同舍卽有告歸者誤持一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疑弗辨買金償之後歸者至而歸前金亡金郎大慚謝人以不疑爲長者

晉顧榮與同僚飲見行炙者有欲炙之色乃以已炙與啖之同座悉笑榮曰豈有終日炙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榮在難忽一人奮勇救之榮甚感駭詢之卽受炙人也

唐楊城微時冬月絕糧遣奴求米於友奴以米易酒醉卧路旁城候久不至往迎之見奴未醒乃自負歸及奴覺來謝罪城曰

寒而飲何害也

馮當世京父爲商壯年無子將之京妻以金授之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置妾迨抵京買妾立券身錢已償因問所從來妾泣不肯害固詰之云父爲運官督糴欠折鬻身以償遂惻然不忍犯遣之還不索其值及歸妻詢妾安在具告以故妻嘆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嗣居數月妻果娠將誕里人夢鼓吹迎狀元乃生京後父屢行善事旅邸得金數百竟不行候失金者還之至墓祭掃適見有盜其墳者方踞樹巔恐墮而傷止不前伺其下方進諭遣之不爲較家日貧京讀書於嵩山僧舍僧有肥犬同學者共烹食之僧訴於縣株連及京京遂獨任其事畧不推委令乃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中有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免之頭令擊節稱善遂釋之延之坐贈以厚資俾得入試明年遂作三元

洪武初李文忠捷音至中書省請榜示天下上見其詞後大責曰宰相須知大體元主中華將已百年朕與卿等祖父皆賴其生養興亾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誇張四方識者見之口雖不言心必爲非其改之尋送元孫買的里八喇至京楊憲等請獻俘太廟上曰元實中國主此禮不忍加着以本色服進朝封崇禮侯

建文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戒之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矣威不仁已極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少師尚書夏原吉性仁厚量寬平嘗有吏汚所服金織御賜蟒衣懼欲逃原吉曰衣可浣何懼焉又吏壞所愛寶石硯匿不敢見原吉召諭曰物必有壞吾未嘗惜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汚墨肉袒待罪原吉曰風觸所致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懇請易之嘗夜閱文書撫案嗟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故曰適所批歲終大辟牘吾筆一下死生立決是以慘沮心有所不忍也

天順二年遣建文次子建庶人出居鳳陽幽禁大內五十餘年上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仁心不過於此左右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宥聽其婚嫁出入無

禁入禁時方二歲至是五十六出見牛羊犬馬亦不識東西南北亦不辨

明初吳江顧能號樂靜鄉人嘗從之貸米吳俗咸尚冬春以米尚熱恐及此取去或多耗損辭不與鄉人懇之急乃將米一斛更番颺其氣計其所耗之多寡而加補焉樂靜之孫名宗義字惟正有僕沈原母病疫將死原不敢歸視而流涕不已惟正問知之卽率原往視其母獨臥一室目猶未瞑問所欲曰思飲耳乃汲水與之復歸取粥食之時鄰人相戒不敢入室惟正獨與原親問遺之日再往如是者月餘原母卒無恙有司聞其行誼屢請爲鄉飲賓謝不赴時稱其有世德云

隋李士謙以粟數千貸鄉人值歲歉無償乃召至設酒食悉焚

其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爭來完納拒之不受或曰子陰德多矣士謙曰人所不知方爲陰德今吾所爲子已知之何謂陰德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盜蔬菓者孔曰晦夜渡水或致陷溺卽爲設橋引之盜聞慚感永不復至

吉人羅雙泉循上計春官失其囊中屬褐同舍生不自安物色其竊者給循訪之入座故探囊出示曰是不類君物耶循急趨出慰其人曰物偶相似生醉言耳歸復語生曰予失褐何損彼得惡聲尚能齒士類耶生始謝不能及

卞三萑館於懷氏有女窺伺卞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復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卽託事辭歸怡杏翁知之作詩咏其事有一點貞心堅似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且答書辨其無此事怡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

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觀莊獻后見二婢老醜勅妙年二女飾服以賜公歸知之指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及笄令守一老翁不甚無謂雖太后慈憫予志不可踰遂召其父兄折券贈資以令嫁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搆舍悞墜其簷溜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無害也又侵其址公題句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嬰兒也不妨其家大慚謝

明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上曰恐或以此爲例光祿必至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

馮恭敏森之父四十始誕子眉目如畫保若拱壁偶婢抱撫失

手跌傷左額死封翁急呼婢奔避自抱入曰吾自跌死婦驚痛
撞翁倒者再索婢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顛天願公早生
貴子次年生森傷痕宛然

徐存齋年未三十由翰林督學浙中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
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生將領責執卷進云太宗
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爾徐起立曰
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時人翕然稱
其雅量

宋呂蒙正素貧賤及拜相入閣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
佯爲不聞同列不平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其人則
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

光武攻王朗斬之破邯鄲得將佐吏民與朗交關謗毀者數千
章絕不檢閱悉令燒之曰使反側子自安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二驛丞不知爲何官與坐抗禮漫問
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笑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
史至及促令讓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到則公門人
也跪而起居丞始驚愧蒲伏乞憐公不之較

沈士麟嘗行路隣人悞認所着屐公曰是卿屐耶笑而與之卽
跌而反隣求得已屐送還謝罪公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更無
一言

光廟年甫十三經筵日每閣臣一人入直講案前有銅雙鶴故
事叩頭畢從鶴下轉東面西立一臣誤出其上光廟囑內侍曰

移銅鶴可近前些衆皆嘆服

明都憲王恭靖公璟山東沂州人諸生時夜讀書有嫌家持槍
隔窗刺之公走避得免月下窺知爲某閹三十餘年未嘗告人
公後顯貴其人以俵馬差累求救於公公畧無難色但笑曰某
日夜若刺我死誰當救汝此後慎勿害人其人感泣謝罪其厚

德如此

王阮亭

大學士諡文襄圖海公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
記功牌報部記過悉聚焚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子諾敏公
今爲刑部尚書人以爲陰德之報前寶鷄令高君某在軍前親

見之

王阮亭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無

賴子偶與鷗卒閑乘醉隨公輿後辱詈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
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
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
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爲善人予鄉文定孫
公廷銓司寇高公珩居鄉亦然皆可爲士大夫法

雲南志載明唐瑑昆明人成化乙未進士任刑部郎中持法不
阿有客懷金夜入其門卻之亦不發於人後致政歸號貞碩

先生

又載趙弼字廷直太和人成化辛丑進士知邯鄲縣以約已推
誠爲治陞太僕寺丞守官益謹致政歸田躬執耒耜夔跚泥濘
中晏然自適同榻姚祥來爲監司訪諸田間問生事何夔對曰
差勝諸生時矣有女不得於壻忽暴死壻家恐不知所措弼至

謂塔曰死生命也其寬厚類如此

又載王鳴鳳大姚人萬曆貢生幼事母以孝聞太守王鼎奇其學行爲擇配既娶則一醜婦也欲爲更娶鳳曰若棄此女則終身失所守益奇之因其貧捐俸買田以助後膺貢謁選赴京從王守仁學獻籌邊六策兵部奇其才除安福丞首卻常規舉鄉飲興水利立社倉擢知我峇除前弊政以解煩苛作千金堤以興水利兩邑俱祀名宦

又載明閃鏜字大聲金齒司人少負義氣爲諸生時人有竊其二馬者知其人不發中正德丙子舉人知鄆都縣居家不治產業事親以孝聞

又載本朝張芳譽蒙化府人順治間貢生居心仁慈樂善好施力行不倦年逾七十猶手錄格言傳播遠邇雖嚴冬酷暑誦讀不輟康熙庚戌士民公舉德行督學壽以仁旌曰德隆望重壽八十卒

又載本朝李士奇蒙化府人貢生制行端方宅表謹愨康熙癸丑吳逆叛脅之以官力辭不受操守堅確至老弗移

又載明劉揮字本忠蒙化衛人貢生任雅州訓導恂恂雅飭學問淵宏彌渡市舊不知學揮開館教讀並講明冠婚喪祭之禮風俗一變

又載明甘旨字汝孝昆明人樂善好施郡中貧乏多所倚賴輸粟助邊授以官弗受嘉靖間滇中歲饑出粟饋民全活甚衆有司上其事欲旌之力辭優游山水以終其身

又載明趙禧字念庭安寧人嘉靖間貢生任教諭造士以德行為先常積穀以賑貧乏有貸者焚其券及歿人爭來償不忍負又載明畢畊昆明人事親至孝嘗入蜀得遺金不取鄉人貧而貸者焚其券不責償

又載劉連璧富民人生員家盡孝遇死而無主者瘞之孤獨有疾者以藥濟之平生隱德甚多

又載羅廷寶號方塘安寧人萬曆間以異才授山東鄒平縣丞告養歸田施棺槨親戚有喪不能舉者助之卹羈旅力行善事年九十一而終

又載明蕪民生晉寧人天啓間貢生任新野教諭清介自持而以薄俸潤及貧士教人以明經修行爲本尋遷蒙自教諭新野人士佩其德教爲立石道旁家居建館置田以教孤寒子弟鄉人德之

本朝謝天正昆明人流寇入滇民間有夜張燈火及偶語者用石灰圖記於門次早按圈屠戮天正時爲里正俟賊去後潛拭去全活甚衆

又張潤昆明人事親養志親疾叩天求以身代及歿廬墓盡哀嘗避流寇亂周給同難鄉鄰多所全活

又陳洪範富民人生員素敦孝友遭流寇之變負父避難山中父疾多方救療得痊里中大疫有幼女包氏于氏父母俱疫死無依範收養及笄擇婚嫁之

竇觀光字景儀昆明人貢生性和厚與人交始終如一閭黨有

以急難告者勉力相助無所吝鄉人有過以善勸導之卒之日哀哭滿道

又陳印瑞昆明人事親以孝聞有謝姓者託以三百金後謝物故訪其子還之舊郡守梅姓遺孫女無依撫而嫁之後以子時夏貴贈如其官

又陳國璋富民人童年喪親長能自力衣食祖業悉讓與諸弟不肯以一錢自私鄉里親戚有不能棺殮者慨然任之無難色生平恭謹慈善邑人咸敬之

又涂崇昆明人貢生七歲失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以孝聞業師唐介和貧老無嗣崇迎養於家又倡議言於總督范承勳移建省會學宮并修置祭器樂器實心任事士林稱之後選授廣

南府學訓導卒

又明張化張文忠尋甸人從兄弟也居家孝友烏里黨所推尋甸舊無學嘉靖間化與文忠屢呈請建學不報遂鬻產赴京叩關得俞旨知府戴鰲旌其門曰尋陽義士

又明呂應科尋甸人生員安銓之叛城陷守者皆得罪應科以罪屬無辜又守者素賢乃萬里赴闕陳情願以身代守罪遂從輕典人皆義之

本朝王敬德蒙自人生員聘段氏值流寇剽氏耳鼻氏父以廢疾辭婚敬德不從卒娶之後生六子

又陳國璇連水人幼警習星命術養親生事死葬皆如禮弟國琰早卒子幼撫如己子其妹亦寡琰贍之終身

又蘇弘名石屏人好施與尤篤於宗族捐貲建先祠置祭田數百畝春秋禴祀所餘爲族人代納丁差至今子孫守其遺法又李根心字所性廣西府人好善樂施英德令張于宸孤孫爲沙夷所擄壘賣爲奴根心訪得之變產贖還遣其歸宗 大師復滇疫癘盛行捐三百金市藥治救治

又明楊舟雲南縣人樂善好施賑貧濟困捐千金脩文廟按院司道核實以聞加冠帶壽官旌曰尚義敦善

又明楊俊聲浪穹人幼聘杜氏女未嫁而瞽兩姓父母咸議離婚俊聲執義不從竟娶歸情好甚篤時爲諸生里人聞神語楊楊生娶瞽女德行註上考崇正間以貢生薦廷試知歙縣調臨潼報最擢平慶副使請終養歸迄今子姓蕃衍皆杜出也

又蘇士俊趙州人祖時譽前明世職叅將沙酋叛力戰死士俊挈家自昆明避兵趙之彌渡遂家焉性好義樂施鳩衆爲崇義會以周竊乏疾病死亡一日值孕婦入市將娩無所歸士俊導至家令婦服侍產逾月乃遣歸曾拾遺金訪主還之且九十二兩舉鄉飲大賓一堂五世鄉人號爲蘇老佛子萬民兆民俱以孝友稱

又明延久定遠人貢生以母老不仕敬養終身鳳賊之變有人以三百金倉卒寄託賊平後不見來取跡其人還之封識如故又明陳于益楚雄縣人天性孝友父歿善事母嫁娶弟妹得母歡心有姑孀無嗣迎歸養之鄉里有貧鬻其子者爲捐金贖之

又明楊道東字載吾姚州人嘉靖己丑進士天性孝友好義樂

施貧時見有衣不蔽體者卽解衣衣之讀書貫穿經籍登第卒於京未究其用

又明謝宗陽大姚人廩生爲人樸實啞啞如不出口生平無絲帛甘旨之奉父故廬墓遺產盡以屬弟弟卒撫遺孤周贍宗族好義樂施撫按督學俱旌之著有省身錄

又明符節字性善保山人平生耿介寡合常與丁貞友善貞病篤以幼兒竝白金百兩託節節受金密藏於丁室中厚撫其子且教之比長挈金授之封識宛然鄰有嫠婦無子迫於飢寒自縊節救之活令家人給衣食歷二十年終不見婦一面婦卒治棺葬之所著有坵坡堆詩一集

又明陸鏞保山人道見遺金一囊拾歸謂妻曰若坐門內視有泣而過者告我已而果有人泣涕至數如數卽付之以半謝固辭其人拜天祝頌而去

又明吳榮字仲華騰衝人醇厚坦直人有爭者咸質平之一日與友蘭剛暮歸適一屠兒醉臥道中墜二十金於側榮恐爲他人所得拾付剛令遣僕守屠兒俟醒歸之終身不自明

又明張昂字德遠保山人天姿清俊嗜學飭行正統間侍郎楊寧舉爲弟子師嘗以千金置義田於蒲縹以資宗族之貧者婚葬孤孀皆有常給鄉人有貸不能償者焚其券人有犯者不校所著有鈍菴稿

又明周琮騰衝人晚行得遺金歸付其妻仍往拾金處伺之至夜一人來尋詢之得實還之蓋此人稱貸以完逋賦而出子於

獄者分謝不受其人祝曰願天壽公夫婦官公子孫後琮夫婦果以老壽終

又明石雷保山人嘉靖丙午舉人性直諒尚氣節任叙州府通判以憂歸遂不仕讀書寶山中力崇正學多所發明里有鬻女者偵之其同年女也贖歸擇配具禮嫁之

又明周弈字叔大保山人舌耕養母以孝聞有以丹士術授之者弈曰多金何益卻不受

又明楊懷玉鶴慶府人貢生任安岳縣丞剛方正直細行必矜居喪蔬食盡禮期功不赴宴會舉鄉約敦行四禮鄉人化之

又明官伸蒙化府人好義樂善周貧乏助婚喪嘗贖流亡還遺金年近百歲卒

懿行錄

淡食老人手錄

警心錄休寧縣一蒙師家貧力學善讀律里有富人死二子爭產兄欲訟弟持厚儀求寫告詞謝曰某讀律爲他年判獄地耳豈肯爲他人興訟哉備述手足至情及相爭共敗之事其兄感悟後其弟來亦正訓之弟大感服歸家和顏事兄遂歡好如初一日販沙板至中途忽見板上鐫蒙師姓名弟兄慨然歎曰荷其息爭大德未報此殆天以示我兩人耳歸售此板得三百金以贈師時師已年邁方與其子食麥粥二人至備言其故出金爲壽師固辭二人曰此天賜也不可却乃受之

警心錄天順朝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下西洋水程時劉大

夏爲卽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不得
項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
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存當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
其有無耶項聳然再揖而謝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
矣

警心錄李昆高密人撫甘肅時偶見都司獄墻下白骨累積詢
之則遠年罪人死者公感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
卽於郭外作義塚瘞之肅地邊夷婚多論財貧者常不能娶公
查各衛得千餘人皆量給銀布助其娶後公還送者携妻子遮
道而泣皆舊所完配者

趙鼎爲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衢州守臣章傑
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按私釀爲
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急以片紙
走僕自後垣出密告汾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
搜索悉無所得鼎家頗以無恙

李素先名綵多~~姓~~縣人家頗富敬老恤貧明季畿輔大饑盜賊蠢
起素先所居鄉名西曹家叢諸少年亦相聚謀爲盜素先聞之
呼其人曰汝輩皆父母遺體何忍爲盜一被盜名雖有孝子慈
孫不能洗矣汝輩不過苦饑寒耳我尚有薄蓄願與共之衆感
而聽命乃出積粟百餘石分給里人有求他物者來必應由是
西曹家叢無一人爲盜者外盜來輒挿箭其門曰李翁盛德家
無犯生三子長成性恩貢次明性盡性皆諸生而明性學尤純

人稱之曰孝愨先生孫曾輩三十人入泮登科者繩繩未艾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輒求判正實喻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而退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歲歉民窮盜夜入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諸子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迫於饑寒習久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駭投地請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己反善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後除太丘長歸以三公徵不起壽八十有四子紀謀竝有才德時二難紀爲尚書令紀子羣爲司空子令儀曹州人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子也令儀曰汝何苦爲盜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矣卽如其欲與之旣去復呼之盜大恐令儀曰汝貧

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令儀擇子姪之秀者延名儒教之子伋姪傑倣舉進士第爲南曹令族

查道幼時沉寢不羣以詞華稱淳化中赴舉貧不能行親族襄錢三萬爲助道出滑臺遇父友呂翁家翁貧無以葬其母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以與明年登進士屢遷龍圖待制出知虢州值災蝗道不候報卽出廩米賑之又設粥食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爲民種民賴以濟全活者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默坐終日壽至八十有四子循之亦貴顯

全琮字子瑾錢塘人父承簡冲琮嘗賣米質于吳中吳大荒琮盡散給士民空舟而還白其父曰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

倒懸之龜故賑給之父大喜琮任吳封錢塘侯

倪閔字泰夫汝縣人頡悟嗜學節用好施每出以錢自隨遇貧者則擲其家不問知否及領鄉薦赴禮闈雖處京師施與不減

試弗偶或譏曰君好濟貧何以屢屈豈造物未知耶閔不應

益自勵紹定三年土寇蔓延官兵獲從賊者皆繫獄閔憫其無知

羅法日飲食之已而得釋後里中失火偪閔居所釋賊黨盡力

撲滅家獲全明年大饑死者相枕閔煮粥以濟活者萬計及赴

試入夢門豎旗書饘粥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除寧國教授

出私帑勸齋舍置義田俸資悉分兄弟姊妹仕至尚書

宋祝梁沙縣人遇歲凶力行賑濟瘡痍病無虛日後生一子

甚慧赴春闈時鄉人夢一使者執旗馳報狀元旗上四字曰濟

饑之報及榜出果然

楊榮建寧人世以濟渡為業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

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榮會祖及祖惟竭力救人鄉人嗾其

愚迨榮父家漸饒卜墓地有道者語之曰汝家世有陰德子孫

世有陰德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乃依所指而厝之即今白兔

墳也後生榮弱冠登第位至少師贈會祖祖父如其官子孫貴盛

無比

裴度質眇小相者言其天當餓死他日遊香山寺徘徊廊下見

一婦人置褪裙於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度見所遺物追

之不及抵暮携歸旦復待於寺門婦哭而至度問何為婦泣曰

父被罪繫獄昨假得帶帶帶二直千緡將以賂津要不幸

失於此父禍莫逃矣度解驗授之婦泣拜留一以謝笑而遣焉
一日相者復見度顏色頓異大驚曰公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
里非某所知也度後位極人臣名震天下

竇禹鈞范陽人幼喪父事^母至孝時年三十夢其祖父謂曰汝命
無子壽且促當早行善事禹鈞唯諾先有家僮盜用房租二百
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畫自書券鬻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
錢遂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其券囑妻曰善撫此女旣并擇
良配得所歸後僕知感泣請罪禹鈞置不問元旦往延慶寺得
遺金二百持歸明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泣至問之曰父
犯大辟編賣得金將贖父罪昨暮失去父罪不復贖矣禹鈞驗
實還之復有所贈又每歲量其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

人禹鈞後爲左諫議大夫致仕年八十二子儀禮部尚書儼禮
部侍郎皆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備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
居卽八孫皆顯

羅倫少力學郡守張瑄惜其貧命有^司周之謝勿受三十領鄉薦
赴禮闈宿旅舍其僕於院拾一金釧行兩日始告公公大怒欲
親齎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誤試期矣公曰此物必奴僕失遺
萬一主人拷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及試不可令人死非命
也竟還至其家果偷婢傾盥水釧誤覆地主母疑婢竊鞭笞幾
自盡夫復疑妻私匿詈辱妻憤欲投環公至還其釧舉家感激
乃兼程赴京入試夢神語之曰玉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及揭
曉狀元及第

范元之素貧盛暑浴江濱拾金一囊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萬一失此者自經溝瀆枉殺性命翌旦與其子攜所拾金待於江上果見一婦悲號而至詰其故曰夫坐法當死易田得金至此失去元之卽以還之時鄉里多謂公謂其不能營生公笑而不答明年父子登第十二世爲二十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謂崔曰荷君相顧不以外地人見忽令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沒君能始終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異寶密置櫃中而瘞焉後一年番婦聞夫故自南來尋并勘珠所在陳于公府蹤跡及崔崔曰倘不爲盜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

珠汴帥王彥護奇其節欲聘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後主文柄有清名

朱承逸居雪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且親往其家見債家悍僕羣坐于門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之故將使數命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汝歸告主彼實無以償迫之何益吾願代還可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惶懼聽命卽如原數取付之夫婦感泣願終身爲奴不聽復以三百千資之而去復歲饑承逸出米八百石作粥賑救是歲長孫服登第仕至中書舍人孫竑亦登第名節甚著遂爲吳興望族

王志仁徽商也三十無子其姑丈某善風鑑多奇中一日見仁愀然曰汝冬有大難奈何王素神其術亟往姑蘇飲資暮宿逆旅偶歸散步河上見一婦抱子投入水急呼漁船出二十金救之問其故婦曰家畜一豕將以償租值夫出鬻去不意皆假也恐遭筮楚不如死仁倍價以償婦歸泣告其夫夫不信挾之往質至則仁已就寢夫令婦扣門曰投水婦來致謝仁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其夫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仁披衣起方啟戶墻忽傾卧榻已碎矣夫婦感歎仁歸某見大駭曰子氣色異常必有大陰德非獨免難且獲福忽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皆登第享富貴者二十餘年

黃汝楫家富值方臘亂瘞金三萬欲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閉空室索金以贖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萬可悉贖其命也乃掘所瘞輦入賊營千人皆得脫歡聲如雷羅拜而去楫生五子曰開曰閣曰聞曰聞曰閣者相繼登第

王性常東鹿人康熙二十年間北直新河民以左道謀叛保將官督兵勤捕既平掠婦女無數性常見而惻然委曲向其將言願代贖將許諾以十金贖一人性常餘金掠至者衆不足復求減價將不允性常怒曰朝廷命君討賊未嘗使君掠平民我將告上臺且控於朝乃得減以三二金贖一人正喧闐間忽一人騎而過問此何爲或應曰王君贖被掠難婦耳其人下馬囊中出五十金以與性常曰好事好事吾以此助君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後性常官縣令新河人爲立祠祀之

張生福州農家子幼時父使持錢市斧柯遇一人欠官錢甚急貧無以償將自縊張憐之盡賣爲贈頃坐石上旁有人問曰汝饑渴乎曰然乃指路旁竹萌令食徐出小水飲頓覺神爽自是絕粒入山不知所終

商文毅公^軫之父爲嚴州府吏積善好施人稱其隱德每謙讓不居在吏舍常勸^書吏奉法無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郡守遙見吏舍有光跡之非火也次日問羣吏家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子守異之語商曰此子必貴彌月命抱入郡署一觀太守驚喜命張黃蓋送之歸後舉三元入內閣

楊旬大曆中任夔州推司正直多陰功有子年二十三習舉子

業欲入試旬曰汝學未克不可夜夢神語曰汝陰隲厚汝子必中若應舉改名椿塲屋中當助子文思旬命子改名赴省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魁天下夔州使君請旬賜坐令解推司職旬告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慳囊乞取來開看第一囊貯三十九文大錢第二囊貯四十餘次樣錢第三囊則萬個小錢使君不知以所旬曰每詳獻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某爲小心平反之有從死罪而正爲流罪者卽投一大錢有從流罪而正爲杖罪者投一次樣錢有從杖罪決放者投一小錢又每效周夔行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養街市遺棄嬰兒俟年十五願認者聽二每冬十一月爲始收養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于養濟院日給米一

升錢十五文三普施應驗湯藥四施棺木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適人六專心戒殺遇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遇荒年貴糶賤糶八修治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九還鄉客旅流落者酌遠近助以裹糧十所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辨明旬借公門奉公行善以有今日豈敢舍此而求退耶

支嘉善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美意愧無以報明日延至家汝以身事之則生我必矣妻泣而聽命及嘉善至妻自勸酒且告以夫意不聽卒爲盡力平反之既出夫婦踵門謝曰君如此厚德尚無子吾有弱女願奉箕箒嘉善固辭不獲爲備禮之生子立弱冠及第官翰林立生高高生祿皆學博祿生大倫復登第

宋神宗朝王安石力行新法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厲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宜以利爲先安石怒遂與之絕恕亦托疾引去宋張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長師胡宏宏曰聖門有人矣孝宗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是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望其仗義死節乎其遠惡人尤嚴嘗肩輿出遇曾覲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窓櫺覲手不能下陳亮才氣豪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千言立就志在經濟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擢用之曾覲聞而往見亮以爲恥踰垣而逃覲不悅而歸及光宗親策進士以亮對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大喜御筆親擢爲第一特賜狀元及第

明神宗雅重海瑞十三年乙酉起爲南京都御史到臺日以風紀始於御史值一官設戲宴集諸人謂曰爾等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杖之衆皆凜懾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籬蕭然無餘物啟其篋僅十數金因嘆息泣下士夫釀金爲殮民痛哭之罷市十日及出喪江上白衣揭楮素而送者滿道路壺簞之祭數百里不絕詔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清康熙甲子八月中州人湯潛菴斌奉命撫江南蒞任以後惟食吳中一杯水曾不受公私半文錢興學校講鄉約崇節義敦孝友尚儉朴毀淫祠禁豪強絕賭博專務以德化民改過卽止安靜簡率無爲而治丙寅清和內召回京士民攀轅泣留罷市廢業公以輔相東宮任大責重星馳赴都去之日止有圖書數篋人謂海忠介周文襄再見矣

弘治間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有甘肅副總魯麟貪狡詭詐結納嬖倖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以家積黃白數十萬復遣使密詣大夏所願竭資佩印大夏語曰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日遽求起用於理不可固卻之麟遂怏怏而死

明趙司成永一日過魯學士鐸印魯問何之趙曰今辰爲李西涯先生誕將往壽魯曰當偕往又問以何爲贄趙曰僅帕二方魯曰予亦應如之及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報云食僅存半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爲祝李乃烹魚置酒以酌二公暢飲盡歡卽事唱和而罷

明世宗時楊爵狷介清苦不合於時適居家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臣相過同往會爵方食止有麥飯一盂蔬菜一盤見按臣至即延之同享甫畢校卽入係爵卽與偕行按臣曰盍亦一內別乎爵曰去矣復何顧官校吐舌云楊公慷慨乃爾在獄七年後以宮中被火詔釋歸方抵家忽有大鳥集舍爵曰吾將死矣自爲墓誌果卒

宋鄭俠上流民圖罷歸囊止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少時曾讀書清涼山閩人就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門聯曰諫草有千言自信丹書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明李遠菴性廉介一毫不取鄭澹泉乃其得意生一日侍坐最久有布鞋在袖逡巡不敢進公問何物對曰曉妻手製一履欲送老師公見其誠取而着之生平所受惟此

錢鶴灘請告過維揚適門生爲守遣使迎謁令大賈爭先餽贈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初無心跨鶴也遂潛歸追之不得

左丞相李虞有清行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虞延至寢室見簾甚敝因潛度廣狹以錦繡織成加之緣飾三携至門終不敢發言而返

海瑞晉南畿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款惟饋四盃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梁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留之欲奏爲

判官震耻之欲去又恐禍及乃曰震素不慕榮名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叅佐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從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雲南志明陳一鶴字內菴保山人隆慶丁卯舉人居家孝友樂善好施置義田以助鄉鄰設義地以埋枯骨嘗讀書光尊寺夜覺有盜入一鶴曰無他物止銀二兩可於牕外接之又有竊其穀者一鶴見而避之不欲識其面其盛德類如此

雲南志明沈祥騰越人尚義親賢有人遺寶於路祥拾歸訪還其主又有遺治喪之金者祥亦拾而還之

雲南志明殷賢騰越人伯凱受世職五十無子賢應襲讓職不居力勸伯父娶妾生弟第卒又出資助姪成立襲祖職

信徵錄云海鹽庠生王汝諧家於城南之余山有田數百畝每年以役事與里書張某往來甚熟張女殊色已許字矣而張以盜用官糧事露借官僕銀十六兩以女為抵官僕利其色竟不往索逾三年計其子母應三十餘金張不能償遂欲奪為妾張勢莫抗方在窘迫適汝諧過門見舟輿雜還意其嫁女也入賀之見張夫婦相對哭泣詢知其故婉諭官僕反遭詬辱汝諧怒曰汝雖勢豪然欠債須償耳寧有奪人有夫之女者耶官僕曰渠原以女為質今不能償得女何害汝寧能代償之耶汝諧奮然曰吾雖非素封諒亦可完此事遂拉官僕至家計子母悉償之事得解而女獲於歸矣張夫泣謝汝諧亦無德色明年丙子其子顯一遂登鄉薦人以為陰德之報俞叔音言

曠園雜志云傅從龍閩良家子幼隨仁和縣令張玉甲張延趙驪淵於幕傅方十齡為伴讀學詩能畫張去任趙乞得之儼倚貧約無嫌怨康熙己酉趙登賢書北上路德州趙病垂危傅沉首歎神搥鼓請代時廟方演劇聚千萬人皆泣下既而趙病漸已傅不三日而歿趙痛甚搥其柩附糧艘歸題曰義旅傅從龍墓不敢以僕從視也傅有詩云岸低因水濶山小帶雲平頗有致惜遺集不存

曠園雜志云仁和俞司馬灝督關揚州有故宦姚某公子久客幕館不歸其老僕賣公之女為人婢業從主遠宦者數年矣迨公子歸憤甚訴於俞俞訊僕置之死公子又貧不能贖女俞捐俸代贖歸人皆高其義

曠園雜志云費達清河人少以勇直聞康熙乙丑秋七月久雨淮黃水漲河堤使者欲扶一堰以洩其勢堰在清河上流決當淹民田廬費不可挺身持矛立於堰上曰誰敢決此堰吾當刺之胥徒畏其勇皆辟易告其主縛而杖殺之一鄉皆哭既收葬清河人謠曰費達費達忠正明察哀我良人無辜被殺生為英雄死作菩薩

又云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景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為幕客恒駐節邛州逆獻陷成都分兵狗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士驎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驎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驎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

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斃面毀容以免堅操
撫孤光翰間關彝獠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
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
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
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
送朱氏母子歸景陵於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
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
氏馮氏之驍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
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峨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
義乃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
陽死時有李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
雲南志明張松保山人好行陰德一夕盜入宅松見之不發俟
家人睡畢呼出給以銀令其改行有孕婦至松門忽仆地松令
婢掃室延入聽其分娩以湯藥調之而去

宋包拯峻直剛毅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爲之斂手童稚婦女
皆知其名呼爲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人以
其笑比黃河清焉

范純仁論王安石新法乞賜退黜以答中外之望不聽求去不
許未幾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
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每
上疏切諫神宗知其忠悉不付外純仁乃盡錄申中書安石大
怒乞賜貶竄帝曰彼無罪命知河中府

陽翟田畫與鄒浩支善每以氣節相激厲及孟氏廢劉氏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及浩以諫得罪遠竄新州畫送之途浩出涕畫正色曰使志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出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固未止此也浩收淚謝之

道君皇帝崩於金之五國城朱弁在燕山爲文以祭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雲窖攀龍鱗之未逮淚洒冰天服斬衰朝夕哭洪皓聞之亦操文泣祭金人義之皆不之責

金人陷洛尹焞闔門被害焞死而復甦後劉豫聘之不從乃奔蜀止於涪關三畏齋以居州人皆不識其面後范冲舉以自代始出爲崇政殿說書

戶書王繼津與楊繼盛同年椒山之劾嚴嵩也以疏示王曰死矣第幼子未卜婚王曰卽如君言吾以弱息字公子椒山死王女果歸楊氏嵩恨之未及中傷而敗乃得免

明嘉靖中兵科給事石星以論事忤旨命廷杖削籍上怒甚親御五鳳樓潛察杖者欲致之死友人工部郎中穆文熙恐其杖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翼蔽星聞人共言絕不顧縮且詈且掖以出因得不殞卽解官調護而歸

宋范仲淹遺子堯夫詣姑蘇索麥五百斛還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

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卽以麥連舟贈之單騎到家文正曰東吳曾見故舊乎答曰見石曼卿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答曰已付之矣公喜稱

善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日覩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眷屬閉一空室中橐餕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之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

漢范式與張邵友善春別京師式謂邵曰暮秋當拜尊堂至期元伯白於母請設鷄黍候之母曰千里結言汝何信之審耶邵曰巨卿信士應必果來言未竟已到門登堂拜母盡歡累日後邵疾卒式夢邵呼語曰巨卿吾於某日死某日葬矣君能來一別否耶式醒驚疑乃更服星夜馳來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所待耶遂停棺移時只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

襄陽城東南有白沙曲龐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隔魚梁洲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每至相思則褰裳涉水豈待還桂棹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

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使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灑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

官

陳志魏昭字德公陳人童子時太原郭泰止陳昭知其有異求入其房供繼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爾泰美其意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啜怒而呵之曰爲長者作粥而不加敬使汝不可食耶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容色無變意殊悅泰曰吾始見子之面今乃見子之心遂與善卒爲妙士

荀巨伯晉人遠省友人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留疾者在家巨伯不忍去賊至執之曰一郡皆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曰友人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賊感其義卽退去

雲南志明鄭永生字壽伯騰衝人嘗結廬東山藝田忽鄰婦有私奔者永生不答馳歸家人問故給之曰偶攬疾欲藥蓋秘之也時以陰德事教家人年八十七而卒

廉頗以藺相如位出已右心甚不平每云我見必辱之相如路遇輒引避左右以爲恥相如云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在若二虎共鬪必有一傷我所以讓之者乃先國家而後私讐也頗聞之深自愧服爲肉袒負荆踵門請罪相如卽出迎與之盡歡遂定爲刎頸之交終身不貳

宋韓億李若谷未遇時俱貧甚同途赴試京師共一氊一席每謁人更相爲從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主簿之官自控妻驪韓爲負一箱將至縣三十里許謂韓曰恐吏卒見之不雅相應作

別計篋中止有錢六百文卽以其半遺之相持大哭而去

唐憲宗時柳宗元除柳州刺史劉禹錫除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老萬難俱往欲請於朝以柳易播裴度聞之因諫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曰裴度愛我忠切遂得改連州

俞伯牙聘於楚中秋夜泊舟江渚雨過月明撫琴自遣忽而絃斷使人登岸巡檢值鍾子期採樵暮歸臨崖竊聽因呼入舟中與論琴^意知其志在高山流水伯牙大喜遂與訂盟約以明秋來訪贈以金帛勸之力學子期謝歸明春病卒伯牙至期果復來會知鍾已死一慟幾絕乃親詣墓前撫琴致弔哭畢琴爲之碎遂終其身不復鼓

建中靖國元年宋徽宗郊祭天壇陳無已從時天甚寒趙挺之與以一裘無已嫌其貪污卻之不服竟至凍死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旁有李正熟衆爭取啗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答曰非所有而取之於義不可人謂世亂無主取之何礙答曰李雖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曾子衣敝衣而畊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曰非先生有求於人人自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弗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以白狐裘恐其不受因語之曰吾假人^也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

思辭不受子方曰吾有子無何爲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猶如遺物於溝壑彼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子方嘆曰誠安分之士也

張涵字用敬爲諸生時富人某餽以數金堅不受強之不已乃受曰後必以報任潛山訓導歸其人已死奠於墓舉金還其子曰爾翁厚意今已報也人以爲不負死者云遷臨縣教諭子正蒙歲貢生孫崇德舉人脩德甲辰進士

現果隨錄云明周秀才諱某者素方正家極貧賃妻門韓家潭子屋一間拆舊竈竈底方磚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周君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筆書銀面云若是我財須是明白來竟袖至胥門外登渡船擲之中流而返舟子親見立呼漁翁投水

摸之漁翁藏銀別處詐言不見二人大鬧訟之太守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銀至見面有字命貯庫是秋鄉試周公竟中舊例本府小鹿鳴宴每舉子有牌坊銀百金置面前書字銀二笏恰在周君面前衆共驚異後成進士

此所謂明白來也周公絕世迂濶成絕世方正使染指暗物福澤定止此矣安有後一段奇事乎人人知科甲爲大利當小利現前人人忍不過嗚呼周公迂濶真大學問豈易及哉此周翼宣業師鄉友業師古君子也累爲顯言如此戒顯

江西志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開門投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嘗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隆披紙表客有就之亦

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議論莫不聳然駭尉謝生遺以襲衣
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童笑答
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
錫亦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三筆

錢塘志樂果卿名曙避英宗諱以字行生而穎拔凡三試開封
率高等嘗試御前恩授鄭州長史司法桂州卒贈太子中允果
卿在桂有異謚爲象州武化令而死其妻挈二女歸閩而妻又
死果卿爲置地合窆之哀其二女之無歸也娶以爲二子婦家
故饒財諸弟用之殆盡乃求異籍果卿喟然曰家至此由吾祿
薄不足以聚親族汝曹何咎弟聞而慚沮復合如初師事林逋
天禧末錢塘有巨石浮江太守問逋逋以問果卿果卿乃按樵

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真宗上仙於是人服果
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爲奇書

錢塘志傅昇號竹亭由歲薦仕益府典寶司素長者與淮海馬
試善試任天台攜妾與俱不爲嫡所容謂昇曰有妾當遣念其
性頗柔慧不欲歸俗子請以贈公昇辭之再三不得時昇姐以
瞽故不字入囑與同寢處者三年未嘗謀面後試妻死告以故
使重合遂舉三子胡給諫初麟以言事謫其子貯千金其家去
而溺於湖已數年矣後給諫過訪昇出所貯還之封識宛然有
台人以株累得罪者發城旦稔知昇長者遺囊金寄之事惡不
告姓名去達罪所卽物故昇無可還以其金力行善事濟人向
寺觀中書其事題武陵驛徒遺助云

錢塘志沈穠字旦及自吳興徙錢塘爲人深沉有經世畧早爲高才生屢踏省門不見收一就漳平司訓遂棄去穠素受業於吳太冲太冲爲他事牽連騎者至門遠其弟太淳穠慨然曰吾師坦中無他腸奈何波及其弟乃匿淳他所而自假淳名質對卽得白己乃遊燕薊楚豫閩粵諸大吏皆以聘迎之性慷慨周人之急不啻如己事嘗棄數千金不顧

錢塘志凌克閻字步騫七歲喪父痛母荼苦奮志服勞以博色養會兵燹遇有孤嫠失所者厚卹之後罹隣火室廬蕩燼猶日拯卹同灾年六十嘗自爲壽詞有曰澹泊素秉勿耽歌舞食取其飫何必魴鱖衣取其遺何必楚楚恤其匱乏胡分爾汝資其嫁娶曰予是主拂逆之來理以自矩益實錄也

靜閒儒行錄卷六



靜閒儒行錄

儒行

淡食老人手錄

宋謝璉字公玉祁門人朱子門人見朱子實紀及師友淵源圖
汪環谷爲璉墓表云公嘗從朱子講性命之旨其學始於格致
極於治平成己成物一理渾足故公才識足臻遠大乃官不配
德不得展其蘊散亂以來典籍遺逸其嘉言善行不可備見語
錄日錄僅存一二嘉泰初嘗佐邑令林仕謙興建廟學碑紀其
事學北舊有文公祠以公從祀拜瞻遺像尙可想見其人當朱
子倡道時四海景附祁士得及其門者唯公一人數世之下有
興起者皆自公嗚呼璉沒數十年祀郡鄉賢又祀文公祠百餘

年汪克寬誌其墓又百年後學方若坤為請於龔州祀名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道在人心皆嚮往之古云立德不朽也

元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祁門人祖華父應新寬生有異質六歲日記數百言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華嘗學於饒雙峯寬十歲應新以華向所問學於雙峰講習之書及記當時問答之言授之寬玩索有得遂於理浸悟乃取朱子所註四書晝夜講求知為學之要旋從父之浮梁拜可堂吳仲迂仲迂時在州學謂諸門人曰克寬穎異絕倫勇於為學他日必大有所成觀其文勉之曰讀書明理近體諸身文章餘事可不學而能既歸闕齋於居室東額曰思復又為銘以自勵泰定二年應江淞試舉於鄉明年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對策切直觸時忌見黜

遂厭科舉務著述於春秋博考諸說同異會萃成書名曰纂疏及左傳分紀諸傳提要於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註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史有通鑑凡例考異諸書其他散逸者不可勝紀後教授宣歙間與鄭玉汪澤民講論相得澤民遣其孫世賢執經門下四方從遊者日衆寬嘗語人曰愚聞之師聖賢之學以躬踐存省為先文章餘事耳至正壬辰蘄黃兵至寬房舍貲財焚掠殆盡簞瓢屢空晏如也洪武二年遣行人聘寬同潛溪宋濂纂修元史事竣畱用寬力辭乃賜金帛宴禮部給驛還寬所居山谷環遶因號環谷學者稱曰環谷先生卒年六十有九學士程敏政題其像曰此考亭世適門生第四人也此明修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經皆有說而春秋獨盛生

平皆可法而出處尤正其道覺人其功衛聖遺像凜然百世敬起
汪時中字天麟祁門人蚤從蘭溪吳師道游師道受學於金仁
山許白雲學有淵源及遇時中驚曰此予老友晦翁之季通也
相與研精探微時中體認至到於六經諸史無不悉究及歸僭
從兄克寬講學中山復築書堂植山往返討論遠近學者師之
稱爲植山先生至正間辟都事不就間居口賦皆有鳶魚活潑之
致所著三分稿藏於家宛陵門人吳原頤狀其行

明葉琦字廷圭祁門人幼穎敏日授書盈寸輒成誦師奇之曰
子天才獨絕取科第不難勉之琦對曰士旣入小學卽是聖人
之徒豈以博科第爲榮耶師異其言當以神童目之年十八舉
癸酉南畿第一人無喜色屢上春官不第益究心理學天順

甲申始成進士方出有烏遽以疾卒時論惜焉祀鄉賢

明謝復字一陽祁門人幼從父遊文廟顧問曰儼然肖像者非
人乎父曰人也聖賢也自是遂有志聖賢之學聞康齋吳與弼
倡道小陂往從焉三年歸弼曰吾道有屬矣復構南山書堂聚
徒講道闡明理學士論翕然稱之郡守彭幸菴聞其賢徵修郡
志嘆其有良史才晚徙西山之麓稱西山先生著西山類稿日
抄語錄程太史敏政曰復文菽粟布帛

明汪禔字葵菴祁門人幼孤刻苦砥礪能自讀書求之心而見
之行不爲毀譽搖奪治家甚肅婦女無敢窺於堂適老在門禔
屬責嫗以老解禔曰老遂不爲婦人耶居嘗讀書無暇晷從遊
者甚衆所著有家禮砥俗投壺儀節葵菴遺稿其徒王諷爲請

祀鄉賢

明汪瑛字德夫祁門人有逸才早年名噪江左屢試輒首拔當道愛其文試它邑出以示人亟稱賞之數困鎖院弗售充貢春官授新寧縣訓導寧湖湘邊陲文教未興士多愿僮瑛到官課督多方日漸月摩數年間駸駸化於禮讓瑛深於春秋諸家微言奧義靡不精析楚人學春秋者宗之遠方之士多有百舍重趼而至者居新寧六載生徒從講貫無虛日丁艱歸門人鄭榮輩徵文賦詩以贈其行又擬舟餞於湘江始忍別去生平著作甚富皆闡明聖賢宗旨非是不見於書昔藏於家今多散遺書雖不傳其人可考也

明王諷字大忠祁門人年二十日記數千言受學汪藥菴嘗坐一室不設枕席博覽根極時見大意藥菴曰王生可任重道遠也嘗應試聞師疾亟歸視湯藥數月及沒哀號如子其自爲師亦甚嚴隣學會演雜劇五晝夜諸生無敢一窺戶視者丁酉冠南畿謁湛甘泉甘泉問試題集義養氣節義諷曰此修煉家所云火候也甘泉撫掌稱善後上春官不第遂絕意仕進尋郡守以諷長才不宜散廢具幣駟爲之駕乃出就秀水教諭復請告歸時有薦之者疏云諷口腹不充藜藿山飯豈作陶詩妻子不厭糟糠乞米曾無顏帖聖世名儒才堪大用以國子博士起不赴坐陞南京大理評事皆不赴卒於家

明謝顯字唯仁祁門賜源人少沉慧異凡兒比長苦志問學家貧甚或勸之治生顯曰治生孰若治心弱冠爲人師嚴毅方正

不狗時好聞人謔浪語輒不憚鄉里故憚之博綜經史非聖賢之書不讀深於易嘗從湛甘泉學屢問屢不答乃茫然自失退求之靜坐中甘泉見而異之曰顯有得及歸爲構神交館令六邑之士謝芋方瓘等究竟其中芋學真確故甘泉望顯與芋益篤顯曰人一念差一言差則天地萬物爲之解體又曰精神須醞得到又曰此學如過獨木橋相似絕無幫貼倚靠及立脚處年四十九卒所著有聖諭演易說文集督學耿定向廉之祀鄉賢評曰跡其所至已在善信之間充其所志不底於聖人不已明方龍字騰甫若坤子歷官寧國教授性狷潔不能容人過嘗面折人人皆屈服劉四罵人人不恨無私故也在宛日有諸生衷紅紫服龍見勃然怒曰汝名家子奈何奢綺至此其人且愧且謝怒終不解遣僕馳去取衣易之然後止家人有私語戒令勿向某某語出卽語其人家入尤之龍曰吾生平無事不可向人言汝欺人欲我欺人耶素不治生產微祿入諸姪隨官者爭攫去無吝色至屢空曰飯不足廣文先生常事也浙人汪喬年曾出龍門下爲部使者恤刑江南語其官屬曰如方君某者真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矣去官日僅餘一卮毀以買車人服其清介至今里人見規人過失者輒曰汝乃騰甫先生那初好易讀程傳欣然有當心每讀輒達旦以爲常年八十三卒所著有理學枝言宛水日錄天倪子集有裨聖學學者宗之

明張致祥字惟和博學能詩於物無競司鐸羅山值歲大禋里人求濟戶外之屨常滿傾囊以周又稱貸而益之室人交謫不

顧也歸惟一笈數椽茅屋抱膝而歌可謂君子

耿帝德字亦夔明季隨父於彞避難河朔年十歲父病不食亦不食主人異之謂爾童子何自苦曰父不食我能下咽乎十八食餼於庠聞孫徵君講學蘇門負笈往從三十薦於鄉與睢陽湯孔伯嵩陽耿逸菴善同以理學知名念父春秋高無意公車家居雖盛暑必衣冠端坐從遊甚衆初授商城教諭同考湖廣還立學規培士風有蘇湖師範丁艱歸哀毀如禮不飲酒茹葷入內者三年服闋補永城復入簾奉檄代縣捕蝗炎天烈日旬餘不少息別境受災永禾卒無恙閭邑送萬民衣卻曰我寒糗一席無庸此歿之日囊無餘貲所著有學規八則日知錄慎思錄孝經序解行世

明王三策字子獻京祥子甚嗜學沉默深湛讀書外它無所解或問之曰屬有所思耳時多疑其不慧經月蓬首垢面不浣洗羣輩非笑之不顧寤寐沉酣口誦心維謂天下惟讀書最樂人以爲書淫棄生業廢寢食望古遙集山藏珍秘千里遠購人以爲書癖上自皇羲下逮季晚問無不知知無不盡人以爲書庫久之學者乃知其老師宿儒共相驚服推爲祭酒師事之多有達人出其門下四方從遊者日益進以歲薦北上卒于京邸及

門士醵金扶櫬歸

祁門志

明方之慶字公趾逢龍子量弘雅不修意氣第所慶聰亮過人兄弟相師友爲當時所重所慶歿遺孤三月之慶撫養備至飲食教誨與己子同語人曰第五倫云昔吾子疾不起視然終夕

不寐兄子疾一夕十起返寢卽安吾思此語殆非人情天性篤厚如此少好讀書通諸子百家詩文秀異絡繹百篇年二十棄去曰非讀書種子也嗜性理語錄謂道在是居常正襟危坐若有所思咄咄書空家人罕窺其意有得蠅頭蚊脚字以記酷暑嚴寒終不廢爲人弱不勝衣吶吶不出諸口然言少理多語出人多驚異性復剛直當大事浩氣獨徃義形於色不畏強禦鎖院屢困不得志一日有鵬飛鳴屋角惡之曰吾其歿乎取賈生鵬賦反復讀悲吟不勝題曰傷悼意相似才名敢漫同何勞入室鳥慚愧主人翁越夕果卒同人聞傷焉曰方子今長沙也著有論性同看史獨二集祁門志

明汪大海字谷王祁門人博學有雋才指掌談當世務以天下爲己任德度推重一時郡邑大夫聞其賢嘗式廬以請海爲言利害娓娓無倦然耻爲令客非公不見間上書論政事得失皆中當時之病懇切輒千數百言至今與人傳誦尤究心理學貫道達微贍於論難家居輯定文公家禮訂其條例簡易可行人以爲朱子功臣云少喜讀高子攀龍書謂有書如此人可知每私淑之後高以黨禍歿咸以海爲知言嘗自銘座右曰滿座春風無客氣一庭秋肅見家聲皆實錄也年強仕困諸生未竟其用爲時論所惜所著有能下齋稿傳於世

明倪宗孔字聖修祁門人幼孤事母方氏以孝聞母疾累月不解帶居喪骨立族黨稱之其先人所遺貲悉讓其異母兄終身食貧無纖芥愠生平讀書嗜古與人至誠不苟言笑非冠婚喪

終始人罕見其面所交皆正誼明道之儒其爲學以力行爲宗
每曰吾輩讀書作人非兩概事顏子四勿即在穿衣吃飯裏面
也有讓與天眞爲族人所毀仰藥成其人惶遽袖百金伏於庭
自知之曰與棺槨可矣吾豈利此有族子其父嘗爲人居間貸
與人二十金踰年已償而鄰家客淮未取券又勢橫不敢促收
字後子歸執券取索子毋族子驚愕無以應迫而投繯孔聞奔
赴曰卽不白吾雖貧猶可爲若解柰何輕生遂賣田價得四十
金代償之謂兒輩曰儒者學問不務施濟恐好仁而愚也但現
前做得一分便盡一分做去庶不空言立達心腸耳平時絕不
口家產惟喜談性命諸書風雨蕭然輒一卮自勸吟秋興兩律
而已明末以恩貢薦年五十六無疾而終

明章縫字德儀祁門人解悟通敏書不再讀案頭置曆日人戲
謂曰君能一讀便記憶否縫朗誦畢疾書復出不失一字兄弟
四人皆博學有文名縫獨好奇語不驚人死不休屢試超儕輩
間亦爲不知己者詬厲縫怡然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
以爲道少所見多所怪宜也爲人尚節狹敦古處不因人熟遊
朱門同蓬戶周急困乏出橐中裝不少惜以諸生久次當充貢
曰縫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中郎又無傳書人寧復有意人
間世乎遂不出

國朝章熊字子牧縫之弟善詩文恬淡雋永有晉人風自構小
齋覆以茅茨日觴咏其間簞瓢屢空初不知貧高才不第充貢
北上抵燕趙憑高弔古牢騷慷慨著遊夢草詩益工妙

國朝馬大級字彥拾祁門人立身簡素文思華贍爲學期於躬行尚志節耻奔競鄉里有不善者望望然去之嘗曰人貴自立耳損人以利己卽損人寸利己尺不可爲也訓諸子以義方家規率有成法一門之內無敢踰越以故迄有成立遭世亂絕意場屋迎養廣陵看花聽濤之餘兀坐一室終日讀書每當得意記事纂言手自抄錄或間出己意加以論斷解世槃結出人意表卒年七十有四遺命修祖廟置祀田周急族里之貧困者終無一言及家事

國朝謝詰字士哲祁門人父孔教屢困舉院早歿母梁氏年二十八而寡熒熒撫孤早夜望其成立詰痛母苦節敦行力學爲人僮儻遇事能斷然不可干以私明季見世亂不復試有司盡

搜祖父手澤裒輯成書遺後人居喪祭冠婚歲時伏臘皆根據三禮率宗人力行不爲習俗所移曰吾猶行古之道也順治七年會有薦詰才學優長者辟高要縣訓導時葉年八十有五詰曰報劉日短矣力辭終養三韓郭啓鳳嘉之楮門曰行在孝經復贈以言曰有身未許人但讀蓼莪悲日短教子己能仕還

驚風樹念年餘事母若詰可也奈何人皆有母猶有絕裾而行者

國朝饒光字扶暉幼好學弱冠遊庠序岸然自異不同流俗嘗曰衛公言好驢馬不入隊行隨世逐逐非士也且規矩準繩儒家步趨語云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羹士而跣跣吾見其敗矣故生平取與嚴制行謹檢身嘗若不及雅不喜與俗子語族姻相對終日默然見高人韻士弔古談今則五夜媿媿

復好善能下一言當心嘆服不啻口出不惜齒牙人以是益樂親之年已艾始貢春官非其志也光少負其才終小就鬱鬱不得意致疾卒

明張振德字覺之祁門人初爲諸生餼于庠聞謝一墩講學悅之遂專用力於聖賢之學從楊復所游器重之嘗喻之曰卽事卽學卽學卽心諸生何碍德曰一爲諸生便束縛學宮不能遍遊四方以求師友爲碍耳後竟棄諸生講學邑會季舉郡會歲舉徽寧池饒四郡大會每歲暮春舉于四郡中又得莫逆八人訂千里交歲會輪講尤爲真切常言人不希聖則負其爲人學不講則無由入聖故生平以明道覺人爲事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謚爲敦毅先生所著有語錄會紀

國朝張贛字含之祁門人生穎異讀書過目成誦每試多冠軍爲文根據理要啟禎間文體競詭異多用二氏語喟然嘆曰理學晦矣進取何爲置舉業杜門窮經手不停披敝衣蔬食晏如也自六經性鑑以及諸子百家靡不窺其闡奧尤邃于易生平尊程朱斥佛老別號石渠著有石渠稿

國朝陳二典字書始祁門人賦姿英敏性純篤善處家親友間少習舉子業食餼郡庠從遊者日衆設帳天都峯下值鼎革棄帖括窮理學言行以程朱爲的杜門著書不與顯貴者通六邑會講紫陽書院同人推執牛耳未沒之先預書銘旌曰黃山讀人紫陽學者

國朝程大字文載號天台孝感人其垂髫時卽端重如成人系

出河洛慨然以兩夫子道脉爲己任力學嗜古凡經史墳索禹
穴汲冢之書靡不含咀研究其爲詩文援筆立就康熙丙午舉
於鄉癸丑成進士歸而益抗厲希古勃宰理窟每家居晨興卽
手批口吟以迨於寢寒暑不輟至家人生產概不問往來鄉村
間手一編於驢背入郭門乃罷對人溫文恭謹常如不及或相
犯笑而不校至立身制行則執禮斷義捨守凜然不少假借士
林故皆敬憚之早年失恃哀毀感於路人中鮮兄弟嚴親在堂
承顏養志每遠出必徘徊膝下涕泗交流戊午舉博學宏詞戶
部主事楊乾晉特薦云淡泊成性孝友著聞詩賦雅馴文章淵
博應召赴都旋以疾卒於邸臨終不亂書遺言教子並作二絕
句自嘆其君親之遺憾時年三十有七長途方騁大限俄窮顏
淵子竒之厄未得見之施行竟諸著述良可惜也所著有天台
子集詩文十數卷

明唐希臯字子謨號一齋孝感人年十四補邑弟子員卽爲郡
守遠安李公所器後以歲貢授贛州興國知縣以教爲治掾吏
農商皆令歌詩習禮教化大行及解綬歸里置求仁館聚衆講
學嘗曰吾與親友子弟爲遷善改過之約雖桑榆之景無多亦
庶幾古人得正而斃之意初師事郡城萬補菴後遊越中錢緒
山之門晚喜白沙詩吟咏不輟及病革或問曰此物如何格希
臯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乃所以格之也臨終囑其子勿
請入鄉賢程學顏學博魯近智皆其門人也

明孝感劉觀文字太翼嘉靖時諸生也幼志聖學以主敬爲宗

嘗曰儉則無求肅則無妄年及髦鬢猶細書深揖不敢童穉族
人貧窶者咸待舉火楊忠烈櫻璫禍命其子建奇左右忠烈性
寬弘和吉一家雍穆皆其遺教也郡司理鄭二陽表其閭曰熙
朝人瑞

明程學顏孝感人號後臺舉壬子科署江南涇縣教諭歷應天
府推官太僕寺丞北面緒山龍谿稱高弟立言皆本躬行自得
嘗曰性命之學淡而不厭不厭乃可言淡淡而不厭亦至濃矣
又曰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當悉歸於四書六經之中方爲正派
然在自悟自信又曰經濟必爲世用勿以一脉一節之小損傷
其大體其大指如此常置義田贍族生產所獲貧交昆弟一無
所吝

明黃文旦孝感人字敬淪號虛雪十歲能文治毛詩著有二南
箋義二十五篇崇禎丙子舉於鄉讀書慷慨有大志傷時之亂
鬱鬱不自得甲申乙酉間作測時論十篇蕘慮二十四篇危言
讜識論者比之賈長沙陳同甫順治間從豫章收遺書萬卷歸
不復有仕進意家以益貧日惟教其子諸生惟博學篤行爲競
競壬辰大旱挑野菜和羹炊之或啖麥飯意甚欣然也年四十
八卒有老峰集若干卷

明程怡孔孝感人字孟願號鈍菴崇禎時諸生壯負大志負笈
訪道於麻城劉拙齋黃陂鄧葆之黃守拙三先生所聞良知之
學歸而倡道郡邑與丁之鴻諸子爲貞通社會其學屢變而益
醇晚乃大悟故其絕筆語云入孝出弟謹言慎行擇交改過此

學譜也常置身於堯舜周孔之堂引己於江漢秋陽之內則自愛其身自敬其身功不容己機不容息此學訣也其宗旨簡易如此

明丁之鴻孝感人字漸齋號素石崇禎壬午舉人喜急難拯困誘掖後學其學以明道象山為宗躬行實踐不以時運為解嘗曰世不可為唐虞必人不可為堯舜識者以為名言與章煥然左熙光彭大壽程怡孔諸子為貞通學社所著有易經象漸齋意遺書傳於世

明王昭素字觀自其父名斂字表魯食郡餼三十年授生徒自給以詩禮為孝感舊族昭素凡小試都不作第二人明丁卯李太虛先生典楚試昭素與譚元春為榜舉人其房師盧柱礎為

本邑宰昭素雅自引重非公不至臨水築臺集英髦讀書其中誘掖後進道人之善嘖嘖不容口性善酒日沉醉徜徉多病艱嗣而道容淑世和風沁人蓋有道者也生萬曆丙辰卒崇禎庚辰程司空青溪幼出其門銘曰孰豐於才而嗇於遇孰歎於德而溢於數豈彼蒼之難問吾不知孰去而孰慕唯師之故

明彭大壽孝感人字松友號魯岡童年端謹逾成人長則有志於伊洛之學與同邑程鈍菴遊博採先儒語錄參考經傳註釋洵寒盛暑未嘗輟年二十補弟子員時值寇亂避地湖南順治初歸里絕意進取有欲邀之會講者大壽曰我輩閉戶潛修固貴同志商訂然徒僕僕於通都大邑互相標榜意欲何為執弟子禮者無問遠近踵至茅舍數椽至不能容輯文公家禮與邱文

莊所裁者斟酌時宜取其可通行於富貴貧賤之間曰通禮巡撫慕公郡守高公邑令張公聞其名莫一見俱以老辭卒年七十有九無嗣其門人爲之卜墓建祠置墓田

國朝王試孝感人字舉公號拙菴幼失怙事母以孝昆弟友愛不分爨者四世少折節讀書爲文不事脂粉奉瞿昆湖薛方山爲著龜別駕張公署邑篆歲試拔之首名隨遭時拓落功名未就溽暑嚴寒中手未嘗釋卷常云此中有樂地吾不以升沉易治麟經辨晰尤精錄有成帙以授子曰一生辛苦盡於是矣爾曹善領畧以續吾志性坦率不濫交卽比鄰歲未嘗足一至與李山有羅錫公彭松友交最善每晤傾樽不言倦家務盡付昆弟已不與甘貧樂道以終其身所著有春秋會傳左氏讀本訓

子錄享年四十有九

蔡元定生而穎異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之列及熹罷元定亦被竄從遊者饑之坐客泣嘆元定不異平時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徒衆日繁或謂宜謝遣生徒元定曰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又嘗遺書訓子云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爾遂懈其志學者稱爲西山先生

劉生居衡嶽或貽以袍數日服褐如初或問之曰吾嘗日出菴門不掩歸就寢戶不扃自得袍後出入繫念心常營營殊不自適始悟一袍亂我方寸如此不幾爲所累乎

宋楊時舉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將

辭歸顥送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一日入省值頤冥坐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羅從彥聞楊時得程氏之學徒步往從見時三日驚汗決背曰不如此幾過^虛一生矣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李侗又從從彥學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而求其所以中者久而後悟嘗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則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吳澄易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輒曰吳先生天下士也

宋朱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囑曰劄子輩學有淵源宜往從之乃就學焉及舉進士爲同安主簿歸日以窮理致知爲務累召不起孝宗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命知台州崇道觀

張廷謨字牖宸齊河人明萬曆乙卯科領鄉薦矜廉好禮剛直無私與人遊絕不媿阿居恒檢身亦不肯一毫踰禮法外嘗有稱公者云心術如一片冰壺纖塵不染立品似千尋峭壁邪徑難攀咸傳以爲實錄焉

谷逢春字履元號關右以貢授南陽府唐縣訓導寬以誘人嚴以立課尤精后蒼高堂之業唐士子翕然尊奉之且性廉介不受餽遺時御史某廉得之委查盤唐及桐栢二縣甫受命遂摘發奸弊數十老吏猾胥皆驚曰長厚者能如是耶既報命御史

欲列狀上聞可備有司選春退而歎曰今朝廷以資格用人予
既不能致身通顯始與弟子講誦猶不失窮經初意執掌簿書
非所願也竟拂衣歸年九十猶作制義百篇以課諸孫題曰舍
弄老言壽九十三卒

懿行錄

義士

董龍蓋屋人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祭畢
分胙衆不平逐龍出龍造泥飯祭於樹下將焚文有白鼠啣文
入地穴掘之獲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賢之奏聞旌
表其閭曰義夫里

淡食老人手錄

陳留志范喬有人于臘夕盜斫其樹或告喬喬佯不聞邑人愧
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後漢書韓卓有奴于臘日竊食祀其先人卓義其心卽免出之
宋沈道慶隱居武康人有拔屋後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成

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笋與之盜者慙不取使置門內而還

何隨人有盜其園笋隨見挈屐而歸恐盜者見也

范元琰家有竹園每見人盜笋苦于過溝元琰伐樹爲橋與盜者過盜感琰情而息竟不盜

齊書襄陽土俗凡隣居必種桑界上以爲誌韓係伯以桑蔭妨隣人地遷開數尺隣人隨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隣人慚還所地後周書張元性廉潔南隣有杏兩株杏熟多落元園中元悉還主者

後漢書沛國桓儼罷縣居揚州從事居豫室中庭有橘一株遇其實熟以竹藩樹四周風吹兩實墜地以繩縛於樹

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竊搔梁瓜梁人覺之欲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爲楚灌瓜楚旦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爲也令大悅因具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驩由宋就也晉桑扈家園瓜熟有人踰園盜之扈見以園籬多棘刺使人爲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扈使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扈與之吳全琮父柔爲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給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故因便賑給不及啟也柔竒之

梁沈約少貧干求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遂覆米而去

及貴不以爲憾

梁庾詵嘗乘舟自山舍還載米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詵默然不辨恣其取足梁張率爲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其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壯哉鼠雀竟不研問

隋李士謙望見盜割其粟默而避之家僮執盜粟者士謙曰貧困所致耳可放之

吳鍾離牧客居永興自墾荒田稻熟民有識認者牧卽與之縣長欲治以法牧爲請得釋民慚懼春稻得米六十斛還牧牧不受民輸置道旁無敢取者

晉郭翻客居臨川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作稻將熟有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不受

晉孫晷見人有竊刈其稻者從而避之頃去復自刈送與南唐許規司封逖父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吟就之則曰我某郡人病且死願骸骨爲托因出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及死規負其骨若金從千里外界其家人以逖貴贈大理評事其後子孫貴盛世不絕云

宋許迥字光遠司封逖之弟南唐時士以權利輿服相夸迥獨好擊劍負氣雖貧事母不少誑宋師伐金陵逖爲光慶殿使分護北城迥以光慶殿承旨從攻益急矢集如雨迥被重傷戒迥曰我將死主矣汝歸慰吾親迥以身蔽逖逖罵曰君親忠孝我與汝均有不可乎迥乃去及逖歸宋爲冠氏令部役築魏城賊李

潛者號強傑所過剽掠入寇氏問令在否曰令魏城下獨其弟
迥在耳潛曰吾固知迥之爲人也卽領去先是迥兄弟載金惟
岳之族于京師惟岳有子因亂失所之後聞爲淝水盜李某俘
以爲己子李日殺奪道上州縣莫能禁惟岳泣于迥曰吾且死
誰當收之惟公爲能出吾子迥時在魏竟之淝水將至盜二人
遮刺之迥曰李氏若豪雄欲殺義士者無所事刃盜警止迥泣
謂曰汝所俘者吾兄弟子也吾聞義者哀人之急而勇者明已
以信若豈效無知輩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惟岳子當是時
迥以節勇聞河北有欲薦於朝者迥曰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
尺間以活竟終淮上

張啟銘字道新祁門人端方正直里有爭競是非互起聞銘一
言輒服立爲解紛橋梁道路時捐資治之週給貧乏負者多焚
其券嘗語子孫輩曰吾遺汝以德不遺汝以金後有嗣孫希本
以積累數千買粟賑饑人謂其能重司馬家法

明汪仕弘祁門人好讀書不尚貨利與人言則古稱先學士家
多爲屈服所往朴里近聖人居數百武許弘每過廟必肅然起
敬明興官帑無餘廟貌草創弘嘆曰今之寺院佛像舍利金碧
輝煌所費不貲遠近捐助不日而成杜工部賢者亦有世尊塵
埃之句學宮一席地乃鞠茂草露處先聖乎謀其細而不謀其
大何居弘雖不過中人之產猶當勉而爲之牒於官自任豎建
闡者義之共勸其事廟成君子謂弘于是乎善用其財矣所見
者大他者雖有一善足紀其細已甚

明汪瓊字時獻居祁門晝繡坊少豪俠倜儻不羣結納名流一
麾千金正德間舟經魯橋賊劉七等盜其貲巨萬中友人附金
三千友知盜失無意責償瓊語之曰喪者吾貲耳汝貲固在遂
償之閭門流激善覆舟捐金四千伐石爲梁別爲鑿道田當水
道者百餘畝瓊悉買之沒爲河稅五石積累數十年子孫貧邑
人懷其義共請官始免稅他嘗修祖塋新衆祠立家塾建橋梁
置義田義塚不下數萬株以輸餉官授錦衣衛百戶

明馬祿字天祥祁門人家貧父病嘗負薪易直求醫藥終夜侍
卧側不卽私寢者數月長力商客常州人以四百金寄祿所同
旅者盜金亡去祿秘不言罄已貲以償後盜敗得所寄金友人
始知初所償祿金也訪至祿所邀祿里人置酒宴會還前代金
祿終不受嘉靖戊午修學宮祿自投牒輸三百金佐費家置祭
田修六世祖以下塋塚兄先卒撫兄子如已出以子惟綱貴贈
登仕郎

明汪有淵祁門人家貧初訂婚洪氏洪氏素封女且長年及瓜
矣父母趣汪完娶淵父質朴人也曰吾貧子又幼齊大非吾偶
也願辭婚女父恐壻家貧女後悔頗心動歸而謀諸婦女聞之
曰納汪氏采身已許人矣今以小嫌易大節非所聞命敢請父
母不獲請有死而已女父母原舊家知禮義徒以兒女子情故
中變聞女言復大喜遂如舊婚媾女歸淵盡婦道舉子女後家
亦不貧中年洪氏歿淵感其誼曰是嘗不負我終身不復娶人
謂妻盡節夫盡義人所難也淵夫婦有焉

明吳紹祖祁門人慷慨樂施與里中李氏子者貧不能自存先世有宦祠將鬻於他族紹祖憫之以六十金周其急俾無棄初無望償意其後稍裕如其數以償紹祖曰非吾意也堅辭不受李曰是以我爲負義人也可乎不得已乃受之請於官愿輸學宮置田十餘畝以供師儒課誦之費學博陶若曾義之爲勒碑于泮池之左先是紹祖之祖永軒居鄉里好行義人以爲紹祖能稟永軒之教無忝厥祖

明汪獻祥字惟賢祁門人性亢直家四壁立篤孝友父早喪二兄遠涉鬻年獨力將母雖困乏竭誠敬長遊四方往來江淮間累千金爲顛榆人稱貸盡適顛有悍令誅遺賦箠楚其民邑半流亡祥卷滿一篋無能償者曰去之無助人爲虐焚其券而歸歸課其子子體翁意亦能清修自茲以文章德量見重當時皆其義方教也生平行事卓犖可觀爲鄉里推服者不可數指

明吳文畿字民止祁門人初客溧陽年四十無子溧人有貸畿金未償者病將死囑媒鬻其妻以脩衾棺畱半以償畿時畿在楚未返媒請于畿友友曰何鬻爲吾更出金之半買此婦爲畿置妾以待可也畿至友告之故畿曰豈有生貸人金而死遂據其妻乎仁者不爲也取友所訂婚書并前負券悉焚之遂歸抵家二年生子之鼎孫五人麟趾蕃衍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國朝吳汝璜字輝寰祁門人少習儒家游潛江爲人讐校書集問學益進比歸家人疑囊篋甚重發視盡書也客姑蘇時友寄金六伯夜泊道士洲遇盜掠舟無遺璜蒼皇匿友金出已囊給

盜去同舟者不知也抵楚舉金付友友喜出望外願分半以酬璜不受外戚汪氏婦夫久客傳已死盜將適人求婚者俟戶外璜力勸止之日暮聞叩戶聲則汪抵家矣婦乃得完節崇禎間流寇亂多殺戮璜素客襄陽所携親屬甚衆幸無死傷璜慰之曰若等失財皆吾致也盡償其所失後歸里修葺祠宇濟拯族屬築書舍聘師友勉子力學宗黨有疑難事時出已貲解紛俾無庭訟者殆三十年

國朝汪應幹字君才祁門人少從事商賈有海陽客曾携千金寄幹家順治己亥祁兵叛客遁去幹爲賊所執臨以白刃曰罄汝財則生不則死時幹子在旁幹瞪目直視曰汝趨歸盡取吾所有以來奉若子會意乃盡出已貲與賊給賊去半歲後亂息海陽人來且喜且唁私念變亂若此物應失初不問幹見客則大喜邀至家具酒食盡驩出前金授之客大驚曰吾不望此久矣汝留金賊手則汝金也願以爲壽幹曰是以我爲不丈夫也金若寶也不貪吾寶也賊未攫金去卽有取者我一賊也若喪若寶吾喪吾寶兩喪也請無各喪其實堅辭不受客携金拜歎而去

國朝邱勝卿字孟善祁門人先世自休寧流口遷祁家焉勝好善樂施復剛毅果敢有材智戊子歲饑鳩鵲載道族人趨而來曰吾若饑可奈何勝曰無憂也遂出已粟不足又多方措置以食餓者歲不爲灾值兵亂旁隣村落皆烏獸竄族人趨而來曰吾若畏可奈何勝曰毋恐此賊也乃出餼分給子弟之強有力

者晝夜守禦賊至併力擊之賊驚遁後過其村不敢入衆賴以安自是閭里稱之國人皆曰義有司聞其行登之賓筵歌鹿鳴爲客焉

國朝張明字去疑祁門人爲人長者好善樂施中人家無長物

然勇于爲義見善曰吾力可爲誰當諉者多方量度不惜貲財

事成而後卽安張氏宗廟中多素封家然子姓繁行費用不貲

期明日享祀豐潔非餘於財不可捐百金佐祀又曰升斗水何如

西江復爲權子母計生息物力普存皆明力也有忌之者曰好

名人耳柰何成其名明聞笑曰拔一毛如肌肉利人金晝攫市

投以骨士鬪矣纒鈕箕筭立而諄語余亦人情豈不惜財抑心

所謂善故勉而行也余不讀書亦嘗奉教于君子矣天下事皆

吾人事做得一分則做一分惟見不足何名之有其言如此然

終恐觸忌諱櫻禍患事亦因之多有遂寢者明每言及嘗怏怏

知其樂善終不倦也

國朝程正撰字異三冲齡而孤其兄司空青溪公鞠哀之總角

餽膠庠

世祖章皇帝覃恩選入成均性端慤篤友于事兄如父司空捐

館而後異三親愛諸子任道義相勉嘗曰倘累清評則我怪共

之也事庶母衣食服御必躬親歿則墓祭以禮其爲同堂兄弟

殯葬畢姻宗族子弟延師廩給皆不知德色也家中嘗被盜捕

者獲之適有遠商携貲千餘金誤與盜同寓捕人欲誣以盜而

剖分其貲乃爲封記以白於官釋商悉返原金又有戚友於其

其庄擇一吉地願以數百金爲值異三日地果吉在爾猶在我也何以值爲竟授之墓且襄其事至其賑饑捐藥助鄉里之困乏苟利于物者必爲之卒年四十有四人皆惜其盛德焉

唐澤字孔惠考感人清貞不苟爲諸生時教授子弟必誨以聖賢之道嘗買膏繼晷後覺其膏浮於直亟追其人還之中年散帶衡門不關人事人咸以長者歸之

傅伊字夢弼考感人新昌知縣偉之弟也性孝友雅好恬澹補諸生與楊忠烈友善忠烈被逮裹糧送百里外已逆閹矯旨誣忠烈賊伊身爲募湊千金以濟時論譴之瘞道殣嫁孤女周急好義郡邑屢賓之於學宮

夏珩字聲錫考感人年十四補諸生有聲黌序久之滯棘圍年未四十卽棄去工書法性樂易尤喜拯人困窮崇禎丁丑賊逼城鄉人入保然大半露處巷術多有婦人免未彌月者例不得寄入門宇咸欲棄其所乳以圖自全珩輒憐而庇之資以糜粥或謂是將不利主人珩曰咎一人以活衆人不亦可乎竟亦無他族有苦徭者珩爲鬻產以出之於險其長厚存恤多此類居恒勉其子諸生祚元以忠孝大節毋希仕進順治戊子卒

明余文字懷峰考感人慷慨好施予每歲稔輒出穀粟活饑民崇禎間有鄉人周姓者溺其婦於水而逃漁人網得之莫知爲誰屍諸道文見惻然施槥殮之久之婦父母知其女也反疑文殮有故訴之官知縣王驥訊得狀高其義禮之爲鄉賓旌以棹

國朝饒詒字燕翼考感人薦紳張五階稱之曰性醇樸有無懷

葛天風不慕榮利不濫交遊不妄取與孝友傳家里之人方之
毛義薛包焉歲乙酉兵焚之際里民羣聚高台若椽羅屠戮暴
骨滿野詔倡義與兄若谷輩瘞浮屍捐貲買棺不以爲貧躬親
瘞築不以爲苦募地收掩不以爲勞迄今有白骨塚焉過之者
咸嘖嘖頌其德蓋里人無間言云

明康汝芳字仲賢祁門人未第時同舍生詐取汝芳鈔八十貫
不較及授兵部武選司主事前生適坐他事被逮至京芳禮之
如故人時皆稱芳長者改工部治水河南省夫役三萬人居林
下不入公門一時郡縣多其同年知舊不輕出一見卒祀鄉賢
國朝夏燯字振叔明叅政時享之子少穎異七歲日記誦千餘
言八歲失母哀毀如成人禮時司徒傅公淑訓見而奇之曰是

非常兒因以女許字焉年十八試童子隨餼學宮督學高公世
泰特鑒賞之壬午登賢書甲申闖賊之變鳩鄉於白雲爲保禦
計

皇清順治己丑落第歸卜築婁畝借山前因號借山人時有鄉民
乘亂率其黨數十人縛而投之水孝廉某救之得脫直指觀察
按其罪以死論煇反爲力救之時人稱其雅量壬辰奇荒飢民
糾黨挾借勢橫嘯聚縣令請大發兵誅勦之兵且至煇報邑侯
書曰飢民與亂民不同乘釁生端互相箝制者亂民也蓬吹浪
逐貿貿東西者飢民也目爲亂民誅之可也若猶是飢民也施
刀鋸於鳩形鵠面有不禁其惻然者邑令如所策衆乃得免性
孝友事繼母出必以告教撫孤侄熙臣卒成知名士生平重然

諾喜施予而尤篤於宗戚其受業唐師卒於黔三十餘年爲助
其子扶櫬歸復出貲以庀窀穸素好獎借人揚之多逾其量然卒
以成名者甚衆讀書尤耐訛字每爲正之故借人典籍人不厭
其求假焉其所自著與所選輯若干卷嘗若廿一史卷帙繁多
思撰爲通史士子夏絕筆於晉書顧謂其子曰悉焚所爲詩文
無留也卒年六十

張連倡亂書生汪一清被執中一少婦乃友妻也因給云此吾
妹勿污之以待贖否則寧共碎首於此賊信之並置一室相處
月餘後贖歸曾未及亂

漢王成爲李固門人遇之特厚固難作子燮年十二姊文姬匿
之謂成曰君執義先公今以三尺孤委君李氏存滅其在君矣
成將燮變姓名爲酒家傭而自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梁冀伏誅
燮已二十餘乃出及成卒燮厚禮葬之每四節設上賓之位以
祀焉

晉孟玖旣殺陸機復收陸雲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兩股見
骨終言機寃拯門人費慈寧意詣獄明拯寃拯遣之曰吾義不負
二陸死自我卿何爲乃爾耶對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
君固言拯寃玖并殺之

漢王烈每以德行化鄉里適有盜牛者主獲之盜曰刑戮是甘
但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爲和解之且贈以布使其自新後有
劍遺於路一人守之不去衆共驚異詢之乃前盜牛者

翟黑子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曰有罪實告庶或見原翟入不

以實對魏主殺之及崔浩被收允同在史職太子使言皆浩所為允拜謝及入見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皆臣為多魏主欲并誅之太子曰此小臣畏法迷亂失次耳臣嚮問之皆云崔浩所為因復詰詢對曰臣與浩同罪理當族滅不敢虛妄相欺殿下哀憐欲勾其死故為曲全耳魏主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信行可嘉遂赦原之人問何為如此允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唐閻敞為郡椽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一百三十萬寄敞後嘗舉家病死惟有孤孫九歲曾聞有錢三十萬寄焉及長誠往詢之敞一見悲喜不勝卷舉以還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並無一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悞語即君勿疑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家臣豫讓欲為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義士也捨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泣謂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所欲為顧不難乎讓曰既委質為臣而又誅之是二心也凡我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襄子出馬忽驚獲而殺之

屠岸賈滅趙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力索之家客公孫杵臼與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我為其易汝為其難乃取他兒匿山中令嬰出謂謂賈曰與吾千金我

告以趙氏孤處賈卽使人隨往殺杵臼及兒而真孤反在嬰所
及武長具以實告相與攻賈亦滅其族復武田邑如故而忽自
刎曰將以報杵臼與趙宣孟於地下武爲之服斬衰三年終身
祭祀不絕

韓信滅齊齊王田橫懼誅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及漢高卽
位赦橫召赴行在橫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二
客亦自刎餘五百人在島中聞之同日皆自殺

漢高帝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恭上嫚罵之趙相貫高等心
不平說敖殺之敖不從高等私壁人於廁中欲謀殺帝帝心動
不宿去高怨家上告變於是逮敖諸反者趙午等自殺高獨詣
長安卽中田叔孟舒皆髡鉗爲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我屬
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劓畧無完膚終不復異泄公曰此固趙
國立義不輕爲然諾者也上使往詢高具道王不知狀公還報
上乃赦敖而賢高欲并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
王已出吾死不恨遂仰天絕吭而死上召田叔等與語漢廷諸
臣無出其右者

晉周翼字子鄉陳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翼幼孤依
舅高平郝鑿儘永嘉喪亂饑饉相望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食之
飴之鑿常攜兄子邁及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
之賢欲共濟君爾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獨往食者含飯着兩
頰邊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鑿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苦
於鑿靈牀頭心喪終三年歷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陳志王易元陳郡庠生恬淡直方學行推重一時或稱爲葵室先生歲饑隣人李悅李樂盜粟米獲之憐其饑餓所迫竟不鳴官仍留數斗以濟家奉關夫子像甚虔崇禎壬午夢一戰士追逐避於關帝廟見壁書云月波月波可悅可樂三四之朝息如其約覺後數日闖賊陷城遂潛之東南隅月波寺頃刻被賊執欲加刃值李悅在旁代爲告免賊方疑怒不決李樂繼至同聲求免得以解脫後子若視副榜准貢任寧鄉知縣

陳志丁昌祚字純字孝行特著流寇猖獗昌祚遇賊與角賊衆至縛昌祚並妻朱怒甚將殺焉祚曰吾夫妻死卽死耳不能爲不義屈何怒爲賊壯之釋去歸里後大亂甫定田地荒蕪荆棘滿道居民莫知所措祚倡之耕授之貲鄉人賴焉每施已貲助婚喪之不給貧不能葬者舉鄉飲介賓卒年八十八

于登俊字顯明偉碩多權畧善騎射交與多四方賢豪明末楊四王三等倡亂擾鄔境睚陳兵備張檄爲團練使率衆縛斬之餘黨悉平繼而中州鼎沸歲祲飢殍相枕籍俊乃選壯勇修堡砦傾產賑飢推牛饗士曰有燬庭舍發邱墓掠子女財帛者殺不宥壁壘肅然巨寇一斗谷闔場天等皆不敢犯遠近歸之後推心置腹加禮紳士分田廬時緩急恤貧娶施藥櫬瘞殮當其事嘉其功歷叅將團練護農總戎甲申大兵入境俊納前印綬兵械於庫督撫將薦用之以疾辭築圃舍旁繞蘭蒔竹嘯咏其間卒之日遠近會葬者有數千人

國朝李震普字布青貢生候選知州幼聰敏授書卽解大義孝

友敦倫紀年十三父蘭禧患癰病篤焚香書牒願減齡益父壽
事繼母魯尤誠孝母亦忘其非己出兄震昇夫婦子媳相繼病
歿止存七歲孫秉仁撫養保護偉然成令器終身同居內外無
間言念兄賣志未遂乃表其生平實蹟題請建坊入祠又以明
倫堂年久傾圮獨捐修煥然丕新立義學起書樓延師督課來
學者甚衆文風益振所居西馬坡南臨沙河北臨渚河周圍二
十餘里居民千餘家雍正八年河水暴至勢甚危急震普捐木
椿秫稽率六百餘人給以飲食資脯晝夜堅築保固得無恙乾
隆四年臨河堤岸暴水衝決時震普病篤仍命子弟輩如前料
理賴以保全又修周家口板橋一座黃家冲草堂兩處石橋二
座行人便之乾隆元年二年連荒出粟千石平糶每石減錢二
百貸負數千金悉焚其券至於綿衣丸散棺木之施凡有聞見
無不周濟督撫及諸當事屢題額旌其門

明張信古字述卿別葵吾以易經中萬曆癸酉鄉試天性孝友
十歲失母思母音容至廢寢食至思旦必痛哭嘗恨不得以甘
旨奉養卽登鄉薦後而衣飾朴素食味淡薄終其身事父太學
生東啟甚肅太學生爲強者所辱忿怒欲白之官信古怡色婉
辭徐進曰非禮橫逆其屈在彼何足與較待諸弟信賢等友愛
篤至自總角至白首無間言嘗造田廬於壁中得遺金百兩詢
之乃袁流清故址也卽召還之買婢頗有色年將及笄知爲郭
忠孝童養婦也密訪其人而助之婚其不爲財色所惑類如此
萬曆二十三年歲大稔信古爲粥以起餓者爲藥以醫病者多

所全活又輸粟二百餘石以贍同宗及隣里之不能舉火者至
人有請託必堅拒之若廉知其寃則不吝筆札齒頰陰解其紛難
不令知也人有微罪多爲代贖責其改行冬月施綿衣數十件
歲以爲常年五十六卒

段乃成字凝之號曙陽七歲通音律十歲能詩讀書不泥字句
惟蘄得大旨爲古文辭先腹稿操疾書不加點綴丙午舉於鄉
兩赴春官不第後不上公車者四十年家貧每抗言公庭時赴
友人緩急喜譚古今詩文策勵後進孜孜不少怠乙亥春流賊
破潁州抵邑城下所掠良家子女有逃逸者成得二十餘人皆
禮致別院扁其戶令老媪傳送飲食詢其姓氏里居遣信使告
其家母子夫婦卒得完聚隣寇震驚邑令同士大夫禱於關帝
祠振鼓無聲衆皆失色成獨進曰兵以鼓進鼓無聲是無兵也
卒如其言者年爲詩文端楷細書一畫不苟與友人燕會劇談
至午夜不倦年八十卒卒之前一日手爲墓表令子焯揭於墓
所著有樗林集癸天考辯竹馬園詩藏於笥

國朝李鼎玉字水樵煥弟父殉難潛山扶輿還家艱苦備嘗奮
志讀書承母兄之訓連掇巍科以中書陞監察御史凡有關國
計民生者痛切言之置身家度外出爲山東濟南提刑一塵不染
有李青天之稱旋里有母族王姓所售腴田六百畝悉取券焚
之給還原主人咸服其義鼎玉曰吾非施義乃仰體母志耳事
伯兄煥雖年愈古稀猶朝夕省視不輟季弟佩玉悉所成就孀
母施苦節六十餘年奉養備極豐美嘗曰不得爲良相猶爲良願

醫因留心岐黃全活不可勝計著有傷寒痘疹諸書繕刻成集
池北偶談云總河尚書義烏梅麓朱公之錫溫然長者以清慎
受知

世祖皇帝後齋志以歿又無嗣子近見公遺婢帖真盛德事錄之以
示後生知前輩用心如此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無大過只
是娃子氣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
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後便有遣歸
之意故自後并無半語諧謔猶然處子也而此女臨去時哭泣
甚悲既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不肖甚憐之足下可將此女原
無大過完璧歸趙一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
女將來易於擇婿也康熙中徐克淮揚間人盛傳朱公死爲河
神十一年總河王中丞徇民情疏請建祠濟寧下部議寢其事
按公此事與宋張乖崖及明左都御史沂州王公瓌事略同王
事見西園雜記王阮亭

池北偶談云吾鄉太僕邢公子愿侗以書法文章名神宗朝然
其行誼甚高初知南宮縣同年渭南南公憲仲工書爲棗強令
御史按真定皆在郡候察而南公病歿後事一無所備先生直
入白御史曰南棗強死無爲經紀後事者某願請旬日之假馳
往治喪畢事後赴郡聽察幸甚御史素重公名許之竟爲停察
事聽往治喪至今南氏子孫感公高誼不忘御史亦賢者惜逸
其姓字

又云宣城徐翁尚書元太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

御史受辱扑責羞憤自免歸時尚書與弟通政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忽忽不樂尚書兄弟跪請其故曰爾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扑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尚書兄弟曰兒輩不類自今願力學以慰大人心願勿悲也乃發憤下帷兄弟相繼登第尚書謁選得某府推官卽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觴翁稱疾堅卧不起尚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返不樂爲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扑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心告之盡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尚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尚書來恐甚如迎盡禮尚書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此與蔡確父黃裳瀕死屬其子必報陳氏確旣登政路遂以事實恭公子世儒極典賢不肖霄壤矣

又云刑書桐城姚端恪公文然真實經濟人也其好生之念尤出天性常拈句云嘗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命諸子各錄一紙粘於壁滿川高世豪公戊子所得士也任南鄭令卒官逋官糧二千餘兩妻子十三人例當沒官公捐貲數百錢復釀金代輸高妻子竟免好行其德皆此類公戊子典山東試闈中得先考功兄卷異之曰他日必爲風雅名家

又云大名成文穆公基命大拜後改作居第購得民居有樹貞

節坊者令勿毀其第遂低一隅其子青壇相國克鞏大拜後修家廟地爲前明陳鴻臚之室有少卿坊適當闢門之衝當毀其後人式微召而告之曰吾亦故家忝居相位詎忍壞故家之棹楔遂改闢門其屋當改造坊久而歌賴屋以支修屋則坊圯乃并其坊新之人稱其兩世厚德云

又云蒲州東門外有兩阜蜿蜒形家相傳以爲貴地楊襄毅公博爲吏部尚書時命堪輿擇吉壤得此地以告公曰此關闔郡文章科第我曷爲私之卽於其地建文昌祠人皆服公厚德不可及後公長子俊民官至戶部尚書第四子俊卿官錦衣餘三子皆官監司俊卿子元祥元祥子世芳皆官詹翰世以爲公厚德之報云元祥未弱冠登第入翰林早死母哭之慟一夕見夢曰母勿過傷兒當復來未幾生遺腹子卽世芳也未弱冠亦登第入翰林母猶及見之吳天章雲說

隴蜀餘聞劉以平字近塘猗氏人初聘邑關處士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卺之夕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卽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畢姻後登萬曆庚辰進士觚騰云項城韓雲門名堵聘戚氏女未幾而目失明戚謂韓卽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而終女於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戚不得已媵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

遣婢還戚後為壬子拔貢舉於鄉出為教諭挈婦偕行伉儷無間豫人稱其篤行以為宋之劉廷式再見云

觚賸云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薦紳罹禍最酷王主事明新自謂官於京師可以倖免而名在逆籍身戮家徙有妾方孕行至山東紅花舖產兒旅舍楊老僕密啟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繫在茲客嬰此去馮益都家不遠我主為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其言楊乃襁兒於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公方在告嘸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遂命如姬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已出無二長而就傅壯而受室俱與諸子分行而協一最幼因字公季嗣後益都以執政請老公季年甫弱冠崑山徐司寇亦於王為師弟甚高益都之義女內姪以字公季而盛奩嫁焉內外蛾述聞者傳為美談今公季以益都廢歷仕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之孥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聚骨肉仍享職仕皆益都存孤之德也

簪雲樓雜說高相國拱揚州興化人未遇時性喜服靴及敝必覓工沈某補綴義不受值如是者數年公甚德之萬曆初公入中書子忠往謁焉公問女何欲對曰欲宦爾公曰女赤身來勢安得宦雖然吾必有以待女聞興化魚蕩徵銀一百八十兩從戶部齎文去解銀到京宦從可得也忠違公指領銀不解已耗去八九部行縣嚴覈令恐追忠得實沒家產尚不能償并忠解部母亟走京師見公公曰若無憂兒子定不死居頃之朝廷差公御厨公撤數盞遺獄中且揚言太師因其有舊撤御筵遲之

戶部大驚立爲解放母若子遂得相見公厚贐之以歸

又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曾與申相國友善然予性介自相國之顯也弗與通倘女不能自存往必有濟及歿其

子遽往謁公公瞿然曰某罪深矣遂延入食之以三十金爲贖

無何董尚書欲與婚公執不可董疑門弟子稱公曰非也特水

人未工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微某不可但某名家子恐

不能致奈何董祝公爲介某已授公指有難色公曰某豈易辱

哉非千金爲禮終鞅鞅不愜人意董諾之而婚成故人子前後

獲二千餘金竟豐於中人之產者且什伯矣

又臨清賣酒者衛姓失其名踈閣臨水有二人促坐深語絕無

從者須臾傾倒而起其一人意甚踟躕因語主人曰我朱姓家

南閩匆卒無杖頭錢明日酬可乎主人唯唯視其色甚愉二人

頗德之明日蒼頭來亦不言所以而衛氏子葺居悞傷一人死

與父繫入南閩道相國家相國送客出心識衛曰若非五里埠

衛主人乎何爲而至此衛前白相國相國曰無憂令蒼頭語州

太守斷燒埋二十兩以悞傷免衛素與相國無舊甚訝其厚相

國者即前酒肆中朱公同相國飲者吾鄉相國溫公也因假滿

之京道臨清潛入朱公家值伊孫婚無容膝之地兩相國緩步

郊外樂飲而別衛父子遂得釋然不知相國爲朱公也

見聞錄云楚黃李公夢白歷階至侍郎多厚德爲外官時一人

自稱座師子見公詢其履歷待之甚厚其人要求無已未幾真

者至始察前者之偽適其人復來請托公徐曰敝世兄昨至見

館署中其人惶遽而遁又黃俗比戶絃誦館課四方者極多一
士同姓在汝寧光固間設教稱公為叔後公以侍郎致政歸道
必由此館主人曰令叔榮歸經此師必迎謁士雖應諾然未嘗
識面平時假托不得不往因懷刺前謁告以故公欣然以猶子
禮待之親至其館慰勞主人士從此館益往學益進遂得發達
現果隨錄云余崑山友孝廉張鴻乙諱立廉曾祖虛江先生諱
邦憲任雲南御史其父初操一小舟為業忽一村翁來僱船手
攜一黃布袱問何往翁曰余年老無子止一女在某處有田一
頃已變價攜往婿家養老矣到岸已晚村翁竟去舟返原處次
早掃船見黃布袱在手提甚重張公曰此昨老人養老物性命
所繫也仍不遠五十里艤舟到泊岸處候至傍午見翁杖而哭

至張公曰汝物在敬來還汝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子虛
江先生登科甲為顯官孫魯得乙丑進士晉江令魯傳初任學
博後亦居高位魯唯癸丑會魁歷任至八閩方伯子孫蕃衍所
居地今名張浦

王蓋臣剪桐載筆楚春元隱德傳萬曆間楚中一春元赴試宿
直隸之清豐鎮二鼓後對門火春元出門外觀之見一女年及
笄赤身來奔春元曰胡不衣曰火起方急救命無暇覓衣也曰
我房在店內某處可就被掩身我必不入已而火息父母覓女
春元尚立門外語以女處攜之歸見其女赤身又在春元房中
大不憚是年春元未獲售婦過舊邨聞是女已適人矣又三年
入闈終日不成一字午後忽鄰號大呼可惜者不絕口潛窺之

北人也年甚少問何故曰我七作甚得意自揣可必中偶風口
卷落硯池中污甚見貼無疑第可惜此數作耳因問兄卷完未
曰今日文機偶滯一字未就曰兄可寫此高中後勿相忘某且
未歸俟出榜方束裝耳寓其所報榜時可一見過及揭曉果第
旋往謝春元亟迎問平日有何陰騭以無對固問之曰平生原
無過人事惟憶三年前宿清豐鎮對火門一女子赤身冒火來令
至我房少避我獨立大門外俟其父母至偕歸救得此一人耳
春元曰此奇遇也成交乎曰比時只憐其苦無論邪事即邪心
亦不萌春元即下拜曰恩人也我之爲兄中宜也此女即某之
妻娶二年矣聞有赤身避火事未嘗以好語相加婦即矢心自
明某不信也聞兄語今豁然矣我之爲兄中宜也遂締交如兄

第二云

元趙祐字天錫父某與官家有瓦屋一橫人稱爲趙把總家元
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
契如故一日哨馬南歸某睹一纍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
足間問囚爲誰囚頰蹙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城破爲所虜
某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秋登科某曰汝如此則
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某請於統兵官用兩
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
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於家以教天錫輩是
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
而後殂因塋之屋後臨歿謝天錫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

爲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以斯文顯者天錫後辟掾於吳
浙江行者照磨生子期頤字子期登泰定丁卯科歷官河南行
省叅知政事天錫暨其皆封二品人以爲斯文之報可徵云然天
錫亦自謹厚官至財賦總管嘗將公委至吳以其舊辟掾處也
因訪隣肆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温温人有問汝但
曰前掾趙天錫慎毋曰趙總管視之自炫顯重者有間矣
明胡驥陳州人母石氏病忽思鹿脯不可得驥默禱於天刲胸
前肉代之卽時昏憤雷雨及門若有神救及烹有異香其母食
之愈後父敏病醫謂知糞甘苦乃可用藥驥嘗之語醫一劑而
愈州牧戴昕親禮其廬勞以羊酒其後人世多孝友蓋驥之所
風遠矣

現果隨錄云太原先文肅公王錫爵號荆石明神廟首輔雖貴
顯終身不二色其立朝鼎望建儲元勳載在國史茲略紀者居
鄉一二逸事也公僕與人爭毆進前膚懇公必曰相府一犬人
猶另眼視况人乎必先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
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來明日人入園適公低頭對菊坐其人
不知薦拍公背曰老伯伯昨許我菊花咏公擡頭人驚仆公慰
諭曰莫驚莫驚令童子取幾本送出其厚德如此梵宇無大小
皆書額護持晚年命工以金銀汁畫大士像手書心經在上施
人供養不紀數子緱山先生亦榜眼孫奉常烟客翁諱時敏篤
奉佛教增修世德儉歲首倡糴官米兼煮粥濟民請瓶窰聞谷
大師至婁創興佛法孝廉陸允升字子就夢至大寺六人挑

至黃豆中雜以蠶豆老僧曰此皆烟客翁前生所積業也
大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就遍告人無不知者今子
九人次子揆第八子揆次房孫原初皆進士一門厚德榮盛未
艾

烟翁全福世所希有堅修亦復希有每昧爽即盥漱禮誦聲
琅琅達戶外嘗語余曰吾十七歲持金剛經至今年垂八十
未嘗缺一日每日持誦有定課皆用鈐記非夙世勇猛修習
乘願再來能有此乎余與烟翁蓮社同事四十餘年知之最深也

曠園雜志云泰寧許鼎自號武夷子嘗為閩藩耿精忠卒甲寅
耿叛拘范總督承謨於府強之降范罵賊不屈守卒計百人許
獨善事范范罵不絕口繼以詩衆卒莫敢具筆硯許以煤炭奉
范畫字墻壁為自序無何悲憤成疾口占武夷曲贈許自稱紅
螺寺巨辯行者殍贈武夷子云云不數日范自縊死耿燔其骨
將沉諸海許陽諾之潛藏骨灰亂定奉 旨求骨不得許始出
骨灰 上聞人咸稱曰義士武夷子

曠園雜志云吾家世有隱德先君子墨舫公素敦信義有雲間
王某過訪不值遺金一囊而去先君子見之亟寄書招王曰留
此以待久矣出還之封識宛然王願以其半為酬堅弗受一時
士大夫高其風多為詩古文辭以表之

錢塘吳
陳琰

曠園雜志云花塢僧濟水言順治十八年青州一丐者為神人
敕其行甯避甯者聞空中語云毋壞張不量田及天齋他田

壞張田獨無恙蓋張氏所貸歸者從其自入圍絕不較故以
不量稱之其事與南宋蔣自量同蔣杭州人長崇仁次崇義次
崇信兄弟一德置公量乞糴者皆令自收米歲亦然人因目為
蔣自量咸淳三年詔封三蔣為廣福侯至今廟祀鹽橋之上
甌江逸志云永嘉義民延僻居山中每以利濟為念嘗曰散財
濟民其利有限可以長久者惟古之義倉而已得人掌之其惠
無窮也於是置義倉貯粟凶散豐斂上閭降勅旌為義民復其
徃役宜齋曰此事甚妙但行之不能無弊奈何所謂有治人無
治法也

甌江逸志云王侍郎瓚嘗讀禮開元寺僧舍有芙蓉五月盛開
遂於弘治丙辰聯科及第瓚少貧販鹽為業值寒夜泊舟仙洋

應氏之船枋主人有異夢因歎留之遂妻以女後以榜眼歷官
司成少宗伯應之物色亦奇矣瓚謚文定素仁厚善體人情雖
躋膺仕每歸鄉必設席邀其隣曲酒至半必親執酌逐席勸酬
慰勞及至某人席詢以近日生理若何答云去舊遠甚細叩其故
則曰公構樓妨碍所致也公笑曰此最易事何勿早言哉次日
語家人曰即撤其樓吾將更新之樓既撤遂不復構

述異記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占亡兄之產姪無可
奈何往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憩井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
於地盤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為巨鼈其姪
惡之前行至飯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鼈付店將烹之姪詢其
得自井亭遂力阻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之所見衆未之

遂於烈日中繫鬣尾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為蛇叔乃抱如
而泣曰我固欺汝汝不恨我乃救我我真非人哉遂相與歸家
推所攘者共之式好如初

輝縣志劉心道輝縣北王里人有善名昔聞有濬縣王定國夫

婦活離劉輸錢贖而合之邑人段京者失銀三兩劉拾之京尋

至輒還之無難色又創建呂公堂於邑城之南朝夕焚拜其中順

治十四年武陟縣生苗之英寓堂內囊金五十兩匿於堂積

薪中苗適出有人將薪移去金為敗葉所蔽苗還之愕然失

色時劉亦在旁苗覓金得之喜出意外願將其金分半與劉劉

弗受一時忻傳其事聞於官皆給扁獎之

諸城志張惟吉號向華普慶社人廩生天懷澹宕隱放鶴亭其

嫂楊氏無子族人欲以吉子為嗣吉曰有三兄之子侃寄食他鄉

今取回使無子者有子無家者有家豈不兩得哉遂立嗣其伯

兄維翰年逾八十聞而歎曰我固知向華之不欲也為之立傳

又段痴福諸城薛村社人性豪宕濟人緩急萬曆乙卯南遊至

淮安歲饑遇劉姓者將鬻其妻子加福問之知為諸邑人傾囊

金周之後劉得全家歸里及登門謝加福佯若不知避去壽八

十九歲無疾終

又徐作新諸城千戶所人讀書能文甲申兵亂棄妻子負繼母

以逃其從姪維翰解糧失庫銀數百兩新破產抵完縣令以義

旌其門辭不受曰吾家不才子弟致累官府捐產息公固其所

也何以旌為

居易錄高麗史權守平者安東人嘗爲隊正貧居卽中卜章以非罪見竄守平逃食其田有年後章漢遇赦還守平素不相識守平袖租簿就與之章漢曰當我竄謫君卽不食豈無他人君哀我還其田足矣何用租爲守平曰乘人之危食其田猶恐不義今旣還^尚忍食耶遂投其簿章漢不受閉門而入守平竟以簿繫石擲之而去後官至樞密副使子躋翰林學士予服其行誼有中國士君子所不及者書之以風世云

居易錄來順威武堡應襲傅鏗僕也主母病亟順泣曰主母如此我受撫育猶子也報恩在斯時矣自割臂肉煎進之病尋愈覺明靈壁人從其主謝成夫婦成綏德州幼子鏞在襁褓道棄之覺明遠前行旣問知其故痛哭返求之得於草間乃籠負而行後成無他出賴鏞不絕右二義僕事見譚吉璉延綏鎮志皆明時人

江西志魯叔卿家貧苦心存不欺嘗欲買江西陶器於北方旣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旣受直矣問將向之其人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災饑故不行余豈宜誤子其人卽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撫庇孤嫠惟恐失其意歷官著作卽宋史本傳

建昌府志張文質字中孚初寒素時於東郭旅肆偶獲一囊頗重意人遺金守之抵暮竟無人至乃命僕攜歸啟視果白金五百兩翌日仍至故處候之忽有一老叟逐一少年散髮血額倉皇入肆公詰之蓋遺金者之父疑子妄費欲箠死驗金數相符

遂悉還之其父子欲中分公曰吾利苟得則不於此候爾矣公
之昇後登成化己丑狀元

吉安府志元豐八年吉水楊存宿息州舍覺牀席間有物礙
其背揭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日何人宿此
曰淮甸有巨商某姓名也存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可與之語
吾在某坊某家安歇又大書於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
存宿此遂行不數日商人物色之至息即主以存言告且指壁
書示之乃赴京訪存存審實即以還之商人分數百緡就寺爲
存祈福是年登第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江西志陳策嘗買驪得不可被鞍者他日其子與猾馭計售之
行人策聞而自追及告以故行者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

及羅紈者策不與羅紈而盡投銀器於火中曰此皆質劑物也

歲月既久絲力已糜脆不任用故不與器吾虞其偽故爲公驗

之而後與耳

淳熙
郡志

諸城志徐作新諸城千戶所人讀書能文甲申兵亂棄妻子負
繼母以逃其從姪維翰解糧失庫銀數百兩作新破產抵完縣
令以義旌其門辭不受曰吾家不才子弟致累官府捐產急公
固其所也何以旌爲

錄

義士

淡食老人手錄

漢索盧放字君陽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
有事就當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歸心皇漢者實
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
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就斬刑使者義
而赦之由是知名後爲洛陽令

晉汲固爲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之至河上
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
古今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於式婦閨抱憲匿藏及捕者收

有一婢產男兒授之事世固乃抱憲逃遁遇赦始歸憲爲固
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父母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
義表爲主簿

漢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初爲張超功曹甚相知遇後袁紹
以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急洪徒跣號泣將赴
其難自以勢弱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洪由是怨紹絕不與
通紹興兵圍之歷年洪仗義死守吏士莫肯離叛食盡城陷紹
執洪欲殺之洪邑人陳容爲東郡丞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
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乃先誅忠義豈合天意小人今日寧與
臧洪同死不與將軍同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曰
何一日殺二烈士

錢塘志葉日章字子山邑諸生善屬文家貧日無宿儲敗絮自
擁或委以事然諾不侵不名一錢有趙友令延津章與俱爲課
其子俄趙以暴疾卒子尚幼章爲視飯舍兼營護後事區畫其
任內未完及錢穀出入盈縮悉井井無欺上官重其義遣吏衛
趙喪歸章仍教其子成長始告去

錢塘志姚殿岳字鎮公明季世有軍職後復徵授不就隱居教
授年及三十始娶生一子旋喪其偶遂誓不娶陸塔嘗贈以詩
曰知君失偶在強年守義何曾再續絃淡淡胸懷爭似水稜稜
風骨宛如仙邑乘有光應致美世風增重競稱賢芳規留待輔
軒採竹看恩褒出九天

宋李琮字世京豐城人李從之子闢館延師豐饒廩以待

邑之東鄙有長隄江水湍激爲民患琮輸財於官易以石多
久之利子秉爲高安酒正前官賒酒六斛秉以問琮曰隱而不
言非忠也發而有罪非仁也力可及而弗爲非義也遂捐千緡
庚其費而覆其瓮代者得以理去

宋鍾離瑾字公瑜合肥人開寶間德化令守義愛民有女將嫁
許氏得一媵女於臨川一日瑾視事歸見女流涕有戚容詰之
曰吾父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今年矣適見明府視事追
感吾父不覺淚下瑾大驚遂易其衣服養爲己女時許氏納采
有日瑾以書告緩其期曰吾買媵而得前令之女將輟吾女奩
資先嫁之許氏亦惻然報書曰君侯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
盛德事也吾有季子願以爲婦卒與俱歸久之瑾夢綠衣丈夫

造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今得請於帝奉公十任官祿後果
歷十郡太守終江淮發運使

明胡用賓字其佐新昌人生而廣額豐頤氣度偉如初就塾卽
以聖賢自期許爲諸生構舉子業發明道術不作流俗語以求
合於時尤斤斤於義利之際嘗夜拾遺金候至明還其人少
歸私挑毅然絕之平居澄神默坐胸中空洞不著一物久之靈
慧漸露見人動止文字卽能定其終身

江西志宋陸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
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
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
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

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
捷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南唐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和川少孤事繼母以孝
聞一門百口家法嚴肅子姪二十餘人皆被服儒業聞子弟中
有與客戲者手寫韋昭博奕論署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
見其喜愠卒年七十餘 再攷唐末詩人孟賓于寓居吉州玉
笥山有題顏氏亭宇七言絕句云園林瀟灑閒來久欲訪因循
二十秋今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叠水長流蓋爲詡作也

靜閒祀典錄 卷七



靜間祀典錄

祀典 文廟

正殿安設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正中南向

四配

復聖顏子

魯曲阜人名回字淵

述聖子思子

名伋孔子子鯉之子

在殿內東旁西向

宗聖曾子

魯南武城人名參字與

亞聖孟子

鄒人名軻字子輿漢

在殿內西旁東向

十一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淡食老人手錄

先賢閔子 名損字子騫魯人 先賢冉子 名雍字仲弓魯人

先賢端木子 名賜字子貢衛人 先賢仲子 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今泗水

先賢卜子 名商字子夏衛人 先賢有子 名若史記字子若家語作子有魯人

在殿內次東西向

先賢冉子 名耕字伯牛魯人 先賢宰子 名予字子我曲阜人

先賢冉子 名求字子有魯人 先賢言子 名偃字子游吳人

先賢顓孫子 名師字子張陳州人又云陽城人

在殿內次西東向

先賢朱子 名熹字元晦婺源人 生宋高宗一年陞配 庚戌 康熙五十年

在殿內次東西向

東廡

先賢遽瑗

澹臺滅明 字子羽武城人

原憲 字子思檀弓作仲憲 宋人

南宮适 字子容史記作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縮魯人

商瞿 字子木魯人

漆雕開 家語字子若史記字子開魯人

司馬耕 字伯牛家語作司馬犁 耕與史記俱字子牛宋人

有若

巫馬施 一作期字子期史記作施字子旗陳人

顏幸 史記作幸字子柳魯人

曹卣 字子循蔡人

公孫龍 家語作龍衛人鄭云楚人孟云趙人字子石

秦商 史記字丕家語字丕 茲魯人鄭云楚人

顏高 一作嚴高字子驕家語作顏刻魯人

壤駟赤 家語字子從史記作壤作穰字子徒秦人

石作蜀 蜀字子明家語作石子

公夏首 一作守史記作首 字子乘魯人

后處 史記石處字子里家語作石處字里之齊人

奚容蒧

顏祖 字子襄家語作相魯人

井疆 字子疆史記作句井正義作句井闕里志字子野山東志字子孟衛人

秦祖 字子南魯人鄭云秦人

縣成字子祺家語作懸成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字

燕伋字子思史記作伋或樂欬家語作樂欣秦人

狄黑家語字哲之一作子孔忠字子茂史記作孔子凡

公西蒧字子尚史記作子顏之僕家語字子叔史記字

施之常字子常史記作子申振史記作申黨字周家語作績字子周翁圖作堂後漢碑作棠鄭作績

左邱明魯人秦冉

牧皮公都子

公孫丑張載字子厚郿人宋真宗

程頤字正叔顥弟生宋仁公羊高齊人周末

先儒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生漢武帝時毛萇趙人大毛公享之子生

高堂生秦漢間鄭康成

諸葛亮王通字仲淹隋龍門人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尹焞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蔡沈字仲默建陽人宋孝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陳淳

魏了翁王柏

許衡字仲平元河內人許謙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薛瑄字德溫河津人明太

羅欽順陸龍其

西廡

先賢林放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

公冶長 字子長家語作長魯人史記齊人范輿云字子芝 公皙哀 字季沉一作公析哀史記字季次索隱作公皙齊人

高柴 字子羔史記衛人家語齊人 樊須 字子遲家語魯人鄭云齊人

商澤 字子秀史記作子季魯人 梁鱣 史記注作鯉字叔魚齊人

冉孺 史記字子魯一作魯家語作冉孺字子魚魯人 伯虔 家語字楷一作子析史記字子折魯人

冉季 字子產魯人 漆雕徒父 家語作從字子文一作子期魯人

漆雕哆 字子斂一作漆雕後史記作漆雕哆 公西赤 字子華魯人

任不齊 家語字子選史記字選楚人 公良孺 史記作孺字子正一作子幼陳人

公肩定 家語字子仲史記公堅定字子中魯人或曰晉人 鄒單 字子象徐廣作鄒單

罕父黑 史記字子索家語作罕父黑字索一字子黑魯人 榮旂 史記字子旗魯人

左人郚 史記字子行家語作左人郚字子行魯人 鄭國 家語作薛邦史記訛薛為鄭又避漢高諱以邦為國字子徒魯人

原亢 字子抗家語作元亢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正義亢作兗魯人 廉潔 史記字庸家語字子庸衛人

叔仲會 字子期文翁圖作會家語魯人鄭云晉人 公西輿 如字子魯人

邾翼 字子斂家語作邾翼史記邾為邾文翁圖避漢諱以邾為國翼 陳亢 字子禽陳人

琴張 一作琴牢家語字子開文翁圖字子張衛人 步叔乘 字子車齊人

秦非 字子之魯人 顏噲 字子聲魯人

顏何 縣亶 萬章

樂正克 周敦頤 字茂叔營道人生程顥字伯淳洛陽人生宋仁宗壬申

邵雍 字堯夫范陽人徙河南生宋真宗辛亥 穀梁赤 尸子作倣顏師古作喜字元始魯人生周末

先儒伏勝 漢字子賤鄒平人生秦後蒼字近君東海剡人生漢漢間

董仲舒 廣川人生漢景帝時 杜子春 河南人生漢哀平間至明帝時

范蜜 韓愈 字退之唐修武人

范仲淹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生宋太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生宋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州人生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生宋

張栻字敬夫綿竹人生宋高

黃榦

真德秀字景元一字希元宋

何基

趙復

金履祥

陳澠

陳憲章

字公甫新會人生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生明

蔡清

雍正二年

勅諭附饗廟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

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昔罷而今議復有舊缺而今宜

增其從祀崇祀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並先賢先儒

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九卿翰詹議准復祀

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

縣廛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惇魏了翁

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澠羅欽順蔡清陸

龍其宜入崇聖祀者一人張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

伯牛子張有若

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致祭先期齋戒省牲一如會典

正位陳設

禮神制帛一白色白磁爵三牛一羊一

豕一登一劖二簋二簋二籩十

豆十 酒罇一

四配位陳設 每位一案

禮神制帛一 白磁爵三 羊一 豕一

鉶一 簋二 籩二 鬯八 豆八

酒罇一

十一哲陳設 東五位五案 又朱子一位一案

禮神制帛一 白磁爵各一 豕一 鉶各一

簋各一 籩各一 鬯各四 豆各四

豕首一

西五位五案陳設同

東廡陳設

禮神制帛一 銅爵各一 豕三 每案簋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西廡陳設與東廡同

崇聖祠 原為啓聖祠雍正二年改今名 安設

肇聖王木金父公正中南向

裕聖王祈父公東一室南向

詒聖王防叔公西一室南向

昌聖王伯夏公東二室南向

啓聖王叔梁公西二室南向

配位

先賢顏氏 無繇字路

孔氏 鯉字伯魚子思之父

先賢魯氏點字哲家語字子哲

孟孫氏激公宜軻之父

在祠內東旁西向

在祠內西旁東向

東廡

先儒周輔成敦頤之父

程珦字伯溫顯頤之父

蔡元定字季通沈之父

俱西向

西廡

先儒張迪

朱松字喬年熹之父

俱東向

正位陳設五案

每位禮神制帛一

白磁爵三

羊一

豕一

銅一

簋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酒罇一

配位陳設每位一案

禮神制帛一

豕首一

每位銅爵三

簋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豕肉一

東廡陳設

禮神制帛一

每位銅爵三

簋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豕肉一

西廡陳設與東廡同

樂器

麾 金鐘 玉磬 鼓 搏拊 祝
 敵 琴 瑟 排簫 笙 簫 笛
 壎 篪

舞器

節 羽 簫 干 戚

鹿邑縣志載

聖廟祭器

鐵香爐 十四箇
 簋 六十箇
 供桌 十二張
 祝板 二箇
 水燭臺 二十箇
 燈籠 二十四箇
 犧尊 一
 編鐘 一架
 樂器

錫爵 蓋 一百三十箇
 邊 一百二十箇
 庭燎架 二箇
 齋戒牌 一箇
 毛血楪 三十箇
 象尊 一
 編磬 一架
 豆 一百二十箇
 帛匣 二十箇
 牲匣 九箇
 高照 十六箇
 饌盤 三

金鐘一	玉磬三	應鼓一	鼗鼓一	旌節二
麾幡一	祝一	敔二	壎二	篪二
鳳簫二	笙二	笛二	簫二	琴四
瑟二	箏三十	翟二十		

樂舞生執事

歌章四	笙二	笛二	簫二	琴二
瑟二	箏二	壎二	鳳簫二	搏拊一
祝一	敔一	鐘一	磬一	大鼓一
執麾一	引節一	舞生三十		

樂章

迎神 咸和之曲無舞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
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幣 寧和之曲有舞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師神明度越前聖染帛具成禮容斯
稱黍稷非馨維神之聽
初獻 安和之曲有舞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
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 景和之曲有舞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
旨登獻惟三於戲成禮

終獻 曲同亞獻有舞
徹饌 宣和之曲無舞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
悅祭則受福率尊無越

送神 祥和之曲無舞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雍容歆茲惟馨神馭還
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望瘞 曲同送神無舞

康熙二十三年頌

御書萬世師表扁額奉懸大成殿

雍正三年頌

御書生民未有扁額奉懸大成殿

乾隆三年頌

御書與天地參扁額奉懸大成殿

康熙三十三年

御書先師孔子贊及四賢贊刊碑立大成殿

至聖先師孔子贊 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
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
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邇前徽堯舜禹湯文
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
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

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
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久矣後之人而探二帝三王之心法
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爲萬一人
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茲深敬擗筆而爲之贊
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
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
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
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
秩然六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美牆可晤孔子之
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
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
庭除式觀禮器擗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
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
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
遠人克念作聖 四賢贊已錄他書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

乾隆九年部頒祭文

崇聖祠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致祭於

肇聖王

裕聖王

詒聖王

昌聖王

啟聖王曰惟

王奕葉鍾祥光開聖緒盛德之後積久彌昌凡聲教所覃敷率循源而溯本宜肅明禮之典用伸守土之忱茲屆仲春秋聿修祀載配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氏尚饗

先師廟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屬文

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咸恪薦於馨香

泮水膠庠益致嚴於遵豆茲當春秋仲祇率彝章肅展微忱

聿將祀典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饗

乾隆八年部頒樂章

春季樂章夾鐘為宮倍應鐘起調秋季樂章南呂為宮

仲呂起調樂章同調別

迎神 咸平

大哉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祥徵麟紋韻答

金絲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初獻 寧平

予懷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
上丁清酒既載其香始升

亞獻 安平

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鼓鏞誠孚壘齋肅肅雍雍譽髦
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

終獻 景平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樂惟天牖民惟聖時
若彛倫攸叙至今木鐸

徹饌 咸平

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黌宮疇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
毋瀆樂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神 咸平

鳧繹戔戔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
孔明化我蒸育我膠庠

祭器

- | | | | |
|-------|-------|-------|-------|
| 銅爵三十 | 白磁爵三十 | 錫酒罇一 | 尊八 |
| 牲俎二十九 | 登一 | 劔十一 | 簠三十 |
| 簋三十 | 籩一百二 | 錫豆二百四 | 帛篚二十 |
| 洗一 | 奠池一 | 毛血碟二 | 香盒二 |
| 祝板二 | 龍勺二 | 木盤五十 | 福爵一 |
| 胙盤一 | 錫香爐十一 | 錫燭臺十一 | 錫花瓶十一 |
| 高燈二十 | 懸燈二十 | 燎叉一 | 燎鉞一 |

燔爐一

樂器

旌節一對

麾一面

金鐘十六

玉磬十六

搏拊二面

祝一

敔一

壎二件

箎二管

琴二張

瑟一張

笙二攢

簫二枝

排簫二攢

笛二枝

羽三十根

籥三十根

祭品

形鹽

藁魚

棗

栗

榛

麥

芡

鹿脯

白餅

黑餅

糗餌

粉餐以上邊實

蕪蒹

菁蒹

芹蒹

笋蒹

鹿醢

醢醢

兔醢

魚醢

豚胎

脾

肝

鮓食

糝食以上豆實

黍

稷以上實

稻

粱以上實

太羹登實

菜羹餽實

文廟祀考

水主位序易素名稱易訛今依闕里志泮宮禮樂疏孔門弟子傳畧文廟崇祀攷聖廟崇祀圖大清會典互訂以備正其位序稽其姓字里居為內先後奉

旨升列十哲者一人有子乾隆三年配享十哲之次一人朱子康熙五十四年兩廡增從祀一人范仲淹康熙十四年復祀者六人林放遼

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又增從祀二十人縣置牧皮樂
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焯魏了翁黃幹陳淳
何基王栢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澹羅欽順蔡清陸龍其
二復祀一人吳澄乾隆三年改啟聖祠為崇聖祠加封王爵
三增從祀一人張迪雍正二年
正祀

至聖先師孔子

四配

復聖顏子魯曲阜人

述聖子思子

宗聖曾子魯南武城人
即今嘉祥

亞聖孟子鄒縣人

十哲

先賢閔子魯人

先賢端木子衛人

先賢冉子魯人
字仲弓

先賢宰子曲阜人

先賢顓孫子陳州人

先賢仲子魯之卞人
今泗水

先賢卜子衛人又云
温縣人

先賢冉子鄆城人
字伯牛魯

先賢冉子魯人
字子有

先賢言子吳人

先賢有子魯人

先賢朱子

東廡

先賢蘧瑗字伯玉
衛大夫

先賢澹臺滅明字子羽
武城人

先賢原憲字子思一字
憲魯人

先賢南宮适字子容
魯人

先賢商瞿字子木
魯人

先賢漆雕開字子若
蔡人

先賢司馬耕字子牛
宋人

先賢有若今升十
哲之列

先賢巫馬施字子期楚人

先賢曹卹字子循蔡人

先賢秦商字子丕楚人

先賢壤駟赤字子赤秦人

先賢公夏首字子乘魯人

先賢奚容蒧字子哲魯人

先賢句井疆字子野衛人

先賢縣成字子祺魯人

先賢燕伋字子思秦人

先賢狄黑字哲之衛人

先賢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先賢施之常字子恒魯人

先賢左邱明中都人

先賢牧皮

先賢公孫丑雍正二年升祀

先賢程頤

先儒孔安國字子國魯人

先儒高堂生字伯漢魯人

先儒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

先儒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

先儒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

先儒呂祖謙字伯恭務州人

先賢顏辛字子柳魯人

先賢公孫龍字子石楚人

先賢顏高字子驕魯人

先賢石作蜀字子明成紀人

先賢后處字子里齊人

先賢顏祖字子襄魯人

先賢秦祖字子南秦人

先賢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

先賢樂欬字子聲魯人

先賢孔忠字子茂至聖兄孟皮子

先賢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先賢申枨字子周魯人

先賢秦冉字子開蔡人

先賢公都子

先賢張載字子厚大梁人

先儒公羊高齊人

先儒毛萇字點一長公趙人

先儒鄭康成諱元高密人

先儒王通字仲淹太原後家河汾人

先儒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

先儒尹焞字彥明巴洛人

先儒蔡沈字仲默建陽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儒陸九淵字子靜

先儒魏了翁字華父

先儒許衡字仲平

先儒吳澄

先儒薛瑄字德溫

先儒陸隴其字稼書

西廡

先賢林放魯人

先賢公冶長字子長

先賢高柴字子羔

先賢商澤字子秀

先賢冉孺字子魯

先賢冉季字子產

先賢漆雕哆字子歛

先賢任不齊字子奕

先賢公肩定字子中

先賢罕父黑字子黑

先賢左人郢字子行

先賢原亢字子籍

先賢叔仲會字子期

先賢邾邈字子或

先賢琴張字子開

先儒陳淳字安卿

先儒王栢字會之

先儒許謙字益之

先儒王守仁字伯安

先儒羅欽順字允升

先賢宓不齊字子賤

先賢公哲哀字季沉

先賢樊須字子遲

先賢梁鱸字子魚

先賢伯虔字子析

先賢漆雕徒字子有

先賢公赤字子華

先賢公良孺字子正

先賢鄒單字子家

先賢榮旗字子旗

先賢鄭國字子徒

先賢廉潔字子遭

先賢公西輿如字子上

先賢陳亢字子禽

先賢步叔乘字子車

先賢秦非字子之魯人

先賢顏何字冉

先賢樂正克字正子齊人

先賢周敦頤字茂叔道州道縣人

先賢邵雍字堯夫范陽人

先儒伏勝字子賤濟南人

先儒董仲舒字廣川廣川人

先儒范甯字武子

先儒范仲淹字希文邠州人

先儒楊時字中立將樂人

先儒李侗字愿中劍浦人

先儒黃幹字真卿閩縣人

先儒何基字子恭金華人

先儒金履祥字吉甫蘭溪人

先儒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

先儒蔡清字介夫晉江人

崇聖祠正祀

肇聖王木金父至聖五世祖

詒聖王防叔公至聖曾祖

啓聖王叔梁公統至聖父

四配

先賢顏氏顏回父

先賢顏噲字子升魯人

先賢縣亶字子象

先賢萬章孟子門人

先賢程顥字伯淳

先儒穀梁赤字子赤魯人

先儒后蒼字近君東海剡人

先儒杜子春字時元緱氏人

先儒韓愈字退之南陽人

先儒胡瑗字翼之泰州人

先儒羅從彥字仲素劍南人

先儒張栻字敬夫綿竹人

先儒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

先儒趙復字仁甫德安人

先儒陳澧字可大都昌人

先儒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

裕聖王祈父公至聖高祖

昌聖王伯夏公至聖祖

先賢孔氏孔伋父

先賢曾氏曾參父

先賢孟孫氏孟軻父

從祀兩廡

先儒程氏伯溫諱珦字伯溫程頤父

先儒蔡氏季通諱元定字季通世稱西山先生諡文節蔡況父

先儒朱氏喬年諱松字喬年諡靖獻朱熹父

先儒周氏輔成諱輔成字周敦頤父

先儒張氏諱迪字張載父

名宦祠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官名之靈曰惟

靈文武憲邦公忠體國當

皇朝之肇造心膂攸司值

列聖之丕承股肱作輔明良合德奮庸而庶績咸熙中外宣猷

敷澤而兆民永賴洵屬廊廟之碩望允宜俎豆以明禮考

績紀勲崇報昭垂於令典陳牲奠幣馨香祇薦於歲時尚

饗

鄉賢祠與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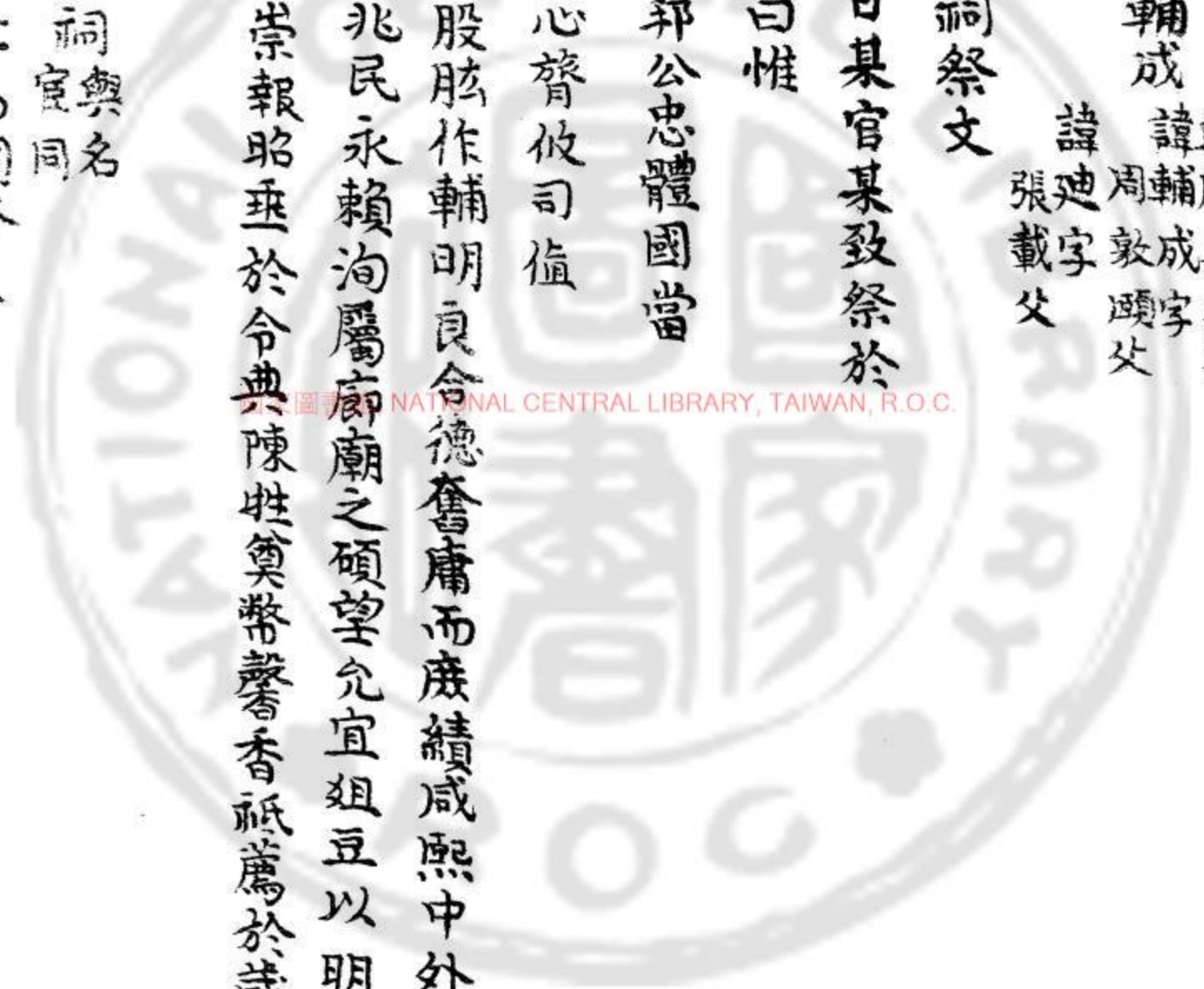
忠義孝弟祠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忠義孝弟之靈曰惟

靈稟賦貞純躬行篤實忠誠奮發貫金石而不渝義問宣昭

表鄉閭而共式祇事懋彝倫之大性摯莪蒿克恭念天顯



之親情殷棣萼模楷咸推夫懿德

綸音特闡其幽光祠宇維隆歲時式祀用陳奠簋來格几筵尚
饗

節孝祠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節孝之靈曰惟

靈純心皎潔令德柔嘉矢志完貞全閨中之亮節竭誠致敬
彰閭內之芳型茹冰蘖而彌堅清操自勵奉盤匱而匪懈
篤孝傳徽

絲綸特沛乎殊恩祠宇昭垂於令典祇循歲祀式薦奠醪尚
饗

陳州府志載 社稷壇每歲春秋上戊日祭設木主二左社右
稷俱北向文職長官具朝服行禮壇東西寬二丈五尺南北長
二丈五尺高三尺週圍墻垣東西寬四丈六尺南北長六丈二
尺

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社

稷之神曰維

神奠安九土粒食萬邦分五色以表封圻育三農而蕃稼穡
恭承守土肅展明禋時屆仲春敬修祀典九九松柏鞏磐石
於無疆翼翼黍苗佐神倉於不匱尚饗

又載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亦以戊日設木主三中風雲雷雨左山川右城隍俱南向長官具朝服行禮壇東西寬二丈五尺南北長二丈五尺高三尺週圍墻垣東西寬四丈六尺南北長六丈二尺

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風雲雷雨

山川

城隍之神曰維

神贊襄天澤福佑蒼黎佐靈化以流形生成永賴乘氣機而

鼓盪溫肅攸宜磅礴高深長保安貞之吉憑依鞏固寶資捍禦之功幸民裕之殷盈仰

神明之庇護恭修歲祀正值良辰敬潔豆籩祇陳牲幣尚饗又載 先農壇每歲耕藉之日主祭官率所屬朝服祭

先農壇禮畢俱更蟒袍補服府城知府秉耒佐貳執青箱知

縣播種州縣正印官秉耒佐貳執青箱播種耕時用耆老一人牽牛農夫二人扶犁九推九返農夫終畝耕畢行謝

恩禮其農具俱用赤色牛用黑色箱用青色壇在東郊外正殿

三間東西配房各一間門樓一間壇基一座東西寬二丈五尺南北長二丈五尺週圍墻垣東西寬五丈南北長十二丈藉田四畝九分

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先農之神曰惟

神肇興稼穡粒我蒸民頌思文之德克配彼天念率育之功
陳常時夏茲當東作咸服先疇洪惟

九五之尊歲舉三推之典恭膺守土敢忘勞民謹奉彝章聿修

祀事惟願五風十雨嘉祥恒沐於

神庥庶幾九穗雙岐上瑞頻書於大有尚饗

又載 厲壇每歲春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祭之前三日正
官率屬詣城隍廟發牒之至日設城隍位於壇上設無祀
鬼神牒於壇下左右各官常服告祭

又載 八蜡廟神牌曰先嗇之神曰司嗇之神曰百種之神曰
坊之神曰水庸之神曰農之神曰郵表畷之神曰猫虎之神

又載 鄉社壇舊例每里一所凡遇春秋社日里正率里人所
豐報祀五土五穀之神祭畢會飲讀誓詞云凡我同里之
人各遵守禮法無恃強凌弱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
厚風俗

又載 旗蠹廟每歲霜降先一日營官戎服白教軍場率兵丁
揚旌旗鼓吹迎於廟厥明祭如文廟儀

又載 雩祭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社
稷

先農

山川之神曰恭膺

詔命撫育羣黎仰體

彤廷保赤之誠勤農勸稼俯惟部屋資生之本力穡服田令甲

爰頒肅舉祈年之典惟寅將事用申守土之忱黍稷惟馨
尚冀明昭之受賜來牟率育庶俾豐裕於益藏尚饗

又載 禋祭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城門之神曰

詔命臨民職司守土惟兆人之攸賴並藉

神功奠四序之常調羣蒙福蔭必使雨暘應候爰占物阜而

民安庶其寒燠咸宜共慶時和而歲稔仰靈樞之默運聿

集嘉祥襄元化以流形俾無蓄害尚饗

又載 龍神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龍神曰惟

神德洋溢海澤潤蒼生允襄水土之平經流順軌廣濟泉源

之用膏雨及時績奏安瀾占大川之利涉功資育物欣庶

類之繁昌仰藉

神庥宜隆報享謹遵祀典式協良辰敬布几筵肅陳牲幣尚饗

又載 關帝先代三公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

關帝之

曾祖光昭公

祖 裕昌公

父 成忠公曰惟

公世澤貽麻靈源積慶德能昌後篤生神武之英善則歸親

宜享尊之報榮列上公之封爵

錫命攸隆合三世以肇禋典章明備恭逢諏吉祇事薦馨尚饗
又載 關帝祭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曰惟

帝浩氣凌霄丹心貫日扶正統而彰信義威震九州完大節
以篤忠貞名高三國

神明如在徧祠宇於寰區靈應丕昭薦馨香於歷代屢徵異
績顯佑羣生恭值嘉辰遵行祀典筵陳邊豆几奠牲醪尚饗

至聖廟祀先師孔子

祭器

大爐一座

中爐八座

花瓶一對

燭臺八對

犧尊象尊共尊五

劍十二

爵十九進

登五

帛匣十方

牲樞二具

祝案一張

祝板一座

供案七張

尊案五張

盆一具

奠酒池一

焚帛爐一

簠簋各六具

邊豆各六十具

絹帳三掛

齋戒牌一面

燈籠四十對

祭品

中爵三

太羹一

和羹二

黍稷稻粱

左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

右蕕醢醢菁鹿醢芹兔笋

魚醢羊豕一 前案 香燭 祝板文

維年月朔日具宮等敢昭告于

至聖先師孔子惟師德配天道地貫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
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
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配尚饗

樂器

編鐘十六枚有架 編磬十六枚有架 琴二張
瑟二張 簫二管 笛二管 排簫二件 笙二
塤二 箎二 大鼓一面有架 搏拊鼓一面有座
祝一座 斝一座 麾幡一杆有架
旌節一杆有架 龍笛二十六柄 笛三十六管
琴桌二張 瑟案二張 樂器大櫃二隻
紅桌二張

樂章

迎神咸和曲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益
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寧和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
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安和曲

天哉

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酌惟馨嘉牲孔碩

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景和曲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
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終獻與亞獻同曲

徹饌宣和曲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
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祥和曲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格惟馨神馭還
復明禋祀畢咸膺百福

望瘞與送神同曲

配以四子

東配

顏子

子思子

西配

曾子

孟子

東西各羊豕一

每位減

稻粱餘同壇

列以十哲

東哲

閔損

冉雍

端木賜

仲由

卜商

西哲

冉耕

宰予

冉求

言偃

顓孫師

東西各羊豕一

每中爵一

和羹一

黍稷

左鹽栗脯棗棗 一右菁鹿醢芹兔

從祀以先賢先儒

東廡 先賢先儒四十九位每四位一壇共十二壇

西廡 先賢先儒四十八位每四位一壇共十二壇

東西每壇中爵四 黍稷 餘同十哲

時用春秋月用仲日用上丁牲用太牢祭物鹿一 帛九

豕七 羊三 兔九 燭大一對中二十小五十

羹肉三斤 藁魚五 黍稷稻粱米各一斗一升

形鹽八斤 棗九斤 栗八斤 芡四斤

菱米三升 白菓二斤 芹六斤 蕪二斤

笋六兩 菁九斤 香真牙各十斤 檀三斤

末七升 酒三罇 大料九兩 草六担

油四斤 柴一百斤 庭燎二把 竹一根

鹽醢二罇 魚醢三罇 炭一百斤 紅麴二包

禮用侯國樂用六佾從生者之爵也儀注前三日齋戒設牌

不飲酒不茹葷不問刑名不吊喪問疾前一日省牲演禮

宿齋於學祭日五更行禮具儀注

啟聖祠以祀啟聖 孔子父叔梁紇 品如孔子

配以 顏無繇 曾點 孔鯉 孟激

品如哲

從祀 程珦 朱松 蔡元定 品如廡

儀注同孔廟從祀 明萬曆丙申復奉制以周輔成從

祀

祭器

大爐一座

中爐五座

供瓶一對

燭臺五對

爵十五進

酒尊二執

供案五張

尊案二張

祝板一座

奠酒池一

帛匣三方

盆一具

簠簋各五具

籩豆各二十四具

焚帛爐一

絹帳三掛

文昌祠以祀梓潼帝君

羊一

豕一

籩豆八

帛一

劔二

簠簋二

爵三

名宦祠以祀良有司

羊一

豕一

四位一壇

爵豆同廡香案供一

鄉賢祠以祀鄉先生同名宦

魁樓以祀魁星

三牲一供

時菓四盤

西壇以祀社稷

祭品和羹三

黍稷稻粱

左棗栗鹽魚

右韭醢醢菁兔

儀注同孔廟

日用上戊時月同孔廟

牲用少牢

祭物羊二

豕二

帛二

兔二

燭三對

羹肉三斤

藁魚二

鹽一斤

白菓一斤

菱米一升

芡二兩

棗栗各二斤

黍稷稻粱各三升

笋韭菁大料各二兩

芹一斤

酒一壺

油一斤

香真牙檀各二兩

末二升

魚醢醢醢

南壇以祀風雲雷雨山川城隍 祭品儀注同西壇

日用上已牲用少牢 祭品帛七 羊豕兔各三

餘同西壇

八蜡以祀八神 分二壇 祭品同十哲 儀注服色

同名宦

孝感縣志載

聖廟位次之圖			
至聖先師孔子		復聖顏回 淵子	先賢卜子 商
宗聖子 顛子 參	述聖子 思子 極	先賢閔子 子騫	先賢仲子 由
亞聖子 孟子 軻	先賢冉子 雍	先賢冉子 雍	先賢仲子 路
先賢冉子 伯牛	先賢冉子 耕	先賢端木子 賜	先賢子 游
先賢子 我	先賢子 宰	先賢子 貢	先賢言子 偃
先賢子 有	先賢子 求	先賢子 夏	先賢子 張
先賢子 游	先賢子 偃	先賢子 夏	先賢子 張
先賢子 張	先賢子 張	先賢子 夏	先賢子 張

孝感縣志云四子俱配自元豐咸淳始也坐廟堂中兩楹間十哲升配自開元始也坐廟堂兩壁間兩廡從祀自開元間始也諸書所列位次參差不一後依嘉靖祀典所定

澹臺子	滅明
原子	憲
南宮子	述
高子	聖
漆雕子	開
樊子	須
公西子	赤
梁子	肅
冉伯子	度
冉子	季
漆雕子	哆
漆雕子	徒父
高子	澤
任子	不齊
公良子	孺
奚容子	蒧
顛子	祖
句井子	疆
秦子	祖
梁子	旂
左人子	邱
薛子	邦
原子	亢
廉子	潔
狄子	黑
子蔑子	忠
公西子	歲
蔡子	非
申子	根
顏子	嚙

東廡先賢位次

西廡先賢位次

宓子	不齊
公冶子	長
公析子	哀
高子	柴
司馬子	耕
有子	若
巫馬子	施
顏子	幸
曹子	卹
公孫子	寵
秦子	商
顏子	高
壤駟子	赤
石作子	蜀
公夏子	首
后子	處
公肩子	定
鄒子	單
平父子	黑
公祖子	向
縣子	成
顏子	之僕
樂子	效
叔仲子	會
邦子	選
公西子	之如
施子	之常
陳子	亢
琴子	張
步叔子	乘

孝感縣志云西廡舊有公伯寮以讒仲由黜秦冉孔穎達以為
 字畫相似黜蘧瑗林放非弟子改祀於鄉顏無繇改入啟聖祠
 申黨即申枏以重出削

左丘氏	明
穀梁氏	赤
高堂氏	生
子國氏	安國
后氏	蒼
王氏	邈
胡氏	瑗
邵氏	雍
司馬氏	光
程氏	顛
楊氏	時
羅氏	從彥
朱氏	蕙
呂氏	祖謙
蔡氏	沈
許氏	衡
陳氏	獻章
王氏	守仁

東廡先儒位次

西廡先儒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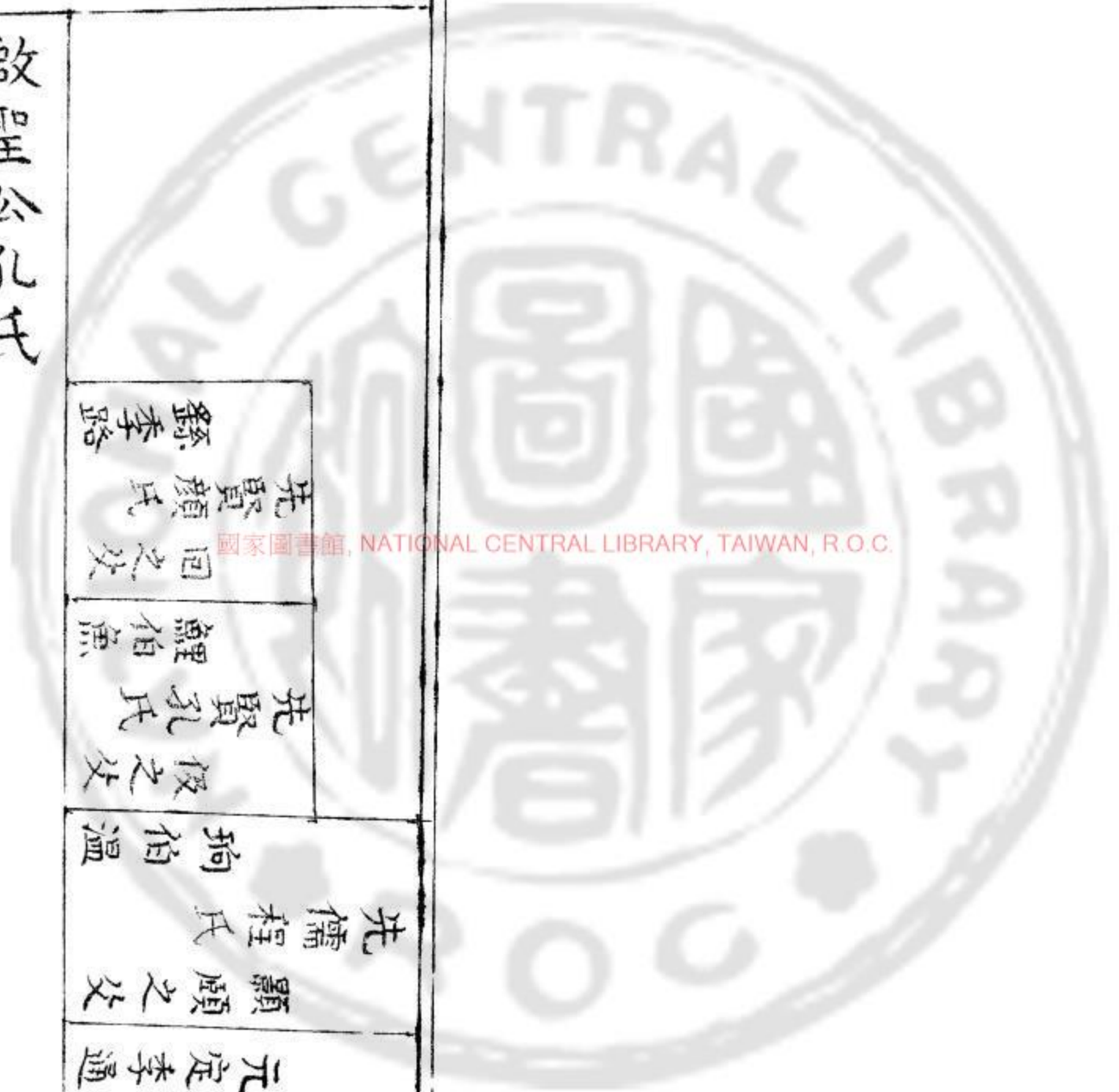
高	氏	羊	公
勝	氏	伏	
舒	仲	氏	董
長	氏	毛	
春	子	氏	杜
愈	氏	韓	
修	陽	氏	歐
顛	敦	氏	周
載	氏	張	
顛	氏	程	
安國	氏	胡	
侗	氏	李	
杖	氏	張	
淵	九	氏	陸
秀	德	氏	真
瑄	氏	薛	
仁	居	氏	胡

孝感縣志云按從祀諸儒自嘉靖九年釐正祀典以後隆慶五年進薛瑄萬曆十二年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三十九年增宋儒羅從彥李侗國朝祀典仍舊

又云兩廡舊有荀况劉向王肅杜預鄭元鄭衆盧植服虔戴聖賈馬融何休王弼范甯吳澄荀况以言性惡黜劉向以喜神仙黜王肅以黨司馬氏黜杜預以黨貴要建短喪黜賈逵以附會識緯黜馬融以貪鄙附勢黜何休以黜周王魯黜王弼以旨宗老莊黜鄭衆盧植服虔鄭元范甯吳澄改祀於其鄉又云謹按文獻通考云古者仲春日釋奠於

先聖先師明聖賢當祠於學也唐貞觀四年詔州縣以春秋二仲月上丁日祀孔子明洪武十五年詔天下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莽大夫楊雄進漢儒董仲舒正統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八年從輔臣楊士奇議追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十二年增樂舞爲八佾籩豆各十有二弘治八年追封宋儒楊時爲安樂伯從祀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改正祀禮去像易主改大成至聖文宣王曰至聖先師孔子籩豆各損四樂用六佾示天下尊崇之實稱四配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士曰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曰先儒某氏並去公侯伯諸封爵并申黨申根爲一人削去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劉向王肅杜預載聖賈逵馬融何休王弼吳澄增祀后蒼王通胡瑗歐陽

脩陸九淵別祀林放遠瑗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於鄉嘉靖
 增從祀薛瑄萬曆增從祀王守仁陳憲章胡居仁以上天下文
 廟同然



孝感縣志云謹按進公而王自宋大中祥符始也稱啟公自元始也宋時顏曾子思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魚從祀兩廡洪邁姚燧以為崇子抑父熊禾謂宜別設一室祀啟聖公統而以三子配程敏主其說嘉靖九年遂專祠徧天下尋以激公宜與三子為四配又以周輔成與程珦朱松蔡元定為四從又萬曆中以孔氏子孫世嫡襲封衍聖公不絕曲阜縣令及儒學教授並以孔氏子孫為之著為令云

至聖位前陳設

第一行一籩第二行三爵
第三行中登兩旁劍第四
行二簋

第五行二簋第六行八籩
第七行八豆第八行羊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罍盥一盥盆
二在露臺下
東西向非祭
物也故不圖

四配祭各一壇
此一壇式也

配 陳 設 圖

帛

爵 爵 爵
和羹 和羹

稻 稷 黍 粱

苾酒 苾酒 苾酒 栗
鹿醢 兔醢 魚醢 鹿脯

羊

豕

十哲 陳 設 圖

帛

爵 爵 爵 爵 爵

黍 和羹 稷

鹿脯 栗 東 形鹽 苾酒 鹿醢 苾酒 兔醢

豕肉

豕肉

豕肉

豕肉

豕肉

東五哲共祭一壇

西五哲共祭一壇



兩 東廡共祭十二壇

廡

陳

設

圖 西廡共祭十二壇



啟 聖 祠

陳設同 至聖 僅少太羹一登

陳

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圖 各配陳設同十哲 從祀陳設同兩廡

孝感縣志載

每春秋仲月丁日以正官為獻官縣佐教官為分獻

至聖位前設一壇用篚一帛爵三醴登一鉶二和羹一

黍稷

簋二稻籩八榛一棗一鹽一韭道一菱一菁豆八鹿脯一芡一栗

醢一鹿醢一兔羊豕各一各解為五體

四配位前陳設各一壇每壇用篚一帛爵三醴鉶二和羹二

簋二黍稷二稻籩六粟一棗一形鹽一菁豆六鹿脯一菱一

鹿醢一兔醢一羊豕各一各解為五體

十哲陳設東西共二壇每壇用篚一帛爵五醴鉶一和羹一

簋一黍稷一稻籩四粟一棗一形豆四鹿脯一兔醢一豕一

解為五體



兩廡陳設東十二壇西十二壇用篚一帛爵四醴簋一黍簋一稷
籩四栗一棗一菁豆四鹿脯一形鹽一豕一八體分如
先賢先儒之數

啟聖宮陳設同太羹一登一至聖僅少

各配陳設同十哲

從祀陳設同兩廡

名宦御賢祠陳設同兩廡

附釋義

太羹煮肉汁不用鹽醬不和羹以猪腰羊腎肉造形鹽用白鹽印虎形
道用木末取四寸醢碎猪肉用鹽酒料調造

孝感縣志典禮考

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案牲房外獻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
宰牲盛毛血少許於盤是日觀樂習儀齋宿及期質明鼓三
嚴樂舞生就位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分獻官以次就位
捧毛血盤從中門出瘞於坎舞生執羽籥迎神麾生舉麾擊
祝樂奏咸和之曲行四拜禮平身樂止奠帛通贊唱行初獻
禮引贊至獻官前唱詣盥洗所唱酌水進巾詣酒尊所舉罍
酌酒執事者執爵捧帛引贊引獻官由中門入朝上立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樂奏寧和之曲唱跪奠帛獻爵俯伏興
平身讀祝位唱跪通贊唱衆官皆跪引贊唱讀祝樂止

維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惟冠師德配天地道古今刪述六經垂

憲萬世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饗

讀畢樂奏安和之曲通贊唱 詣復聖顏子神位前跪奠帛獻

爵俯伏與平身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同儀詣述聖子思子神位

前同儀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同儀通贊唱 行分獻禮各引贊引分

獻官各詣哲庶神位前詣哲庶神位前同儀同唱 復位樂止通

贊唱 行亞獻禮樂奏景和之曲引贊唱 詣酒尊所起以後俱

復位樂止通贊唱 行終獻禮樂奏景和之曲亞儀同復位樂止

通贊唱 飲福受胙引贊至獻官前唱 詣飲福位在讀所跪飲福

酒受胙捧胙者由中門出唱俯伏與平身復位謝胙行二拜

禮通贊唱 徹饌樂奏咸和之曲執事者各於神案籩豆稍移

動通贊唱 送神樂奏咸和之曲通贊唱 行四拜禮興平身樂

止通贊唱 讀祝者捧祝奠帛者捧帛各詣瘞所執事者各取

祝帛先師帛從中門出其餘從右門出通贊唱 望瘞曲同送

神各執事捧祝帛往瘞所引贊詣獻官前唱望瘞待焚祝帛

畢唱禮畢

啟聖宮儀註與文廟同減飲福受胙樂舞

祝文 惟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

春特伸祭告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

孟孫氏配尚饗

孝感縣志禮器考

簠形方高七寸濶八寸一分僅長一尺一分

簋形圓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濶五寸徑七寸九分簠簋皆盛黍稷之器有虞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刻木爲之數合一百一十

籩竹制爾雅及鄭氏說以木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濶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高廣同籩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爾雅及鄭氏說以木周

禮旒人說以瓦呂氏考古圖設及政和近制以銅郊特牲

曰鼎俎竒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木土之品也

登數六木爲之高一尺四寸俎長一尺八寸濶八寸高八寸

五分兩端赤漆中央黑數竒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足下拊也

篚數二十竹爲之用以承幣高五寸長二尺八分濶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銅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上有蓋施三紐用薦和羹尊祀先聖脩四代禮記曰秦有虞氏之尊也貴本尚質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足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山尊夏氏之尊也形如壺刻畫山雲狀著尊明堂位曰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周曰犧犧牛形取犧牲享食之義犧取形如象以明夏德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化也皆範金爲之用以貯酒

爵明堂位曰夏以棧商以桀周以爵洪氏曰太常爵制兩柱三足隻耳侈口坩以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坩與豐是也施於燕射曰幽鄭注云豐似豆而卑木製縱廣九寸中畫雲

籩巾以絳帛爲圓幅用以覆籩豆龍幕以絳帛爲方幅爲之中畫雲龍兩旁畫彩四角綴以金錢用以覆尊若兩廡則不可畫龍止用青

祝版以木爲之高九寸濶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之祭畢揭而焚之

孝感縣志載樂器

鐘十六 磬十六 祝一 敔一 建鼓一 搏拊二
琴六 瑟二 篳二 笙四 鳳簫二 橫笛六
塤二 箎二 麾一 翟籥合四十八 引節二
樂舞生六十四人
歌生四人 樂生二十二人 舞生三十六人 執麾一人
引節一人

又載樂器考

鐘一堵 磬一堵 琴六 瑟二 鳳簫 箎 塤 搏拊 簫 篳 各二 笙 四 鼓
一 祝 一 敔 一 樂生 二十二 人 歌生 四 人 舞生 三十六 人 執
麾 一 人 引節 一 人 凡 六十四 人 俱 堂上 之 樂 其 叙 則 麾 生

一人立神位左西向次左祝右啟次左右搏拊各東西對立次琴六人左者以次而東右者以次而西俱北向立次左右瑟各一次左右笙簫笙在內簫在外次左右箎塤鳳簫及篴以次而東西北向立於笙簫之後次鐘右磬又次楹鼓居其左焉總之不外八音而已

一曰金鐘也世本云垂所造周禮編鐘編磬凡十六枚謂之堵起八音倍而設之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其縣橫者曰筭縱者曰簾八筭凡二層下筭自右而左首黃鐘次姑洗以合字應次大呂次太簇四字應次夾鐘次姑洗一字應次仲呂上字應次蕤賓勾字應次林鐘尺字應上筭自左而右首夷則次南呂工字應次無射次應鐘凡字應其聲以漸而清至應鐘清之極也又繼之以清黃鐘六字應清大呂清太簇五字應清夾鐘又清之極而接乎其間者也製法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柝弇則鬱長甬則震其妙惟斟酌於鉛錫而已

二曰石磬也世本云叔所造形似埴鎗惟泗濱之石中律在縣之次與音律悉如編鐘凡奏樂先擊鐘樂闋則擊磬以收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三曰絲卽琴瑟也并同今樂

四曰竹鳳簫也簫也箎也簫與篴皆截竹爲之皆同今樂惟鳳簫世本曰舜所造編竹爲之黃鐘之管長九寸其音宮大呂八寸三分七厘六毫太簇八寸其商夾鐘七寸四

分三厘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其音角仲呂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三分八厘其音變徵林鐘六寸其音徵夷則五寸五分五厘一毫南呂五寸三分其音羽無射四寸九分八厘四毫八絲應鐘四寸六分六厘其音變宮此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之義也加黃大太夾四清聲凡十六管其制以木爲橫納管其中齊其上出一寸五分下則自右而左以次而短其聲長者濁短者以漸而清管中各開半竅自右吹之第一管爲黃鐘第三太簇第五爲姑洗第六仲呂第八林鐘第十南呂第十二應鐘第十三清黃鐘第十四十五俱清太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其音六律六呂象鳳雌黃之聲故以鳳簫名也箎爾雅曰大箎謂之沂音銀一名翹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橫而左吹前四孔後一孔底一孔凡六孔俱閉輕吹則爲黃鐘底一孔爲太簇底上第一孔爲姑洗二孔爲仲呂第三孔爲林鐘第四孔爲南呂凡吹太簇以下諸律開本孔餘俱閉後一孔爲應鐘凡吹應鐘開此孔並底上第一孔與第四孔凡吹清黃鐘六孔皆開吹清太簇六孔皆閉但重吹之卽是與塤同聲故詩以此兄弟

五曰匏卽今之笙也

六曰土塤也世本云暴新所造爾雅云大者曰噐前三竅如列品字後二竅並列除吹口前後凡五竅吹時先以二名指屈蟠塤底而兩手大中食五指並閉五竅平氣俯唇輕

吹則爲黃鐘微仰爲太簇又俯仰間微加氣而吹爲姑洗如吹仲呂則啟右手食指吹林鐘則啟左手中食二指吹南呂則前三竅俱啟吹應鐘則啟左手大中二指並右手食指吹清黃鐘則五指皆啟吹清太簇惟左手中指閉下一竅餘皆啟

七曰鞀卽楹鼓也風俗通曰楹鼓其高六尺六寸設重斗中植一柱上貫方蓋繚以綵簷壁嬰凡樂之作必先鼓以聲之連擊三通或急或慢每通十二擊凡三十六擊以當一歲之數三通既畢又從容二擊而衆樂翕然作矣自後每奏樂一句必三擊之以爲節所謂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也搏拊鼓也形如鼓而長中實以糠以其或搏或拊故名其用每奏樂一句聽楹鼓一擊而卽此一拍以尾之故三擊三拍但初拍用左手次拍用右手三拍則兩手齊作以爲樂之節也

八曰木木祝也啟也并不知誰所造祝以桑木爲之上二尺四寸下半之深一尺八寸中虛有底以止擊之柄長一尺有四以梓木爲之止俗呼爲椎凡奏樂先以止撞底復擊左右共三擊乃舉樂書曰曼擊禮曰楛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楊所造亦遠矣啟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齒齧以竹長三尺曰龔折齒十二每樂闌先擊其首三繼逆櫟齧齧亦三而樂止爾雅曰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啟謂之龔止者欲戒止於其早也龔者欲修潔於後也

控音腔櫟音揭

甄音八音之外別有麾協即執之以令樂歌焉其制高七尺濶一尺一寸綴練帛爲之今易以絳繒畫升龍於前降龍於後朱竿長八尺五寸樂將作司麾者舉而唱曰迎神奏樂咸和之曲依樂章次第唱之舉之則升龍見樂乃奏偃之降龍見樂乃止所以指麾樂之起止也

頌行大成樂章

迎神咸和之曲無舞

大太哉工南宣尺林聖上仲道太德上仲尊尺崇上仲維工南持尺林王上仲
化太斯尺林民上仲是合黃宗太典合黃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純尺林
並太隆上仲神六黃其工南來尺林格上仲於尺林昭上仲聖合黃容四太
奠帛寧和之曲有舞

白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黃其上仲盛四太惟工南王尺林神上仲
明四太度合黃越四太前上仲聖四太染上仲帛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黃容四太
斯尺林稱上仲黍四太稷工南非六黃馨尺林維工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四太
初獻安和之曲有舞

大太哉上仲聖合黃師四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四太作上仲樂四太以上仲
崇尺林時上仲示四太無尺林斲上仲清合黃酌工南惟尺林馨上仲嘉尺林牲上仲
孔合碩四太薦四太羞工南神合黃明尺林庶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太
亞獻景和之曲有舞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尺林民上仲物四太軌合黃瞻六黃之工南洋尺林
洋上仲神尺林其尺林寧四太止合黃酌四太彼合黃金尺林壘上仲惟工南清尺林
且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黃嘻工南成尺林禮上仲

終獻曲同亞獻有舞
徹饌宣和之曲無舞

犧上象太在上前尺豆太籩上仲在合列四以太享工南以尺林

薦上仲芬尺既上仲芬尺既四太潔上仲禮合成四太樂上仲備四太入工南

和尺神上悅四太祭合則四太受上仲福尺率六黃遵工南無尺林越上仲

送神祥和之曲無舞

有太巖工南學尺宮上仲四合方四太來上仲崇四太怡六黃恭工南祀尺林

事上仲威工南儀尺雖上仲雖四太歌上仲茲尺惟工南馨尺神上馭四太

還林復上仲明六黃裡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工南膺尺林百上仲福四太

望瘞曲同送神無舞

歌舞

禮記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藁本倨中矩句中

鈎纍纍乎端如貫珠形容盡矣舞三獻樂章有之迎神送

神徹饌俱無嘉靖定用六佾佾各六人左右共三十六人

持節二人凡舞有節有籥有翟節制凡七纓纓各一尺竿

長八尺五寸執節者分立於東西兩階舞生之前以節其

舞籥制長一尺二寸二竅朱飾歷代文武之樂左手執之

以舞翟制以木為之柄一尺八寸每翟用雉尾三著於竿

上右手執之以舞歌前樂章每歌一字

孝感縣志云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平帝追謚爲褒成宣
尼父北魏文帝改謚爲文聖三父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太
宗尊爲先聖宣父中宗追增爲文宣王宋真宗改封爲至聖文
宣王元武帝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卽位視學釋菜
詔天下司府州縣衛通祀孔子封號如故世宗釐正祀典始爲
木主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又孝感志縣云按明嘉靖九年^定先師主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
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四配主高
一尺五寸濶三寸二分赤地墨書啟聖主同之十哲兩廡高一
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
地墨書凡從祀賢儒書姓名位次於主以混亂^防

又孝感志舊序云繪像始於漢靈帝光和元年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唐元宗開元八年塑曾參像坐於十哲之次圖七十二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出王者袞冕服衣孔子宋大中祥符間加冕九旒服九章桓圭一以玉易木崇寧四年加冕十二旒服九章金大定十四年用冕十二旒加服十二章繅旒九就乃唐制先聖與門弟子同服袞冕元塑孔子章服丘濬云北史有造銅人泥人之律則泥人固非禮法所許况以祀聖人耶又况後世郡邑豐瘠異貌老少殊狀無當於聖容耶李之藻云公侯王者之號既不可加於聖人則冕服無從而定况服制自相矛盾如旒用天子而服用上公或冕服用天子而繅旒用上公尤爲背戾明洪武十五年命宋訥撰勅撤南京太學及天下郡縣學像至世宗釐正通行而北雍古像盡撤不知孝感何以獨存也又不敢無故議毀惟以幕掩龕持表木於座底爲無悖云

孝感縣志載壇壝祠廟

社稷壇在北門外制壇而不屋東西南北俱長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各三級北向壇前十二丈東西南北各五尺繚以周垣右社左稷以石爲主長二尺五寸方二尺剡上倍下半埋於壇正中祭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春日告秋曰謝用爵三帛一鉶一簋簋各二籩四豆四羊一豕一按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烈山氏之子曰柱顓頊祀勾龍爲后土曰社柱爲稷曰田正虞夏因之商湯遷社祀后稷以代柱欲遷勾龍無可代者乃止鄭元謂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有水土功故配社棄有播種功故配稷則謂地祇而配以人鬼也書召誥曰社於新邑孔氏注曰

社稷共牢又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注云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此分祀合祀古無定制也周唐社主俱用石宋初用神位版合祭別爲大社立石主此石主木主古無定制也明洪武初停配享合社稷一壇爲木主藏焉祭則設於壇上仍共用石主埋中壇世宗曰皇祖時禮官失分祀分配皆復之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東南壇廣袤各十五丈高二尺五寸南陛五級三面各三級中風雷雨左山川右城隍神牌以木祭以驚蟄後三日秋分後三日陳設同社稷壇

按風師雨師之祀見於周官秦漢隋唐皆有奈天寶中又增雷師因風^升雷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明洪武六年禮臣奏五嶽五鎮四海四瀆禮秩尊崇及京師山川皆國家常典非諸侯所得預者其各省惟祭風雲雷雨及境內山川之神宜共爲一壇設二神位

厲壇先期主祭官告於城隍廟屆期迎城隍神位於上列無祀鬼於旁祭以三月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一日用羊三豕三米三石炊飯席地焚香列炬正壇設城隍位用羊一豕一飯羹

考舊記云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又士喪禮疾病禱於厲鄭氏謂漢時名家皆秋祠厲則此事又達於民也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然則鬼乏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爲害古者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

夫之無後者皆致其祭豈無所爲而然哉後世以爲涉於淫誦非禮之正遂不舉行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爲民禍福以邀享祀者蓋無足怪今欲舉其祀宜於京師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而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鬼之無所依附者不失祭享則災厲不生是亦除民害之一端也

木主石主考異按文獻通考云鄭氏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常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太平中大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明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上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中而本末均也過尺二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常擁社以見鄭子展襄二十二年左傳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禮小宗伯立軍社註王出軍必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軍行被社繫鼓祝奉以從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疏曰案許慎云今山陽社祠有石主故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云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又哀公問社於宰我對

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朱子曰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或問古者各樹其所宜木以爲主不知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朱子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白虎通曰社稷所有以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槐陳氏曰後世宋有櫟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以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於義或然

城隍祭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與風雲雷雨壇合祀

考舊記云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唐李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也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荊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南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甚或遷就傳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華亭蕪湖等處皆以爲紀信龍興贛袁吉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眈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也又長樂圖經云漢御史周苛守滎陽爲項羽所烹高帝卽位令郡邑各附邑立廟祀之城隍之祀疑自此



始古皆有爵號洪武中革之改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

靜聞名臣錄卷八



靜閒名臣錄

名臣

漢鄭崇爲尚書數上書規諫上嘗晏坐聞入笑謂左右曰我識
鄭尚書履聲

唐太宗謂蕭瑀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奪乃賜之詩曰疾風知
勁草板蕩識忠臣

宋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內有四說稱旨齊賢堅執
以爲盡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晉王光義曰我幸西都惟得
一張齊賢耳且不欲官之他日可留輔汝爲相及晉王卽位親
試舉人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置之下第上不說乃將

淡食老人手錄

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與徐庶崔州平爲友劉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備歸乃親詣草廬聘之三往始得見再拜請教亮出圖懸示勸備先取益州以爲根本然後東和孫權北制曹操以定大業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備深以爲善情好甚密關心不平備曰孤有臥龍猶魚之得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宋李沆嘗侍曲江宴太宗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又嘗嘉蘇易簡續輯翰林志賜詩二章并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

宋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爲人糊塗上曰呂端小事糊塗大事却不糊塗

宋仁宗時歐陽修知諫院遇事敢言嘗進朋黨論時人目之爲邪上獨獎其切直每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宋王得用已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起復耶帝聞之卽拜樞密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制下士夫相慶於朝百姓歡呼於野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契丹使耶律防至王得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以文富二公爲平章可謂將相皆得人矣宋英宗謂趙抃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篋自隨爲簡易亦稱是

乎乃拜叅知政事

廉希憲雅嗜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忽必烈召懷之以進問何書曰孟子問其說謂何曰卽愛牛之心充之足以保四海太弟善之因呼爲廉孟子一日較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曰真文武全材有用書生

策試貢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得人賀上特賜及第

唐房玄齡才識兼優尤善詞命高祖嘗歎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宛如面談

少保于謙以病在告遣太監興安候視見自奉簡朴嘆息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備至撤尚膳醢醬蔬菜之屬以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丸或言柄用過重安曰不要論別樣好處只說爲國家分憂出力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用人似此那裏尋得一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明山西河津人薛瑄幼穎悟十二歲善詩文監司竒之取入泮鄉試舉第一登進士宣宗擢爲御史內閣三楊令人邀請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恐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中尋得之歎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能屈致乎稱賞不已

宋高宗自將禦金師次平江府以張浚知樞密院見趙鼎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視師江上將士勇氣十倍金人乃渡淮北歸劉麟劉猷亦棄輜重遁去帝謂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臣

唐王珪少時與房杜善母李氏曰兒後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於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勅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皆公輔才爾貴不疑也又太宗爲公子時嘗同李靖等過珪居珪妻剪髮供食密覘座上數公皆一時英俊未及最少年虬髯者大驚曰汝等成名悉因此人

唐潘孟陽爲戶部侍郎母劉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將至侍郎再三解諭乃曰試令同列^爾吾觀之因遍召客至垂簾審視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慮矣問末座綠衣少年爲誰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將來必是有名宰相

苻堅自立爲秦天王呂婆樓薦王猛招之一見如舊友與語時事大悅自以爲立德之遇孔明卽以爲尚書左丞左僕射

諸葛亮屯兵五丈原病甚強起點視各營忽秋風吹面徹骨生寒因淚下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還臥帳中遺戒長史楊儀及後將軍姜維令軍中不得發喪亟合一龕狀如生日端坐車上如追兵將近推車而出維等從其言乃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或報懿懿^親率大軍掩至忽見亮大警而退及漢軍去盡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因按視營壘及所作八陣圖輒嘆曰天下奇才也

宋真宗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爲最先一夕帝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引燭焚詔謂中使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事遂寢又問沆卿何故獨無密奏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有密啟

非讒卽佞臣甚惡之豈可效尤上深然之

宋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之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懸丁氏門以謝謂上嘆其忠卒不能從

宋范仲淹敦尚風節屢殊深器之薦爲秘書校理時劉太后臨朝仁宗帥百官朝見仲淹上疏言天子不可與臣僚同列北面殊聞之大懼詰以狂率仲淹曰辱公之薦每懼不能稱職爲知已羞不意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

宋王曾執政進退人才莫有知者范仲淹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器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深服之

宋趙抃爲中丞舉吳中復爲御史未識其面或問之答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彈劾不避強貴時稱鐵面御史

司馬光將攻熙豐之法范純仁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之願公虛心以延衆論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

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之入覲見文彥博於殿外卻立改容曰此非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鍊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真天下異人也

宋趙普獨相十年太祖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及送海物十瓶未及發封而駕適至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卽啟之開函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實不知上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汗流沾背

陳志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好學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武帝嘗稱爲社稷臣仕至主爵都尉右內史坐小法免官隱居田園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武帝以淮陽楚地之交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自以爲填溝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居郡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多病卧閣內而淮陽政清後命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帝以黯故官其弟及子葬陳東今有汲冢云

陳志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其先齊諸田徙充園陵宗族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後爲司空奉公盡節以無私

陳志宋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第進士性好直言居諫職極
陳時務累官兵部員外郎端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陰陽失
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
能帝及宰相皆不悅出知陳州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
錫未嘗慮問裕家人詣闕訴寃遣二朝士鞠之皆云非矩所殺
裕家寃甚其子福應募爲軍因得見上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寃
求訴爾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寘矩於法二朝士皆坐貶錫謫
授海州團練副使召爲工部員外真宗時仕至右諫議大夫史
館修撰凡遇進見帝容色必莊目之曰此吾汲黯也咸平六年
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
危在治思亂帝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
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奏章已至矣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
並爲大理評事給俸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
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立
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以爲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
可藏副示謗賣直耶悉命焚之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陳志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以
神童薦之真宗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
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累官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尋以禮部
尚書知陳州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復以
工部尚書知陳州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未嘗爲子弟求恩
澤其在州時仁宗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

欲也宰相以告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在州有和王校勘琪中
夏東園詩闢西園自撰庭莎記且與李少卿宗易稱最契史稱
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之自殊始今猶有晏公祠

陳志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凡書一覽終身不再讀舉茂

才異等賢良方正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判尚書都省請外
知陳州陞辭極論新法并用師利害曰民猶水也弗戒必覆舟
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帝爲憮然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
各會兵於州民大驚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付樞密院頒
下諸路兵方散顧謂二府曰守臣不當爾耶吏方以苛刻爲能
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方
平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蘇轍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出

爲河南推官方平辟爲州教授相與甚殷時諸路監司皆新進
趨時興利長吏初不預聞方平曰吾衰矣雅不能事盍歸與以
全所志力請歸越四月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版築喧甚
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方平曰巢賊亂天下趙犖以孤城力
戰保此州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哉命夷其廟立趙
侯祠未幾改南京入覲拜宣徽北院使哲宗立加太子太保
陳志傅堯俞字欽之濟源人十歲能爲文未冠登第嘉祐末爲
監察御史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惟勸帝以自儉
先天下無奪農時無害商旅^旅欲紛更爲之無益英宗卽位轉殿
中侍御史所言悉中肯綮直道不爲時所容數移官困於道路
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民饑用趙令時賑濟法賴以全活未幾

復召入累官中書侍郎卒哲宗與太皇太后臨哭后語輔臣曰
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
堯俞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
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前守侵
用公錢堯俞爲償之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
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
難爾

陳志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
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
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
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
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
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
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
爲大農令莊爲內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
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產業仰俸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
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
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以
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
里不齎糧今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

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
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以此陷罪
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
卒莊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潔中廢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家無
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史記本傳
陳志常同字子正御史安民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建炎四
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抗節剛直觸怒權臣
擯斥至死今其子孫不能自振朕憫之甚召同至行在則爲大宗
丞紹興元年乞郡得柳州召還首論朋黨之禍除殿中侍御史
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
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旦有急其能相爲脣
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
事頤浩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
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四年除起居郎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
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
言之止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
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
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
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後漢許靖字文休平輿人與從弟劭俱知名竝有人倫臧否之
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賴

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
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
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及韓馥等爲公卿
牧守而遷靖爲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
誅卓卓怒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他合規靖
懼誅奔他他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
守王卽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賑贍出於仁
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
悉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
待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
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
陳之耳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
不許靖與曹公書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
於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
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
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十九年先
主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尊
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夜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
稱朕意焉靖雖年愈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
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欽子游景耀中

烏尚書三國志本傳

明劉漢儒字文卿嘉靖己未進士知滑縣廉介不阿臺省上循良第一丁內艱服闋補濬縣遷兵部職方主事二邑皆肖像祀之歷武選武諸曹侃侃持正不避權貴轉山西副使有總兵郭虎失符驗委之千戶獄成漢儒疑之白當道曰總兵例應親代郭虎不候代而勅印付千戶新帥至封筦如故罪不應坐千戶而坐虎衆心允服課最上轉上黨飭部伍精器械謹斥埃廣儲蓄剪除強悍培植善類奉命閱邊馳驅數千里指畫扼塞機宜著九邊圖說以進帝大悅璽書褒嘉丁外艱服闋備兵雲中以互市功再蒙欽賞轉浙江廉使晉右轄清理戎政晉左轄中丞張以減餉失士卒心衆鼓噪擁之郊外碎其首藩臬皆避去漢儒挺身當前開陳利害宥其脅從衆始帖然以同事引罪調福建左轄沿海有倭警戶口播遷悉心經畫請旨文田嚴勵諸司按籍招撫民困得甦以疾歸再補滇轄值緬酋亂經費不貲沐帥以勲戚乾沒爲害漢儒清察本鎮無糧地畝勒令出租不增賦而用足帝甚嘉之復以疾乞歸性廉潔不設城府官橐圖書外無長物居鄉恭謹遇大事一言立決毫髮不敢干以私癸巳歷癸卯比歲不登舉廩餘周恤里人至今誦之

東漢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有逆亂萌遂隱深山州郡連召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
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
直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儋石之
儲六年卒於官

又晉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
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
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
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
足矣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
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

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
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
族子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
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如微子吾
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
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殺
混妻晉陵公主詔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
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
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
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

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
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
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
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性嚴正
舉止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
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
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
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
陵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
蔬素踰時文帝卽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
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
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兄曜卒官弘微哀感過禮服雖除
猶不啜魚肉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
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
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
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
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
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
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濬素號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
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債內人皆化弘微之
讓一無所爭東鄉君墓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
年卒年四十二追贈太常子莊

東漢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稱疾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代宣秉爲司徒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史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去聞者嘉之後以病卒於家

宋沈倫初名義倫以諱省字順儀太康人少習三禮於嵩洛間講學自給漢乾祐中白文珂鎮陝往依之與咎徽使咎居潤善薦辟宋太祖同州幕府繼署滑許宋三鎮從事掌留後財貨以介聞太祖受禪召爲戶部郎中奉使吳越歸奏便宜屬揚泗間饑長史言郡中軍儲尚百餘萬皆陳腐儻以貸貧民至秋收新廩公私俱利朝論難之太祖以問倫對曰國家以至恩溥民自當感召和氣豈復慮意外耶上遽命發廩貸民建隆三年遷給事中明年爲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改隨軍水陸運使諸將入成都競取玉帛子女倫獨寓僧舍潔躬糲食有獻珍異者峻拒之東歸纔圖書數卷充篋而已上知之擢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權留司三司事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舉荆南劍南水陸發運事零祀西洛以倫爲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俄召赴行在令預大禮太宗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有事太原復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論功加左僕射五年監修太祖實錄成賜襲衣金帶六年

加開府儀同三司以疾請告明年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責降工部尚書落子繼宗職未幾致仕上念倫舊臣命復繼宗官以慰其心薨年七十九贈侍中諡恭惠

元韓克昌椿之子太康人以孝廉辟歷河南陝西二憲司掾尋進刑部臺省持正不撓擢刑部主事有兄弟人爲盜法當死克昌曰弟從兄者也此不幾於族乎乃議宥最幼弟上可其言拜爲監察御史卒于官

明顧佐字禮卿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除莊浪知縣端陽日守將集官僚校射以佐文士難之持弓矢一發而中守將大服永樂初入爲御史七年成祖在北京命吏部選御史之才者赴行在佐預爲奉命招慶遠蠻督採木四川從北征巡視關隘遷江

西按察副使召爲應天尹剛直不撓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肅北京建改尹順天權貴人多不便之出爲貴州按察使洪熙元年召爲通政使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以貪被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薦佐公廉有威歷官並著風采爲京尹政清弊革帝喜立擢右都御史賜敕獎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者黜之御史有缺舉送吏部補選佐視事卽奏黜嚴暄楊君正等二十人謫遼東各衛爲吏降八人罷三人而舉進士鄧榮國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餘人堪任御史帝使歷政三月而後任之居正等六人辨愬帝怒并諸爲吏者悉戍之旣而暄自成所潛還京脅他賄爲佐所奏且言暄謀害已詔戮暄於市帝北巡命偕尚書張本等居守還復賜敕令約束諸御史於是糾

黜貪縱朝綱肅然居歲餘或告佐不理寃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鞠果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市八年秋佐有疾乞歸不許以南京右都御史熊概代理其事踰年而概卒佐疾良已入見帝慰勞之令免朝賀視事如故正統初考察御史不稱者十五人降黜之邵宗九載滿吏部已考稱亦與焉宗奏辨尚書郭璉亦言宗不應與在任者同考帝遂責佐而御史張鵬等復劾宗微過帝以鵬朋欺并切責佐佐上章致仕去十一年九月卒佐孝友操履清白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云然持法深論者以爲病

蔡黃裳字叔文其先晉江人大中祥符元年進士知虢縣鳳翔府守有親校號人也招權受金錢黃裳至縣執之乃詣守具條其奸狀置於法一府盡驚已而改知建陽秩滿解去邑人遮留乞再任朝廷從之在建陽凡八年後爲陳州錄事叅軍陳執中自元台出爲郡守見其老不任職揮之令去黃裳卽以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卜居於陳力教二子確碩苦貧困饘粥不給久之確登第後以太師出知陳州碩亦第進士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修與講學友善熙寧初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爲御史公著曰惠_卿奸邪

不可用安石益怒出知潁州八年慧星見上疏諫罷居陳州學
博蘇轍遊焉

明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開封母夢
日墮懷而生故名夢陽弘治六年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進
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權閹格勢要構下獄得釋十八年應詔
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凡五千餘言極論得失未言壽寧侯張
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原
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爲張氏罪當斬時皇后有寵后母金夫
人泣懇帝帝不得已繫夢陽錦衣獄尋宥出奪俸金夫人懇不已
帝弗聽召鶴齡問處切責之鶴齡免冠叩頭乃已左右知帝護夢陽
請毋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又弗許謂尚書劉大夏曰
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殺直臣以快左右心乎他日夢陽
途遇壽寧侯詈之擊以馬箠墮二齒壽寧侯不敢校也孝宗崩
武宗立劉瑾等八虎用事尚書韓文與其僚語及而泣夢陽進
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羣奄閣臣持其章甚
力公誠率諸大臣伏闕爭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耳文曰善屬
夢陽屬草會語洩文等皆逐去瑾深憾之矯旨謫山西布政司
經歷勒致仕旣而瑾復據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康海爲說瑾
乃免瑾誅起故官遷江西提學副使令甲副使屬總督夢陽與
相抗總督陳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又不往揖
且敕諸生毋謁上官卽謁長揖毋跪御史江萬實亦惡夢陽淮
王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

實右王訐萬石詔下總督金行勣金檄布政使鄭岳勣之夢陽
偽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構岳子沄通賄事寧王宸濠者
浮慕夢陽嘗請撰陽春書院記又惡岳乃助夢陽劾岳萬實復
奏夢陽短及偽爲奏章事參政吳廷舉亦與夢陽有隙上疏論其
侵官不俟命徑去詔遣大理卿燕忠往鞠召夢陽羈廣信獄諸
生萬餘爲訟寃不聽劾夢陽陽陵轢同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閒住
去亦褫岳職謫戍法奪廷舉俸夢陽既家居益跣弛負氣治園
池招賓客日縱俠少射獵繁臺晉邱間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內
宸濠反誅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被逮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林
俊力救之坐前作書院記削籍頃之卒子枝進士夢陽才思雄
鷲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
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
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
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
一世而夢陽尤甚吳人黃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爲弟子
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
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華州王維禎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
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而後有譏夢陽詩文者則謂其
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康海字德涵武功人
弘治十五年殿試第一授修撰與夢陽輩相倡和訾議諸先達
忌者頗衆正德初劉瑾亂政以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
肯往會夢陽下獄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

海乃謁瑾瑾大喜爲倒屣迎海因設詭辭說之瑾意解明日釋
夢陽踰年瑾敗海坐黨落職

晉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
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
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
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
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三府辟
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叅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
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
幾將十年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
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
蒼生何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克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
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頗陳讓
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旣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
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溫於是與溫頗
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
軍揚州刺史遂叅綜朝權潁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吳郡
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
不從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
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旣受命以中^原爲己任
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旣而以淮南大守陳達兗
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都統開

江西膠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
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其
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
襄於梁旣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
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
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
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健武將軍劉遊據倉垣又
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
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
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啟王彬之擊襄於
山桑並爲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廢爲庶人
徙於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輕浩浩不之
憚也至是溫謂却超曰向使浩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
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
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後溫
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
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
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
反害之其後故吏顧悅之上疏頌浩詔追復本官晉書本傳
又殷顓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顓性通
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
校尉蒞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顓

欲同舉顓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顓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顓言爲非顓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顓曰兄病殊爲可憂顓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耳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顓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顓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

晉書本傳

南北朝宋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卽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爲黃門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爲侍中以風力局幹寇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爲漢氏推恩加爵於時承秦之弊儒術茂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

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審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傳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通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寇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爲崇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

梁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
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
梁武帝與鈞父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
祕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
法書古迹列爲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
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
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
而言於帝帝以屏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爲王
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閣卧理而百
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所言誚責帥稽
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瘴更暑必動自
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
書戒諭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
爲國子祭酒卒謚貞二子構渥

漢應奉字世叔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
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
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
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竝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
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
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大將軍梁冀舉茂
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
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

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廷憲
中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日奉有威恩爲蠻夷所
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畧賊破軍罷緄推功於
奉薦爲司諫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日嚴厲爲名及鄧皇后
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
后位上書諫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日疾
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
舉會卒子邵

宋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
父暉進士第一官止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孝擢進士補許
州司理叅軍民婦馬氏夫被殺以誣里胥仲孫請於知州曰幸
毋遽決後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更二守皆老事多
決於仲孫運使檄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改大理寺丞
知建昌縣先時運茶抵南康露積於道爲霖潦所敗主吏多破
產乃勸吏民卽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判彭州上禦戎料敵之
策名防邊龜鑑謂天下雖無事不可弛兵備改睦州歲早有詔
賑民吏不時給仲孫劾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屯田戶部
二員外郎王駿守益辟通判州事召爲右司諫上方齋太廟而
都知閻文應叱醫官聲聞御所及郭后崩中外莫不疑寘毒者
旣出爲秦州兵馬鈐轄稱疾復留仲孫再論之乃亟去除起居
舍人歷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兼知雜御史時諫議大夫至十二
員仲孫奏謂是職朝廷妙選不宜歲月序進若視年勞繫授則

數年之外其員益多請其選以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
詔當選者奏聽旨初以諸路提刑還朝多擢省府請第其課爲
三等升黜之卽詔領司考課之法歷三司度支鹽鐵副使進天
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
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
大名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
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
聘問之費不可勝計皆悉心經度尋坐小吏詐爲文符出知蔡
州因母憂喪一日卒

宋史本傳

又應邵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
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
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
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
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讎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
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
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之
效邵駁之曰鮮卑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
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日朝家外
而不內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校尉王元發鮮卑五
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旣不

足言而鮮卓越溢多爲不法裁曰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邵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邵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泰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邵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賊皆退却郡內臣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泰山邵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邵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獻帝善之二年詔拜邵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埋沒書記罕存邵慨然歎息輯集所聞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邵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竝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邵乃連輟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曰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治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後卒於鄴弟子瑒璩竝目文才稱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竝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後漢書本傳}又蔡衍字孟喜項人也少明經講授曰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讐孝廉稍遷黃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行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

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
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
目收糾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切厲坐免官還家
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後漢書

黨錮傳

三國魏應瑒字德璉珣之子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
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始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與植皆好文學瑒
及山陽王粲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東平劉禎並見友
善咸著文賦數十篇後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
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
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瑒弟璩以文章顯三國志

吳程秉字德樞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

大義遂博通五經士變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旣到
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
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德禮旣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
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
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
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
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三國志

晉應詹字思遠南頓人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
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
居委以資產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姓質素弘雅物雖
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邵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

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
穎辟爲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
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嘆曰諸
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
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
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
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
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
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
諸蠻怨望並謀怒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
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鎮南將軍山
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
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
元帝假詹健武將軍王敦又上詹建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
侯陳人王冲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爲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
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
之出部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
便宜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
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
王敦制專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
安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
憑宗社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

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盾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疏讓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懽心百姓賴之咸和六年卒年五十三册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

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

晉書本傳

南北朝梁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沅張率爲賦帝以興嗣爲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省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十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嗣兩手患風疽又染厲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何斯疾手疏疽爲以賜之十七年爲給事中直西省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南史文
學傳

又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同議律令除豫州中正有修明堂辟

雍選邊戍議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
爲靈太后所責出爲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末
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以國亂來降朝
廷問安置之計翻表蠕蠕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兼并若
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蠕蠕
二主竝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
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不可輒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
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
北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今不早圖戎
心一啟脫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
西終非國有迄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
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
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
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正是蠕蠕射獵之
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
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寔多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
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
與徐紇俱門下竝掌文翰翻在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
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
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
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

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閒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矜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

又袁聿修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緝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坐事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爲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旣盛夏恐其勞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尺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修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入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除都官尚書出爲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

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司馬府北史本傳

宋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周顯德初登第授太湖簿遷平輿令開寶中薦爲太子中舍知高郵軍通判揚常昇三州改殿中丞太平興國初徙襄州丁內艱值陳洪進子文顯領泉州留後朝議擇能臣關掌郡事起爲泉州通判會仙遊盜起率衆數萬來攻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何承矩軍王文寶欲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抗議以爲朝廷寄以綏遠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共堅守旣而揚克讓率相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代歸爲淮南運副遷右補闕進運使淮河西三十里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覆詔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至淮陰磨盤口四十里北至淮滋凡五堰又叛三

斗門於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厦屋設懸門積水俟潮平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固其址自是往來無滯按部泗州有囚死罪遠獄其母年八十餘維岳哀而釋之坐贖金罷使職權知楚州遷戶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轉郎中復爲兩浙轉運使歷知懷滄二州真宗尹京召爲開封推官儲闈建兼左諭德轉太常少卿及踐祚命權知開封拜給事中知審官院以體肥艱於拜趨乞外授海州刺史移蘓壽二州卒年七十二贈兵部侍郎錄孫世昌獻之並同學究出身維岳明習吏事有治劇才王欽若始舉進士卽知其貴又善待陳彭年自刺郡連奏爲通判皆稱薦之宋史本傳

明衛道字以承磊落豪曠不屑俗務早歲淹蹇小試操觚家無

與聯社者邑名碩馬繼竹名士多出其門欲從遊修弟子禮馬以其狂也拒之既而竊觀其文擊節許曰此逢年技也立當飛去果於癸卯甲辰聯捷成進士歷中書舍人戶部員外郎中己酉分校北闈是歲馬以恩選就試北雍榜發入彀適爲門下士仍并讓左人以是服其器量越二載擢廣信知府鋤暴優士嚴斥請託一郡頌廉明焉兩被恩綸秩滿陞鹽運使解組歸年五十一無疾而逝

東漢戴憑字次仲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臣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目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嘗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自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卽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自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自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後漢書
儒林傳

又陳蕃字仲舉平輿人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自待

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目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茂才蕃上疏駁之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乃上疏諫帝頗納其言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大中大夫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強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曰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記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

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瓊瑤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瓊瑤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爭之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謫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曰蕃名臣不敢加害九年李膺等曰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曰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實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曰固王業前太尉陳蕃忠清亮直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曰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感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實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與后父大將軍實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譖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與實武謀之事泄曹節等矯詔殺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臣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實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逐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

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銓令聞而棄官
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
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
官至魯相後漢書本傳

三國蜀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益州牧劉璋以和爲成都
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
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
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人璋聽留
二年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
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
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東漢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
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
授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
食麤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謀欲爲
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收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
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卽位徵拜尚書使典
定舊制建武三年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後坐策免南陽
太守杜詩上疏薦湛公廉愛下好惡公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
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十三年夏徵勅尚書
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讎見中暑病卒

東漢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更始新立

徵拜左馮翊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膠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不敢復入塞後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農後宏吳等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優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旣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

東漢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歷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上書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遂不許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

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東漢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叫號宣以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意旨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卽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

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
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
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歌
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
視唯見布被覆屍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
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中

東漢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

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門

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

誇議曹情竅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斂容而止曰

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上疏薦良曰臣府

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

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

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良爲議郎永平

中論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左轉卽卹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

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後坐事免官復拜議郎

卒於官

東漢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

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

宗建武末舉孝廉除卽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

趣三輔諸儒莫不仰慕之顯宗聞彪名召拜謁者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卽位以病免徵爲左中卽將長樂衛尉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還拜大鴻臚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東漢趙孝字長平涿國蘄人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卽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間孝當過以有長者客灑掃待之孝旣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父餓羸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又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於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爲卽東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

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
穆其祖父丹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
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鈞求得之療
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
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
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
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
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
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
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危瞽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
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
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
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
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
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
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
曰褒臣之曾祖母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
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
故事虜過五千人移書旁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
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藝
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
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

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頗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坐免歸鄉里

東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疾不應州郡召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乞骸骨拜議卽告歸元和元年詔告

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卽鄭均東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其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東漢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讀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阮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大將軍梁冀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卽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又薦种暠藥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

沛國冀以穆言爲應舉高第爲侍御史穆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慢不悛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連奏記諫冀終不悟永興元年冀州盜賊羣起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刻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瓊璫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寃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旣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諫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哀穆立節忠清度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記嘲凡二十篇

三國魏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曹操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後稍豐給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

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
百姓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
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渾率吏民斬興及
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吏民入磴山渾復
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
程休渾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
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魏王操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民安
於農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魏王操益嘉之
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
二太守興陂遏開稻田租入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轉爲山
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益樹
五果入魏郡界村落整齊如一民得財足用饒帝聞之下詔稱
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
以子崇爲郎中

三國魏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
來歲隣里社會修感念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
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病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北海
孔融召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
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敢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懼乃出賊由
是豪彊懾服舉孝廉修讓郗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
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曰能冒難來唯王修耳言
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袁譚在青州辟修爲治中從事別駕袁紹

又辟脩除卽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相攻修諫曰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曹操操旣破鄴譚又叛操遂引軍攻譚於南皮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譚屍操嘉其義聽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蓄聚及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貨物以萬數及破南皮聞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因嘆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卽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嚴明賞罰百姓稱之魏國旣建爲大司農卽中令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修聞變召車馬未至步至宮門魏王操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頃之病卒初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違至世稱其知人

晉王祥字体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縣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討平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隸校尉從討
母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
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
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
曰相王尊重當拜祥曰相國誠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
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及入顛遂
拜祥獨長揖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祥固
乞骸骨詔勉留再三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
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
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
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
篤遺令薄葬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帛百匹明年策議曰元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
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
聞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及長博學能屬文與王沉俱被曹爽
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
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文帝爲大將軍辟祜
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及高貴鄉公被
弒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祜以帝少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
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尋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
機密遷中領軍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本爵爲侯泰始初以

祐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帝有滅吳之志乃以祐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祐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以墾屯田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儀祐上表固讓不聽後以遣將攻吳不剋爲有司所奏坐貶爲平南將軍祐以孟獻營武定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性以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祐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殺諸葛亮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祐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之詔以泰山郡之五縣爲南城郡對祐爲南城侯祐復固讓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寢疾求

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髮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間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贈侍中太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奉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祐卒二年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年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祐廟先是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晉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早孤居貧有器量隱身自晦與阮籍輩爲竹林之遊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

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
司隸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
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咸熙初
封新沓子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爲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
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
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
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入官侍中遷尚書以母
老辭職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
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
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起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
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如故以老疾上表陳情章數十上手詔慰留非一
後拜司徒復固讓時濤有疾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
豈可汙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年七十九策贈司徒
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印綬祭以大牢謚曰康詔賜東園
祕器及供喪事錢布甚厚左長史范滂等上書言濤舊第屋十
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爲布衣家貧介然不羣及居
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嬖媵祿賜奉秩散之親故初
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
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
受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晉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熹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

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熹爲太傅屬固
辭疾後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引見謂熹曰昔先
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辟
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歷遷司隸
校尉泰始初封祁侯尋爲太子太傅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
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及齊王攸出鎮熹上
疏諫爭辭甚懇切熹自歷任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
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
器之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
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由是聲
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
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晉受禪拜黃
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問漢
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
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
常侍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
及吳滅詔進封華爲廣武縣侯賜絹萬匹華名重一時有台輔
之望荀勗深憎疾之會華微有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
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戎夏
懷之東夷馬韓等二十餘國歷世未附者並遣使朝獻於是遠
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而爲馮純

所讚不卽召頃之以華爲太常尋免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時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可遣驕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伏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華遂盡忠匡輔彌逢關失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乃受數年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而趙王倫適從關中還倫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嫉華如讎及倫將廢賈后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遇害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幾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後倫誅齊王冏輔政多上書爲華訟寃者太安二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焉華所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

晉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常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遷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

豈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
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卽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
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
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
及廬山遊觀而已刺史王弘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
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齎酒先於半道要
之潛旣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晏窮
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
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曰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
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轡之至州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
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饋而往潛亦無所
辭焉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行於世

晉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
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
當爲外祖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
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行每欲容才長物終不
顯人之短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
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
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浞池長
遷後儀令入爲尚書郎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
舒常爲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也舒
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

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
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
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
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
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
尚書太康初拜右僕射尋爲左僕射領吏部加右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代山濤爲司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陳雷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
掾莫有辟者舒乃辟之而竟無惠議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
每稱疾遜位不許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
而舒執意彌固乃聽以劇陽子就第舒爲事必行而後言遜位
之際莫有知者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
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謚曰
南朝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明
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除太常丞通直散騎侍郎時
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顧新安太守巢尚之曰我起此
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
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帝大怒使人曳下
殿帝又嗜圍碁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所宜好也雖數忤旨
猶見禮遇轉正員外郎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
百姓交關實錄其兒婦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髯虵膽可以
爲藥有遺愿虵者愿不忍殺放踰數十里外而復歸者至再時

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驍騎將軍廷尉建元元年卒

唐張嘉貞字嘉貞蒲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拜監察御史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即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時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恐塞言路無由聞天下事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臣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卽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出爲幽州刺史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明年坐與王守一善貶台州刺史俄拜

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無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子延賞延賞子弘靖皆至平章事時號三相張家

唐裴寬絳州聞喜著姓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若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

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瘳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鸞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爲刑部員外郎萬騎將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天寶初由陳畱太守拜范陽節度使夷夏感附三年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李林甫所構連貶安陸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

唐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初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
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
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寃抑也位高下乎
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
追趣其課瑒執不可由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
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所構瑒廷奏曰肅繩之
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爲逐日
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
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
融方貴公卿噤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本州刺史後入爲國
子祭酒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
部尚書謚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
乃據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
吏請立石紀德瑒曰若有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
遺後人作矻石耳

靜間名臣錄 卷九



靜閒循卓錄

循卓政蹟

觚騰云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昭州知著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財貨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穀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療瘴之良方余仕粵載餘五者幸無一

淡食老人手錄

犯身泰心間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
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剥苔以傳於世己卯秋潘太
史稼堂從粵西來以揭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秘用以公諸
仕於瘴土者

富弼爲樞密副使被譖落職知青州時河朔大水饑民流入境
猝難獲食相繼待斃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
斛貯以官廩處置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擇
待闕官吏廉能者給其祿使循行鄉里問老弱疾苦官吏皆書
其勞約爲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於至誠人爲盡力山
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爲生者聽流民自取死者大塚叢葬之從
者如歸市或謂弼非所以處危疑禍且不測弼曰吾豈惜一身

易六七十萬人之命乎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
受糧而歸所全活甚多帝聞之遣使勞弼卽拜禮部侍郎尋與
彥博同相制下朝士相慶封鄭公進封韓公壽八十謚文忠配
享

范仲淹少孤貧日食藿一角勤苦讀書自作秀才時便以天下
爲己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士云不也再作名醫不
相訝曰何謂也仲淹曰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歎曰君仁
心如此真宰相也初舉進士以晏殊薦爲秘閣校理出知杭州
歲大饑仲淹召諸寺大興土木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故兩
浙惟杭民不流徙爲右司諫歲大旱蝗仲淹請遣使巡行言甚
剴切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濟奏蠲除弊條

十餘事後參知政事邊郵有警自請行邊麟州新羅兵亂仲淹
爲修故砦招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以予民又奏免府
州商稅河外遂安仲淹好施與置義田以贍族人汎愛樂善所
至有恩卒諡文正封魏國公子純仁復爲相諡忠宣純禮爲尚
書純粹爲待制宗族蕃盛登仕版者代不乏焉

汲黯武帝時爲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
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
食黯矯制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

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歲饑死者相藉竑極意賑救旣而諸道流
民猝至竑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
米爲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

病者死者給以棺有所委任必至誠誠諭人爲盡力或述其行
事爲救荒錄傳於世先是淮上大饑帝聞疏驚曰百姓饑死奈
何後得竑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葉夢在武昌值水災京西尤甚流自唐鄧來者不可勝計令盡
發常平所儲以賑惟救遺棄小兒未有善法詢左右曰民間無
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旣長或來識認耳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
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
保伍允得兒者皆使自明所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
三千八百人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瘠疫
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

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人後爲龍圖學士年七十有一無病而逝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饑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糴之於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以不饑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謂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饋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旣死貧民急埋

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潘鴻爲縣令禁百姓不得入江湖漁捕及去任水中大作號呼之聲人共聞之莫不嘆異後鴻官至一品

北朝蘇瓊字珍之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吃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珍之仕北齊爲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珍之至姦盜止息瓊

性清謹不通餽餉有郡先達趙穎獻園瓜勉留之置梁上不剖
食人間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也相顧而去
程明道先生以經義爲諸儒倡初爲縣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
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恤凡孤寡殘廢
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居官三年民
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使召見顯前後進說甚
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悟人主常勸帝
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
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
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
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
名拯字希仁孝肅諡也天禧五年進士以親老侍養不仕者十
年起知天長縣後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不
以詞色假人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
本家死不得入大塋中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爲之斂跡吏民
不敢欺童稚婦女皆知其名呼曰包龍圖京師爲之語曰關節
不到有闕羅包老年七十一爲御史中丞危言鯁論烈如秋霜
七十五卒於官

古靈陳先生名襄字述古宋福州人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
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

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墜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

周濂溪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初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先生獨與之辨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將棄官去囚乃得免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轉廣東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先生在南安時洛人程珣爲通守視其氣貌非常人詢其學因與爲友使其二子顥頤受學焉二公倡明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自先生發之也

孝感志載王琰字廷用成化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琰風氣適上雖對豪貴不肯少屈時戚畹壽寧侯奪河間民田事聞下其議諸曹憚其熏灼乃推琰同侍郎許進往琰曰小民沾沾一甌脫地俛拾仰取數口所由死生而令豪貴人睥睨有之無亦傷朝廷遺勸之意乎據實覆奏戚畹側目焉弘治十五年知臨洮府歷山西左布政治事不務苛煩而獨於法無所縱舍時逆瑾方挾城社苞苴如市琰獨曰吾體骨不媚終不能濡迹權路遂一切謝絕瑾父墓秦晉間冠蓋相望同列強往奠琰固弗往瑾深銜之坐以他故免官歸里及瑾敗臺官疏琰風節起都御史未任卒

又嚴禎字廷瑞成化丁未進士授大理評事白蓮教獄起坐論

死者甚衆禎獨寘首事者於法而釋其脅附者所活無數有暴子弟睚眦殺人同曹從未減禎執之曰若罪浮吞舟吾其翫三又法令其訾網目踈脫哉竟論如律擢知衛輝府爲政平易稱循良太守府署不戒於火燬百餘家時有欲罪守者禎獨自引罪多所保全衛人呼爲佛子撫按交疏其廉能有旨文任四年加副使銜又三年加叅政銜守衛凡九載引年去民祠祀之

又程學博字近約號二蒲嘉靖己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督修殿工告成賜白金文綺自員外郎擢知重慶府五日未得旨江陵相忽以單刺延入內閣與語片晌揖之退謂人曰重慶得人矣卽日命下治重慶清嚴剛直禁餽送章羨餘於郡治前造房數十楹設井竈以居解犯獄不淹時庭無積案白蓮賊蔡百貫者邪術惑衆博畫策拒之不數旬盡殲其黨守重慶五年聞父訃卽徒跣出國門服闋補兗州擢淮揚兵備揚稱疆地學博泊如也旋被論謫調貴州叅議時東川烏蒙烏散芒部祿壁水西爲患學博諭以利害皆心慄散去又親提兵蕩掃茅一部遷雲南兵備下苴白改諸寨作亂學博捐俸數百金遣間入其營購賊使內應而出師與影響夾攻之三日擒賊首八人降二百餘人擢行太僕卿致任歸屢薦不起修家廟脩家塾贍族鄰田士論歸之著有重慶藁問學錄年七十卒

又萬言揚字存愚爲諸生時慷慨有大志年三十五始舉於鄉授浙之新昌令新昌固山邑也地多虎患先生爲文驅之虎渡河去時火災先生拜而風返火滅其步禱雨降者一而再再而

三則於先生益信如古人所傳果有之矣擢南道監察御史巡
歷鳳陽倉及屯馬會移宮事魏璫皎烈先生上言在昔先帝賓
天危疑叢集當時託孤寄命者何人肅清宮禁者何人皇上所
褒爲忠直者何人至今結綬如旅而顧命之臣何以不得終其
信任此其故可深思否云云當時工部主事萬璟管陵工事以
小璫侵錙環杖之上疏指斥忠賢者三遂矯旨削璟籍予廷杖
群璫毆之立死先生自留都奮然疏斥有皇上以一百之杖謝
火者十五之笞等語又謂忠賢有令皇上有殺諫臣之名其惡
在二十四款之上辭義抗正魏璫恨之喉霍維華劾閩縣知縣
盧化鰲圖謀銓部而望風承旨如劉璞等隨線索以默轉傅粉
墨而登場等語列先生於劉君之下遂削職焉崇禎戊辰掃除
羣邪搜羅善類死者贈官生者復官而先生以原官補四川分
巡下川東道布政司叅議時賊氛犯蜀蹂躪所轄太平縣先生
歷關隘冒石矢整練士馬以戰設伏火器以守賊讐不敢犯二
年陞本省按察副使安綿兵備道未幾謝病歸急流勇退怡情
詩酒明哲保身先生有焉

國朝沈惟炳字仲斗號炎洲萬曆丙辰進士授香河知縣縣近
都門多勲戚諸大璫莊地奴客橫閭里惟炳一無所縱時承平
久多有奸民挾左道以惑衆者惟炳廉得其人輒按法窮治之
境內以寧任四年舉畿輔卓異第一壬戌考選刑科給事中會
奉旨以紅丸移宮二案下廷議大宗伯孫慎行追論去輔方從
哲而戎政司馬黃克纘謀爲李選侍翻案惟炳乃兩上疏力爭

之翻案之謀始息尋諸黨人又借經畧熊廷弼欲株連楚人惟炳再疏切言之時魏忠賢掌東廠印許顯純爲鎮撫司邏卒徧京邑忤意者輒矯駕帖逮之置立枷大明門外惟炳疏入熹宗面斥忠賢立枷之法始廢以序轉吏右甲子冬又以爭掌垣魏大中選郎夏嘉遇等不應降級疏入忠賢怒夜半下中旨降一級調外任乙丑四月楊漣見逮惟炳跨一驢往送漣錯愕曰炎洲獨不畏死耶漣死惟炳鬻產得數百金以贖其母明年梁孟環劾惟炳黨邪害正削籍奪誥命崇禎初崔魏伏誅遂起惟炳刑科右給事中再遷吏科管內察已而累遷至通政使多封災荒疏入告輔臣有言上不悅者惟炳曰人主乃不欲知四方艱難耶壬午自工部右侍郎轉左調吏部左侍郎甲申五月奉詔復故明諸臣官仍以惟炳爲吏部左侍郎掌部事屢乞骸骨不允順治二年歸家戊子九月卒生平奏議九十九通載列朝實錄

又國朝屠應守字孰大號蓼齋幼英敏讀書過目不忘年七歲能屬文出語輒驚前輩弱齡失恃事父心衡至孝心衡爲邑道學先生嘗教蓼齋曰居家孝友居官清白蓼齋奉爲家訓受知於前學使高彙梅延爲江漢書院領袖崇禎庚辰辛巳間邑苦兵燹蓼齋抱其經書避居白雲山麓日與諸生講學論文掄揚謗導後多賴以成名中順治丙戌鄉試爲文古博豪邁丁亥試禮闈置副車辛丑除五河令有異政五邑地近河南土宜麥然五水滙處麥就熟夏澇猝至盡付波臣其民率子婦覓食四方

以是地廣大荒稅多逋欠蓼齋戒爲文請於隍神畧曰吏與神共守茲土耕獲不力職吏之愆水溢不時伊神之咎又云緩十餘日之狂瀾救數萬人之殘喘懇激婉至彷彿昌黎祭鱷魚文歲壬寅江南正水患而五邑麥登乃水自是歲爲常又癸卯鳳屬蝗災獨不入五河境故其民得墾荒納稅鄰邑民歸者日衆邑稱易治平生輕財尚義喜出遊所至贈遺隨手輒盡兄弟三人蓼齋居季伯仲氏早亡其先世所遺產悉均之諸猶子林下二十年貧益甚然畧無愠色晚年尤好讀書著有式穀堂稿峻山樵吟集卒年七十有五崇祀鄉賢

陳志符惟忠字正臣彥卿曾孫也以廕爲三班奉職後擢閤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三司使寇瑊繩下急漕米數不足綱吏卒率論以自盜惟忠爭曰在法欠不滿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值八百卽當坐徒矣瑊怒曰敢抗三司使耶惟忠曰職有當辨非抗也瑊益怒惟忠爭愈力如所議乃已以西染院副使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宰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旣而誥果以贓敗時吳奎爲長垣尉惟忠厚遇奎白^府共薦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害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報至武強縣疽發背卒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陳志明孟鏞字宗器陳州人洪武庚午舉於鄉授湖廣道史歷貴州道彈劾不避權勢永樂初按雲南出部見民舍竈突中白

氣如蛇影上衝者乃駐驄命人往視竈伏火他日過又如之心竊疑焉乃默告曰如有冤當夢告是夕果一人跪訴吾乃李二大理人也傭工於王禮家因忤被毆死瘞竈下歲久未白願明府鑿焉翌日鏞往發之果得尸禮伏罪人咸畏其神明擢知大同府致仕卒於家

宋何中立舉淳熙七年進士第一授建寧府司戶有部民告其長不法數事卽付長治之或曰此非縱奸耶中立曰下官不職黜之在上輕信人言權移於下時人以爲得體召拜弘文館直學士以言時不合免歸著書自娛屢徵不應

明胡嘉桂字芳宇素性仁厚居鄉多所解推由進士任定興縣知縣保民若子有貧者給以資本令織紡自贍間有干罪者罰墾荒地令輸草根準過之大小爲多寡逾一載開地百餘頃卒於任士民建祠城東北爲之聯曰冷面熱腸精爽不隨煙霧散一年千載恩波只並日星垂

池北偶談云予邑新城本長山縣地元始爲縣閱長山志名宦宋止知縣翟大順一人丞簿則有明以前無考適閱東軒筆錄得張待問一人知志之闕漏多矣張待問爲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廕大爲邑患縣令憚其勢莫敢與較張一日承令乏適伯達以訟至庭卽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爲本路轉運使人皆爲張危之或勸令自免去張曰盧公賢者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巡察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賴君懲

之今變節爲善士矣爲發薦章而去待問固不愧名宦乃士倫亦鄉之賢大夫也錄之以補志乘之闕

掖縣李森先字琳枝崇禎庚辰進士入

木朝爲御史屢上疏論事切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巡按下江清剛端勁寘淫僧三拙優人王紫稼於法江南人莫不快之中忌者被逮吳中罷市哭送者萬人

世祖廉知之尋內擢鄉寺而李不幸死矣李修髯長身飲酒無算家有椒雨園在南郭外日與酒徒酣飲其中醉則衣白衣徒步歌呼過市巾幘欹側酒痕狼籍有陽城之風

王阮亭

寶應喬聖任可聘崇禎中以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遇山水暴漲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呼曰農忙矣令請以身挽喬遂改而陸行仍薦之於朝時兩賢之此與唐何易于事相類

王阮亭云吾邑舊令史公能仁河南鹿邑舉人崇禎間來爲縣清正而才剛柔互用至今尸祝之庚辰辛巳歲大禘人多流亡時邑境甘露降於林木地生羊肚菜公賦詩曰上天降甘露徧地生羊肚饑食羊肚菜渴飲甘露乳涕泣告吾民慎無去鄉土真仁人之言也後調繁淄川遷兵部主事去順治辛卯復至縣雖三尺之童亦束炬歡迎至十餘里不絕可稱循吏矣

池北偶談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蠱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爲立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衆來

請發下鞠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慙然素知其廉幹亦不罪也後陳卒於任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王阮亭云王廷尉平反傳云大廷尉左海王公山東費縣人初任山西陽城令政務慈祥不忍妄入一人罪一日大風晦暝境內大道邊殺一人投尸井中莫知主名下令捕役嚴緝之邑中一人素無賴是日午倦甚向姊家卧面色慘阻意態倉遽去殺人處不甚遠次日而殺人之事露衆遂疑此人卽其姊亦不能無心疑也鳴之官公再三研究衆證甚確已問結牒當道矣公心終不能釋然異日偶訊一囚自招平日惡跡有殺人投尸井中事問其日月正大風晦暝日也公心恍然卽欲鳴之當道爲前人地刑胥再三諍以爲不可公不聽刑胥曰刑者一成不可易今自訊而自反之得無啟上疑於己之官聲不利乎公曰吾期使邑無冤民足矣違爲己之一官計耶卽緣此而罷歸田里心甘之矣遂以後人抵罪而力爲前人昭雪諸當道見公牒文交口歎謂公不護己短能重民命也無賴子果得釋公聲譽益隆隆起後以循良高等擢臺中今爲左廷尉

觚騰云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爲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漸蕃衍甚至樹頭花前雞埘豕圈小有萎殄輒曰五聖爲禍吾吳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貸錢妖詭百出吳人驚信若狂簫鼓畫船報賽者

相屬於道巫覡姓卑闕委雜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歲無虛日也睢州湯公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毀之奉有諭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備或昇炎火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子遺

又云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隴其初為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鱸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瞽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即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入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為贈山右魏總憲上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涇著書自娛康熙乙亥年歿時並無疾苦午倦卧牀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而逝空中簫鼓喧闐闔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矣

觚騰云山左李侍御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

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饒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扣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為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槩不發立柱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這符尚欲覓生

乎

曠園雜誌云永寧于總制成龍官黃州同知日有大盜窟宅野廟中公救衣願入為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問捕我者為誰役曰于二府也及進見即入夥之楊二盜叩首服罪公下堂酌酒遍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用一樽訣別特欲免汝曹於刑戮舁棺至皆活埋之後總制兩江強暴斂跡一時稱神

曠園雜誌云湘潭陳大令鵬年初仕西安決獄如神一日閩中章職守備李某歸籍坐江山舡舩至西安更江船婦妬悍箠其婢一奴婢不見訴於陳云是舡上所匿又誣舟子語且不遜陳詰之李但云絕無他故陳疑其舉^止垂方訊居民舟子亦莫識其

故蓋箠楚時在江山船負創後過江船也李乘營弁勢欲大索居民攔阻江船水陸民皆憤恨是夜陳聞鬼^哭聲從東來假寐似有人訴冤苦狀醒起鬼哭聲如故次日陳命治東潭中撈得屍而棒痕盈體腹空無水蓋先斃而後拋棄者既欲雪後日之罪復以嚇水陸居民重為置婢也陳怒欲中以法乃涕泣叩首乞免陳罰使厚其棺延僧資冥福以辱之是日水陸居民焚香謝者數千人

曠園雜誌云淮安張進士豹曾祖某官祥符丞署縣事時汴口決隄築屢潰張怒以繩繫河神頸自屬於頸抱而跳於河神不流汨者救以起於是一旬而隄成已復涓涓張脫冠服塞之民爭負土以築遂堅不可壞

甌江逸志云鄭剛中為温州通判歲飢民流乃出俸勸糴賑濟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鄭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飢餓者人給一錢誠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飢者無遺宜齋曰此是大經濟莫輕看過然設有飢者詰晨遠來夜不卧坊巷者則將遺之乎後之賑者尚須酌之

甌江逸志云李臯字子簡為温州長史未幾揖行縣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以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數日不食則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數萬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貸之飛章自劾上嘉之

宋王渙之字彥舟常山人未冠擢第崇寧間知洪州淡泊自甘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

宋吳芾字明可仙居人舉進士累官知隆興府因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常曰視官物如已物視公事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宋楊長孺淳熙間知南昌縣前宰多控制不下長孺處之裕如也常曰畏事生於不更事更事則不畏事矣三年之間蕭絲保障各得其所

宋張希顏景德間知萍鄉縣時張詠問殿直范延貴曾見好官否延貴乃稱希顏詠問何以知之答曰昨過其境驛傳橋道皆脩葺野無惰農肆鮮賭博市易不喧夜中更鼓分明以是知其為好官詠乃薦於朝

宋陸若濟宰龍泉秩滿其妻誡之曰君洗手奉職不取一錢行道之人皆清德茲罷歸亦能載一清舟歸耶若濟曰非汝所知也人高其操

宋陳汝器字適用元豐初令廬陵黃魯直稱其資性剛方剖斷無滯任法不避權貴牧民務去敗類其簿籍如謹細書生所鈔書以廬陵之難而稱治其賢可知

明莊祖誥四川人萬曆進士任永新縣調繁廬陵廉介不苟頌聲載道一日有布衣老者一童子執荆隨之傳柝而入祖誥迎老者上坐拜伏甚恭老者乃祖誥舅也曰吾商船便過此尊公屬我來廉汝政事有不善則予杖此荆乃尊公所授者今能如此可矣汝其益砥後操稍勿慎尊公知之反以我為誑也言畢拂衣去祖誥步行送之舟次由是益凜義方之訓

宋黃大臨字元明分寧人庶之子紹興間知萍鄉縣或諷其過慈大臨曰字民令職也豈其操三尺與百姓讎敵哉徒知龍泉其治如萍鄉秉法自持私謁不入提舉張根行部雅聞其賢折節禮下之

晉周鎮字康時尉氏人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起為吳興郡
宋曹觀皇祐初知建昌軍李泰伯送之詩曰要知賢者善居官法自嚴明性自寬黠吏欲欺難作計愚民初懼久方安獄詞大小情皆見市物公私價一般農力不聞供土木窮閭猶得免饑

寒則其政可知矣

明陳陞靜海人景泰中知南城縣性剛介人不敢干以私家瀆於游治民商游者必往其門不敢入其廬竟未能齎一私書以見亦未嘗委挾一物至家人以是益憚之

明陳勉建德人景泰中知南豐縣招逃遺卹窮困鋤豪扶良善百廢俱舉政聲大著未三載以憂去民歌之曰大尹陳政事新抑豪強撫良民男耕女織歌陽春

宋趙彥彬四明人嘉定間爲貴溪令廉以律己嚴以御吏寬以恤民其座右書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及代去百姓遮道攀轅請留涕泣送之前此宰貴溪者無廉吏諺語云飲却三山堂下水縱非污者也成污彥彬曰自愛檻前山有意誰云堂下水污人其自表如此

吳在木青州人咸平時爲餘干令嘗曰欲治其外先治其內如曹司貪墨者榜出之又曰牧民猶牧羊也當除其敗羣者一縣稱治有白雀青鹿之瑞民歌曰吳在木政嚴肅惡者憂羈囚善樂化育寇準薦其賢官至尚書

宋元郭郁字文卿大梁人皇慶間爲餘干令善爲鈎距以廉民隱自比趙廣漢聘吳仲遷爲弟子師士風丕變政爲江南諸邑最民謠云桃李陰陰六萬家下居民不識官衙甘棠喜有千年政美玉終無一點瑕

宋徐師回元豐中知南康軍性耿直設施有條公暇建亭於明月泉上曰吾欲守廉如此水之清又建堂植八杉號曰直節曰

吾欲守節如^此杉之直蘇子由爲記後朱元晦至求其遺跡不存
獨廳事南有堂無額庭中有老栢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偃因取
直節名堂焉

明藍淦字可虛閩縣人由舉人嘉靖間令湖口素性清苦以課
士勸農爲務嘗夜半微行見二婦績久而饑計家中無可爲食
獨有酒一罌兩婦存其清者飲客而以濁自飲至底無濁置酒
數曰是酒一清徹底有如藍君矣翌日召兩婦勞之曰績至夜
分勤也飲濁存清禮也無濁而終不飲儉也以婦人而知賢其
上義也厚賜之巡按御史至立清廉貪酷四表令屬吏自揣其
行立何位次衆莫措步淦攝衣直趨廉字下御史曰藍令之賢
尚未止此當更進一步卽以嶺北一人薦之以陞去民遮道攀
轅作去思亭

宋袁鳳字子儀奉新人方九齡作詩有坐觀天下本無事何必
昌陽作引年之句識者異之登紹興進士初尉理定其俗相習
鬻妻鳳曰夫婦人倫之首可爾耶白府嚴其禁室家始相安攝
荔浦縣嘗籌利民三事運帥張紫微喜曰使屬邑皆如是吾可
卧而治矣遷衛州錄事叅軍

明徐孔奇豐城人永樂進士授刑部主事改行在刑部以清慎
公平著稱陞嚴州知府疏食布衣無異寒素而愛民如子夙夜
惟以興除爲亟屬官中有不能者教之不善者諭之使改未嘗
輒加以罪吏民傾戴若赤子之於慈母

宋李元龍字震南高安人慶元進士初尉京邑時乃俟高之孫

與岳飛家爭田久不能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云岳武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於岳界於火時論建之諸城志漢王望字慈卿琅邪人客投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然心切撫字時大旱望行部見饑民裸行草食者惻然不安因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衣食事畢以聞朝廷以望不先表請下百官議公卿咸謂專擅法有常條鍾離意獨言望懷義忘罪不宜繩之以法上乃赦之

江西志明鄒光弼臨川人知鍾祥縣中官監稅開礦其鋒甚烈光弼獨抗之或諷使少婉光弼慨然曰龍飛王氣宜完與都黎民當恤安敢以小吏顧望致吾民破死相屬乎稅璫陳泰杜茂銜之疏叅逮治久之復起爲都水主事

江西志宋程筠字德林節弟嘉祐進士授縣令時新法方行筠條其不便調知陳留均田賦平徭役不避權勢戚里訴之太后曰筠廉吏吾可撓其政耶擢戶部郎中知真州蘓軾美之以詩有君爲赤縣有古風政聲直入光明宮之句

江西志明黃元成號梅塘峽江人嘉靖鄉薦署曲江諭陞武康令會大饑廩且竭元成請於上自署其牘有云嬰兒啼飢不飽不止慈母愛子亦怒亦憐當事奇其語遂得賑

江西志明曾植字季培峽江人入南雍學士黃道周以賢才薦授泉州海防同知泉濱海番船鱗集例供餽數千金悉卻不受尤善決獄七邑中告理者皆詣之有武弁秦士匯犯法將刑奇

其貌釋之後有寇過仙遊僭稱王植奉命督兵討之至則相率乞降乃知僭號者卽士匪也以功陞叅議尋召爲光祿少卿不赴歸

江西志宋楊存字正叟吉水人元豐進士知仁和縣有尼挾時宰勢欲強取寺外民地府守謂存曰此宰相意也從之必見德存曰三尺之法人主所與天下共也由宰相亂之不可卒不與官終中奉大夫

江西志明張景良永新人永樂間授國子博士進四書直講授右春坊司直卽判順慶府以東宮嘗受學於景良取府所斂民金五百兩遺之景良受焉悉以還前所斂之民或難之曰孰若先拒可以得廉名景良謝曰是皆吾民之脂膏也豈忍借是以沽廉哉

江西志明鍾鯨廬陵人成化鄉舉知新興縣故事縣官率詣大府歲倍馬夫直以進鯨曰剥下以奉上吾不爲也卒以正額上之守怒誣下獄當道廉得其實欲更其縣鯨曰以爲有罪誠願斥罷若無罪何必更

江西志明廖簡字行儉崇仁人性端重嚴謹景泰鄉舉初授金華教授改廣東增城以師道自任爲人恬退不事表暴羅一峯稱其身不擇衣居不擇地仕不擇官所爲詩文根據義理自號介菴

江西志明曾自明樂安人景泰鄉薦授河南蘭陽縣教諭以造就人才爲已責貧乏者多周給教訓如子弟羅一峯嘗曰爲師

儒者皆得曾自明道何患不立人才何患不成哉

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爲東平王相後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幼奔走恐水大決爲患尊率吏民投沉白馬祠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迺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煥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詔秩尊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民立河侯祠祀

明黃德溫字伯理信豐人正統進士英廟北狩時有內侍爲王振黨者旁叱言官於監國前德溫與朝士同情廷批殺之血流朝衣初選考功主事起復補兵部武選抗疏劾武臣怙勢求遷者戎政一清以事出判鎮江府掌馬政鎮有牧地數百畝爲豪右所齧德溫按之豪餽金百鎰拒弗受竟復其地高祐渤海人孝文時爲秘書令問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政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孝文善之出鎮滑臺乃縣立講學黨立小學政教大布焉

循卓錄

政蹟

洪皓爲秀州錄事大水流民塞路庫竭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
荒政自任悉籍境粟留一年食發其餘難於城之四隅不能自
食者官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
僞淫黑子識其手西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有侵弁闢
囂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錢穀且盡會浙東運常平
米四萬斛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語守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
筆所題也罪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
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無何廉訪王孝竭

淡食老人集

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乃如
兩寺驗視使者曰吾嘗行邊軍法不是過也違制抵罪吾任之
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有叛卒排家擄掠至皓
門曰此洪佛子家無得入皓官至端明殿學士謚忠宣子迨遵
邁繼登詞科俱爲顯官

程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請於漕然後計
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舉事先生曰如是苗盡矣民將何食救民
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

程明道主上元簿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粘飛鳥取其竿折之
教之弗爲及罷官艤舟郊外聞人共語自主簿折粘竿鄉民子
弟不敢蓄鳥禽

宋許元字子春以父蔭歷泰州軍事推官時有戍兵千人自海
上逃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詰其所以來三人前對元叱左右
執之曰惑衆者此耳餘何罪勞而遣之遷鎮東節度推官知丹
陽縣縣東有練湖決水一寸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死
會大旱元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守遣吏按問元毅然
曰活民死令可也竟不能詰自元吳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天下
勞弊三司使薦元材命主權貸先是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
足以償錢償愈不足則粟愈少而價愈高故內外俱困元奏請
高塞下之粟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積滯而西南粟盈此昔
人輕重之術也從之果便時京師粟亦少江淮歲漕不給大臣
以爲憂叅知政事范仲淹謂元當可辦乃以爲江淮兩浙荆湖

發運判官至則千船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餘則發州
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不數月京師食足上嘉之再遷尚書金
部員外郎數求解職上謂輔臣曰發運使總六州軍事八十有
一其錢貨調用幣帛菽粟歲千百萬直得人久任今元累章求
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材乃賜進士出身除侍御史遷兵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初造船多虛破釘鞠以入水不可稱盤元
乃取新船焚之火過得釘鞠數校所破纒十之一立爲額其處
事精密如此江淮歲漕京師六百萬石後歲益不充元爲之歲
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迨去職有勸元進爲羨餘者
元曰吾豈聚斂者哉元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居家孝
友所得俸祿輒分給宗族

宋方岳字巨山祁門人七歲能詩長入郡庠教授嚴陵葉子儀
挾多聞因學者升論堂令諸生覆誦通鑑岳抗之每舉及通鑑
某事卽須舉其事及人姓名始見某卷終至某卷覆問之樂遂
語塞紹定五年漕試及別省皆第一廷試本亦第一以語侵史
彌遠置第七除淮東安撫司幹官高郵軍卒闕以制命往治其
事戮首惡數人一城帖然趙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秩滿進
禮兵部架閣添差淮東制司幹官丁父艱去先是史嵩之在鄂
渚王檝畫江脅和嵩之主和議岳嘗代葵書藁語侵嵩之嵩之
怒服闋嵩之已入相嗾言者論列間居四年嵩之以父彌忠歿
營求起復得罪天下時范鍾爲左相以禮兵部架閣召除太學
正兼景慶府教授輪對極言奏畢更陳東西閩和戰之議及代

書擬怒之由上再三嘉嘆淳祐六年丙午遷宗學博士復當輪對指陳得失援古証今謂嵩之行將服闋范鍾以老去游似如王陵之慙無可爲繼言甚深切詳奏劄中適講榮邱先是講官日至客次俟講岳持不可王與尚甚敬之七年除秘書郎趙葵以元樞出督辟克行府叅議官時議禡祭有違禮者有欲括金陵隙地疏鬻規利者又有以陣沒爲歿節者岳皆與辯論不合丐去葵不許葵出行邊岳自言於朝丐祠差南康軍郡故當揚瀾左蠡之衝風濤險惡置閘以便泊舟湖廣總領所綱稍據閘口邀民錢萬始得入民船多覆溺岳取綱稍杖之百京湖閘總領賈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令岳具折岳怒謂湖廣統領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書判數百語有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還其文似道益不堪劾諸朝朝不直似道因兩易岳知邵武軍丐罷不許未至邵武二百里洞寇作馳檄諭之寇知威名迎拜車下而散郡廖姓洞丁派也廖教授復之者與洞丁表裏殺人殖貨爲郡患岳奏乞竄復之復之等多貲先爲計奏格不行岳曰吾不可留三疏丐去未下卽拜章交印與以次官而行越七年程元鳳當國起知袁州新其橋若城亡何邕廣連兵出湖湘盤江西而袁得恃城無恐者皆岳力也尋除尚左郎官時丁大全當國矣以書屬事不從嗾副閫袁玠劾罷之下郡磨算應干支遣追償其錢鞠勦歿者數人玠遣校詣門索售田償之又遣悍卒索考功印曆旣旣授之矣數日復以曆歸索領狀岳題詩曆上曰一錢太守今貪吏五柳先生昔富民貧吏富民玠疏中語也似

道既相復起岳再給印曆盡復原官益給之也岳堅不應遂寢
新命嘉定壬戌年六十四卒官朝散大夫自號秋崖人所居堂
宇曰歸來館曰著圖書所曰荷嘉塢先為歸藏之室曰繭窩氣
貌清古音如鐘詩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為之語或天出重修南
北史一百一十七卷宗維訓錄十卷秋崖小藁八十三卷行世於
宋程鳴鳳字朝陽祁門人寶祐癸丑武狀元以經學兩請漕舉
初授殿前司正將除閣門宣贊舍人尋知德慶府陞陳時事削
切上嘉納之將之官適部內山獐猖獗或止其行鳳厲色曰此
政臣子致身之日仗馬木鷹吾不為也乃趣至部條置事於閫
帥出奇掩擊賊悉平及代歸復起南雄州朝辭進無逸說上獎
諭比至州常賦外有折銀錢歲輸六千緡亟請復之鳴鳳精草

書工墨戲著有讀史發微三十卷詩文二集

明李厚字執中祁門人永樂初由太學生授刑部主事時京師
嚴偵民俗有嫗與童孫戲曰孫毆祖母偵者以聞遂坐孫獄厚
以童穉無知上疏請不許繼以泣明日上以筋試童左則左顧
右則右顧上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謫厚安南椽欣然就道曰
吾寧附會死獄媼上耶三年上感悟召還為吏部主事厚赴召
五日安南變作華人多不得歸咸謂厚以忠誠獲報未幾復以

言事去

明永興字彥隆祁門人九歲補邑庠弱冠召入文淵閣纂修洪
武實錄登第試戶部政凡三奉使皆稱旨授三河知縣仁明廉
介緩課甦民銓考上上仁宗聞其賢適趙府新封奏請老成賢

輔上特命爲右長史賜賚殊典漢王高煦謀不軌密使通趙永興力諫王不從乃使人邀諸塗織使焚書以滅其跡復面陳大義極言利害繼之以泣王感悟高煦誅言者論王不已上遣大臣奉璽書及奏章示王王大懼永興曰皇上不卽加譴大恩也惟獻護衛上表稱謝乃可王從之言者遂息上益厚王興乞歸未獲卒歸葬塘源

明謝潤字德澤祁門人天順進士歷刑部郎中陞浙江僉事以剛介質直聞時處州大禪寺僧千餘遇官商投宿輒殺之沉池中婦人逼令削髮衣以伽服潤行部見大蛇俯伏作泣訴狀潤曰得非寃耶遣吏與俱往蛇入池中因得其姦佯議修寺令僧徒散募所隸郡縣密令收繫遣人放池中水骸骨填積瘞之婦女被掠者悉遣歸遂焚其寺有姊妹同月孕至大期妹生男姊預通生媪以女易之訟於官莫決潤令抱兒入後寢密取活魚解襁裹之如兒狀出投之池姊貌不少動妹惡跳水救潤曰汝兒也歸之有兄弟訟產兄賂以金潤弗納卒直其弟嘗於銀廠得異礦割爲硯工曰直數萬潤命立碎之

明謝瓊字文瑩祁門人性至孝父母有疾兩不赴公車或勸之駕瓊曰富貴自有時事父母日不足也吾終不以彼易此授松陽知縣縣俗產女多溺死瓊曰女生猶子也仁者物生不忍殺况所生乎委曲諭之俗乃悔悟全活甚衆縣多瘠土之民貧困者每不能以時婚嫁瓊捐奉以恤值水旱爲力陳疾苦其年得蠲租稅之半陽人懷德立祠祀之六載乞歸終隱桃峯下所著

有桃峰遺稿

明葉鷟字致和祁門人授湖廣黃梅知縣有孀婦負稅逃者鷟寬期召之使之傭織以漸償其所負有請鬻牛以輸稅者鷟曰使汝失一歲之計吾不忍也令之立券以俟秋成邑耆老請罰出稻以備賑鷟曰柰何割百姓肉以食百姓乎丁艱歸送者數百越境乃返

明張敏字志學祁門人以進士知桐廬縣捐俸禮士鋤強撫弱民俗大化栢人感而祀之擢御史糾大司馬二十餘事劾張皇親蕭內官怙寵肆橫風裁凜然時人稱鐵面御史巡江時京口有渡夫嘗抵中流始索渡者錢不厭意輒推諸水敏聞私行渡江廉得其實按治寘法勒碑定例行旅稱便以叅議致政歸郡守乃故按閩時所得士事敏甚謹有訟者攜千金爲壽意求關說敏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及我閉門以拒曰謹謝客毋污耳也官成一如寒士卒年八十有九

明孫怡字德容祁門人任刑部主事有能聲歷郎中嘗理刑淮安請托不行時人爲之語曰一官清徹骨三尺法無私丁艱歸解橐中裝僅帕二方金八兩家居寔甚常有盜過其門相戒曰此孫郎中家勿入也

明方謙字純吉祁門人年二十五始發奮讀書嘗在山齋除夜賊入室意其度歲必歸也見案頭燈光炯爍呬唔不絕守至夜分聲益疾賊恚失聲曰明年使中汝謙聞笑應曰然姑退當以錢米貸汝賊避出乃寘錢米窗外入讀如故賊取錢米去明年

秋果舉鄉薦旋登第歷任平陽雄縣鄞縣性剛方不隨人俯仰
知鄞日逆璫劉瑾女姪殺人時瑾焰方熾吏不敢捕謙怒叱令
立致庭下論如律瑾聞立以他事中之逮繫詔獄經年瑾敗子
復叩閭白其寃得釋尋起工部主事出監蕪湖關稅關口水迅
射風利木不得泊邏者以爲走關也官不察輒以法治商苦之
謙至官爲區畫措置如法至今稱便致政歸不干謁官府遇公
家利害又昌言不諱有司知其耿介敬憚焉地方倚以爲重居
林日課其孫六經通鑑諸書閉目成誦雖小註都無脫畧晚年
耽于詩文著有偉溪稿

明汪標字立之祁門人初授山東武定州復知北直定州到州
興教化省刑罰蠲市稅減夫征民大悅陞南京刑部郎中時逆
瑾擅權標以事忤瑾瑾怒幾不免有烏標慮禍者曰可以去矣
標曰無庸也觸瑾而死于義何恨出知鶴慶府改大理鶴慶
士民遮道不得前尋陞金齒兵備致政歸著書課子時子溱已
貴標聯其堂曰教忠已望子能仕投老偏宜我早聞

明汪溱字蛟潭標子少豪放一夕夢老人取其心洗濯之復納
腹中後遂折節讀書弱冠成進士授天雄司李地近都城多權
貴溱剛直動則與忤上幸大名溱因事進諫備陳軍民疾苦有
從駕官取驛馬去急令追回上知不罪曰汪溱邊督才也時逆
瑾用事聞之私於人曰汪溱一見我邊督可立得溱聞笑曰百
里奚五殺皮瑾欲邊督買我乎不答嘗上書執政曰君子當險
難時危行言孫僕豈不省顧國家利害人臣不得不爭爭不得

不力宵人側目多思所以中之夫蘭薰而推玉剛而折昔人所
悲僕敢以蘭玉自許然外此求僕失僕矣瑾誅起荆楚兵備平
寧夏贊畫王守仁軍有功擢江西左叅政終以不合於時棄官
明方若坤字子靜祁門人少穎異博聞強識究極羣書試童子
日未中完卷出督學讀而竒之見其童子戲曰尚早能再作不
對曰唯唯曰諒制義不能困汝汝解他不對曰辭賦詩歌惟所
命乃曰黃河清試作賦坤全不思索授筆千言閎肆艱奧督學
幾不能句大驚曰子天下才也稱賞者久之拔冠郡士值郡無
廩黥廩餼之未幾遂選充貢後登庚子賢書坤爲文騁才氣不
屑數行墨以故七上公車不得第授桂平令崇先哲抑豪右勵廉
節省刑罰胥吏爲奸者不得逞民稱神明焉曰自有吾桂未有
此公會司理貪殘吏也每行縣輒責賂坤旣無以應且鄙之司
理聞益怒陰中坤部使者劾坤時在劾四十餘銓部向耳坤名
曰此名士也素有令聞畱令桂平坤耻爲宵小所誣竟投劾去
桂人思坤爲立祀歲時拜其下坤歸詩文自娛不入公門不恩
有司時論重之著作甚多後皆遺佚善隸草書常書其所自作
流落人間故尚有存者

明鄭維誠字伯明祁門人初年間授金華府推官有異政召補
南京禮科給事中時大家宰某擅權維誠立劾之出知湖廣長
沙府尋陞陝西督學改廣東道副使與嚴相嵩壻同官嘗樓飲
嚴壻要之曰飲此立開府誠怒推壻下曰吾寧不開府耳何飲
爲竟爲所中罷歸朝論惜之居林下二十餘年未嘗私刺公門

事關利病輒侃侃白有司鄉人賴之

明陳大道字惟一祁門人幼敦敏于書無所不讀出試數困有

司處之泰然曰士患業之不精不患有司之不明昌黎豈欺我

哉後入成均試輒高等因念親老兄弟衆遂挾策遊江湖不復事

咕嗶爲人孝友真摯內行醇備與人交推心置腹智計之士皆

樂爲盡力由是賢累大千三鄙之親皆卵翼覆宇之邑之待以

舉火者數百人行游四方多有建白嘗建言撤稅璫於湖口不

使候權風濤存活甚衆天啟丙寅北上謁選授南京鴻臚寺序班

值魏璫流禍縉紳道憤甚自免官去崇禎初以原官起得沐覃

恩贈父如其官母孺人曰吾願畢矣何事馬蹄間遂請老

國朝汪潛字蟠雯祁門人順治朝貢士初任臨清知州州衝疲

官此土者多失聲潛簞簞自餼禮士愛民州以大治時駐防滿

兵圈地越及鄰邑鄰邑控部責臨償相持七載潛曰普天誰非王土

力爭之院部遂疏請免兵燹後州籍燬賦不準田豪右飛洒貧

弱潛躬履畝勘清閭父喪乞歸兩臺爲劇地慰留潛哀懇乃允

去之日民卧轍至不得行繼補許州州爲征勦孔道潛設法供

應市肆不驚民有典衣供兵之謔新例墾荒多則優叙他邑控

報邀功許以舊額詳覆曰吾終不以一官厲吾民也王師養馬

徵芻茭許得一十七萬令不應者以軍法治時患潦野無青草

鄰屬鼓朴不堪潛曰歲也非不終事民何尤吾願以身殉矣後

得王令憐豁中州蝗發爲文祭之蝗不爲害凡聽斷明察立剖

每作歌勸民息訟當道信其廉能委訊無虛日有大獄得情哀

矜故兩州皆固空草滿生平淡泊取以賄焚身嘗曰媿無陰德
貽子孫忍復留冤業錢乎丁外艱去許士民立祠祀之濱行遮
道者一如去臨清日云所著有守清志畧蟠室集

孝感志載郭斗字應宿昆明人以嘉靖癸丑進士知孝感政尚
寬和而秉衷介介不可奪風厲四境褒節義敦禮耆碩酌民利
害約法不與公暇常曰咄咄案牘俗吏不難了何如望平湖古
閣從羣髦講藝其中無論師帥之分應然腸肺亦覺清滌會心
處則臨池占咏皆足粧點風景尋擢南給事中已觀察兩浙數
移書趣修邑乘

又明李縉字太華南昌舉人醇心實政不務矯矯名而吏懾民
安邑故好罵訟蒲鞭別曲直無金矢之贖聽質成者人人理贖
三年之間鷄犬無擾畝種露棲民勸輸將曰無爲李公考成累
也顧外柔內勁不勢驚忤吏垣意奏課以才力不及罷之歸不
具舟楫典質子錢家乃成行

又明高奇英府谷貢士知孝感縣重厚清正不阿世簞簞廉飭
訟庭晏然初邑盜蝟起白晝行劫奇英廣爲方畧捕之得情者
無雷獄嘗一日斃八人於杖盜皆遁去野無竊竊者以不工迎
合坐罷軟罷邑人惜之旣罷貧甚不能歸喬寓武昌者久之
東都洊經寇亂民盡逃止張全義爲河南尹選麾下材器可任
者一十八人每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分詣十八縣故墟落
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俱
笞杖而已由是民歸如市幾年之內漸復舊規

范忠宣知襄城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乃因有罪之民量情之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之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繭絲遂天下冠

葉石林夢得在武昌值水災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小兒無由得所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取育曰患其長大來識認耳乃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認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遍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登記冊籍書券給付凡全活者三千八百有奇

虞允文知浙民間歲苦輸丁錢絹細民生子卽棄之稍長輒殺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利甚溥而爲世豪及浮屠所侵佔乃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民身丁等錢嗣後有棄殺其子者如殺人之罪民皆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之樂民間因呼爲虞父

宋張詠知益州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下降所過輒食男女人心惶懼詠召其屬使訪之市肆有大言其事者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一人命戮於市卽日帖然

明王陽明守仁爲知州時賊首王和尚扳出同夥有多應亭多邦彥者驍悍倍於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母於兵道告辨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至案前復審預誠皂隸報寅賓館有客公卽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桌下

出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候爲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言唯叩頭請死

唐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年少多才詐爲蒙昧不甚理事刺史李崇義輕之將州中積年舊案顧促判決琰之命吏數人遞紙筆須臾剖斷畢却復中竅崇義大驚曰公何忍藏鋒斂銳以成鄙人之過由是大知名時人號爲霹靂手

明况鍾字伯律由小吏拔爲郎官三楊特薦爲蘇州刺史宣廟賜璽書假以便宜行事初至郡提控携文書至不問當否便判變成藐其無能益滋弊竇通判趙忱自以科目出身百方凌侮公絕不與較旣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案呼禮生來僚佐畢集公宣言有敕未宣今日可開讀內有僚屬不法逕聽拿問等語

忱大懼諸官吏皆驚禮畢陞堂公座悉召府胥聲言某日一事爾欺我竊賄若干某日某事亦如之羣吏駭服公曰吾不耐多煩命卽裸之俾隸之強有力者囚人昇之擲空中立斃六人陳屍於市上下股慄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着具款卽命兩吏押令甲入乙家乙入甲舍貨物無得動分書卽交易兩人更不敢少辨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呂陶爲銅梁令邑民龐氏姊妹三人共匿幼弟田產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爲傭奴陶至一訊而三人皆服罪弟泣拜願

以半作佛事以報陶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非若爲主不幾
爲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姊弟感泣拜謝聽
命

南道節度使柳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必誅
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有富民張老者無子妻生一女贅壻於家妾後生一子名一飛
育四歲而張卒方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家資財當畀汝
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
句非吾子也句家財盡與吾壻句外人不得爭奪句壻大喜據
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遂置不問迨奉使者
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證奉使者曰爾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尚
敢爭其業耶乃更其券句云張一非句吾子也句家財盡與句
吾壻外人句不得爭奪句詭飛爲非者慮子幼恐爲汝害耳於
是盡斷給妾子里黨莫不稱快

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資子
以爲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取燭驗視則父也鄰里呈於縣官官
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父又不宜誅獄久不能決
晉閱牘奮筆批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不養其父而
使父貧爲盜不孝甚矣豈得以誤殺之律寬之竟坐以弑父例
人以爲當

漢沛郡有富民家資二十餘萬子纔三歲卽失其母有女適人
甚不賢翁病篤爲書遺囑悉以家財屬女但付劍一口云兒年

十五可以還之其後并劍不與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子又計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命守之耳夫劍者所以示決斷限年十五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其女必不復還其劍當關州縣得見申轉其思慮深長良可憐憫乃悉奪其財與兒判曰逆女惡壻溫飽數年亦已幸矣應加重懲姑念撫育多年免究聞者大服

張詠知杭州有富民病將歿其子止三歲乃命其壻主家貲且遺以券約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長心不甘訟之壻乃持交書詣府申訴詠閱訖以酒酌地曰爾嬖翁真智人也時因子幼故暫以其業屬汝不然子必死汝手矣乃以三與壻而子與七

平湖陸太宰炎祖初爲濬令有富民枉坐重辟相沿數年官以其富恐涉嫌疑不敢爲之白陸至訪實卽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上臺臺使曰此人素以富名奈何驟出之陸曰但當問其事之枉不枉不必問其家之富不富果不枉夷齊恐無生理如枉陶朱亦無死法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爲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時孫太宰丕揚在垣中以專權劾之落職辭朝遇孫公揖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賀相成但今日吏部衙門囑托者多不專何以申公道孫沉思曰誠哉吾過也卽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遂得起復

劉晏於楊子置塲造船每艘給以千緡或言其所用不及半請

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凡事宜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塢執事者多當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若遽與屑屑計較安能保其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猶可過此則不堪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奏減其半及咸通中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張敞爲京兆尹將去任使掾絮舜按事舜私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治事敞聞之怒遂殺舜後爲舜家所告免爲庶人歲餘冀州盜起復爲刺史盜賊屏息

李膺爲司隸校尉時黃門張讓用權其弟朔爲野王令貪殘不法畏膺往匿兄家合之柱中膺探知其狀率吏破柱擒朔殺之諸常侍屏息不敢復縱

魏文侯使西門豹爲鄴業令會父老問民疾苦對曰苦爲河伯娶婦豹詢其故曰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因與巫祝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令沐浴易新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帳牀席居女其中卜日浮諸河行數十里乃滅俗語云卽不爲河伯娶婦終爲水來漂溺於是人家多攜女遠竄故城中以空豹曰及其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之至期豹乃往會河間鄴三老官屬豪右里長父老咸集聚觀者數千人其大巫一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旣見顧謂巫祝三老曰其女恐不佳煩大巫媼爲入報河伯更求好者相送媼未及答卽使吏卒共抱大巫投諸河中有頃曰媼去何久更命弟子趣

之凡投入三弟子復曰是輩皆女子想不能白事須煩三老入
達之三老戰慄不能出聲復卽摔三老於河豹自簪笏整折鴛
河拱立待之良久旁視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媪三老久不還報
奈何不若使廷掾豪右各一人疾入再趣之衆相顧失色皆叩
頭流血請死豹曰且俟須臾視衆如死灰然豹乃投簪大笑曰
曰廷掾輩起河伯不娶媪矣吏民震懼其風遂絕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媪訟子不孝傑物色非真因語媪曰若子
法當死後得毋悔乎答曰惡子無狀不悔也傑命媪市棺爲殮
屍具而陰使人踪跡之媪出乃與一道士密語項之果擡一棺
至傑命人捕道士前來嚴刑鞠詢實與媪私而礙子不得逞因
而合謀訟之者傑乃杖其媪卽殺道士納之棺

呂夷簡子公弼爲成都守治尚寬厚人多嫌其少威斷適有營
卒犯法當杖桀悍不受曰寧以劍死不甘受責公弼曰罪止於
杖不應至死但杖者國法劍者自請乃杖而後斬之軍府爲之
肅然

張詠知益州常有小吏忤之命械其頸吏恚曰枷卽易脫卽難
詠聞之曰脫亦何難卽命就械斬首郡吏悚懼不敢再犯

後漢蘇章順帝時遷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甚姦賊
章行按其步伍太守爲設酒餼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
止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
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卒舉正其罪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

物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盜乃欲杖我耶爾能杖我未必能殺我也詠聞之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立斬以徇然後申府自刻郡守嘉其能斷羣吏震肅不敢再犯

明張昂任鉛山有道士善隱形之術多淫入婦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無所苦既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縛之而歸乃用印於其背而復以蒜醋穢物潑其頂然後杖之隨聲叫噪竟死杖下

漢龔遂爲渤海太守單車獨行至府勸課農桑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路見有帶劍持刀者卽呼諭之曰汝等皆我良民何爲帶牛佩犢

天寶遺事姚元崇牧荊州三年受代吏民遮道不使去所乘之乘之馬鞭鐙皆截留之以表瞻戀

魏略皇甫隆爲燉煌守民不曉耕教民作樓犁省力過半

祖士雅爲豫州刺史喪亂之餘白骨未收祖悉收葬百姓歌之曰幸哉遺民免豺虎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肉脯何以報恩歌且舞

阮籍爲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破屏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明陳僖敏公鑑爲都御史巡撫陝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髯呼之爲鬚子嘗以議事入朝民訛爲代遮道懇留者數萬計路不能行公諭

以故始稍散去及復來焚香迎候者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發願爲昇公轎則不事醫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至於摔毆雖禁之不能止及公去咸圖其像以奉香火數年不絕

明謝都水公被論時有天寧寺僧明惠年八十六歲每日焚香叩佛祝曰吾聞二百年^來未嘗有如是令乃幸有是令而忍以其誣去耶遍呼衆僧號於佛前一時傳爲奇事

漢韓延壽爲潁川太守以禮讓教民或有欺之者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聞者自傷悔至自刎及爲左馮翊出行高陵民有兄弟訟田者延壽大傷曰骨肉忿爭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訟者交悔由是恩信遍周吏民不忍欺

漢桓帝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甚多惟平原相史弼一無所上從事詰責曰青州六郡五郡皆有黨平原何治而獨無弼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何可相比若承望風旨誣陷良善所不能也新城劉弘都督江漢威行南服每有徵發必于書守者叮嚀款密人咸心悅爭赴每相感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陳岷州刺史辛公義凡有訟須禁者卽宿廳事終不返閣引咎責躬罪人嘆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咸勸曉和解之曰此小事何忍勞使君相讓而止

唐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責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著此冠出入者以爲大耻皆相勸勵無敢再犯稅賦常先諸縣竟去官未嘗笞一人漢光武徵劉昆爲光祿勳問曰聞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

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上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之策

漢曹參入相一遵蕭何約束唯日夕飲醇酒一無所事客有爲言者則輒以醇共飲而已民爲之謠曰蕭何立法旣明且指曹參代之守而勿失適有公廨與相國園鄰羣吏日歡呼暢飲於中聲達內庭左右咸幸相國遊園聞而治之參知其意乃布席置酒亦歡呼相應左右乃不復有言而吏亦不敢再肆

江西靖安人况鍾始爲縣吏呂震薦爲儀制司郎中宣廟擢爲蘇州知府賜璽書假便宜行事期年大治人稱爲况青天九載任滿赴京當代軍民士夫詣闕乞留者數萬計詔陞祿俸三品仍令復任楊士奇贈詩有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

單縣有田作者嬭餉之食畢而死翁疑嬭故陳於官不勝筮楚遂誣服許襄毅公官山東天久不雨曰獄其有寃乎乃親歷各邑徧審獄囚至餉嬭乃曰夫妻相守人之至願毒鴆殺夫計之至密焉有自餉於田而殺之者乎遂細詢其所饋飲食及所經道路嬭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疑急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之犬豕無不立死嬭寃遂白即日大雨

有蘇人作商於外其妻畜公鷄數隻以待其歸數年返殺鷄食之夫卽死鄰舍疑其有姦首之太守孫公鞠無他故因憶鷄或有毒乃取其家老公鷄與應死囚食果殺二人其獄遂豁

潁州有富室兄弟同居皆苦無子已而嬭皆懷姙長嬭胎傷弟嬭生男長嬭恃強盜取爲己子爭訟三年州官不決丞相黃霸

命走卒抱兒去嬭各十步叱嬭自取長嬭抱持甚急兒大啼呼
次嬭恐兒驚傷因放與之而心甚懷愴遠霸曰此弟子無疑也責
問果服

壽春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失止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兒在同
郡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証官不能斷李崇令
二父與兒分居三處故久不問忽一日密遣人分告其父曰君
兒不幸昨遇暴疾死泰聞卽號泣不勝奉伯咨嗟而已使還報
崇遂以子還泰詰責奉伯具款供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崇乃
赦之

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卧夜爲盜斷足妻指乙
執詣縣而甲已死絳勸甲妻曰汝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隨遣謹
信吏陰跡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與語絳命收繫詰其姦狀卽
吐實或問其故曰吾見嬭容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是
以知之

張曷知鉛山有賣薪者性嗜鱸一日市歸妻烹以進恣啖之腹
痛而死鄰保謂妻毒夫執送官考究無他據獄不具能公至疑中
膳毒召漁人捕鱸百觔悉置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得七
條異之召嬭面烹出死囚與食遽呼腹痛而死遂出其嬭

安重榮爲武德節度使有夫嬭訟子不孝者重榮不加詰詢卽
拔劍授其父曰有子不孝汝自殺之父泣不忍舉手其母從旁
詬夫奪劍逐其子究之乃繼母也因叱其母出遂從後射殺之
江淮游平章顯浚爲政清平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

認得鄰不服爭詈適游行至詢其故嘆曰一蒲團所值幾何致失兩家之好乃杖蒲團數下棄之可也及舉杖得銀星遂責其鄰

傅琰事齊爲山陰令有賣鍼賣糖二老嫗共爭團絲詣琰告理琰取其絲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野父爭認一雞不決琰出遇之因問以何物食雞一云米一云麥卽命破雞得米言麥者忤服

王世貞爲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稱寃乃令置盜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窺之因呼一隸蒙盜首而肖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卽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以吾皂爲盜耶遽命釋之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任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記在取之及至署令人市布屢嫌不佳更別市之果得與印記相符者卽擒鞠之乃劫布商賊也又一日方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問左右言城中無此木惟一古寺有之但去城差遠何由得至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於樹下冤魂來告我耳卽令吏往發之果得一婦屍逮其僧嚴訊之卽殺服有人從他方歸見妻被殺而失其首奔告妻族族謂壻所殺訟之郡王刑掠旣嚴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王曰人命至重須緩窮之且爲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爲脫禍計存屍而藏其首必有不明請爲更讞王從之從事乃遷係其人於

別室遍勘忤作行人各令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狀復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舉事其中曾有可疑者否中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其奶子於牆上穿過凶器中似覺無物見在某坊隨往發之果得一一婦首令訴者驗之則言非是遂收豪鞠之嚴拷具服乃是豪與嬭私好故殺一奶子僅函首葬之反以嬭衣衣奶尸而置婦家易嬭以歸藏之別室其冤頓白

有徽商甚富偶悅一小家嬭欲私之厚餌其夫夫利其金許之歸以語嬭嬭不從強而後可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嬭主觴商來稍遲見嬭已被殺止其首矣驚走不知其由夫疑商殺之訟於郡商曰相悅有之何至見殺官不能剖一鄰老訴云殺或有之藏首何用向時有叫夜僧在街募化於殺人後遂不復來事屬可疑官悟乃禁商使人察僧所在果於旁郡行腳因以一人着嬭衣居深林中候僧過掩面作女人聲呼曰和尚還我頭來僧心虛大驚曰頭在汝上三家肉鋪鈎上衆出縛之解至僧知語洩致云向夜見其門啟初欲入盜因見嬭盛裝泣坐床側求淫不得怒而殺之攜首出掛鋪架復拘其家至曰有之懼禍及因移挂上在十家門前樹上又拘其家至曰有之因天明未便移棄卽埋在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一有鬚男子再掘而嬭首始出因究此頭何來乃供十年前斬蠻人某竊首埋之於是二人皆抵罪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費宮有女見一生韶美悅之有賣婆在旁

曰此吾鄰家子也爲小娘子作伐成佳偶如何因與訂定乘夜而來女付物爲信婆歸以女意誘生生不從婆有子無賴知其事乃逼母信物假生夜往女不及辨就之一日其家舍二客因移其女而以女榻寢焉夜忽有賊斷其雙首而去明日聞於縣以爲其家殺之而囊橐無有殺之何爲因問榻向臥誰曰是我女兒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詢曰汝姦夫爲誰可速供出女懼曰某秀才也逮生至曰婆語有之實未至其家極言其枉令見生少年秀雅狀貌敦朴頗有疑又問女云秀才身上可有甚記驗否曰左臂上有一大痣視之無有因沉思曰婆有子乎曰有急拘其子驗痣果然曰殺人者汝也刑之輸服供云其夜再往圖姦因黑夜捫得二首以爲女復有他好怒而殺之願抵罪父與生因得白

成都有姦獄一曰和姦一曰強姦臬長不能決申之郡守魯永清公曰易辨耳令隸之有力者盡去嬾衣不許留絲寸於是諸衣盡去獨存襯褲嬾抵死自持隸竟無如之何公大笑曰和姦無疑矣嬾苟守貞衣且不易去况可相犯耶責令具款果遂供服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任夢一虎帶三矢登舟覺而異之會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案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某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生甚感激每告其友周彪時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圖婚而無策後貧士親迎彪與之偕行謂之伴郎途中生遇盜殺生父疑女家嫌其貧故謀殺其子欲以女他適不知乃

彪所謀欲計娶其女也訟之官問者強按其女有姦故謀殺其夫蒙混成獄騏呼其父母又極稱寃因謂生父曰汝子交與平昔誰爲最密曰有一周彪騏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暫收之禁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脩郡誌而彪名在焉旣至設饌飲之酒半獨召彪入後堂握手屏人曰人言汝謀殺貧士而欲求致其妻吾憐汝有學此獄已成不可反覆汝當吐實吾好救汝彪出其不意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口詞潛令人緝至同謀者一訊成獄以彪抵罪立雪其女一郡驚爲神異

西川黃孝先以善執草名世有客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先判曰叫住莫住叫洗莫洗糴一石穀搗三斗米遇明則活逢暗則死旻受命及還途中遇雨憩一屋下路人壅塞乃思曰叫住莫住得非此耶遂起未幾屋覆衆被壓旻獨免妻與鄰子有私許以終身候夫歸令洗浴暗中刺死旻抵家及夜果呼旻浴旻復悟曰教洗勿洗得非此耶堅不肯沐妻怒乃解衣自浴忽壁縫中伸出一鎗被刺旻大驚莫知其故明日鄰舍至咸謂旻害妻呈之郡守王明加以酷刑旻泣曰死則死矣但可恨者孝先之言不驗耳左右以語上達明沉思良久問曰汝比鄰有康七否旻曰有明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衆咸未信急令捕至詢果服罪僚佐駭問明曰叫住教沐二語已驗一石穀舂得米三斗豈非康七乎遇明則生應予爲之白聞者始悟

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往南都貿易趙妻孫氏不欲夫行已

開數日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大蚤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僻所沉趙復詐爲熟睡周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叫三娘子三官人何久不來孫驚曰彼出門已久豈尚未登舟耶潮還復周甚疑異乃與孫分路徧尋三日無踪周懼累具牘呈縣縣尹拘鄰舍詰詢疑孫有他故害夫遂誣實其罪久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內已無夫乃拘潮嚴究竟服罪

秦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夜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殺妻兄疑豐殺之執送有司不堪受楚誣引具狀融疑察之問曰汝行往頗有怪異及卜筮否對曰將發時夜夢乘馬南渡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視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訟獄遠三沐避葭枕旣歸妻果爲具沐夜授以枕豐記卜言皆不從妻怒遂自浴倚枕而臥不知何故被殺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變動變而爲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二夫之象馬左濕濕水也左水右馬乃馮字二日在下乃昌字殺汝妻者其馮昌乎於是推究果獲馮昌詰之具服曰本與伊妻有姦欲謀殺豐期以新沐及枕爲記不意豐不從婦乃自沐倚枕以致誤傷遂坐以因姦致死之律人驚爲神

孫覺知福州民有久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公給示覺徐曰汝輩施錢其旨何欲答曰但願得

福耳覺曰殿未甚壞佛不露坐何用修葺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着令卽日輸官囹圄爲之一空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閭里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人競禱之元懿曰火如巫言是巫爲火也殺之火當滅遂擒斬於市火果永息

陳志徐象賢字正臣滁之全椒人舉進士遷陳州司理時河決滑州陳守張耆多其材因見委署象賢竭力遵職無怠會宛邱巨盜八人逸捕不得縣避譴乃取他盜掠服上府象賢一見知冤執不下守怒曰卽如是掾欲何爲象賢曰願緩捕期當獲真盜卽不獲願獨坐不敢枉民避譴已而大赦真盜詣府首守服其明表薦之不報象賢剛方峭直不肯曲意干進蓋清白吏云

陳志國朝吳耀浙江錢塘人由舉人知商水縣事姿性英爽決獄平怒人不忍欺禁奸胥禮賢士鋤強撫弱蒞未踰月值黃河決水勢驟至周家口河北一帶悉被衝沒沙河南岸危如累卵市人奔走號呼耀聞報單騎馳視則濁浪排空長堤幾潰乃命盡拘客船排列南岸防風浪衝擊旋鳩工數千人員士斬木填穴幫堤往來指揮有進飲食請稍息者輒潸然出涕曰百萬生靈在此一刻忍自安逸乎盡却之士民感泣修築益力如是三晝夜始得保全邑人爲勒石曰吳公堤樹柳以志之護城河堤舊單薄雍正二年沙河決耀復冒風雨沿堤奔走募賞修築水患旣平乃自董家歡至華家河編置肆號不時幫修近城數十

里永享其利尋以治水方畧調補儀封

宋王代恕開封咸平人寬靜沉默好學善書歷陳州項城簿會
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旱不爲災代恕力爭民得復乃已所
在姦豪斂色屏氣相戒不可犯嘗曰使我爲令欺年不獨善人
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善人也左右承使有不如意未嘗笞責
諸子問之則曰刑賞豈爲喜怒飾耶累遷吳江句容二縣令告
歸卒

元韓克昌椿之子太康人以孝廉辟歷河南陝西二憲司椽尋
進刑部省持正不撓擢刑部主事有兄弟人爲盜法當死
克昌曰弟從兄者也此不幾於族乎乃議宥最幼弟上可其言
拜爲監察御史卒於官

陳志宋程顥由進士歷官太常丞因彗星極論時事忤執政出
知扶溝治尚寬厚以教化爲先廣濟河由邑境瀕河不逞之徒
挾取舟人財貨間焚舟示威先生捕一人令引其類得數人分
地處之使挽舟爲業且以察暴自是焚舟之患息民苦賦重歲
有蠲除往往後輸者免先生與之約是歲獲免者明歲必先輸
惠澤始均禾麥旱且枯教民掘井灌之饑歲請粟六千以賑中
官巡閱保甲所至侈供帳以悅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令
故青帳可用其民有犯盜竊者先生曰汝能改吾貸汝盜矢自
新後復以盜犯捕吏及門盜語其妻曰吾與大丞約今何面目
見之自經死卒以誠信不務苛刻會逸獄罷邑事百姓詣闕泣
留不得謫監汝州酒稅初先生至扶見地窪下惠水欲經畫溝

迺未成又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去先生嘗曰
百里之地至狹也道之興廢係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
與然知而不爲徒諉之命則非矣先生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
以自儆謝上蔡謂其用心如此必無濫刑處

陳志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
去官詔書求賢良正方直言之士有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
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
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
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竒之其年大旱封禱無獲乃積
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嘆服遷中山王相
後拜太常

循卓錄

淡食老人手錄

政蹟

明楊景安寧人事母孝中永樂癸卯舉人任霸州州判尋改漴
州有誣吳姓盜其牛者牽牛歸吳無以自明景疑其枉取牛縱
之郊垌牛奔吳氏誣者服罪秩滿擢化州州同會峒夷亂攻城
守將夜縋城以邀兵民不滿三百景激以大義皆願盡力撤故
倉木蔽城缺又縛藁人披衣甲置城上有三人緣堞上擒斬以
狗賊引去都督歐信贈景守忠二字而寘守將於法天順庚辰
以老乞致仕自度官貧鄉遠因占籍巴陵以子太傅一清貴贈
如其官

明繆白字元素貢人弘治乙卯舉人任成都府通判從征番寇嚴戒妄殺攝推官讞獄多雪冤抑時有宋姓者豪俠不法白廉得之欲正其罪直指不可遂鬱鬱不樂仕進陞麻哈州知州卽請歸事母曲盡色養林臥四十餘年以盛德稱及卒貧不能明陳淳字唯素號澹齋呈人^貢弘治辛酉舉人任太平府通判有疑獄淳立辯之其他善政及人者多民用梅檀刻像以祀後掛冠歸里以詩自娛給諫傅良弼稱其未仕則富既仕而貧嚴於義利明於出處至今鄉人言耆舊必稱澹齋先生

明李資坤字伯生昆陽人自幼以孝聞中正德癸酉舉人知宜城嘉定二縣陞南刑部主事歷官郎中出知銅仁府開渠堰均田賦撫平寇亂卓有賢聲考天下循吏第一所至皆有生祠並

崇祀名宦比歸置義塾不謁公府性剛介寡合言^動以禮老而彌篤積書萬卷^餘自號一蠹居士督學陳善採衆議檄州立祠

孫繼先字志顯昆明人隆慶庚午舉人任興化教諭遷陀陵知縣奉檄紀驗賊黨招降賊屬三百人朝廷賜金褒之再遷下石西州知州州故爲思明黃獠竊據弘治間始討平設流官率寄妻孥於太平府歲一履其地繼先始攜家居之闢草昧拓城甃井生聚教訓比於列郡遷承天府同知有築堤救荒之績後因事左遷荆王府長史歸以古禮倡邑人冠婚喪祭一軌於制人皆憚其嚴正

朱蓮昌字際之昆明人萬曆庚辰進士任大理評事陞刑部郎讞獄四川上錄囚應縱者百餘人下司寇覆議悉當遷叅政分

守川西條上錢穀畫一之制累遷福建左布政使中貴人銜命督稅多所沮抑中貴人欲陷之乃上書乞歸卽日登舟當事挽留不得方抵里神宗特簡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凡關疆場及民生吏治者所司未及狀達已被符令處分監司而下咸驚以爲神奉約束惟謹撫閩前後幾三年朝廷加其功待以異數尋卒於官賜諡祭

明劉文徵字有吾昆明人萬曆癸未進士歷任紹興知府考清廉第一因漢劉寵爲會稽太守以廉潔著稱故民間有漢明二劉之謔累官大僕卿致仕歸里禮教甚嚴著作多傳於世前纂脩通志皆其手筆也

明朱思明字用晦昆明人萬曆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署本部卽中適寧夏之變上怒逮及軍府重臣思明掌獄爲具爰書國體獲全繼命欽恤廣東獄無冤滯累遷河南按察副使會大饑設法賑濟全活甚衆開漳河十餘里閭閻歸民感其德爲建生祠陞本省右叅政管理河道時河決沒民居萬計歲漕不通思明又倡開漳河二十餘里勞瘁無虛日閱四年始告竣陞廣西布政使宗人驕縱繩以禮法洎黎賊出沒官軍多濫殺冒功嘗詣獄清讞之釐剔鹽政積弊一清乞終養歸怡淡自怡足跡不入公府

孫光前昆明人萬曆戊子舉人任宜良教諭陞國子監博士遷沅州知州沅當孔道官民苦於供億光前力裁節之使客往來自爲館餐州民以甦調嘉興府通判未幾歸僅以二鶴隨途中

資罄竝鶴鬻焉

明楊鳳字明正安寧人萬曆甲午舉人任順慶府通判攝府事賑饑全活甚衆遷知海州築堤遏潮以通鹽船安插青兗飢民招集流亡給牛種墾田報陞南康府同知士民遮番得請在海十一年多異政繼爲太原同知擒妖定傾政績益著陞順慶府值奢僞變助餉練兵賊不敢窺入覲引疾歸爲人喜愠弗形鄉里皆重其德量後兩奉徵詔結廬慈山堅臥不出

明范立朝字二懷昆明人萬曆丁酉舉人任滎陽教諭歷陞刑部郎中讞獄無疑滯出知平涼府府多宗人恣橫立朝每以法繩之共相服罪時韓王薨世子幼有嬖人子謀立暮夜賂以金立朝正色曰嫡庶之禮何可廢也拂衣而入王妃聞之亦以多金求爲善計復奮然曰此公議何以私爲使慚謝旋以忤給事某罷歸家居淡泊自甘遇後學必教以禮年八十卒

明唐時英字子才南寧人嘉靖己丑進士知平陽縣問民疾苦均賦稅興水利陞戶部主事歷郎中擘畫詳盡爲大司農所器重出知真定府有水鏡之頌歷官陝西巡撫籌邊有功御書忠勞二字賜之致政歸置義莊周貧乏己則衣布茹淡卒予葬祭明朱家民字同人南寧人萬曆丙午舉人會試副榜知涪州陞潮州知府著有聲政遷貴州監軍道副使勦安賊建城十七座復創盤江鐵索橋人免病涉尋陞布使屢著治行及平寇有功特進一品服廕二子世襲指揮歸里節儉好義篤於鄉黨更置府會館於省城脩萬卷樓積書凡有志之士皆養其中人咸頌之

莊大化南寧人萬曆己酉舉人知鄱縣秉性清介自月俸外未嘗取民一錢火耗贖錢痛加革除署清如水至晨炊不繼晏如也六載考滿貧無以治裝士民斂金以贈力卻之雷滯岳陽三載訓蒙自給

王恩民字成字建水人隆慶戊辰進士知永川縣有循聲召試御史轉湖廣荆西右叅議時崔家坪巨寇嘯聚往來荆門一帶無寧日恩民至廉寇踪跡除穢無遺人有再造之感後值故相張居正以父喪歸一時監司俱屬爲趨奉恩民獨投刺迎謁弔賻如常儀張意不悅恩民竟登舟去張後諷湖廣御史論之調貴州叅議尋遷副使時有夷寇突至城下挾取在獄罪酋人情震動恩民徐取紙筆分布官兵開城出擊賊遂退撫按合疏薦其才器可用之九邊會以憂歸服闋補官歷福建左布政晉巡撫右副都御史致仕歸優游林壑淡泊自甘年八十六卒

明黃中立字訥應建水人隆慶庚午舉人知資縣適楊應龍奉調遣引兵過其縣前驅者直入其庭中立縛之龍聞止不入訴於軍府右司馬徐元泰時成都知府耿定力亟稱其賢徐遂檄應龍速發兵自是愈加約束他邑賴焉事平應龍不敢復經其地後遷嶺西通判卒

塗時相字揆字石屏人萬曆庚辰進士任戶部主事有廉聲陞大名知府置常平倉遍給牛種在任五年所轄州縣積粟至數十萬朝議推爲廉能第一神宗賜經歷官南京大僕少卿閣臣張位薦其方正敏達尋以病告歸家居時巡撫陳用賓以征伐

議加稅充兵餉相上書力爭語甚激切天啟辛酉山東道御史
陳九疇刑部尚書陸光祖奏相常平倉政績請爲直省郡縣式
詔令頒行天下所著有仕學層言養蒙圖記

明張法孔字南魯寧州人性孝母卒血出柩隙跪而舐之登萬
曆庚戌進士授戶部郎中提督建昌學道歷四川左布政清操
絕倫報擲剝銀三十萬以助兵餉後致仕歸脩學繕城蜀藩特
疏薦之以太常寺少卿取用爲天下清官最

明侯必登字頤真江川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潮州知府時值
倭寇擾亂之後地方多警井里爲墟掠人取贖者無寧歲必登
首罷一切苛條與民休息而沉幾有雄畧善得賊情每談笑指
麾而解散之民得更生嘗以事之省經賊巢中賊聞相率羅拜
肅隊前驅威德服人類此後陞江西叅政上官有以事強屬必
登者曰登之頭可斷事必不可應也一時交稱之歷官皆得民
心居鄉則恂恂焉

明楊禧太和人永樂永樂辛卯舉人在榮經教諭上書言時政
詞激切上怒繫之獄尋得釋拜監察御史遷知慶遠府以誠信
化民任滿將行民遮道泣雷臺臣上其事復雷三年又將行民
又雷如初以叅政行府事歷十二年實授叅政遂乞歸特晉右
布政使

明趙彥趙州人宣德壬子舉人知高縣仁恕廉能百廢俱舉郡
守忌而陷之削籍後四年芒部作亂筠瑛諸夷望風從之招撫
禹聽惟曰趙尹來卽降於是辟彥彥至單騎往諭果降論功復

任卒於官

明趙儀號春汀太和人弘治辛酉舉人任應天府推官多所平反累官知州在涪在瀘多惠政皆祀名宦生平以不欺自命往回萬里不借一馬一力於官其清介如此

明李東字震甫太和人隆慶辛未進士知際莊縣成都有親王租稅地諸宗人常與邑民爭畔結訟官多掣肘又臺司郡長往來應酬民疲奔命東視事期月種種治辦彭縣有子殺父獄當事鄭重不敢決命東往讞盡得逆狀當事猶不決會恤刑部使取囚復驗忽暴雷擊殛囚死人益頌其神明灌口有茶山藩邸入侵界牟利久不能決東身履其地博訪獨斷遂成定案召爲御史諸所論劾皆屬大奸奉命督修乾清宮葺闕奉約束上嘉

其功賜金幣丁母憂歸服闋巡按廣西肅吏安民禦夷平獄時有塞夷之警粵撫意在用兵東曰小醜不足煩斧鉞議主招降果解散及得代遂乞身引退抵家益事閭修崇尚正學有詔搜括遺直廷議推之復御史未幾擢南光祿少卿連章請老隱於點蒼山麓趙用賢謂震甫文宗愚溪詩法少陵理學師白沙咸得其祕

明李嗣善太和入東之子萬曆辛卯舉人知閬中縣治行卓著入知宛平縣有馮進朝者王熙宮近侍也其門下王祿有細過進朝捷之立斃事發案驗得實付法曹行縣覆覈進朝直入縣堂喧囂不已嗣善叱左右執而杖之付獄獄將上胥吏陰入進朝金嗣善白京尹禱其役進朝不勝幽苦益行賄謀以狀聞謂

縣令小臣楊掠近侍誣指坐辟且請與嗣善共對簿而大璫又
爲進朝地人人危之臺諫言進朝罪狀顯白令執法固當於是
始議嗣善奪俸不報後改奪職一級調外任而進朝止議罰白
梁始奉俞旨嗣善以外調遂不復仕後召爲南戶部主事出權
武林關未幾卒

明林巒字鍾秀金齒司人弘治辛酉舉人知鬱林州廉介清苦
值歲荒捐俸貸貧民償逋稅以內艱歸至沙木和囊罄鄉人延
爲塾師資以館穀乃得歸及服闋不能治裝郡士高其誼助之
行補賓州卒於官

明石應嵩字澹寧保山人萬曆庚戌進士知江陵縣操持嚴毅
遇事剛斷豪猾斂跡會水泛親督沙市居民障水作堤民免昏
墊以堰塞里吏議調靈寶縣礦徒數千人入其郭應嵩登城拒
之賊亦登嵩手刃二人指揮力戰賊大犇撫按以聞陞南兵部
主事浦口城爲南都保障江水浸齧南城盡圯部檄應嵩董役
應嵩議先築堤障江苦無石乃登高相山脈指一區掘之得石
作堤七百餘丈督率不遺餘力初議一面當糜金錢五萬厥後
三面俱新之計其工費僅四萬餘工垂成而嵩卒大司馬黃克
纘與戶工二部合詞請贈卹

明趙和字連道鶴慶府人正統間貢生任貴州銅仁訓導嚴矩
範飭條約首以孝弟立教訓誨有方人信愛之內艱服闋補四
川建始訓導銅仁諸生上疏乞還舊任許之又外艱服闋當別
補銅仁又請之復報可凡三任銅仁及致仕歸生徒泣送祀名

宦後學道胡堯時楠其行於明倫堂

明張勉字希安劍川人弘治戊午舉人知黔江縣有巨寇數年不能平勉饒膽畧至纔彌月計擒渠魁時督責挽運甚急民且逃散勉止之曰吾能爲汝達之遂力請於上果得減徵民乃安集明年卒於官將屬纊妻問何以歸櫬曰寄葬重慶可也士民哀之立祠以祀鄉子弟受其教者稱爲龍溪先生

明趙德宏字有容鶴慶府人正德丙子舉人事父遠以孝聞父歿京師宏哀毀骨立徒跣偕傭人肩柩以歸旣葬廬墓三年有白犬護墳馴鳥巢樹之異巡按唐龍奏聞楠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任順慶府通判有疑獄宏一訊立白遷知潼川州贖錢悉令輸粟得粟萬八千石後歲大饑鄰邑道殣相望獨潼川得免又興建紀城民不知勞潼人爲立祠祀轉慶府左長史及歸行李蕭然包御史大節疏聞以禮存問爲立孝廉坊郡人因名其里曰孝廉村

明彭富字仲禮鶴慶人嘉靖壬戌進士知崑山縣入爲戶兵二部主事出知紹興府以廉操薦異等入覲上慰勞有加親賜聯云帝近春常在官清樂有餘歷貴州叅政按察轉四川布政使先後平李富征十寨討建越均徭役寬權稅平出納所在以功德著陞貴州巡撫寬和鎮靜夷漢帖然尋致仕歸蔬食服袍恬然自適而性剛介不妄言笑有古人風

明閔宗聖字心遇鶴慶府人萬曆壬午舉人常置義田以贍族分廩讓田於友時論高之署咸陽教諭盡心教士周恤孤寒遷

知榮昌縣多惠政大工掄材采運如數民不稱擾邑有大憨人莫敢櫻聖寘之法榮人稱快會征楊應龍竭力王事卒於官聖家本裕反以官貧祀榮昌名宦

明趙捷字習南萬曆壬午舉人宜良教諭陞國子助教出為瑞州府同知攝高安縣篆時有文牒株連數十人羅織成獄捷止坐殺人者餘杖釋^之上官不可捷力爭曰殺人以媚人雖死不為上官銜之既取不屑趨承復淡於仕進會遷長史遂致仕歸明楊提字漸高鶴慶府人萬曆戊子舉人知桂東縣地苦瘴人不知醫提置藥局所活甚衆邑賦歲飽奸胥提覈其久占者三人置之法弊始絕邑故無科日子衿橫豪提教之向學士風始一變後遷西安府同知攝渭南縣及邠州多惠政秦人德之卒

於官 生平讀書以體認為功其學有體用相國李標為之傳明雷應龍字孟升蒙化府人正德甲戌進士知莆田縣條行八禁皆切時宜巨璫督貢方物甚橫力折之均徭平賦築堤堰毀淫祠大愜民心擢御史奉勅巡鹽兩淮政暇引諸生講正學江都祠堂久圯檄有司新之因災異疏八事曰務實學親大臣放官人去無益正禮教改編發宥罪謫均賦役上嘉納之尋有中貴乞織造得請公手疏極論不報憤鬱成病卒於揚州官署明施均裕雲南府安寧人聰穎絕人過目成誦永樂間貢入成均成祖面試奇之授大理評事改交趾御史按部一十七府吏民懷畏爭建祠以祀後按南直風裁凜然冰蘖之操始終如一明黃敏才字性之晉寧人正德癸酉舉人甲戌會試副榜任烏

程順天訓導先後分校楚粵稱得人陞知解州歲饑不待報出粟賑濟會大疫治藥給療全活萬計時有逋寇臨界設方略剿捕之陞九江府同知疏龍開河平江洋寇尋擢知石阡府督餉交阯卒於道櫬歸惟圖書數卷所至祀名宦

明段師文字忠軒嵩明人幼敏慎好學有孝行中萬曆丙午舉人授成都府通判居官廉明陞同知奢賊犯成都師文統兵三千直入雙林渠魁授首以軍功晉四川監軍道提督五衛學政陞貴州按察使執法不私晉廣西左布政告歸家居恬淡好施與置義學義田義塚鄉人至今德之

明吳事心字大寰昆明人萬曆乙卯舉人知臨邑縣釐弊興利請蠲溢額銀萬餘兩性剛正以裁抑御史濫索夫馬被劾邑民

至京保雷者七百餘人謫四川按察使照磨署璧山縣辨寃薄斂深得民心遷知丹稜縣歲饑賊起事心設法招徠親至其巢諭之賊悉降後以母老告歸囊無餘金所至三邑悉記之

明羅九有號雲石安寧人天啓間恩貢任山海關通判以捐餉忤撫軍改兩浙鹽運司判復疏報羨金充餉再忤執政左遷蜀王府司理遂歸賦詩見志著有鼻齋集

明文祖堯字心傳呈貢人天啟間選貢操履嚴正敦崇實學任太倉州學正頒諸生以日程考其勤惰而進退之人士興起甲申棄官隱蕭寺講學為吳中士大夫所推重爭相延致後還鄉卒於道婁東人構思賢廬祀之

王凝命昆明人崇正辛未進士任福建福州府推官有清操閩

俗喜訟多服毒草圖賴凝命嚴法痛懲風遂衰止以與當事不合解綬去後起四川兵備道捍禦流寇以勞瘁卒於官

明李東暉字明寰嵩明人貢生宗正時任武定州同居官清廉考第一丁艱歸里時以便民事宜陳州守置海田一區於學宮州守謂其節比滄臺品方叔度云

本朝李瀚字海門南寧人康熙庚午舉人任岢嵐教諭裸賊犯境瀚挺身理論之賊遂退歷阿迷彌勒學正脩葺學宮勸課士子擢知南昌縣公正廉明時有黑魚爲祟公焚檄驅之患遂息後致仕歸里置義田蠲粟賑饑造船濟衆鄉人德之

明馬雲衢字廢字元江府人貢生天啟間任教諭教人以孝弟行已爲先陞知天河縣有廉能聲邑中番峒稱盜藪肆出劫掠衢設法捕勦盜遂息有餽送暮夜金者力卻之戒其改過後歸行李蕭然

明張陞字鎮太和人貢生嘉靖間任巴縣教諭時苦流寇巡撫林見素知其能委督餉運寇平賑流離掩遺骼蜀人德之署昭化縣多善政遷邛州學正修學造士人文以興歸以孝友禮義化鄉人人稱五峯先生祀邛州名宦

明黃極太和人萬曆己酉舉人任廣西慶遠府推官時值荒殘極贊守令詢疾苦撫流移骸骼給牛種人有起色獄無冤民督兵援黔有功擢大理寺評事轉寺正執法不阿閹黨銜之陞工部郎中督理三山釐侵冒權璫益恨以事中之遂乞歸居鄉布素自適薑桂之性老而不改鄉邦重之

明趙民獻字大蓋趙州人天啟辛酉舉人任磁州學正教士先德行歷知閩鄉縣受民如子陞陝西臨洮府同知耿介明斷有逆狃聚衆謀亂獻單騎理論遂解去歸里後鎮靜端嚴著有萃古名言四卷行世卒年九十五鄉人尸祝之

明劉漢字天章金齒人正德癸酉舉人任蘄水訓導再補成都教諸生有法捐資俸以養士俾貧寒者皆能自立尋署郫縣教諭聲望尤著鄉人尸祝之

明張必煥字徵文保山人嘉靖戊午舉人知江安縣正直無私不畏強禦嘗有老婦訴養豕欲償糧被虎攫去煥遂齋沐告山神曰神享地方祀有虎啗人物而莫之知乎是夜虎銜餘豕入其柵及歸囊無長物壽九十三卒著有存拙稿延明精舍集隸

書法帖自任歸錄等書人稱五橋先生

明張宗載字一寧鶴慶府人萬曆癸未進士知天津縣值採山運餉諸大役事集而民不擾士司楊應龍以兵萬人應調多虛額冒餉宗載俟其^成列以實數詰之應龍驚服後詔入爲御史封數十上豪貴斂^去

明張向宸字斗南劍川人萬曆甲午舉人孝友端莊任睢州學正士佩其經教署州事有聲^政巡按首薦擢蜀叙州府推官在任四載十署府州縣事所至稱廉明士酋奢崇明積年逋賦累官向宸親往理論之未返署奢已盡輸納臺憲交薦將擢御史以母老固辭歸

明何可及字允升劍川人天資敏慧苦志篤學登萬曆己未進

士知汝縣調臨漳俱有惠政天啓甲子河南同考拔周士美於別房黜卷中薦第一歸獲玉璽於漳河進御前膺重賞兩舉卓異爲御史巡漕有能聲陞太僕寺卿仍巡浙離值海嘯鹽場漂蕩以狀聞蠲免二十餘萬兼題脩海防商民賴之歷任九載題請八十餘疏年四十六退居林下事父及繼母至孝友愛昆弟周卹鄉黨以詩文自娛當路欽爲典型崇正癸酉大饑傾儲作糜賑濟州民多賴以活壽七十四卒

明尹端劍川人賦性剛介動必循理由藩吏任清浪衛知事發指揮蔣維賢以下不法十餘人當以再來楊震目之端自謂不愛官不愛錢不愛命軍士皆呼爲尹青天弟竭亦司吏耿食如其兄任敘南衛經歷累官通判所至有異政

本朝張九賢字心疇鶴慶府人博學敦行不苟言笑以副榜歷官六安知州六安有逃故丁千餘民或苦獨累或困攤賠九賢力請上官悉除之解組歸築濂溪書_屋以終老

明范元愷字虞賢蒙化府人嘉靖癸卯舉人任京山教諭陞知雄縣調名山清慎寡欲一介不取考天下清官最歸家恬淡寧靜時論高之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戶口日增

呂文靖提點兩浙刑獄適京師大建宮觀伐木南方有司責限太峻民多死於役公上疏謂窮冬水涸民苦輓運請稍俟河流

通日遣卒送之上從之由是上知其愛民遂至大用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租稅就博州置倉收受民
困蠶運而河朔斛斛不甚貴公令民每斛就本州納價三錢委
幕官就博州倍價收買於是斛斛爲厚價所誘來者山積五日
遂足而金餘數十悉還之民

李哲生曰明道先生曰凡奉行官司文書於其急處皆寬一
分則民受無窮之賜呂之請寬役范之令納價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

王濬爲巴郡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肯養濬乃嚴其
禁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及發兵伐吳前在巴郡所全
活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宋陳宗翰字季立高宗朝知祁門縣事廉明公直興崇學校不
畏強禦上官徵求當則與否則拒民歌曰天下無雙潁川公布
政優游化日濃

宋張拱辰字南暉孝宗朝知祁門縣事性純謹不事華靡遇歲
早躬履阡陌視其所傷爲蠲租除賦以恤民隱人歌之曰桑底
不聞兒捕雉道旁只見馬留錢

宋龔椿字永年光宗朝知祁門縣事明敏善斷無留賞無宿罰
歲大饑與尉姚淑問謀發常平倉以賑不待報散諸民州按責
椿語人曰但活一縣何惜一官秩滿入覲兒童數百製綵旗送
元薛居信字仲宣仁宗朝祁門縣尹視民如子初至元間官行
括勘法奸吏虛增民田土數至延祐時經理田糧居信乃躬履

綜核揀標定圖見其數與括勘者遠不相及嘆曰昔虛增而民未病者以稅賦仍舊耳今將計田定賦民何以堪卽趨省力陳奸弊辭義感激得請而還凡除虛增田四萬四千一百七十八畝地三萬六千六百三十一畝

明高應經字繼道福建人嘉靖朝祁門教諭剛介有儀範弟子見憚然恩意懇至歲時餽遺一切却謝作人率先道德後文詞士習翕然丕變赴京試時宰欲見之不肯往有憐冷官袖金以資聞其議論不敢出詩文雄渾高古著有居祁錄後歷任崖州知州卒貧無葬資祁弟子懷其德齎金往助焉

明盧默浙江人嘉靖朝祁門主簿嘗捐俸勸輸建仁濟橋民德之爲立祠後默家居鄰人失火延百家見默所居有以旗覆之者上彷彿現仁濟水字須臾大雨如注火熄默居獨存人怪問默曰君何陰德致此默曰無也此昔簿祁時所造橋名耳一時相傳以爲異

明尤烈字子偉福建人嘉靖朝知祁門縣事博大惠和復敏爽訟能立決間有疑難或問之同訟或問之適來者輒盡得其情故多暇日與諸生談藝間召數人校之或間行各館地省所勤惰班荆蔬食不謂褻諸生亦莫敢私干不受人一錢偶有餽者適貧生至受而施焉耕耨時輟政之郊野載酒若錢勞力農而鞭其蕪穢者人胥競勸政令較然不欺民若其子士若其子弟不隔閼恬淡不妄費絲勺民有逃遁輒以常俸抵之官舍如懸磬時旁郡飛坐白糧他邑擬任之烈獨毅然脫冠力爭事竟寢

清軍使者故嚴酷數斃人杖下行部至祁烈侍立委庇全活甚衆去日百姓遮行日不能二十里歷陞僉憲部使者語侵之卽日棄官去使者悔罪追之卒不能得

明錢同文字大行浙江人嘉靖朝知祁門縣事年少政尚廉明更事若素官聽訟未嘗作色未一狗請祈庭無不平甘清苦敝衣糲食出無行厨入覲里長斂貲佐行僅囊百金往比還餘大半復散各里尤如意學校諸生窘困者輒周之至褒節孝懲亮惡禁賭博草酒肆大能回俗倭寇時逼境偵其武備森嚴竟遁去其清操益類尤而法令視尤爲整治效並臻人稱尤錢歷官萊州知府忽自棄去莫知所之

明邱禾嘉字少鶴貴州人天啟朝祁門教諭喜賦詩善臨池豪放不羈有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之意嘗葺廟建疏水齋雲間陳繼儒爲記之弟子汪大海陳二典各贈以句汪曰殆是床頭捉刀聊爲諸生設帳擬向玉關投筆還從春夏讀書陳曰宇宙文章孰大是天下英雄惟使君禾嘉喜曰實獲我心起爲拜謝可以見其人矣陞翰林待詔尋以知兵擢薊遼巡撫轉南太僕卿卒

明朱大雅字元渚浙江人天啟朝知祁門縣事清畏人知有餉以墨者啓視則金也召其人密還之公餘集諸生講論曰爲學務以聖賢爲法區區咕嚙勿尚也時西陲患盜命約里自相舉首縛致渠魁斃諸獄盜遂息邑迤東延袤五十里爲新安孔道鳩工堅築礮以石行旅稱便遺愛于祁孔多秩滿陞南京大理

寺評事人思慕焉

明邊壑字伯高北直人崇禎朝知祁門縣事易直子諒興學育才事有關於利病者輒任之歲饑鄰邑閉糶斗米值四錢弱者忍死強者思亂矣力請院道移文江省開米禁民賴以安時邑盜熾書攫金令各里保自相擒捕至訊之罪當者折其足斃之獄無煩文移四境帖然陞本府同知旋擢守安慶丁外艱國變寄居祁門民擁戴如始至三載乃歸

國朝張大受字顯吾遼東人順治朝知祁門縣事廉正精勤不徇左右時吏多受賂歲有常數猾胥以例告叱之事上官大體同官有厚餽希寵者大受曰吾輩既爲民牧柰何剝下媚上耶鼎革後地多蕪初行文量當事因以爲利坐僉公正遷延數年

覆實索費破產者比比矣方報冊覆丈之令又下受起力爭以祁無匿稅請免履畝事遂寢民得不擾歲旱跣足徒禱不應暴烈日中願以身焚須臾甘霖大降

元白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魁梧穎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

元奧魯赤叅政湖廣辟爲蒙古都萬戶府知事奧魯赤進平章

復辟爲理問政事悉委裁決令諸子受學焉前後從奧魯赤出入湖廣江西省凡二十一年著勲蹟尋改行樞密院經歷棄去買宅孝感至元戊子母卒塋孝感白雲山中鳴琴讀書若將終身成宗大德四年御史臺奏僉湖南憲司中書省奏爲武昌踏治中丞相哈剌哈孫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察罕不可治竟除武昌賜姓白察罕其名也廣西妖賊高仙道以

左道惑衆黨與數千人既敗湖廣行省命與憲司雜治之鞠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公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仁宗時入僉詹事院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太子府正拜叅知政事總持綱維不屑細務暮年居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朝仁宗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

高慎字孝甫閩人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仕爲陳國戶曹史思王鈞立多不法私行天子大射禮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能八彘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後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明劉摛謙德州人由洪武時進士任以廉明稱民有張三者贅李丑兒爲婿與其女不諧日謀殺於父令出獵無獲加箠楚竟至死潛藏其屍反誣同侶摛謙鞠弗得狀乃檄城隍神未幾有鄰人張寬如有憑徃白其實乃以張與女論如法一境皆驚陞禮部員外郎

張濂字景周宣府人正德十三年由進士任嚴重人不敢干以私嘗曰牧民牧牛羊也能勿擾之而已舊規可依不必變惟去弊弊在縱新法何益履任二年政教旁達百務皆興識治君子咸稱其有王道焉調海鹽陞監察御史

華淳字宗朴北直宛平縣人由進士嘉靖五年以兵科給事中調任性寬厚務持大體暇則召集諸生親爲講解發明經旨咸根理學當道令或違民好淳執而不行讓言至據理爭之無少阿嘗曰官可去因民以媮上吾不忍也調天長士民送之有泣下者

夏寶號來山江西南城人嘉靖二十三年由舉人任涵養況粹以文學飭吏治履任二載不携妻子獨一老僕供飲食而已一日公出至晚歸索飯老僕曰鎖門缺薪故未備因伏地請罪寶曰予未預也汝奚罪焉無怒色舊例朝覲有車價銀二十四兩寶曰無物可裝用車何爲卽令學吏領出置買雲跣乃以騾二頭行矣及復任至歸德府聞母喪遂不入縣卽日南奔囊底蕭然人咸歎慕之

張朝瑞號鳳梧江南海州人萬曆五年以進士任時邑地多影射缺額三千餘頃瑞履畝清丈著括地志田賦均平而民賴以安渦河淤塞瑞疏濬通利農商便之創建尊經閣以藏經史置學田二十餘頃以贍貧士勸民種植樹木綠陰遍於通衢性儉朴俸祿外一毫不取冬褐夏葛握一筭數載不易後行取累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倪之稷字舜隣號田甫北直密雲人崇禎十五年十月以貢士任時邑數經殘破四境土賊蜂起城內王法不行九月又值黃河衝決漂沒汪洋一望無際遺民無幾公有膽畧持風采性廉潔不受一錢而善於謀畫能斷大事下車卽詢民疾苦毅然曰

吾既膺分符之責當爲斯民請命不敢負國忍負民乎先以土
賊某正法城中肅然始知有紀綱癸未春河水稍殺凡土田未
被湮沒者公權宜設備牛種募人耕種及秋收穫以三分爲率
二分予民其一貯之倉廩士民初來復業而無口食者計口給
散故士民雖患難流離而無擠於溝壑者上司聞其異政加銜
監紀兼攝陳州州民有染於闖賊之虐而脅從爲亂者相率餽
公數百金哀求全活公徐卻之曰爾能改行從善卽良民也何
賄賂之爲由是一州四縣之民皆知公廉明狀藉以安堵時鹿
土豪擅命各結寨以居鴛鴦不法至於驅逐平民私自部曲恣
意殺戮而安平寨土賊王之屏王之股等爲甚公廉知其狀初
以智馭之久乃計擒王之屏等而誅之復以法斃通賊衙蠹數
人而諸鄉寨奉法惟謹上司重其績俾署歸德府事尋加防河
道僉事

皇清順治四年補考城知縣調繁福建政和縣以母老乞養歸里
所至皆以循良著在在有甘棠之思云

胡鯤化字鵬南號五洲好實學苦誦不忘丙子爲學使者呂一
經所拔遂舉於鄉家貧承歡父母日纔足菽水城無半畝之居
怡如也謁選任池之銅陵令銅濱江爲楚蜀廣滇通衢東轄蕪
撫西轄皖撫星軺絡繹舟馬不足給民苦焉化至爲減其半凡
折馬引馬之類一槩申絕有撫役張某者怙威妄索言不遜遂
禁執白兩撫兩撫皆賢之後使過無不斂跡銅南鳳凰銅官等
山礦工部督開鑿間及民廬舍墳墓化跋涉山谷間力爭皆爲

保全其爲政慈惠苟有益於民能力爭不避上官皆此類也嘗
自言曰長民者貴明察尤貴寬厚察之弊爲苛嘗足傷民寬或
容姦然意主於厚民不怨也故治銅明而不苟會楚鎮兵破皖
降池順流至銅銅城高丈餘西北枕山山高百餘丈爲陳友諒
故壘俯瞰城中惟城南通江而又接城法在不守化登城激勵
人皆競奮凡相距二十四日嘗出奇制勝會援師夜遁城遂陷
左右競援之去化笑曰縣令與城存亡吾束髮讀書以節義自
矢豈偷生苟活者耶各去無相累後遂不知所終

谷明登字公選號賓皇廣文逢春之仲子也萬曆辛亥補邑庠
生明年壬子舉於鄉時修貴顯之度者僕馬被服雍雍甚都登
獨布蔬蕭索依然寒士風嘗跨一驢謁令令嘆曰真孝廉矣鄉

居教授生徒遠近從遊者數十百人後進譽髦多出其門順治
元年謁選授順義縣知縣順義爲畿輔近地人多豪強狡黠諸
從事皆會稽山陰人善以利誘長吏登至三月有庫掾薛某者
入白某事可得金若干登怒械繫縣獄窮治之一邑大悚時有
近臣經其邑知其清苦狀爲言於朝陞工部都水司主事提督
淮徐中河是時中原甫去兵火河久廢不治堤岸卑薄登親行
相度量地置堤計工徵夫身先勸勉大工立奏丁亥秋河決黃
浦口登督衆築塞衆見水勢洶湧皆奔避登挺立屹然僚佐皆
怖負土下妾人人感奮而決口塞繼修月堤四十里高廣三丈
餘逆邏綿亘遍植楊柳總河大司馬楊公上其事晉階本司郎
中先是鈔關權商每船一尺徵銀貳錢有奇登念商賈初集奏

記大司馬^請蠲三分之一大司馬嘉允之并下其法於清江諸閩
悉如例行至今商人賴之至呂梁以病乞骸骨致政歸里放逸
村居不入城市日讀道德南華離騷以及陶杜詩集諷咏忘倦
時以酒自娛出遇遺老故舊則從之披草傾壺共相爲樂鄉人
有以外事白者輒飲以酒勿使言順治甲午冬以疾卒年七十
二所著有鞭後老子集藏於家

向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郎^外女爲神宗后進濰州防禦使擢
知陳州歲中閔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族吏畏
莫敢言經得其情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儻錢以寬民有
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爲此不爾累也
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
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

又云郝戴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不受受貸舉進士調宛邱
尉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
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于是留妻子
于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有治績固留之耆老拜
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家而樵卒自畚土廬
墓有助之者使置土墓上去則遂撤之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
平末呂公著薦辟不就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戴仕曰吾不德
無以助君子敢強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
戴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銘其墓
又云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邱簿民訴旱守拒曰

邑未嘗早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
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後
歷光虔虢三州官光祿卿中散大夫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
加人法有兩比必傳輕典曰吾以是報國也卒年七十五

又云國朝蔡含靈字子虛直隸寧晉人丙戌進士宰天台有政
聲擢起部督兩廠榷龍江海氛猖獗金陵倚爲保障壬寅由司
空卽爲睢陳兵憲嘗自書屏右曰今日居官愛民實有從井救
人之意然惟本之以至誠出之以婉巽上下自相諒也蒞任三
載門無私謁甲辰署學政驛傳兼署臬司守憲手不停批口不
絕言目極觀覽耳疲呼籲寢食靡暇憂勞成疾歿之日囊無私
積民輟耕罷市如喪考妣陳之紳士輸金以賻牧夫野豎亦莫
不束草尺綿易百錢助歸櫬焉

又云林貽熊廣東東莞舉人自臨穎知縣擢直隸陳州知州下
車遇歲歉詳請緩征開倉賤糶民賴甦^以居官清正遇事詳審性
仁厚待人以寬民服其德甚於畏威常曰吾生平惟期大事化
小有事化無若矜才逞智煩擾紛更非所以化民也陳地不足
舊額制憲王檄改弓口按畝加增貽熊曰吾寧去官不爲陳民
貽害事得寢值公出吏踈防盜越獄去墨誤解任陳人如失慈
母羈陳三年民競荷薪米菜蔬奉之不受衆置館而去及歸烏
製錦屏萬民衣數十襲禁之弗能止攀轅泣擁車爲不行其德
政之所感深矣

又云宋蔡高字君山莆田人景祐中進士爲長谿尉有媪二子

漁於海而亡媪指讐告縣縣吏難之曰海有風波豈知不爲水
死乎果爲仇殺若不得屍法不可理高曰媪有寃色不可不爲
理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期曰吾與汝宿海上不得屍則爲媪
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浮二屍來驗之果殺也捕仇家伏
罪民有夫婦同出盜殺守舍子亟召里民畢會寢坐指一人曰
此殺人者果伏陞太康丞時開封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
吏高年少不懼屈吳顧喜爲能越二年病卒年二十有八妻程
氏一男二女皆幼邑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贖程泣曰吾家
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汙吾夫卻不受高兄君謨爲館閣校勘得
高遺稿千數言皆當世之務踰年天子與大臣議天下事爲條
目大要於高之稿十得其五

靜聞名臣錄 卷十



靜聞名臣錄

名臣

蘇頲

淡食老人手錄

唐蘇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再舉賢良方正異等爲監察御史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頲驗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亂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諸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巧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後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儉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卒年五十八帝哭之於洛城南門贈右丞相謚曰文憲頹性廉儉奉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貲唐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者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使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虔稱風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爲台州司戶叅軍事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竊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矣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唐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者七日病
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
友易之秀實曰按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爲西
安府別將常從大將高仙芝封常清與虜戰功多後爲西安節
度使李嗣業判官嗣業卒衆推荔非元禮爲帥奏擢秀實試光
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唯秀實以恩信爲士
卒所服皆羅拜遂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
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
署度支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
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掠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
是乎遂知行營事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
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尚書領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
孝德不敢劾秀實乃自請爲都虞候俄而晞士入市刺酒翁秀
實立取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秀實選老嫠一人持
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頭來矣
甲者愕晞出因喻晞以郭功名所係晞再拜謝乃曰敢護者死
邠由是安後馬璘代孝德每事咨問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
不止以故赴難征伐數有功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
璘卒一軍宴然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
番不敢犯塞秀實在鎮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_政一非公會不舉
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不及私大曆十三年來
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帝悅慰賚還鎮德宗立加檢

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恨秀實異議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見大喜秀實因說泚迎乘輿泚不應秀實乃與將軍劉海賓等謀誅泚事洩因泚召計事遂戎服往語至僭位奪賊相象笏奮擊泚中顙流血遂遇害年六十五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已而泚固致大綾三百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爲言於帝及涇卒亂皆如其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帝還京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

唐顏泉明太子太保忠節公杲卿子也有孝節初杲卿謀以常山起兵討安祿山使泉明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及還未至而常山已陷故客壽陽使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草送幽州間關得免及思明歸國而族父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先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復失之袁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也分柩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耶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奏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粥不給無愠歎居母喪哀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唐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爲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判官嗣恭欲殺泌緯護解得免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故進給事中會浙西觀察使^察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黃門要地獨不可留議事邪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奏蠲韓滉時罰錢未入者十八萬緡以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不可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深刻吏督察其下

唐薛珣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珣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廩役珣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而李承狀珣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後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唐楊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城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

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
爲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於道有爭
訟者不詣官而詣城歲饑屏迹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
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
覈數杯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發使遺五百緘戒使者不令
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倣欲葬親貸
於人無得城乃舉緘與之李泌爲宰相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
大夫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初城未起縉
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歿職及受命它諫
官論事苛細紛紛而城寢間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淨臣
論譏切之城不屑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
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累日不止帝大
怒欲抵城罪皇太子爲開救得免然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
延齡作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
下遷國子司業尋出爲道州刺史至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
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鶯置甌杓
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
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賦稅不
時觀察使數謂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
拙考下下府遣判官督賦至州城自囚於獄判驚馳入謁城曰
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
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

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宋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周祖受禪召歸京師累擢河中都監滿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遷引進使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太祖召謂曰我曠昔常欲親汝汝何敢踈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懼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德初爲左神武將軍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爲都監申令戢下所至悅服西川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構亂彬復破平之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廉謹清介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曰西征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伐江南詔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擢都部署自荆南順流而東克池州八年進克潤州遂下金陵與諸將約誓不妄僇一人及班師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尋拜樞密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三年進檢校

太師從征太原加侍中尋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與潘美等北伐
失律軍敗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四年仍爲侍中武寧軍節度節
使徙平盧真宗立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召拜樞密使咸平二
年被疾上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
慟言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與趙普配
饗太祖廟庭

宋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
官知成都府爲政清簡召拜考功員郎充開封府判官坐事貶
商州累遷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恐怖端讀
書若在齋閣遷諫議大夫仍爲開封府判官時許元禧尹開
封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
恩就鞠於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
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
人矣遂下堂隨問而荅左遷衛尉少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
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
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器也尋擢戶
部侍郎平章事初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
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意相之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
識大體以與寇準同列已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
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從之太宗崩李后與內侍
王繼恩等謀立楚王元佐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
守之而入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

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名又以端體洪大庭
階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加右僕射明年被疾求免不許車駕
臨問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端久居相位不蓄
貲產卒後子藩等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
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

宋王旦字子明大名華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
事知平江縣其廨舊有物恠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
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咸平三年拜給事
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時契丹犯邊從
幸澶州雍王元份畱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畱守事旦奏

曰十日之間未有捷音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
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
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二年加尚書
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
修兩朝國史大中祥符中累爲天書儀仗使大禮使尋拜司空
旦柄用十八年真宗久益信之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
如何天禧初進太保復加太尉兼侍中旦力求避位帝覩其形
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宮使給宰相半俸旦疾甚遣內侍
問者日三四帝手自和藥賜之遺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
儉保守門風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櫃中帝親視疾賜白金五千兩
旦作奏辭之藁未復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

以息殃咎卽昇至內闈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甚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宋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仲淹少有志操旣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學舍晝夜講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居六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第爲廣德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遷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天聖中晏殊知應天府薦秘閣校理學者多從之仲淹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風節自仲淹倡之歷官參知政事以天下爲己任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爲小人所攻自請罷政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是時夏人已請臣仲淹因以疾請鄧州再徙杭州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士多出其門下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歿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初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所在賊不敢犯邠慶二州之人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哭之如父

宋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魯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遷爲右司諫出知虔州嶺外仕者多無以爲歸拈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召爲侍御史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拈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拈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王安石用事拈屢斥其不便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蝗及青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或歷知成都越州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岬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岬奉拈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拈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

宋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徽州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入閩熹幼穎悟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孝宗卽位上封事乾道三年陳俊卿薦爲樞密院編修官不起上曰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淳熙二年除秘書卽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知南康軍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卽日單車就道拈問存卹所活不可數紀九年以賑濟有功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學者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王淮罷相遂力疾

入奏除兵部郎辭主管嵩山崇福宮具封事投匭以進凡幾千言疏入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二年除荆南路轉運副使寧宗立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慶元二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胄誣熹不軌謫永州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五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門人拳拳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宴如也諸生之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自給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嘉泰初詔賜熹恩澤謚曰文贈寶謨閣直學士

宋趙汝愚字子直餘干人也擢進士第召試館職歷遷右丞相樞密使立朝蹇正忤韓侂胄爲其黨李沐所誣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朝臣不平爭上書訟汝愚之忠侂胄忌益深遂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御史胡紘疏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汝愚夷然就道慶元二年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鏊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寃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稟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義均洽自奉養甚薄爲夕卽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侂胄誅盡復原官謚忠定贈太師封沂國公

元耶律楚材字晉卿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楚材三歲而孤母
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
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
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
父祖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讎君邪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
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
己卯夏帝西討回回國禍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
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
國主當歿於野後皆驗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不
果不蝕明年十月楚材曰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而卒蝕八分壬
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死甲
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
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
名曰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
心以全民命帝卽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玉
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旣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
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奴人妻女取貨
財兼田土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
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
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
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雷後親
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十六人於市燕民始安睿宗立近臣

等

別迭言漢人無補於國可盡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能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粟籍及金帛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耳帝嘉其謙卽日拜中書令壬辰春帝南征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空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安用之詔止罪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又請求孔子後襲衍聖公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陔王萬慶趙著等使釋九經以興文治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勿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議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

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又奏曰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請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遷弗遣者或得士凡四十三百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歲辛丑冬帝崩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察回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甲辰夏薨於位年五十五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封廣寧王謚文正後有譖楚材者言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元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法當死希憲泣諫釋之希憲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奴也卽送繫府獄杖之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卽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嘗與近臣校射希憲祇插三矢發皆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提舉學校教育人材世祖渡江取鄂州希憲率儒生百餘拜伏軍前言王師渡江凡俘獲士人宜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放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憲勸世祖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卽位建元中統時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皆相通謀反希憲以便空調度以平秦蜀諸叛者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

川降民散處山谷空申飭軍吏禁止俘掠又禁諸人無販易生
口所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
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者
親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核名實典章文物粲然可考至元
元年丁母憂行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
有詔奪情起復出則素服從入必纓經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
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
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
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
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
能以皇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今日小治未足多也有內侍傳
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官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
入奏杖之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
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對曰王府事輕天
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一日帝問侍
臣曰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讒之曰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
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須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
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
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詔希憲爲
北京行省平章政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匹希憲遣買於
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匹希憲曰上之則若自銜卽與他郡之
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阿里海牙下江陵詔希憲行省荆南時宋

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歛於民不爲無罪空戒慎之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有詔召還民號泣遮道雷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囊囊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後有大星隕於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封魏國公謚文正

又云三國魏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爲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爲豫州舉爲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爲袁術所命術每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脅之渙顏色不變笑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得歸太祖拜爲沛南部都尉是

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猝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人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

又云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遂遁匿潯山術知夔終不爲己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出爲城父令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從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

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
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
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上言喪亂以
來民人失所今疆域初定加以饑饉宜以遠域新邦之典其民
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太祖
從之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
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夔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
平入爲丞相東曹掾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文帝爲太子以涼
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
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
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
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
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千戶以疾薨謚曰敬侯子曾嗣
又云晉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少襲父爵好學博聞與同
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卽位累遷散騎
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
伐遼東曾上疏魏帝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
迥阻且四千里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宜選
大臣名將戚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
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立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
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
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沐威姦利盈積曾奏劾之朝廷稱

爲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爲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母丘儉誅子旬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顛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旬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年老屢乞遜位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禮官議謚爲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邵自表改謚爲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外寬內忌卑賈克而附之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邵邵嗣

又云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

南渡元帝以爲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
王越尸旣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
士傅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
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詔議
參軍俄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
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
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略曰臣聞先王之
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樂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
爲善之道也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義漸頽庠序之
禮有關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今陛下以聖
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蒞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
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
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
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
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
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又云袁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除
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
相遷安西詔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
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
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心胸然舉無遺算
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

易者今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覲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虜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益醜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旣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又云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續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旣舍之乂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時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

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
謝病去職避地豫章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黃
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胛斷
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
史以討杜弼功封咸寧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遣敦大將軍長史
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
累高敦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
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
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
僚準則鯤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
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君側之惡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
社鼠也敦怒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
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
今以往日忘日去耳敦至都殺害忠賢不朝而去時皆爲其憂
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旣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
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諡曰
康子尚嗣

晉書
本傳

又云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
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
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卽並以疾辭寓居
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揚州刺史庾冰以
安有重名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

琅邪王友並不起安雖放情邱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名猶出其右自然有公輔之望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溫威振内外人情噂喏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旣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加徒司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

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遷弟石及兄子玄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屣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書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旣卒荆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姦諂頗相搆搆安出鎮廣陵帝出祖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移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

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
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
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
尋薨時年六十六贈太傅謚曰文靖更封廬陵郡公二子瑤琰
瑤襲爵官至琅邪太守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

又云謝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
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
之與桓温善温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笑詠
無異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
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温
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
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
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早有名譽歷義興太
守靖官至太常

又云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
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温辟爲掾竝禮重之
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
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
玄應舉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
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
彭城内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

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立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泗
口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立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
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
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
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等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
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立於是自廣陵西討難
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
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立率何謙戴逵田
洛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立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
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
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
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先
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
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
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等距之衆凡八萬立先遣廣
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生擒堅僞將梁他
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立軍不得渡立使謂苻
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
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欲却軍令得過以
鐵騎逼而殺之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立等以精銳
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立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
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

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
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
假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旣而安秦苻堅喪敗宜乘其釁
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
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叅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
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
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泐擁二岸之流以利
運漕又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
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
據礮碭濟陽太守郭棼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
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龍夜龍衣據走之又遣晉陵太守滕恬
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
冀幽并七州軍事封康樂縣公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于
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往彭城北固河上
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旣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
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
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
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旣還遇疾上疏解職詔
不許玄又自陳使移鎮東陽城玄卽路於道疾篤詔遣高手醫
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前後
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輿疾之
郡十三年卒於官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獻武

又云謝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體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他侍臣或宣揚之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傑部驃等所執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

又云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爲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章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常爲東征賦及三國名臣頌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常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天下之後移韻徙事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耻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

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晉書文苑傳

又云南北朝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道豔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踈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還爲御史中丞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泣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邵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旣尅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邵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邵使登車辭不上邵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孝武卽位贈侍中太

尉謚曰忠憲淑文集傳於世諸子並早卒兄洵吳郡太守謚貞
又云袁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
之名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
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
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早以操行見知宋孝
武卽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免官大明元年復
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
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出爲海陵太守廢帝卽
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
侍中驍衛將軍明帝泰初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
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續嵇康高士傳後
以自况改名粲字景倩二年遷領軍將軍徙中書令領太子詹
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粲
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
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得意悠然忘返七年爲尚
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墼叩頭流血墼碎傷目
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
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
沉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
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崩粲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元徽
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
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

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竝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蕭道成褚淵劉秉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詔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順帝卽位遷中監書司徒侍中如故蕭道成旣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時道成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謀討之劉秉宋氏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侯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竝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道成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遠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得復出矣時道成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尅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宿衛兵討道成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侯伯等竝赴石頭事泄先是道成遣將薛深蘓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心腹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

走道成以報敬則敬則殺韞并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乘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邱僧靜乃并害之最字文高時年十七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即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犛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馳也

又云袁象字緯才顓弟顓之子也顓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象少有風氣善屬文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顓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矣史公象小字也及顓見誅宋明帝投屍江中不許斂葬象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竝器之仕宋爲齊高帝主簿祕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江陵人荀蔣之弟胡之婦爲沙門所淫夜入

苟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象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昔文舉引謗獲漏疎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象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讒之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象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赦見象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象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諡靖子

又云袁象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雋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何澗亦稱才子爲惠文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旣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蕭韶奈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又云袁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顓之子也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

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
顛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顛名至是始還之昂號痛嘔
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葬訖更制服
廬於墓次從兄象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以父
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象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象曰
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為王儉鎮軍府功
曹史儉後為丹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
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
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後為衛軍武陵王長史丁
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象卒昂幼孤為象所養乃制期
服後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賕貨昂依
事劾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為正直出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
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
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為吳興太守永
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昂答
曰都史至辱誨承籍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
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
郡何能為役近奉勅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
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
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
帥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殮微施尚
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微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

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
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當共容之勿以兵威
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
其過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尋爲侍中遷吏部尚
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
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
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
爲尚書左僕射尋爲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晏
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
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齊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竝是兒母
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爲
貴昂在朝譽謬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
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
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
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遺疏不受贈諡
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諡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

又云袁樞字踐言美儀容性沉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資
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旁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
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
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
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
中徵爲侍中掌選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

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子岬主及岬並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藏駙馬都尉并贈岬官樞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昏而醜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旣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爲當天嘉三年爲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

又云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入意表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時憲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劉溉日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君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蹟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遽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間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咨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卽已堪見代博士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

禍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郡尋丁父憂哀悔過
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勳謂
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禮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
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_郎兼散騎常侍
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淑英不奉法度逼
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
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間爲帝言之所申理
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
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
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
顯累表自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
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及宣帝不豫憲與
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
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
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
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
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
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
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
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爲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
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_知憲有規諫
之事答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

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
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
歲寒知松栢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
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
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
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
雅操下詔以爲江表首稱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
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
公諡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

又云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
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
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
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
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
輻湊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
乃爾吾家素退爲業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
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
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
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
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
舊說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
郡遇疾不瘥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

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
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
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
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
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瑒無才能爲秘
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謂瞻曰非汝
不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
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異同靈運默然言論
自此衰止

又云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
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
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
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埋如其已致意外述亦
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
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爲主簿甚
被器遇兄景仁愛魁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魁豫坐而
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
須臾乃殮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
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
仁卒哀號過禮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
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
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官清約義康

遇之甚厚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至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
勲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
曲恕吾所啟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
對前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卒於吳興太守及
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
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幼子緯尚宋文帝長城公主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朏
又云謝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
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朏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
王秀之以朏年少相勸欲以啟聞朏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
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翔
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爲牋辭子隆時荊州信去倚待朏
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明帝輔政以爲驃
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
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甚
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優答不許朏善草隸長五言
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朏撰哀策
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
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
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
劉渢致意於朏朏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
尉事朏懼見引卽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

南面則劉渢劉宴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祐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祐固執不與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年三十六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又云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冲字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郤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也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尅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卽除著作佐卽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

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格
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
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奏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
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見殺方明廓來往造穆
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明家駒及蔡廓直置並台
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
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府轉爲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
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
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
不疑懼固諫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
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及反餘一囚十
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
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
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
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凌姦吏蜂起
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畧苛細務在
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五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
每兵運不克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
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
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
使無迹可尋卒官

池北偶談云工部尙書渭南南公二太居益巡撫福建時紅毛

番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馬諸珍寶物賄請互市公絕其使
焚其貢物口占一詩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番書字字誑軍門牙
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繫其酋
高文律闌人立石平遠臺以紀公績此崇禎間事也康熙六年
丁未五月荷蘭貢使卑獨攀呵閏等入貢時公姪廷鉉爲主客
卽中與予共事爲述之如此

池北偶談云宋王文正公在政府謹惜名器叙進材品使各得
其所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王沂公當國未嘗顯拔一人
范希文以爲言公曰恩若己出怨將誰歸二公真古大臣之風
下此則朋黨而已又下此則賄賂而已

王阮亭

偶談康熙癸亥冬十月偶從同年汶上岳給事鎮九峰秀得單

縣秦襄毅公紘自撰年譜一卷乃公八十歲以戶部尚書家居
時自述時嘉靖十七年也吾東新纂通志出庸妄之手前代名
臣如公及曹縣李襄毅公秉沂州王恭靖公璟皆削其名氏不
載目今奉旨修一統志將何所據爲文獻之徵耶因寓書高
侍郎念東俾與巡撫徐中丞敬菴旭齡言之而錄公言行數則
於左方以言^補行錄之闕云 爲御史數忤內官譴沅陵縣北容
驛驛丞都御史軒公上章爲予分辨畱中不出同僚或謂予曰
足下何以處此官予曰事上臨下素位而行持節守廉誓死不
改 景泰七年年三十一在北容構茅屋三間題其扁曰安遇
日讀五經諸史日夕汎江以漁釣爲樂又於軒前自題聯云處
困而亨有言不信予爲御史時量褊不能容物由此一謫器量

漸宏去就漸輕識趨漸明雖一時謫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必無意也 天順元年遷知雄縣治民惟用絜矩二字御史惟用易大畜獷豕之牙一爻至於刑罰一以欽恤為主忠國公石亨令人來討雄縣南壇舊基許以知府予不從人皆尤予未一載亨事敗出其門者皆坐嚴譴 有京差捕獵內臣害民予執法禁草誣奏繫御史獄雄民擊登聞鼓代訴者五千餘人調府谷縣縣乃極邊戎馬之地予亦不敢鄙夷其民修學廟以興文教築城堡以嚴邊防里甲公用錢每人一年上戶不過二錢 八年巡撫徐公廷璋保任葭州知州釋寃濫寬租賦五七日不用鞭朴同僚退而笑之予曰本州負稅事有所由正當徵收時吏書兵隸投託催糧惟事求取民既納賂得有所挾因而延緩是是豈徒民之罪哉時在坐致仕官數輩皆爲泣下 成化元年 在葭州欲以二月十三日齋沐祈雨有父老百餘詣縣告曰本州邊地苦寒每歲至四月方有雨此時祈雨徒勞心耳予曰天道焉可知也至期行香焚檄十五至十七連雨三日予乃發粟賑貸給民子種通借牛具民大悅四月麥苗將黃乃選差公當老人催徵五月十五日催完發運六月初三日告繳通關在葭七月里甲公用每人止用銀六分禱雨四次輒應或以事出境公幹百姓聞予將回則喜曰雨來矣 巡撫項公忠奏予才堪治繁調秦州道經西安項公謂予曰秦民難治皆以刁民作梗爾到彼有此等卽打死申來予曰刁民人皆惡之所惡不同上司於刁民則惡其害人州縣官於刁民則惡其害己但患御之

無道耳苟御之有道刁民將化爲良民若專事誅鋤反使貪官
得計耳項公笑而不言到秦一年三年拖欠糧草皆完健訟與
盜賊斂跡項公聞之喜曰秦州得人矣里甲公用錢上戶一年
不過銀二錢 秦州有羅哩戶乃回回別種漢人不與通婚姻
自相嫁娶有以兄弟娶姊妹者有以姑姨配甥姪者予訪得清
水秦安等縣亦有羅哩乃移文各縣令其共爲婚姻秦俗尚鬼
每歲清明日各辦花山喪儀費至三四千金臨期於城壕拾取
死囚骨殖棺斂葬之云不如此則厲鬼降禍予嚴禁之曰爾民
遇節棄祖墓不拜掃却妄費財物諂事厲鬼何耶使厲果能爲
禍予願以身當之此風遂息 服闋秦人三疏保畱吏部不准
秦人日哭於東拱辰門吏部不得已將見任奏調別州仍授予
秦州定襄伯贈行詩云早登金榜列儒紳誰不爭先覩鳳麟曾
以霸威消瘴癘還將和氣布陽春廟堂正擬徵黃霸父老俄聞
借寇恂不獨兒童騎竹待郊原草木亦欣欣

徐莊裕問讀書續記所載名臣六十四人中清古一條云王璟
字廷采山東沂州人左都御史爲巡撫坐忤權要免官後起爲
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正德末士大夫當權豎亂政之後多營私
殖政以賄成公門下不受私謁澹然如布衣時家無僮僕之奉
田園之適惟讀書課子孫而已去之日言官惜而留之嘉靖中

謚恭靖 按恭靖公一字東舉成化進士以清節著聞擢南臺
御史改北巡視保定諸郡進光祿寺卿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
法浙東大饑被命賑濟所全活四十萬人巡撫保定乞罷皇莊

以甦民困孝宗嘉納之正德丙寅入協理院事忤逆瑾矯旨罷
瑾誅起撫山西時流賊入河東設險防禦多所斬獲召爲吏部
侍郎左都御史掌院事風裁清峻朝廷倚重之嘉靖初進太子
太保乞歸卒



靜閒齋吏錄卷十一



靜間廉吏錄

廉吏

列國季孫行父謚文子魯季友之孫也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是以去之文子爲相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其父

淡食老人手錄

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秀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文子之卒也大夫入斂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爲備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知其忠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列國鬪穀於菟字子文楚人也爲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列國孫叔敖一名蔦獵艾楚人也莊王九年蔦賈見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爲令尹十年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吏民皆賀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最後來弔叔敖曰王不以臣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盡賀子獨弔之豈有說乎老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叔敖曰敬受命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其在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失相而不悔曰吾以其來不

可却其去不可止也吾爲得失之非我也無悔而已矣何以過人哉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禮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

列國樂喜字子罕平公時爲司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敢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列國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卽衡命崔杼弑莊公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旣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慶氏已亡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列國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西漢田叔陘城人廉直有節氣爲趙王張敖郎中會趙午貫高謀弒上事發覺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事白乃進言叔等十人高帝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爲郡守相而叔爲漢中守歷十餘年文帝初立召見以爲長者後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請勿竟梁王上大賢之以爲魯相叔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在位數年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西漢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後舉賢良爲昌邑中尉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一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爲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子駿駿子

崇以父任歷位爲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財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西漢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後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守行縣至平陽除補卒吏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後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祠

西漢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更一年以報

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嚮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乃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千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徒步自戍北邊公廉如此時上方任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西漢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以待詔入錢賞官罪免復入穀補左馮翊卒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是時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卽位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守丞相長史坐不舉劾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皆下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積三歲乃出累遷潁川太守時帝垂意於治數下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嘗欲有所司

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吏出不敢舍郵亭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伯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神雀數集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爲相五歲薨謚曰定侯

西漢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職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西漢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梅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

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_上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焉

西漢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元帝初卽位徵禹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上用禹言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故親近生詞甚懇切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武帝時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天子下其議又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_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爲御史大夫數月卒

東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喪母負土起墳光武

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
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
貫以爲刺姦將軍尋拜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
年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南擊蠻中賊破之時涿郡太守張
豐反與彭寵連兵遵與諸將引兵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
曹孟宏執豐降遵受詔雷屯良鄉拒彭寵大破之及寵死遵進
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耿弇等伐公孫述遵爲前行隗囂使王
元拒隴坻遵數破囂及公孫述遣兵救囂耿弇等悉奔還遵獨
留不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
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
卒愍悼之尤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博士范升上
疏曰竊見祭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制御
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
當世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
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
家事終無所言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
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帝乃下
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成侯後
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之公臣如祭征虜者乎其見思如此
東漢祭彤字次孫遵從弟也早孤以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
火而獨在家側賊過見其尚幼皆竒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
彤爲黃門侍郎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

墳墓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璽書勉勵增秩一等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逆擊之自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自是鮮卑不敢闕塞彤以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使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後偏何邑洛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等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乃悉罷緣邊兵屯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嘉其功又美彤清約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嘆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我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遐邇畏懦下獄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而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旣卒其子逢具陳遺言帝大驚嗟嘆良久

東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哀平間作侍中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姊湖陽

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

東漢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有逆亂萌遂隱深山州郡連召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噐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六年卒於官

東漢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稱疾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代宣秉爲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噐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嘉之後以病卒於家

東漢鄒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

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
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
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
更始二年三公舉丹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
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
光武丹獨爲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
行涉歷險阻求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十三年大司馬
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
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坐考鄧融事無
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年八十七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
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
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訪求其嗣
長子字官至常山太守
東漢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
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五年大將軍竇融請奮
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
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羗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
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
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
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
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
之常迎於大門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

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羗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賊夜攻府舍執奮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遂禽滅賊黨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以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

東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卽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及成都旣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擊破匈奴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十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方微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東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徒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數年鮮于褒薦之京兆尹閻興召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權衡正斗斛市無阿枉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帝問以政事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倫出有詔以爲扶邑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受奉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於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獨急案之遂斷絕不祀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吏民上書守關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肅宗立代牟融爲司空數上疏言外戚事倫奉公盡節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倫以老病連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焉

東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府後除瑕丘令二十五年遷堂邑令至多異政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多所諫諍出爲魯相視事五年以爲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下詔嗟嘆賜錢二十萬

東漢范滂字子廬涿國人初爲滎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代郭丹爲司徒在位四年薨家無儋石焉

東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

人初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踔清夷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東漢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畱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辭不拜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敬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庭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歲收穀數千

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乃始仕州郡歷位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震上疏極諫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數上書斥言嬖倖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怒會太史奏星變逆行遂共譖震怨對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策收震太尉印綬尋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醢而卒時年七十餘歲餘順帝卽位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於華陰潼亭先墓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
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枉詔遣太守丞以中
牢具祠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東漢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
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
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
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
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
祐越壇共小史雍邱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真後亦舉孝
廉有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
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
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
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
太守祐政爲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
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
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
有君如是可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
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
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

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
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
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
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
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邱連長妻妻到解其桎
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
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
生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
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爲冀章草祐因
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
乎冀怒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
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東漢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
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
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
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
之坐側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
少府何豹上書薦寔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
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
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爲作紡
績織絰練緇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若是時胡虜連入雲中
朔方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

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司空黃瓊薦寔威武謀略拜遼東太守行道毋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割賣田宅起家瑩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殮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東漢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寇美稷東羗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招誘東羗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羗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匈奴破之郡界以寧羗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釵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羗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卽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門引屯赤阮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

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奭率南單于擊之明年梁冀被誅奭以故吏免官禁錮皇甫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年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遷度遼將軍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奭去遂招結南匈奴烏桓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爲憂復拜奭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十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奭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奭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寇關中冬羌岸尾摩螫復釁三輔奭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首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奭不事官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以奭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奭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奭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奭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印還綬明年上書訟竇武陳蕃寬黃門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奭太常尋下詔切責之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奭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奭少立志節嘗言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遺縑百匹奭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

東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項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頗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於家

楊秉字叔節震之中子也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頗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以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秉性不飲酒又蚤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歷位至太尉延熹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東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後策

孝廉舉茂材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
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糶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
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
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易^草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
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以病被徵當還吏民攀車不得進乃載
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
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楊喬上書力薦前後七表竟不見用年
七十卒於家

東漢范冉字史雲陳畱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
督郵再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
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與李固王^與善爲考

城令境^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與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
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乃見車徒駱驛遂不
自聞惟與弟共辨論於路^與識其聲卽下車與相揖對^與曰行
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
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
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意矣遂拂衣而
去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後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
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
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嘗與兒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
斛囑兒勿言冉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受或
寓息客廬或宿^依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

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
卒於家年七十四遺令薄葬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
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者二
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東漢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
李固府舉高第再遷州刺史冀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
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
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官豎相姻私公行貨賂陟並
奏罷黜之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
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參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
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
免官禁錮卒於家

東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歷官爲京兆令有政
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
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
輒復求見遷代故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
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
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
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
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
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

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
卽尋以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
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
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官於
東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
南陽守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
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
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發兵擊斬之賊旣清平乃班
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
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
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
閉門不納其妻自將祕示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紙裯鹽麥數斛
而已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
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
名曰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
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爲太常未及行
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
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
府賻錢賜續家云

三國魏毛玠字孝先陳留平邱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曹操
爲司空丞相玠常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

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曹操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爲哉初曹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時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兄孤子甚篤賞賜以賑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被讒下獄遂免黜卒於家魏王操賜棺器錢帛拜子璣郎中

三國魏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後避地武陵曹操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奸隱僞矣魏國旣建爲侍中後出爲郎中令文帝立爲光祿勳封安成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農於位謚簡侯

三國魏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建安初舉茂才除臨汾令居

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
本起兵被收賴相國鍾繇證其枉得不坐後拜武陵太守不之
官轉鄴相拜議郎景初中病卒自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
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菘藿臣役妻子室如縣罄其或饋遺
一不肯受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州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以
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
守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時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
爲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
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耶

信

三國魏沐並字德河間人少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鷄

炊黍而不留也爲人公果不畏彊禦黃初中爲成皋令校事劉

肇出過縣遣人呼吏求索豪穀見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

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

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

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

始中爲三府長吏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

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

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

爲長吏八年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

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塹

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祭吊之

實無設粟米之奠又戒後亾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

三國魏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畱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時所生也郡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遷典粟中即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三國魏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初從豫州刺史劉備以母老求歸遼東太守公孫瓚使豫守東川令瓚敗鮮于輔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豫因勸輔歸命曹氏司空操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歷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聲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陳弓弩持滿於內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平代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前太守捕繫音黨與五百餘人豫至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文帝初北狄彊盛乃使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因而救善討惡以示恩信胡人破膽威振沙漠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搆刺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毀豫亂邊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難其人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征之破賊於成山時有讒豫放散金珠噐仗者由是功不見列正

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書喻未聽豫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薄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初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見豫貧羸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內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初豫病篤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側妻子難之豫曰豹所履行與我敵等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旣爲畫像又就立碑焉

三國魏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司空操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坐飲酒免官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祚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羗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擊

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
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西域流通羗戎
入貢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所得賞賜皆散與將
士無入家妻^者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正始
元年還爲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察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
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
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
禮葬謚曰穆侯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司空徐邈
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
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
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各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三國吳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孫權餘姚長討平會稽
東冶五縣賊有功拜詔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從取長沙三郡
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
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
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
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
復以襲平交趾討九真功進九真功進封番禺侯拜鎮南將軍
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
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
口後徙蒲圻四年潘濬卒代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頃
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權遣使追拜岱

交州收攻討一年平定之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聞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大志岱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太平元年卒年九十六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禭葬送之制務約儉子凱皆奉行之

三國吳陳表字文奧廬江松滋人偏將軍武之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並侍東宮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諫以大義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塲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竒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

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之讎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拜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

三國吳陸胤字敬宗吳郡吳人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遷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渠帥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竟不果召尋卒

三國蜀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益州牧劉璋以和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畱者數千人璋聽畱二年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三國蜀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
未知名及先主定益州芝爲郫縣督先主與語大奇之擢爲
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姐丞相亮
遣芝修好於孫權說權絕魏與蜀連和及亮北駐漢中以芝爲
中監軍揚武將軍後遷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揚武亭侯
頃之爲督江州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
陵國人反叛芝率軍征討梟其帥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
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
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三國蜀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曹公征荊州辟爲
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
適交趾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
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
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代法正爲尚書
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
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
丞相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晉魯芝字世英扶風郡人也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舉
孝廉除郎中尋請爲別駕累遷天水太守後轉廣平太守天水
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歷并
荆青三州刺史累遷平東將軍封陰平伯武帝踐祚轉鎮東將
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

間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賜塋田百畝謚曰貞

晉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除尚書郎後為侍御史襲父爵

大利亭侯累遷琅邪陽平太守淮北都督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謚曰元詔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錢布甚厚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庀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奉散之親故不營資產動循禮典妻止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又欽五世孫恒字敬則博學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事愍帝成帝官至左光祿大夫開府性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

晉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鄧艾入成都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說服秩滿將歸郡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七郡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

時涪人李驥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
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
晉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遼東太
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不知所終胤父信追求
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因行喪制服旣生胤遂絕房室恒如
居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旣幼孤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
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胤容
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遠言必有則舉孝廉叅鎮北
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
郎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
事中郎將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後爲河南尹封廣
陸伯泰始初進爵爲侯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領
司隸校尉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憫胤素羸不宣久勞之
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
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
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
監喪致祠謚曰成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
並履忠清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十斛灌家半之
晉卻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
泰始中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初母病苦無車及亡不
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
拜哭養鷄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

成墳召爲征東參軍從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
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其不私如此後遷雍州刺
史在任威嚴明斷卒於官

晉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少貧苦賣
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以計
吏入洛爲河南尹丞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
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
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以世多進趣廉遜道
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泰始初進爵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
太常轉尚書坐子夏受賂免官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
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
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耶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
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
太子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
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
以老病遜位賜安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懷帝立復授太尉寔
自陳年老固辭不許三年詔聽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歲餘
薨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甜止不累主人
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
崇家如廁見有絳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
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
榮寵居無第宅所得奉祿贍恤親故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

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至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
撰春秋條例二十卷行於世

晉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威早
勵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
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
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緡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
於何得此緡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質帳下
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
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緡與都督謝而遣
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
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勤於

史

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
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爲勝邪對曰臣父清
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
慎累遷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
於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謚曰烈

晉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
人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朝廷憚之尋爲
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
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後爲大司農卒於官洪口
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
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

常性故爲詭說也

晉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初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之制歷吏部卽後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

晉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還本郡操尚高厲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政教大行以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卽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

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遂會稽相張景循與南平內史王矩及吳興內史顧祕等檄衆討平之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與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惟循不豫焉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內史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爲軍司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舟側諮以政道賜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病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於是改拜太常朝廷

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畱之初不服用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太興二年卒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晉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愉遷於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節鎮揚州命愉爲叅軍尋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因叅軍事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後出爲吳興太守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亂愉朝服守宗廟後累遷尚書僕射愉以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監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晉阮修字宣子陳畱尉氏人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

無言但欣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財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承^{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後避亂爲賊所害年四十二

晉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累官河東太守永嘉末沒於石勒勒長史張賓稱之於勒勒與語悅之以爲參軍後勒過泗水乘間逃歸新鄭投李矩尋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攸與乃協周顛善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奉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雷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謂之曰絜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雷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雷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無貴賤待之若一每進退無喜愠之色歷遷尚書左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

晉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弱冠襲父爵武城侯累遷吏部尚書太興初拜太子少傅轉尚左僕射及王敦構逆王師敗績顛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

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
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
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
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
忠臣凌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
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
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敦使繆坦籍顓
家收得素篋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
約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
晉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超少有志尚
爲縣小吏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

左右遂從渡江爲相府舍人專掌文檄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
跡與帝手筆相類乃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以
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
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
彌見親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
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
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入爲中書通事郎以
父憂去官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
散惟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
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起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
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

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謀逆超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而超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及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號慷慨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纏綆朝夕臣節愈恭後王導出奔超等密謀奉帝出而事泄遂遇害追贈衛尉謚曰忠

晉阮放字思度陳留尉氏人少與咸子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年四十四卒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

晉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歷仕揚州刺史都督三州軍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眾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

咸曰賢相康帝即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求外出乃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為衾

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

晉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烏有文彩汝後必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含父常宰新淦新淦人楊羨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後爲湘州別駕以廨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徵爲尚書郎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年七十七卒

晉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四時之氣亦備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帝卽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父后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累官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兖豫五州諸軍事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謚曰元

晉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也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累遷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至郡不受奉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

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
太常從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
無供辦其兄子倣不敢問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
而已倣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
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拜尚書令恪
勤貞固終始不渝時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
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服其忠諫尋除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晉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也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
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酸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
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

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
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韓康伯與之鄰
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筋爲
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輩人及康伯爲吏
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拜奉朝請尚書卽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
儉妻自負薪後入爲中書侍郎歷遷左衛將軍隱之雖居清顯
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凡庶廣州
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
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
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
越中卽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

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皆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書褒美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嶺南隱之率勵將士固守彌時城陷爲循所得後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檀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衣布不完妻不_子需寸祿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勵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不逮隱之而孝弟絜敬猶爲不替

晉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羊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民視羊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

終不受人爲語曰安漢吏取羊令爲之償

晉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中人也父耽仕慕容廆官至東夷校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鶩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叅謀幃幄鶩臨終謂鶩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疇旣嗣位申以師傅之禮及爲太尉慨然難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鶩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斂財

晉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邦人也弱冠以高才慕容廆拜爲遼東國侍郎鶩嗣位遷平州別駕及鶩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累遷太尉侍中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燕而入秦爲奉車都尉數年而死

南朝王鎮之字伯重琅邪人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叅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廬服闋爲征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踐卒於宣訓衛尉

南朝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穆之從父兄子也宋景平二年

除附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
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
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
錢百姓使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畱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
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
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
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
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遷尚書右僕射後爲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上
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

南朝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
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畱戍滑臺遂陷於魏後泛海
歸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荆
州刺史加都督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
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
史賭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
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後拜左戶_部尚書領軍將軍
徙太僕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貞侯

南朝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
政著名_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以在
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
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

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南朝江湛字微深濟陽考城人也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踈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遷左衛將軍後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公平無私不受請謁元嘉末爲元凶邵所害孝武卽位追贈左光祿大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

南朝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慤少時叔少文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江夏王義恭舉慤膽勇乃除振武將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尅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累官左衛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大明六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

武廟

南朝孔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簞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

器物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
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之屬覬見之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
謂曰汝輩亦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覬後爲
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爲江夏內史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
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
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跽糧卽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
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
聽吏乃載還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
郡事泰始二年上流反畔用使者孔璪言起兵渡江不尅而死
南朝褚淵字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
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宋明帝卽位累遷
吏部尚書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有人求官密
袖一餅金饋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
必見與不得不相啟其人懼而去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
軍將軍受顧命遭所生喪去位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
齊高帝受命加尚書令侍中進爵爲侯改中書監侍中時淮北
屬江南無復鮪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
回鮪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
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
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朝廷
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高帝崩遺詔以爲錄

尚書事項之寢疾表遜位乃改授司空侍中錄尚書事如故尋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贈太宰謚曰文簡

南朝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建元二年年四十九卒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烈初爲海陵太守魏克青州母陷焉善明布衣蔬食哀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芥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拭足矣及累爲州郡頗贖財貨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異

南朝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琨少謹篤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孝建中爲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及帝遜位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頗見此事嗚噎不自勝齊高帝卽位加侍中卒年八十四贈左光祿大夫

南朝劉懷慰字彥恭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父乘人冀州

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
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齊國建上欲置齊
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爲
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
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勅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
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
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
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
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尋卒明帝卽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
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南朝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爲長沙郡
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
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
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爲始安內史及還甚貧武
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
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
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
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

南朝褚炫字彥緒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
十倍於我齊臺建爲侍中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
中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及在選
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

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散於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寶卒無以殯歛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

南朝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少知名清簡寡欲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建元元年爲中書令及立國學以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武帝卽位轉吏部尚書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後復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物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烏之辨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髮上以蘆葭轎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簡子

南朝王秀之字伯奮琅邪人仕宋爲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頗爲兩府外兵參軍後出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隆元年卒遺令薄葬謚曰簡

南朝何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南朝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母河東裴

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
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幼
而聰敏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彥回謂遙曰聞卿有
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知名梁臺建禪
讓文誥皆昉之筆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
武帝踐祚歷給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
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
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
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緇七匹
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
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
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
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
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
贈太常謚曰敬

南朝徐勉字修仁東海剡人也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
學博士後仕梁累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
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
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
亦是傳中一事天監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嘗
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累官尚書右僕射尋加中書

令後以脚疾求解內任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籍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尋卒帝聞流涕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肅

南朝庾萼字休野新野人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永明中使魏親

還拜散騎侍郎後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萼再爲之

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

焉手勅褒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

後百姓凶荒人多流散萼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

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萼謝不受天監元年卒

停屍無以斂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匹穀五百斛

南朝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也齊明帝時爲中書通事舍人

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

糲常棗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
賜卿古人之物梁臺建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
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
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
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真正所致
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
側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取其利昭以
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置絹
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尋
卒謚曰貞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
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子婦嘗得家
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
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閭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賣曆日雍
州刺史袁顛見而竒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
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爲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
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南朝范述曾字子玄一字頴彥吳郡錢唐人也齊明帝時爲永
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眩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峻峻
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
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
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
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龍朴十餘枚

而已東昏侯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
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祿皆
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後有吳興丘師施亦
廉潔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
述曾

南朝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
稱其敦睦仕宋爲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宋明帝以
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勅
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爾何煩兵役以爲國
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
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

郡境翕然威恩大著累遷左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
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
辭不受後仕梁累官零陵太守徵爲光祿大夫每去官輒無私
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
素牀施籩簞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
蚊蚋人多異焉天監十五年卒年九十二

南朝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七歲能言立理十三博通經傳
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
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
士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
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

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簿助山賓性篤實家常乏困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聞遽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歷官假節攝北兗州事普通五年卒官贈侍中謚曰質

南朝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號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彊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後仕齊歷位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凱之

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

爲此職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卒於

南朝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

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

雅帝深賞嘆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

安王長史尋陽太守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屬

城所憚後爲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勅隨府王鎮彭城城旣

失守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

明聞草才名厚加接待草稱脚疾不拜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

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恩厚乃爲虜立銘孤

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

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
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後放革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
年六十死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時武陵
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革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
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閭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
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百
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
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
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
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偏
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迂輕舫革旣無物乃於西陵
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
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
後徵入爲度支尚書革性彊直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
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
爲二千石旁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南朝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仕齊爲編令治有異績縣有猛
虎皆遠去徙居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
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父病二日矣醫云須嘗其糞甘苦甘則
弗瘳黔婁嘗糞甘心愈憂每夜悲泣禱於北辰忽聞空中語曰
徵君數盡矣以汝誠禱得至月晦父果於晦日亡服除鄧元起

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意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遷散騎侍郎卒

南朝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爲後軍行參軍時帝溺情內教馭下太寬遂生貪穢祖深輿觀詣闕上封事帝雖不能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路津不忌憲網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媯餉一蚤青瓜祖深報以匹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狗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

靜閒廉吏錄 卷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靜閒廉吏錄

廉吏

淡食老人手錄

南朝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梁武帝踐祚爲武昌太守遠本
個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
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
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
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爲武康令愈勵廉節
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
康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
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

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爲常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始爲東陽太守豪右畏憚遂坐謗免棄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官至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南朝蕭勵字文約梁武帝從弟也居父母之喪哀毀過禮襲封吳平侯悲慟哽咽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爲患及勵在任獸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徒

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鱖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嘆曰朝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徵爲太子左衛率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

南朝蕭藻字靖藝長沙宣武王懿子也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

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
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
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
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
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
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
每思屏退門庭間寂賓罕通侯景亂遣子或入援因感氣疾不
食而薨

南朝孔奐字休文瑋之曾孫也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
建業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
令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
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
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
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張種守制並以孝聞陳武帝受
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爲
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
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
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纒一具奐
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
勞卿厚意幸勿爲煩陳文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
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宣帝卽位爲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
多所規正大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加侍中性耿介紀諸請託雖

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累官散騎常侍金紫
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尋改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
餘有集五十卷彈文四卷

南朝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仕梁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後
兼尚書駕部郎至陳後主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
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
衣着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旣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
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累官秘書丞太子
內舍人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葬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
齋食菜果嘗讀藏經將終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專志著書
白首不倦

南朝褚玠字溫理炫之曾孫也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太
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蔡景歷曰稽
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
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
之一百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奉祿而已
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畱縣境種蔬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
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蹐若謂其不能
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皇太子知玠無
還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
有膽決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

北朝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
初爲秦陽平公融記室秦亡避難齊魯之間慕容垂以爲吏部
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勵志
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饑寒太祖征慕容寶次於中山
宏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及至與語悅之以
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歷官吏部尚書勢傾
朝野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
年七十供養無重肉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
則宏悉能言之甚合上意未嘗謬譎忤旨亦不諂諛阿容後賜
爵白馬侯歷事太宗累官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卒於位下詔痛
惜贈司空謚曰文貞

北朝長孫道生嵩從子代人也忠謹篤厚魏太武征赫連昌道
生爲前驅遂平其國後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道生廉約
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
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
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疆寇尚遊魂漠北
吾豈可安享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
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畧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
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道生薨年八十二謚曰靖與從父嵩
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北朝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少孤夙成有奇度崔宏見而異之
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年十餘奉祖父喪

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
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神麈二年陽平
王杜超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表允與中郎呂
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貧獲
賞府解還家教授學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
博士遷侍郎樂王^平西討上邽允參其軍事涼州平賜爵汶陽
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又
詔允與侍郎公孫質等共定律令及崔浩被收允抗言臣與浩
同罪幾及禍賴東宮營解得免高宗卽位允與有謀朝臣皆受
優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屢
諫諍或有觸逆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
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
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後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
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
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
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匹粟千斛允固讓不
許初與允同徵者多至通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
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焉高宗崩顯祖居諒闇文
明太后引允入禁中參決大政遂詔郡國立學後允以年老屢
上表乞骸骨詔不許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
子推允涕泣諫乃傳位於高祖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尋進爵
咸陽公授使持節征西將軍懷刺^州刺史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

里章十餘上卒不聽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至都拜鎮
軍大將軍領書監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又詔朝脯給膳朔
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
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尋遷尚書散騎
常待加光祿大夫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
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雖處貴重志同貧素十一年卒年九
十八詔給絹布綿錦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
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謚曰文

北朝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少聰敏學不師受披讀羣籍
再閱於目皆誦於口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後入漢中隨宋梁
秦二州刺史吉翰入蜀多爲豪儒所尚時蜀沙門鳩率僧旅幾
於千人鑄丈六金像宋帝惡其聚衆將誅之叟爲赴丹陽啓申
其美得免焉沙門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曰吾爲德請
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後西入沮渠遂歸魏拜虎威將軍家於密
雲蓬室草筵不治產業常苦饑貧常乘一犢牛敝韋袴褶而已
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受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
薪從田間歸爲閭設濁酒蔬食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眙衣布穿
敝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
無餘財年八十而卒

北朝元雲魏任城王也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
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顯祖時拜都督中外
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臣

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雲力諍於是傳位高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不許雲悲號成疾乃許之雲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累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畱心庶獄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遺令薄葬勿受賜襚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謚曰康

北朝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三世同居門有禮讓後頗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為畜積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歷遷光州刺史時以罪犯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諫得止後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藏之海島垂六十年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卽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涕泣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後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四年卒於位年五十九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如此挺歷官二十年餘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舊

故多有贈賙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

北朝盧義僖字遠慶范陽涿人也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志性少爲僕射李冲所嘆美起家祕書郎歷中散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儻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既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常侍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歷官衛尉卿都官尚書左光祿大夫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興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

北朝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念大怒卽停舟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文置禾束下而還後爲御史中尉累官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念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

北朝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子也時四方無事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惟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澹於榮利於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累官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

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諭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賜絹百匹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文烈

北朝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少聰敏初授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後爲門下錄事太常博士累官幽安立等四州行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景自少至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乃率朋輩各出千文爲景買馬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奉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北朝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終不判署歷遷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踏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

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

北朝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永安初拜南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圖舉義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箒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遂擒斬羽生歷遷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元忠表求賑貸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武定元年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家無儋石室若懸磬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蓑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嘆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領衛_尉卿尋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

北朝郎基字世業中山人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罄攻仗亦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

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
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
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
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
亦可矣後卒官樞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泣

北朝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也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
書度支郎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累遷司徒左長史祕書監天
統中詔與趙郡王儼等議定三禮出爲信州刺史爲政清淨不
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
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尋除都官尚書魏齊世臺
郎多不免交通餽饋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

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
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
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
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後責邵亦欣然領解
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
今日復作清卿矣後入周位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加上儀同
累遷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

北朝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
爲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性
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
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外並

須出於吏民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矧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後終譙州刺史著石子十卷

北朝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
長於舅氏特爲周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
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
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尋進爵爲公歷官都督三
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進爵
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頗有惠政至是重蒞百姓安之
漢南流民襁負至者日有千數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
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旣與梁通好行李
往來公私饋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
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
司徵還拜大將軍魏孝閔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武成初討
吐谷渾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爲洮州進封涼國公保定
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
刺史謚曰景

北朝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
巾奉朝請歷官義陽郡守左中郎將從孝武西入關賜爵清河
縣伯後事周文帝以沙苑之捷進爵爲侯後除爲河北郡守俠
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麥菽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
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
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入私並收庸

直爲官市馬歲時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
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
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
令衆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號爲
獨立使君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
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
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
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
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
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將復何言鳳等慚而退
累遷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
公遷工部中大夫俠嘗卧病大司空宇文貴小司空申徽並來
候俠俠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
爲起宅賜田十頃武成元年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
曰貞

北朝唐瑾字附璘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
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帝聞其名乃貽瑾父求書曰聞
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畧瑾雍容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誘
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從破沙苑
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於時魏
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後爲吏部尚書銓綜衡
流雅有人倫之鑒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帝自謂得人號

爲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畧多出瑾焉江陵旣平衣冠仕伍並沒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累官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於位贈小宗伯謚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間夜晏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畱遺子孫者並燒塢之地朝野以此稱之

隋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少有至性初讀孝經數日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後爲主簿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平陳之役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於官謚曰定

隋侯莫陳穎字遵道代武川人也魏大統末以父崇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受禪累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

節巡撫山東以潁治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潁入朝及進見上與潁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煬帝卽位徵歸京師數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復拜潁爲南海太守後四歲卒於官謚曰定

隋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周武帝時封易陽縣子累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遷治書侍御史轉雍州贊治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高祖聞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之毗憂憤數月而卒

隋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爲人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後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及蜀王得罪儉坐免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

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因賜帛二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卽以旌異焉大業末唐兵尊立恭帝儉編素南向慟哭旣而歸唐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

隋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奉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賴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帝召見獎諭擢拜莒州刺史

隋晉儀京兆長安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卽於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

隋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七世祖遷於齊因家焉彥謙天性穎悟年七歲誦數萬言丁所繼母憂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遇期幼之喪必蔬食終禮其後授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年十八齊州刺史廣寧孝珩^王辟爲主簿在職清簡州境肅然開皇中爲監察御史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後徵拜司隸刺史大業九年從駕渡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出爲潁陽令卒於官年六十九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奉祿周恤親友家無餘

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至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隋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大業五年以潁川郡丞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鉄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時年八十

唐屈突通先仕隋勲績茂著累官左驍衛大將軍關內討捕大使及高祖起兵通守河東久戰不下高祖畱兵圍之遂率大軍濟河通大懼乃畱卽將堯君素守蒲自引兵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後勢蹙被擒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累官工部尚書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享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旣沒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二人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

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唐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也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竊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累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

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

唐李襲譽字茂實其先本隴西人五世祖避地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高祖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拜潞州總管有功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爲人嚴慤以肅威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寔乏然負京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後坐事廢爲民流泉州卒

唐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

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太宗卽位問以政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且東幸玄素上書力諫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直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再上書極諫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唐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領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椀歸其餘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永徽初爲蒲州刺史將行還所儲粒並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會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唐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歷數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爲刺史也後爲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寢如數百里敦頤爲立堰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摘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弟敦實爲洛州長史亦清靜寬惠洛人懷之始洛人爲敦頤刻

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唐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歛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於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常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累官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元

唐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御史巡察劍南益州高贇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勅厨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肩相泣乃請輟訟嘗使并州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爲諸武及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闋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召爲御史出爲江都主簿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絹二百匹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武后惡之被劾出爲朱

薦丞遷賀司馬卒

唐韓思復字紹復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復并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曹參軍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非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遷御史大夫徙太子賓客累遷吏部侍郎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復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唐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舉孝悌歷朗歛二州刺史時來俊臣敗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爲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率取鉅萬瓌單身襆被自將徙同州刺史奏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亾戶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檢租調以免勞弊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畱守京師中宗復政妖人祕書員外監鄭普思支黨徧岐隴相煽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不悅司直

范獻忠進曰瓌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等皆頓首謝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燒尾瓌獨不進及侍晏宗晉卿嘲之帝嘿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令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進燒尾帝崩遺詔相王以太尉輔政宰相宗楚客等附韋后欲削去瓌爭不得稱疾不朝是月韋后敗睿宗卽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遺令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利病甚多開元六年詔與劉幽求

配享睿宗廟子三人題有文風

唐崔玄暉本名暉博陵安平人也舉明經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能自存此善也若貨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益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玄暉三

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自遠會食無他爨與弟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焉當時稱重

唐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舉明經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時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鷲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累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蒲州刺史河南尹以失覺妖賊左遷桂州都督稍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畧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改太子詹事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畱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凡三人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過謫唯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

唐盧懷慎滑州人第進士歷官黃門侍郎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玩服飾無金玉文綺之麗所得祿賜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猶饑寒赴東都領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愿候之見敝簣單席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

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
愴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惟一老蒼頭請自
鬻以辦喪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愴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
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後帝校獵鄜
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還焉白懷慎
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泣
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子奐奕

唐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丘獨屬文繇是
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開元初爲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
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
后至是數十年來采錄精明無與丘比久之爲黃門侍郎會山

東早饑議以中朝臣爲刺史重其選以韋顛弊乃以丘與中書
侍郎崔沔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開元
十三年帝東巡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帝嘉之入知吏部選改
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知制誥歷御史大夫
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
室宅童騎敝陋旣老藥餌不能自給帝嘆之以爲有古人節下
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年卒謚曰文

唐杜暹濮州濮陽人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
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
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
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

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擢爲大理評事開
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
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遐卽按入突騎施
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遐遐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
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
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
言遐徃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思慕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
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遐覺其謀發
兵計斬之支黨悉誅于闐遂安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尋罷爲荊州都督歷魏州刺史太原尹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
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太常謚曰貞肅帝勅有司改謚貞孝
遐友愛撫異母弟其母昱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
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疊疊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
終身旣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遐素志
唐盧奐懷慎之子蚤修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
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于廳事曰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旣利物内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
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
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汚吏斂手中人之
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
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盧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唐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

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墮車傷足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白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舖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請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于于薦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扁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殺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門弟子喬潭時為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謂過禮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兄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歿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吾兄無之生年六十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元事德秀及卒謚曰

文行先生天下高其人不知謂之元魯山

唐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授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泗至河陰輦洛盡得其病利然畏人牽制乃遺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曰御朕之憂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殿最分明下皆懼伏晏在位佐軍興實國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筭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間劇卽日剖決無留所居傭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德宗朝楊炎執政以宿怨與荆南節度使庾準誣晏謀作亂與朱泚書語言怨望貶忠州刺史建中元年詔中尺賜晏死年六十五天下以爲寃時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興元初寢寤乃許歸葬後贈鄭州刺史加司徒

唐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天寶中舉博

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百里者復策高等爲主客員外郎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帛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崇敬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舉所無崇敬囊橐唯衾衣東夷傳其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累官工部尚書後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所論撰數十篇

唐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少孤家素貧事母甚謹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自綰始天寶亂肅宗卽位靈武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議復孝廉力田等科俄遷吏部侍郎品裁清允是時元載秉政疏忌綰授國子祭酒帝知之以爲太常卿充禮儀使及載誅拜中書侍郎同中門下平章事修國史綰固讓不許綰因以天下爲己任奏罷諸州團練使官號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又言刺史不稱職及贓罪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及增京官

俸又薦湖州刺史顏真卿卽日召拜刑部尚書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於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卽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詔百官如第弔哭賻賵優渥謚文簡綰清儉簡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親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未嘗一及榮利初拜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從馭百數省損才畱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唐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遊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累遷中書舍人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官領時回紇有戰功得畱京師益驕悍數與軍人格鬪至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宜早防遏恐其變不細又諸道爭以侈麗奉獻者袞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今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類出於民是斂怨媚上空斥還之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劉忠翼等權震中外有所干請袞皆拒卻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會綰卒袞始當國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袞爲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於帝遂加銀青光祿大

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卽位袞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聞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釣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於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唐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少喜學調開封尉治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歷汾州刺史河南尹江西觀察使入爲京兆尹尋拜嶺南節度使先是西南夷舶歲至纔四百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柁居官久未嘗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畜犀珍投江中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沂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歿表勉爲代從之德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汴宋河陽等道都統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躋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年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歿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旣葬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及歷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

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盈設
虛位沃饋之

唐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也憬志行峻潔不屑銜賈寶應中
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薦饑憬褐衣上疏請
殺禮從儉士林嘆美試江夏尉累遷湖南觀察使召還闔門不
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悅拜給事中
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
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
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寶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
是不平數稱疾及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
節用薄斂寬刑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
審官六議帝皆然之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傅謚曰
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得陳入先建
家廟而竟不營產

唐韓滉字太冲京兆長安人父休玄宗時爲宰相方直峭鯁尋
見罷滉以蔭補官爲人彊力嚴毅明吏事簿最詳緻累遷給事
中尚書右丞連知兵部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
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滉檢制嚴密儲積豐實德宗
立有言滉掊剋者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
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
兵戍河南及狩梁州獻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

梗東南完靖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遣米饋防
援皆有法盜不敢近貞元元年詔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議者言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
帝疑之李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
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之行爲
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臯歸省滉感悅流涕
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佐約爲兄弟遺其裝錢二十萬緡
勸令入朝及見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
蕃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軍
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
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
戰河隴可復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乃止尋卒
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社十
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門當列戟以父時門第不忍壞
久居重位清儉疾惡不爲家人資產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遊皆天下豪俊晚節稍苛慘彊肆故論
者疑其飾情

唐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壽州
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
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
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
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

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時皆避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帝罷遇甚渥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但爲中書舍人俄以母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帝用裴延齡而贄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客罷尋聚忠州別駕贄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贄有助焉贄在位言事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卹乎

唐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懽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貞元末諸鎮率不修職自述職希朝者一人而已歷官朔方靈鹽節度使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十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唐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詞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囂滑數犯法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召領國子祭酒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唐孔戣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擢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慷慨好論事有不便者無所不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奪尹三月俸知尚書左丞明年拜右丞中人疾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負錢至二十萬悉放不收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鬪貨宴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戣皆罷之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爲海道歲一徃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戣一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戣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

行立容管楊旻皆無功憂死獨幾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
吏部侍郎幾之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
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爲尚書左丞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
仕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

唐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
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
當交二郝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後歷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
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
石羊千首酒數千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
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
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及討王承宗諸鎮兵十餘萬多
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
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
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

唐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祿山
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
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竒於陵以女妻之辟鄂岳
江西使府滉居宰相於陵以親嫌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滉卒
乃入爲鄴部員郎^外忤宰相意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還遷吏
部郎中出爲絳州刺史德宗聞其名畱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
實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爲所譖短徙祕書少
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

浙東觀察使越人饑請出米三十萬石拊贍貧民入爲京兆尹
元和初出爲領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
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以飛語聞京師有詔罷歸遂振領雷
事笞吏別挾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邪宰
相裴均爲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俄以兵部兼御史大夫
判度支王師討淮蔡高霞寓戰敗委罪於陵帝怒貶郴州刺史
尋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穆宗立遷尚書爲東都留守數上
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
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
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太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曰

貞孝

唐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
安遠令以讓兄入紫閣山復舉五經高第累官駕部員外郎新
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
縣官十員賣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資安上請
安有賀官受錢卽具疏所以帝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因著令
未行而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教民耕織種茶麥
興學校仁化大行順宗立遷河南少尹拜諫議大夫言事謇諤
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
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閱
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
東帝從之徙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於官罷八州冗

食者收其財教人爲瓦屋民無火憂置南北市營以舍軍又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始去汙渫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罷官待辨以疾卒違令當死年五十八家無剩財後使者按驗所告皆不實詔答卒流嶺南宣宗時詔江南西道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於石

唐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遷於學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第歷官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設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設大慙官至工部尚書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遊終年不見喜愠撫孤姪恩踰己子爲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多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

唐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後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釐芋錢當賦者率三之一以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緩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畱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

旬戎還使許諾戎志責其下衆曰雷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唐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歷位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甫鏘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復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以吏部侍郎罷政事出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顓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輩皆清正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貫之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欵曲不爲僞辭以悅人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唐錢徽字蔚章吳興人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遊客以財貨貸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微無有乃表署掌書記入爲左補闕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微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雖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諫

罷之帝密戒後獻者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後爲禮部侍郎
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憑子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微
求致第籍渾之多致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微不能如二
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微善文昌怒奏微取士有私有詔
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友人勸微出文昌紳
私書自直微曰苟無媿於心安事辨證耶勅子弟焚之初州有
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餘人繫訊微按其枉悉縱
去數日舒州獲真盜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饋餉者微
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轉湖州遷工部侍郎出
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羣臣在廷方太寒稍
稍引避微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太和初復

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微性

廉介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微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跽可

無讓微曰取之在義不在官

唐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澄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

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懼求領鹽鐵景讓詣延

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

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

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

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江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

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

母行景讓重請羣乃赦故雖老猶加筆勅已起欣欣如初嘗怒

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懼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西川節度使以病旬致仕或諫公廉潔亾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乎書聞輒還京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騙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寃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唐韋表微字子明羈州能屬文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耳俄遷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與善者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久之遷中書舍人文宗立進戶部侍郎尋以病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旣沒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笑語無間然尤好春秋著三傳總例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唐宋申錫字慶臣擢進士第文宗時轉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帝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未幾拜尚書右

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鄭注得謀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初議抵死朝力請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初申錫以清節進嫉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旣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憫竟卒於貶所有詔歸葬後李石因召對白其冤仍追復舊官錄其子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唐蕭做字思道後梁明帝之後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給事中劾奏無所回時推其直後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藥做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時懿宗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做力諫累官義成軍節度使有治績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封蘭陵縣侯年八十卒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做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做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意致嫌乎做乃止

唐韋正貫字公理京兆萬年人以陰爲單父尉不得志棄官去舉賢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累擢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

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年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唐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歷遷禮部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應遂奔咸陽僖宗次鳳翔卽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鷄不獲從後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因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我寧暫遊此中哉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唐劉瞻字幾之桂陽人舉進博學宏詞皆中累遷翰林學士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卽上疏回爭言宗紹窮其術不能効情有可矜帝大怒卽日賜罷累貶驩州司戶叅軍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瞻之貶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改期由它道而入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奉以餘濟

親舊之窶困者家不蓄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始終
完潔

宋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仕周進位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宋初加兼侍中乾德初進封魯國公二年罷爲太子太傅
尋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勿請謚勿刻墓碑太祖聞之爲悲
悅罷朝贈中書令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
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貲太祖因論
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太宗
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

宋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建隆間拜御史中丞兼判吏部
銓憲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物充

溫叟惡其名不取太宗在晉邸知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
叟受之貯西廳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
扇所遺吏卽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太宗太宗曰我錢
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啟封其
苦節愈見命吏輦歸卽是秋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
具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賞歎任臺丞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
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貧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
十三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
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
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因問炤當得何官宰相言免選以爲
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其子登朝庶足示勸遂擢炤太子右

贊善大夫

宋賈黃中字媯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後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後知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卽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黃中畏慎過甚上謂侍臣曰朕嘗念黃中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言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遘疾詔自澶州召還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旣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宋雷有終字道成同州郃縣人德驥子也以蔭補漢州司戶參軍太宗卽位召爲大理寺丞遷殿中丞太常博士少府累官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景德二年卒年五十九贈侍中有終儻自任不拘小節有幹局沈敏善斷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閩能撫士卒豐於宴犒官用不足則傾私帑家無餘財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鞍勒馬而已第在崇仁里者德驥所創有終在蜀嘗貸備用庫錢數百萬奏納其第償之優詔蠲免爲宣徽使

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

宋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事繼母以孝聞舉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叅知政事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卒於位年六十八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及王旦爲相面奏曰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宋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歷殿中侍御史尚書刑部員外郎以言事忤劉太后黜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既歿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

宋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科累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爲言官所奏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老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以待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又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緋袍草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名耶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正獻臨歿戒其子

忠孝歛以一枕一蓆小壙厠冢以葬

宋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爲主簿未至卽上書言事罷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由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著唐鑑以戒奸臣宦官宮女杜衍韓琦薦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旣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而范仲淹及琦等同時執政歐陽修等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詩且出徂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反搜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琦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掌書記龔鼎臣提點刑獄呂居簡等力保介已死得免斲棺介家貧甚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宋王質字子野旦之從子單州單父人以蔭補太常奉禮郎試進士及第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後范仲淹貶饒州治明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錢或以謂質質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後以天章待制出知陝州卒

宋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舉進士除大理評事調知天長

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累遷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後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累遷給事中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與人不苟合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或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宋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後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者學盛於東南自宿始母憂去官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立生祠歷官樞密副使數以老乞身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民尤愛之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爲人清謹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歿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其學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有文集四十卷

宋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官知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

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止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於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窶甚鄉人饋之無所受

宋畢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與兄仲衍同登第仲游爲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韓續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仲游蚤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墜黨籍坎壈散佚而終卒年七十五

宋劉恕字道源渙子也筠州人少穎悟書過目卽成誦年十三欲應制舉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未冠舉進士賜第與司馬光共修資治通鑑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司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安石怒與之絕出監南康軍酒稅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畱旬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家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悉封還之

宋程珣世居中山後行開封徙河南爲黃陂尉後知龔州時宜
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立祠於是迎其神
以往至龔珣使人詰之荅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
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知
磁州又徙漢州抗議言新法不便使者李元瑜怒卽致仕累轉
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
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禮義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
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
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
兒女旣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官小祿
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
官給其葬子顯爲宋名儒

宋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趙鼎
參知政事上詔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
守道士之冠冕轉給中遷翰林學士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
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
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
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
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累遷中書舍人後謝病乞祠
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

宋張九成字子韶別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十四
游郡庠閉閣終日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置大編若

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且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客邪紹興二年上策進士九成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授鎮東僉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既歸學者日衆九成嘗言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家法曰仁而已除浙東提刑力辭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忤秦檜意謫守邵州再謫南安軍九成在南安十四年又自號橫浦居士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籛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尋丐祠歸數月病卒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宋高登字彥先漳浦人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滿秩士民丐雷不獲相率饋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還上疏秦檜惡其饑已授古縣令尋取旨編管容州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事小失則顰蹙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也

宋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歷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必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外員郎

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官至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贈正奉大夫

宋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紹興中中進士第知諸暨縣入爲提轄文思院孝宗喜其文特出御筆除直學士院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著述外無他嗜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宋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知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徃徃改業散去食惟蔬飯後爲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無大臣節後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謬謬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宋王阮字南卿江州人舉進士爲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邪陞對畢拂衣出關歸隱廬山朱熹常惜其才氣術畧過人而雷滯不偶嘉定元年卒宋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第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累官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

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謚清正鹿卿居家孝友
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
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藁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
宋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居官自常
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
兼侍講年八十有八終於家逢龍家居講道從遊者皆鉅公名
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庫陋欲市其隣
居充拓之逢龍曰隣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於
心逢龍寡嗜慾不好名敷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
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宋程公許字季與叙州宣化人嘉定四年舉進士通判簡州改
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辟公許通判施州諸將乘亂抄劫事
定自危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
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
家無羨儲累官權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

宋陳安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以父任歷知南康軍遷南劍州
皆有惠政後改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遂致仕尋卒
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淵明而深愛諸葛亮身死
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詔贈直龍圖閣
宋徐經孫字中立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
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
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

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累官端明殿大學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宋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遷知寧國府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首以夢觀對帝悅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後權吏部侍郎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郡人徐清叟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已

宋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淳熙十四年舉進士端平初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入覲手疏數千言帝見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

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培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阨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爲之感動賜僑金帛固辭不受官至侍講以疾求解職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

宋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以春秋貢後曾試功試皆第一累遷國子博士旬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修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燃一燈足矣劭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卽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萬開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累官給事中國子祭酒

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尋以疾改集英殿修撰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而卒

宋陳蒙慶元府郵人年十八上書萬言除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之奸似道銜之誣以貪污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有青氈一片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宋常楙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淳祐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府交薦之後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稅贏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楙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楙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知平江值旱故事應得紙錢十五萬悉以助民食軍餉請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楙悉不受吏嘆曰常侍郎真不愛錢德祐二年拜參知政事後六年卒

元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阿朮奉詔伐宋召文用爲其屬文用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_弟勿復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經略使總重兵我不當行至元改元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授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

巨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爲
王傅者辯之王卽遣其傅訊文用文用謂曰我漢人生死不足
計所恨者仁慈寬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
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傅
驚起去白王王召文用謝之曰非卽中我殆不知卽中持此心
事宜勿急自是譖言不行省府事頗立尋爲工部侍郎出爲衛
輝府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
之運不絕於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民力不給乃從
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
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則罪將誰歸文用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
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不廢後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

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
壽國公謚忠穆

元王文幹大名南樂人善騎射襲父珍爵爲行軍萬戶從世祖
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帛李璫叛從哈必赤討平之
論功欲以官賞文幹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迺
以白金二千兩器四百事雜綵數百緜賞之文幹悉領之軍中
後解職避弟文禮己以鄂州功陞僉東川行樞密院事歷全州
衛輝東平總管改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使卒於官年五十八
發其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人以此稱之

元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
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世祖在潛邸知其

賢召用之及卽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一日帝問卽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空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卽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發粟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皆稟食之東南未下商旅留滯者皆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稅并湖荻之禁一方安之南安李梓發反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請親往卒纔千人營於城北遣人諭之賊衆聞居貞至皆散匿不復爲用梓發閉妻子一室自焚死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戮之矜釋其所蔓延不計其數凡有所牒皆投於水火年六十三以疾卒於位贈推忠輔義功臣封定國公

元徹里燕只吉台氏魯祖太赤爲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凍餓且死宜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後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時桑哥爲相引用黨與鈎考天下錢糧行省乘風督責尤峻民不勝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帝悟命羽林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誅諸枉繫者始得

釋復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皆棄市天下大快徹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而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引兵征之有降者勞以酒食他柵聞之悉歎附未幾歐狗爲其黨縛致於軍梟首以狗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遂平成宗立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臺史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巡按以苛爲明徵贓以多爲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兄誣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爲甚君爲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爲也帝聞而善之後召入爲中書省平章政事以疾薨年四十七薨之日家資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封徐國公謚忠肅

元申屠致遠字大用爲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故饒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致遠獻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寃得雪因懷金致謝致遠怒絕之後拜江南行臺臺監察御史時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逮天祥時行臺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爲之氣沮後僉淮西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無餘產生平耻事權貴有書萬卷號曰墨元趙與熏字晦叔宋宗室子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熏對召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

權奸辭旨激切卽授翰林待制疏陳江南科斂惡督移括大姓
宋世坵壠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時京師霧四塞虎入南
城與熈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术奏與
熈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耶賜鈔萬三
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以疾卒貧無以爲葬成
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贈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
文簡

元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
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丞相
伯顏壯其驍勇奏功佩金符爲管軍總管宋降隨文炳入宋宮
秋毫無所取未幾請以職讓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
以士選同僉樞密院事宗王乃顏叛帝親征之飛矢及乘輿前
士選出步兵橫擊之其衆敗走贛州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
至萬餘士選聞將士擾民不用命賊勢轉盛因請自往卽日就
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
官吏害民者治之復察激亂之人寘於法及誅奸民之爲囊橐
者於是民爭出請自効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贛境遂
平遣使還報惟請出賊吏數人並不言破賊功朝廷嘉其不伐
後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士選生平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門
生部曲無敢持一毫讞者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子孫不異
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

元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義行有人遺楮幣於途其人已

去追而還之遊京師獻書於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薦入御史臺
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未幾
拜監察御史言尚書省變法亂政將禍天下遂疏時政萬餘言
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年六十卒贈摠誠宣
惠功臣封濱國公謚文忠

元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性廉直知大體爲刑部郎中尚書省
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
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
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尚書卿爲
郎中皆朕親薦也卽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後爲歸德知府有
惠政改饒州路總管發粟賑饑民先全活而後申請火延饒之

東門天璋具衣冠拜火遂息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虎立
殲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嶺南素無冰天璋至人始見冰
以爲異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
年八十老矣可辭此行天璋曰國步方艱人臣敢避難乎遂行
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
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價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
列上二十事萬言目曰中興濟治策因自引歸以餘祿施之
族黨家無甌儲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贈河南郡侯謚

正

元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爲湖外廣員有故掾顧淵伯餽辰硃一函
鑑以藥品不拒漫置篋中後年餘欲以和藥開視之內有金一

錠鑑驚歎曰淵伯非知我者時顧已歿訪其子還之官至禮部
尚書猶僦屋而居年六十五卒封譙郡侯謚文穆

元宋本字誠夫大都人廷試第一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
歷諸華膺猶僦室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棺斂執紼者近二
千人皆縉紳門生故吏及國學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

